

自然書

杨文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教育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ISBN 978-7-5444-6156-6



9 787544 461566 >

易文网: www.ewen.co

定价: 49.00元(精)



自然書

杨文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书 / 杨文丰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444-6156-6

I. ①自…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505号

选题策划 方鸿辉

责任编辑 方鸿辉

封面设计 陈 芸

封面题词 毛锡雄

自然书

杨文丰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本
书 号 ISBN 978-7-5444-6156-6/N·0002
定 价 49.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杨文丰，广东梅州客家人。农业气象学专业学士。二级教授，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协第二届签约作家。西北大学中国散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作者倡行“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散文美学观，引入自然科学启智审美视角，致力于创作融自然生态、植物气象、科学美和科学伦理于一体的多卷本“自然笔记”，其散文凸显鲜明的自然美、科学美和哲理美风格，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其不少散文被编入高中《语文》《大学语文》等全国十余种教材。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和《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内 容 简 介

《自然书》是科学散文集,也是自然伦理散文集或生态散文集,文学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俱高,风格卓立,自成一家。

《自然书》中40篇美文以细致的体察思考、广远的艺术想象、生动的拟人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地球的色彩、空气的蔚蓝、晨雾的流动、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繁衍、天地的旋律、时空的跨越……题材涉及植物、动物、气象、生态、科学史和伦理学等,将科学、自然、文学水乳交融,独树一帜。以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美学原则,以散文的灵动笔触,对无语的大自然所思所感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字,如月光般皎洁幽玄,真切感人。这里有作者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也有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自然无语人有语,将生命、生存和艺术的坐标移到风、雨、雷、电、太阳、地球、大海、礁石、树木、小草……思其所思,乐其所乐,忧其所忧,怒其所怒。充满人文关怀地呼唤科学伦理,张扬道义,表现出一位具有农业气象学专业科学渊源的作家的良知和使命。若缺失这种学养背景,缺失人文的情怀,技艺再高超的作家或科学家也难以创作出这本《自然书》。

《自然书》还表现出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农业文明的缅怀,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追问及批判的勇气,以及对散文创新文体的建构。

《自然书》中多篇散文相继被选进十余种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教材,许多篇目被选入包括中国作协选编的散文年选本在内的许多散文选科选本,并被选作各类考题。

《自然书》既可作散文随笔读物,也可作科学人文读本,适合各方人士阅读,尤其适合中学生、大学生、科研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教师阅读。

自然是正被异化的大书

诗性情怀与散文哲学的和鸣

——评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

(代序)

陈剑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散文的题材得到全面的拓展，散文的文体创新呈现出乱花迷眼的格局，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继“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新散文”之后，近年又兴起一种“生态散文”或叫“绿色散文”。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或科学散文创作，在我看来也属于“生态散文”之列。不过，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创作，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散文”的共性外，又有一些在文坛上别人无法替代，只属于他独有的东西。因此，这样的散文在当代的散文写作中实属“稀品”，堪称独特，值得我们品读与研究。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为何少见？为何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散文哲学？在《尊敬一棵树》中，他向我们揭开了其中的一些秘密。在复活节这天，“我对一棵槟榔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观赏和赞赏”。此后，“我”常以“绿色”的眼光与槟榔树复习“相看两不厌”，而“每一次读槟榔树，我都强烈地感受到槟榔树的美”，而且，“心境变得出奇的好”。不仅如此，在注视观赏“槟榔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与槟榔树都是世界“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要彼此尊敬，相互认识，并在尊敬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美，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

系。正由于有这样一份“相看两不厌”的“情缘”和“美缘”，在《相看不厌美丹霞》一文中，杨文丰才能写出既美又独特的丹霞山。这种美不仅仅在于它的“色相”，在于它的秀丽和性感，更在于它的神秘，它的生命，它的性情和灵魂，它的自然诗性。如此，不但令“我”与丹霞相看不厌，也使“我”与自然有一种密契，即“人入山、面山”，应“眼含敬畏”。因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丹霞（自然），都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有的只是友善、相知和相融，是相互永存神秘，相互的无欲无望，相互希冀总有美的发现、欣赏，遂成‘知交’的至善至美态”。

这就是杨文丰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玄机，是他的散文哲学依托的基础或起点，同时也是他的生态散文别具一格，并取得成功的奥秘之所在。如果进一步探寻这种奥秘，探寻其散文哲学的多重结构，我认为可以归纳出几点：

其一，是因为有爱。杨文丰在《“绿色散文”随想》一文中说，“绿色散文”家必然是善良的，热爱自然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爱美的地球村人。“绿色散文家的头上，闪烁着大爱的光环。爱，是绿色散文的助产器”。在“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获奖感言中，他又指出：“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有心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家要具有社会责任，要心有大爱。”（《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由于心中有爱，拥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杨文丰笔下的“生态散文”，才可能如此体察入微，气韵生动，形神和谐。

其二，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关于生命的问题，现代以降的散文家都做过或深或浅的追问。鲁迅的《野草》就是死亡与生命交织而成的歌吟。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因在“生活”中发现

“生命”而强健，而悠远绵长。史铁生的散文，因享受生命的过程而辉煌。刘亮程的生命坚守，则在孤寂寒冷中透出温情暖意。可见，“生命”是一切优秀散文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来说，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极个性化的，他的生命“介入”又呈现出独特的样态，这就是“融入”与“倾听”。“融入”是指从外部介入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将自然心灵化、内敛化的过程。“倾听”则是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韵律，它是生命体验的另一种方式。杨文丰不仅热爱生命，而且善于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节韵。比如，他在《冬虫夏草》中写道：“冬虫夏草菌寄生入蝙蝠蛾幼虫体内，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冤家路窄。我想，一开始，可能也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只是这种偶然多了，才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最后形成如此特定的自然选择……”冬虫夏草是虫与草的流血“整合”，是虫的死亡式异化过程，“是伟大的冬虫夏草将一种菌的习惯、行为，乃至思想，让虫壳包裹了，包装了，甚至连名字也‘去真菌化’了。世上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吗？我以为冬虫夏草不折不扣就是披着虫皮的‘狼’。”如此的文字，完全是杨文丰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介入”而“融入”虫草的身心，设身处地，体察入微，理解感悟，而“倾听”所得的生命节律和心灵体验。显然，正因为有如此的“融入”，如此的“倾听”，他在散文中的“我”才与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昆虫以及各种自然现象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与“自然”“合二为一”，共同享有生命的自由、和谐与快乐。

其三，是对于自然的理解、敬畏与悲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作家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和悲悯之情。他们凌驾于自然之上，对天地自然之道不但忽视而且无知，这样他们的

奎赏年轮是残忍的事的延续。可以说，这最后的笔端，才是作家的真正目的。

像《奎赏年轮是残忍的事》这样观察敏锐细致，描写准确精到的作品，在杨文丰的自然散文中还举不出许多例子。可以说，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涉猎广泛，题材众多，层次多样，内容充实。它既丰富了读者的自然科学常识，满足了读者的见闻，又写得富于情趣，给人以新奇之感，读来耐人寻味。记得，在我私人的图书馆中，除了夫布尔的《蚂蚁记》，我还没看到过如此丰富多样、精确细致并且作者有表现科学家的傲气。

蚂蚁，也是一篇精雕细琢、读来一次有一品。作者在篇中先介绍了蚁行的如线、与蚁上的文型，介绍蚂蚁的社会体制和分工，以及蚁行、蚁上和工蚁、兵蚁各自不同的身体构造，这些介绍不仅详尽细致，而且准确客观，也充分体现了杨文丰出身上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接下来，作者又描写蚂蚁既奇特又非凡的生存策略，比如蚂蚁将毒针以自己的方便之物施害，也善于伪装进攻，可能迷惑或袭击敌方的野生猎物。蚂蚁还会以抗生素“除菌灭”里奇菌的是，蚂蚁还彼此相投，会依靠信息素进行联络、沟通，蚂蚁甚至还懂得养家养蚁。作者不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描写蚂蚁的生存之道和各种趣事，由此还涉及了“蚂蚁哲学”的四个部曲：“第一部永不放弃；第二部是夫贵妻荣；第三部为因循善变；第四部则是竭尽全才。”正像杜斯图尔的那样，这本书是蚂蚁只与蚂蚁的作品，本质上是只以蚂蚁人，达彼意外之多的效果。我认为这任何与作，可谓抵达了蚂蚁的理性内核，抵达了文字的内核。

杨文丰非常推崇爱默生的“自然是最精确的象征”的说法。可

，对“自然史”理解又十分注重精确性。换言之，他可是以思想者的姿态去思索和认识世界，并力求揭示其本质因素、义理的情趣和意蕴，从而获得真知。在《天演论》中，他一方面精心地描绘了拟物的图景，介入了许多天文学的知识和认识；另一方面又从拟的“生了义气，为了义气”，写到了“为了义气而斗争”，最后由拟写到入和义理阐述，即揭示了天文学义理对现实世界的意义。对“天演”这组语词中拟或拟：存义、拟和生有字，既说明了它们如何善于因义而拟，善于拟物，尤其是在义理层面上，有一种号生何生则“毫不相干，各一其义，又于其义时决然断非拟物”，以及“拟物如生、更如分生”的语意。正如我们观察到生活在“地球村”里的人类，在别处类除了自然自大、自大自大和异类既食外，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地球又是以怎样的姿态为义，作者写道：“我以为拟物社会即所谓，为拟物类即拟人类社会史，双双构成了‘有义现象’……”人类社会的存在，可法出拟物有力；由拟物有力，也才道出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从而关于对拟的“社会生物学”分析，进而对拟物类即拟人类，推入社会字、政治字、伦理字、艺术字等字和艺术字和科学字等字域，从而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人类群体、文明和物部分。无论人类的各种生物方式和习性，与地球界万物都有共同的生物字根字。这样的“自然史义”，称作是“拟物史义”，一种可说为“科学史理史义”。它们不仅拟物，而且，还不同于一般的拟物史义，也不同于一般的义理史义，从而是合看义理、合其一生而史义。

所史和科学史义之拟物可称为“自然史理史义”“科学史理史义”或“科学史义”，不仅在于它们聚义和描写得精，更在于它们善于以自然科学语言，述说对自然界万物的高致

观察和琢磨，而且会自然而然地就对政治、社会、政治、文化、人生的思考。同时，在干所从事的工作过程中，在不断的实践、磨炼和反思中，又渐渐地形成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所以，我那时还是那个做文章时总爱发点“奇想”的人，还干过几次“胡思乱想”，我那时还是那个做文章时总爱发点“奇想”的人。关于这层意思，我那时在《第一本书》中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我那时还是一个‘胡思乱想’的人，还干过几次‘胡思乱想’，我那时还是那个做文章时总爱发点‘奇想’的人。”关于这层意思，我那时在《第一本书》中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我那时还是一个‘胡思乱想’的人，还干过几次‘胡思乱想’，我那时还是那个做文章时总爱发点‘奇想’的人。”

杨先生以中国数学史著称，为数学史家所公认。此外，在数学第一本百科全书《数学》(二卷本)中，还编有《数学史》和《数学史与数学》两篇，其中《数学史》一文，是杨先生对数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illegible]

界，尽管它未开掘出可贵的矿藏。它在艺术形式上，至今还循着，前人的老路不图创新。”“为什么不敢直面现实，而且内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力量，去和各种各样的现实，甚至在变化中求趣味，有坚强的思想，却无一种整体和和谐之美。中国艺术毕竟是“反映到”去“摆”，在“表现”的律性和“反映”中被割断”。因此它的美是一种畸形的美，畸形的丑。畸形美，——中国艺术的一切构造和技巧之创造，从这种畸形的“表现”中产生，它又不限于一种畸形的“表现”，从这种畸形的“表现”中产生出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官吏。即如文学家中“鸳鸯派”不到人物而专求美观，将鸳鸯作为人类生活之美的象征，这可以称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即它的美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思维形式”。而面对现实，美与“鸳鸯派”的“美”相对，它又体现了人类的生活，鸳鸯是“美丽的”——它的美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思维形式和美的本质，又体现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即它的美体现了人类的生活和思维形式，它体现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和思维形式。

“雾”和“霾”是这两个概念，雾和霾，属于时代包孕的
人文学词语。王树增认为：“人”“雾霾”等词“和生存在环境中的相
应，至少一个特殊自然现象或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又丰富得令人
千、千必要人们从一种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对雾霾产生的原因。于是，
他，‘雾’与‘霾’的含有人手，会很大地影响功能、结构，很
于造成或者说甲午。接下来，他将对‘中国农业生产里的雾’，
‘工业革命后的雾’与‘今天的雾’相比，详述分析‘雾霾’
何以是‘江城每况愈下’而，他又指出‘雾霾’颇具欺瞒
性，‘这种欺瞒性又符合‘自杀性’，因为人类在‘雾霾’受
害，‘自杀性’的毒地又使中毒者不自知。正因雾霾是人为

“宠养”的现存生物体，而害的天敌了，无处不在，人在雾霾下无处可逃。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重申“人为何物”关系中的道德伦理——“空气伦理”。空气伦理倡导人与自然属于同一整体，互相尊重，互相依赖，互相爱护，空气以洁净养人，人为何物以不污染空气为基本前提，同时善待空气。”^①此外，这又是作家一件马托福式的良好愿望，他还有提到“雾霾之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作者又提出要从根本上治理雾霾，首先就要“破除雾霾”。显然，杨又丰在这里思考的这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下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同时又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导致了雾霾这一更恶化的前提下，重申人与何物关系中的关系，重新认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建立一种人与何物关系中的双向责任伦理。这样，杨又丰的自白书散文便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思考，更具有一种事件性，并且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杨又丰也非常推崇美国生态学家、散文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散文集《沙乡年鉴》。这是一本为生态学奠基的生态学百科全书的“世界绿色文学经典”。奥尔多·利奥波德在这本书中，首先提出了划时代的生态理论“土地伦理”：即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生长的动物和植物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它摒弃对每个成员的不尊敬，也拒绝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不尊敬。”杨又丰认为一个真正的自白书作者，应该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样，积极投入对生态伦理的思考和建构。

读杨又丰的自白书伦理散文，我们的理论家应该深深体会到作家对显性生态现实、致力建构生态伦理的迫切之心。除了前面所谈作家提出需要重建“空气伦理”，在《雾霾下的沉思》中，杨又

[illegible]

杨义和周俊杰等学者的研究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他们从自然、科学、文学、文字和图画性(我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种知识确实和知识不同,知识和图式有根本之别。在一篇文章中我观察到:“文字有图画性,是散文、小说所没有,图画性即诗性”破在“文字”不指为了“写诗”而牺牲的文学审美性,也不能为了图式而取销文本的稳定性”(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 年 1 月 26 日)。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真理是:图画性不少涉及到了

突出散文的思想性或趣味性，忽略了散文的新美性，也未能解法又纯、可亲可爱而散文戴上了枷锁、镣铐，束缚了散文的飞翔。可喜的是，杨又丰的散文成功地摆脱了上述的束缚，他引入“私字”，以自然私字为骨干结构，涉及尔虞、北碑、南拓、柳亭美、柳字中、社会现象、生活、民间种种心态，包罗万象。散文的主旨构思、全篇行文、段落形式、语言组合、篇章结构、象征暗示，尤其是语言表述都达到了浑然和完美时，才敢称它为散文又科学物，所以具有别家所无大美之力。这是杨又丰笔下芭蕉：

我以为芭蕉最迷人处，就是“芭蕉风韵”也

这芭蕉风韵，已全然聚焦于独特的南中国文化意象——“雨打芭蕉”；那清凉而雨滴叩打蕉叶的声弄，天籁般的声音，融合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致，韵味悠长，不知究竟有多长时间了，一直滴滴嗒嗒，在敲打中国，更在敲击华夏文化人的神经

下面是写月牙泉、鸣沙山的对峙：

月牙泉纵然再小，但只要依然在汪，就客观地构成了与鸣沙山非同寻常的对峙。

这是真实与传奇的对峙 现实与浪漫的对峙 加号与减号的对峙 主动的看不见的干风和可感触的轻飘的流沙合谋，与柔软、温静、孤立、弱小、被动的泉水的对峙 是风沙在高出，泉水在低处的对峙 是貌似和平共处而且歌舞升平，实则机关横生、陷阱依旧的对峙，是细水微澜与流火干渴的对峙 是荒漠与

绿洲的对峙 是缥缈、虚幻与现实、沉重的对峙 是生命与死亡的对峙 只要是对峙，就构成了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就是一种貌似中庸的平衡，就是一种蕴藏的黑色危险

我想，只要鸣沙山仍在，大风仍在，人还在，月牙泉就前途未卜……

在杨文丰的散文与诗文中，像上述这样优美生动、字风洒脱、且富于韵律美而又不乏思辩的文字随处可见。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我是欣赏欣赏。因为作者不是在那些干巴巴地说教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进行丰富想象力的、冷冰冰的传达，有真挚的渗透，因此是充满诗意的叙述和描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杨文丰不但善于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来描绘自然景象，而且常常把一些难的东西具体化，而且把过于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注重和力造象形。诚然，他笔下的象征物也是被科学和现代科学所理性化了。杨文丰笔下蕴含象征性的作品，除了《树与草》、《家猫和狗》外，还可以列出《“易学浅”书》、《根》、《人城》、《鸣沙山·月牙泉》、《心月何处寻》等篇目，如《树与草》篇中所言，使情人和离人能够理性地扩张、升华，可以引起读者对于婚姻等的思索和思考，臻入艺术殿堂。还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文字刻画得准确，比如《幸福风》中对风为吸到的描述，一级是大浪“席卷”，二级是升几“轻摇”，三级是狂浪“似巨舰”，四级是“似巨舰”，五级变为“强劲风”，而六级则是“强风如巨”……从对风的吸数的递增与之相对应的词语非常准确，体现出杨文丰不凡的语言功力，而这是写好自然散文的前提和基础。

杨文丰集中文教授和作家一般作家于一身，是具有独特散文

程支撑和保驾护航的大家。20世纪60年代，他已提出“形神和韵，言象辞采”的散文审美观，后又总结为“散美四字”，即内容美、形式美、语言美、风格美。作为散文研究的重要体系，在当代文坛并不陌生。1985年，他又出版首部散文理论专著《中国现代散文十论》（漓江出版社），涉及散文、散文诗、散文小说、散文剧等，许多篇章对进入教材的散文家、散文、散文诗、散文小说、散文剧等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成为当时散文界的一股清流。

与美同行是文人的宿命，与文字结缘，在世界上，没有几个诗人们会下决心，把一生投入于为文、为文家做中的人。陈剑晖，从高校、从书局到出版社，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了他的视线，他和中国当代的散文诗有着不解之缘，从散文、散文诗到散文小说、散文剧，他又丰富出了“本我美有处，原我辞有美，修辞美又散文字美的‘三美书’”，更增添了他散文、散文诗、散文小说、散文剧这样的创作，既成为他的藏书，又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在陈剑晖的散文“幸福指数”的提炼和提炼是深明易懂，人们会越来越喜欢陈剑晖小品，陈剑晖会靠他的散文来传播散文诗、散文诗佳句、散文诗美性于一部散文的佳作，有他的散文诗、散文诗美。

2015年1月8日，于广州

【作者简介】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鲁迅文学

奖散文奖终评评委，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现代文学研究会、广东散文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散文文体论》《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散文》《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现象》《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等11部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80多篇，有1多篇被《新华文摘》转载。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理论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目 录

- (1) 向日葵寓言
- (5) 冬虫夏草
- (8) 根
- (12) 本色南瓜
- (15) 含羞草
- (19) 马兰,马兰
- (23) 不俗的芭蕉
- (28) 灵芝
- (30) 尊敬一棵树
- (33) 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
- (38) 苹果问题碎笔

- (45) 自然笔记
- (51) 自然小札
- (55) 童年的乡野物事
- (58) 鸟巢
- (67) 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 (80) 人蚁
- (89) 中国斗鱼
- (96) 哀怜稻草人

- (103) 享受朴素
- (106) 中国红
- (111) 梅雨,梅雨
- (114) 相看不厌美丹霞
- (121) 幸福不是身边雾
- (131) 失贞的温泉
- (136) 奢望洁净的霜
- (138) 虹影
- (145) 佛光
- (157) 病盆景
- (164) 雾霾批判书
- (175) 鸣沙山·月牙泉
- (179) 心月何处寻
- (191) 缘何寻求还魂草
- (200) 精神的树,神幻的树
- (206) 海殇后的沉思
- (214) 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
- (226) 流泪不仅仅是悲伤
- (234) 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
- (244) 不可医治的乡愁
- (259) 散文十特质略说 我的散文观(代后记)

向日葵是曾被众人同时在辽阔的土地
上狂热地、异常地利用、拥戴、歌颂乃至膜
拜的植物，是曾深度感受生世沧桑的植物……

向日葵寓言

周知章晚年撰文云，今天那所谓的向日葵，其实是一种“舶来物”。这种植物，明末才进入我国。在王象晋的《群芳谱》里，向日葵被称为“太阳”，“迎阳花”。我原本上，其实还是有向日葵的，不过另名冬葵。冬葵，在云贵川又谓“冬寒菜”。冬寒菜，我是吃过的，吃起来，口感肉质两秀的。当然，食之时是冬天，约是八月中，与周景因一至于这种冬寒菜，为何会被唤作向日葵，周文援引说，其一是由于“葵倾心向日，以蔽其形”，此谓“一其”；其二当然便是所谓的“向日葵”了。计此，古人陆机咏冬葵诗云：“胡葵东北倾，夕视西南疏。”宋人姚孝锡也诗咏葵云：“倾心知向日。”这些吟咏，自然都融汇冬寒菜了。如果这些“史实”能被植物学家证实，便表明，植物的命运，也是坎坷的。

不可避免的，是这世界上，如多穿洋鞋会之况。向日葵，当然是与今人所称的向日葵了，究竟是否真的向日，就值得研究。以前我读《植物学》，知道植物有向光性。有一回我爬山，山，满山松树成林。我有细观察发现：南坡松茂密，北坡松稀疏。此乃何故？当然是由于“向日”程度不同所致。而向日葵，当然或多或少皆会有向日性的。“太阳出来，照四方”，虽然其不向日，且亦向日矣。何见，它也得沐日而长。问题的关键在于向日葵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能够朝太阳生猛得团团转。翻翻科学记载的：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只见上面说：“向日葵开花时的一段茎有一个特点：背着阳光一侧聚集着许多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叫做生长激素。在这种激素的刺激下，背光侧长得比较快，有向着阳光一侧生长激素少，生长得慢。这样一来，向日葵的茎向着太阳的一侧弯曲，花盘便会朝向太阳了。”但是，插科打

的文字继而又说：“长成的向日葵，不再跟着太阳转了”这或许是事实。在南京读书时，有一次我路过一农家，只见篱笆内长着我从未见过的向日葵两盘，其时正是八九点钟光景，大地一片青碧，向日葵却昂头向西。至于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博士的证明，就恐怕有些不合时宜；向日葵并不能随日旋转。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由此可知，向日葵不会随日转白会向日是必然的，向日有可能是偶然的。向日葵倾心来追随太阳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耳。至于它的命运，植物界比人可更难。

最为特殊的情况是，恐怕要数向日葵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是一段空前批斗下面藐视人间却又“惟视千古”的经历。是呵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霎时，就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造孽”运动新高潮。“向日葵成了‘一切风景的中心’”。向日葵，在山坡上落脾，在大墙上生根，在操场上升斗，在像章上摇曳，于人心上“开放”。其生长点之多，其涉及面之广，其影响之大，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必然也是后无来客矣。如果说是有“百花齐放”，那么，百未齐放之花，就都是向日葵。这其实是典型的“一花独放”呢！这么多葵花为谁服务呢？“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葵花同太阳，同向奇异的心中之大相也。葵花能如此无私力大而又如此神秘地被政治利用，只因具染上了亦奇亦异的“太阳”神彩也。凡事一染上非正常的色彩，命运就不同一般了。当然，作为植物，向日葵之如此奇遇，也是偶然的，绝不是自觉的；不是自编自演，实在有他人导演啊。向日葵，也是向日葵，葵也向日葵，如此被讹化而并被摧残的本性，倒受成了一种富有时代感的荒诞闹剧。

然而，如同宿命一般，真正巧的，向日葵又该注定是人的。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把向日葵盘比喻为精美绝伦的大音乐厅，五彩缤纷的花瓣，宛如一个个座席。太阳一止，整个音乐厅就上演着辉煌的阳光交响乐。我读过印象派大师梵·高画过的系列向日葵，依稀记得画师笔下的向日葵，翠绿的身躯，金黄的脸庞，色彩是那么强烈，那么明亮！我们南粤是没有人种向日葵的，或许是气候水土不适应其生长吧。所以，当我这个粤人第一次在苏洲田野见到向日葵时，心灵是怎样地被猛烈地震慑和吸引啊！那棵又一株的向日葵，仰着个黄色的脸庞，摇曳着琥珀色的叶，婷婷挺立在一望无际的田畴阡陌。八月的阳光如哗哗的瀑布，八月的人幕是那么幽蓝，

八月的风儿是那么柔和。我真想自己幻变为 一棵向日葵，也加入这田野风景。

如果论辉煌，这才是真正的辉煌、本质的辉煌。如此的辉煌，才是值得人深恋而向往的。读过苏州的向日葵风景，我就一直想写写向日葵。曾写过一首向日葵的诗，发表在大学校刊上。当然，那首诗断少不了以向日葵在“文革”时期扭曲的“辉煌”为背景。憾手这首诗写不到了，诗句已荡无印象。如今回忆这些，使我不行不想到机苦两个字。辉煌是一种命运，命运是一种机遇，机遇又是一个黑匣子，黑匣子并非人人可得。著名科学家查理·尼科尔说得好：“机遇只垂青那些包罗万象的人。”如果凡尘没有向日葵，“文革”就不可能出现向日葵那样的“辉煌”；如果向日葵的模样长或狗尾巴草，梵·高的系列向日葵就同样也是系列狗尾巴草。而且，向日葵能否被发现，更是一种命运。只是这样的命运，就一定是福祸吗？

鲁迅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又云：“爬得越高，跌得越惨。”太极拳的事，大多是复杂的。文字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在一首向日葵一文中说，梵·高的向日葵“具它的画幅上带着些淡淡的哀愁和寂寞感”，又云“向日葵衬在一片明媚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李成墨绿色的藤蔓上，宛如她婷婷立在一望无际的田野，特别悦目，但又显得孤清。”这，与谓道士于风儿得意与落寞、与凄清同在的境遇。诚然，向日葵很美，但它也是极丑的。一大凡美的东西，都具有瞬时性，且难难于自保，这是一种宿命，其间不乏痛苦。一位青年散文家说：向日葵甚至“还来不及细品曲终人杳的意味，花盆和枝叶就已纷纷然而坠落，老朽的枯茎已感到死亡冷冰冰的抚摸，不禁一为悬念；它低下头来，看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大地上，它陡然感到一种寸步难移的痛苦。”何尝不是呢？佛陀在波罗树，亦曾经做过有关痛苦的说教：出生是痛苦，衰老是痛苦，疾病是痛苦，和可爱的东西分开是痛苦，欲望难于满足是痛苦……总之，万般皆苦。可谓草芥然“苦海无边”。而我则认为：痛苦本质上是一种瓦解，一种美丽。诚然，别人对此是否认可，又终究得根据当事者本人的认识。只是，当事者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有与事忘适当地拉开距离，即执向日葵地遥望它……之时，才可能真正体味出真实及美丽的况味。

这似乎已喻示着，大凡物事，对是否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识也是茫然的。诚然，现实中的事，有些是可以由自己主宰的，但更多却呈现着无常。好在无常的命运依然能照耀平常的阳光。今人，向日葵已常被人淡忘，没有再出现那种异常之“块”了，我以为这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本文曾载《散文选刊》2013年第3期“杨文丰散文特辑”）

这世界，难道就不存在冬虫夏草式的人吗？

冬 虫 夏 草

1

不是什么幼虫，都能成为冬虫夏草茎的寄主体。小虫活动的天空是如此广阔，土地是如此辽远，小虫更是如此之多，何以冬虫夏草茎偏爱选择蝙蝠蛾幼虫的身体为寄主体呢？飞蛾青虫就不行吗？当然其形象不怎么高雅，但毕竟还是虫，还能够化蝶，翩翩然上下，亦非亦美，恍兮惚兮，饶有诗意的。蝙蝠蛾幼虫作为冬虫夏草茎的“寄养体”，难道是被宠幸、被选美，是命运的安排吗？

也不是任何真菌都能生长在蝙蝠蛾幼虫的身体里。

我们比较熟悉的真菌如蘑菇、霉菌，还有酵母等等，谁也不会想到要深入如此荒凉、窄小的“主体环境”。冬虫夏草茎寄生入蝙蝠蛾幼虫体内，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冤家路窄。我想，开始，可能也只是偶然事件，只是这种偶然多了，才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最后形成如此特定的自然选择。这种自然选择，与民间门内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之说，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理，该是相似的。

严冬是寄生冬虫夏草的季节。当野洁白，四野寂静，千山鸟飞绝，野渡无人白。这样的日子，蝙蝠蛾幼虫只能躲藏在寒冷的泥土里，体质已下降，最终抵抗不了。冬虫夏草茎强行钻入自己的主体，吸取体内的营养，在体内萌发菌丝体。经过寒冬到初夏漫长的日子，可怜的幼虫终于被吃得只剩下薄皮，皮中全是密密麻麻的菌丝体，菌核。入盛夏，菌核开始成长，不久，使从“虫”嘴巴引处伸长出一根中间细、两头略尖，表面生长着一些小球体，里面隐藏着不少冬虫夏草后代（子囊孢子）的棒子。这棒子钻出泥土以后，

怎么看都像夏天的草叶。

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生长冬虫夏草。

江南烟雨，大湖湖地湿湿，不适合冬虫夏草的生长。岭南天气，风热温湿，也不适合冬虫夏草的生长。根据科学考察，冬虫夏草只适合生长在我国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甘肃一带森林中潮湿的地带。想来，这真使经济全上的半世知了不少冬虫夏草的产量。

2

冬虫夏草是幸运的吗？已无法看见白云，可望台，无法像蝴蝶一样舞入菜花无处寻，陷入如此的境况，能是虫的幸运吗？虫啊，要怪就只怪自己的命运了吧！你何以要躲藏在冬的泥土里呢？何以要鬼使神差遇上什么菌呢？何以不固守好自己最后的防线，让人家钻入自己的主体呢？……更何以年年岁岁、一代又一代总要被重复吃掉呢？

成为冬虫夏草绝不是菌的美德，而是菌的鸠占鹊巢，靠的侵略行径，菌的霸权主义。是冬人开始的弱肉强食，冬天里的疯狂作为，生物界的罪恶逻辑。是菌将自己的幸福生活乃至未来建筑在他人的死亡之上。谁能想象得出虫的死亡过程有多痛苦？

3

冬虫夏草是虫与草的流血“整合”，是虫的死亡式异化。我想，这种异化的过程，该不仅是慢慢的，更是悄悄的过程，是绿血在流淌的过程。这种异化，无疑可以上溯到农业文明出现以前，甚至上溯到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是伟大的冬虫夏草将一种菌的习惯、行为，乃至思想，让虫壳包裹了，包装了，甚至连名字也“去真菌化”了。

世上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吗？我以为冬虫夏草不折不扣就是披着虫皮的“狼”。友人从西藏归来，带给我一小包冬虫夏草，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冬虫夏草，因为是从生态环境最好的西藏出产的。我想，迄今为止人类的行谓

生态学观念,本质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对于蝙蝠蛾幼虫来说,即使生活的是西藏那样的土地,生态环境也未必还能说就是好。

冬虫夏草使菌的身价得了道升了天。冬虫夏草入药,性温,味甘,极具补肺益肾功能。煲一锅鸡汤,投四五条冬虫夏草即可。优质的冬虫夏草,药店已售万余元一斤。

在地球村,新的冬虫夏草,依然在产生……

本文被选入尹相如主编的国家重点教材《大学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流水是向前的，没想到也是向下的，
根呢？

根

根的世界是神奇的。有位植物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株黑麦栽种在一只大木箱里。在黑麦根系最发达的时候，即麦穗丛中扬花之时，拆开大木箱，洗去黑麦根上的泥土，这株黑麦的根系竟有二十一万条之多；这些根连接起来，长达一千米，等于北京到烟台的距离；若将这些根中的十亿条根毛根相连接，竟可达十万千米，相当于北京到巴黎的距离。

根，总是坚定的，也是圣慧的。它存在于土地里，尤其是在缝中的根，在我的想象中，肯定会感受到挤，也许反该感谢这挤，成就了立场坚定不移的根，甚至会感到比那踩死胡适者的“史达”前的大西更挤。在实验室我读过《细胞》的《土壤》的横切面图上，那可真是令人心痛的拥挤，前一挤后。我无法想象在如此挤的环境里，孱弱的根是如何手及，如何生长的。

在根的周围，那拥挤的领域，还是虫豸出没的自在，是没有月光、白云和天空的所在。

春山万物是寂静的。根的伸展也一定是寂静的，但这是与麦冷利连的寂静。我曾长夜独居深山，那无边无际的寂静，裹盖着你，拥挤着你，简直在咬噬你的心。而根却总是割土地深处的寂静，深幽处的寂静又久久地扎去。

要命的是今天土地深处的根，比远古农业文明时代的根，得额外承受人类“关怀”的污染。树冠上的天空，已不清不白，即使清明时节，纷纷的也不再只有雨，还多粉尘。想来天上嫦娥的裙裾云裳，已改变颜色。仅墨西哥一个国家，每年向大气中扩散的白色粉尘就达一万吨，飞扬如雪。这些“雪花”还要洒落苍凉大地的一隅，漫天飞的还有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亚硫酸盐等有害有毒气体。纯洁的山水遇上它们，就像美女遭墨子划污，只能变成酸雨。粤、桂、蜀、黔，已成了中国西南、华南酸雨区，十雨九酸。重污染大地球！

还可能五大洲四大洋酸雨同时落,出现“酸雨大会师”,全球飘洒“凄风酸雨”也未可知。这些酸雨,毒害,涝沱,逃离,最终都会降落至既无遮挡,也不设防的开放土地,而侵入根。

根,却总是心甘情愿地、默然地承受着一切。任凭风吹雨打,任凭千谢万载鹏飞入谁家,任凭天下大势如何分合,任凭黄叶白首是否归根,都心甘情愿地承担着一切。

在泥土里处处是黑暗,这是根无法逃避的黑暗,是与“黄昏到寺蝙蝠飞”后土地上的夜不可言的柔软的黑暗,是坚硬如蝙蝠翅膀的黑暗,是即使给予你黑色的眼睛也无法看到光明的黑暗,但这又是沉默而宽容的黑暗,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黑暗,也是复杂的黑暗。

根,尽管在黑暗中生活。

尽管所吸饮向上运输的并非全是土地的精华,

却着力创造绿色的世界。

也许所有的根都是黑暗工作者,都得工作在土壤中。譬如那无土栽培之根,用一两等物质代替土壤,仍将植物的根茎泡浸在含有植物所需的无机盐营养液里。被诗人誉为“生命进行曲”的南国榕树的气根,就一直裸露在空气中,摆动在湿润的空气中。那天腿挽锈土,我长久地凝视那如同痛苦的手在紧紧地扣着、抵着青天蓬源的榕树的根,想了很多,很感动。这些暴露在空中打根,人依然有土无泥浸在黑暗中。明亮与黑暗,犹同不经书页,在她们身边翻过去,翻过来。

根,一旦植入土地,对土地就无法不执著地拥抱。19世纪法国建筑师莫里埃一直才泥墙固墙板之去。一场大风雨,拔倒了故园的大梨树。大梨树虽然倒了,然那拔起的根,仍同无数只手,在土里土外,纵横交错,依然牢牢地在抱着、搂着、死抓着泥土,将泥土抱成结实的团块。莫里埃用锄头猛砸,依然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大梨树这坚不可破的“根土合一”,引发了莫里埃的灵感,发明了钢筋混凝土。

根不但向水生长,向肥生长,更是永远地向下,或向地生长,这是宿命。

向下,却是为了前进,
前进,就会遭遇黑色的顽石,
尽管黑压压、拥挤挤的土层深处,
充满了争夺和纠缠,
既然根的天职就是下扎。
就得义无反顾、永不回头!

设若选一温暖、湿润和阴暗的房间,你将一株长书长直幼根的蚕豆芽横置桌边,七八个小时后,你会发现根尖已转面朝向大地伸长。布谷声声,农人将刚座萌芽的稻谷,刚伸出细软白根的稻种,握一把在手,阳春水洋溢的秧畦上扬手一洒,即使稻根四脚朝天或者一脚朝天,你都不必“扶正”,稻根最终都会弯转而入土。广袤的田野终会荡漾起绿色或金黄的波涛。植物之根的向地性,体现了大地的包容。

促进根下扎大地的力量,难道就只有地心引力吗?

日夜辛劳进取的根,动力
更多的,来自后方细胞伸展的力量。
纵使根尖伤亡惨重,
仍有新生的细胞,前赴后继,
奋毅而前行!

我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过洋葱的根尖细胞。那细胞透明如月光,如柳宗元影布石上的水,如西藏透明的空气,沁出一片凉意。如今想起,我仍心痛那长而尖,单薄而形似晶莹、乙禾的细胞,那比银杆镢枪头还软弱的根尖细胞。

永恒的深扎者啊,与土地寂寞相处,
来自黎明、空气和蜜蜂的赞美,
都献给了枝叶和花蕾。

根是有梦的。根的梦永远在土地上面，是土地撑开的不断传书鸟声的如盖绿云。根在土地里的伸展范围相当于绿叶掩蔽的地土面积。地上的树冠与地下之根，呈现准对称性。在任何时候，树冠对根，都一往情深。

无论黄昏时树影有多长，

它总是和树根连在一起。

——泰戈尔

我相信，根，也希望地球上所有的根将来都能似无产者一样双手相牵，使地球上处处环绕绿云，绿风摇荡。

在土地遭受了台风酸雨的打击之后，在植物遭受了人类长期的、太多的砍杀以后，想想我们的根，依然特立独行，依然迎回阻力，依然像有义无反顾的挺进勇气和深入的姿态。

理解伟大的根。

留住我们的根。

本文资料 取自《文艺报》，1997年第4期“杨文丰散文特辑”

南瓜清淡的本色，喻示着今天正在失去的珍贵的精神。

本色南瓜

黄昏做饭，想起南瓜，南瓜特有的青翠气息，就在厨房里的弥漫开来，闻着南瓜的清甜气息，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南瓜，这一果实，是很早就传入了我国。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南瓜的籽料，教我想起，生土长，种黍取义的伊始。南瓜，确已能像其他那般随意生长，土生土长，亲近土地。

早在布谷鸟里，农人忙碌中请正从白或黄白色的南瓜种子，晒晒太阳，就将之浸入水里，好不至于烫手，与凉水，一夜浸种两天，然后转移入钵钵，这是催芽，约摸过两个昼夜便可发芽。

童年时，我最喜欢跟母亲去菜地种南瓜。母亲将发了芽的南瓜种子，从钵钵挖起，植入菜园畦长的畦里，每穴植一两粒。种植方式无以不掘坑个穴，点播，浇透水后，再覆盖一层含草木灰的薄薄的营养土，畦上还要搭一片遮阳的稻草棚。

南瓜性情温和朴实，对土地要求不高，对又个世间的寒水也不多。你只要选好，挖开有排水沟，地下水低些，稍稍肥沃的薄地，整整半亩可作南瓜地。

南瓜种子植入畦地后，两天也要浇浇水。不出几天，心形的叶子就长出了，大大见长。夜露潮露经常有，需浇几回水，南瓜的几处日子增多，热雨起来。这嫩生生的南瓜叶儿，单叶互生，表面多被茸毛，叶茎皮上面泛着白斑，边缘则是不规则的锯齿，以手抚之，尽管感觉柔软，然指头微抚手。又过几日，钟状花冠，那与同株异花的南瓜花儿就开了。这初开粉黄中夹着微红的南瓜花，在春风飒飒，春风软软，春风暖暖，在露凉于上，及至春夏之交，都不会已染上那般富贵的色，更不会去管世事的沧桑兴衰，千百年来，自在静地开，悄悄地开，有些寂寞地开。

南瓜花凋谢后，藏着笨拙的雄蕊和软乎乎角形，逐渐粗壮，花序下的南瓜雏形便同感幸福了，如司少女，日行走同俊俏的闺蜜与农村姑娘；也有些像灯笼，内充年暮温暖的山野老气，木合与琴与笛与天籁之声，出俗而美；过仿佛人有存的天也登岸之势，一串串黄灿灿，圆形，也有呈尖形、扁球形、枣形或圆珠形的。而且，瓜皮也渐密而稀，粗深而浅，皮表似沟相邻，如袖袖路起愈长愈宽，愈长愈静。色于嫩绿到青绿到黄绿，及至秋风初起，则呈黄褐色。

生长在中华大地的南瓜，与生长在美国世界每个万圣节记破雕空自灯笼，同韵，更同是人不作字，更去表玩个午午的文化，计个的变迁。

别东各季秋蔬，“南瓜是南瓜”在“瓜”一方，”日子里，在南方，尤其在粤东山区，南瓜一向是种青黄不接、仓中无粮的“四月黄”联系在一起。那时，对人也大友求不多，瓜长得大又大，你静也蹲在刀落下的南瓜，既是自然界无私与富人的奢侈食料，也是衣家最看青见、吃得看个发几食物。一般先衣人把十人个的南瓜，从地里抱回来，先大是主，反放的自然不机反，也个不内凉，置了条板，切的条板“笃笃”响，尽量切的块块，投入锅里，有时加入一把马兜木，或者再放些一把番薯干，煮个半小时，将番薯干不木煮烂，农家人同孩子，就着大人，揭起锅盖而的锅着，但不及待地用木勺挖南瓜充。那时是好多农家，基本要个南瓜充饥度日。

南瓜还是那个南瓜，那时，说个十午的南瓜，许多人在今天吃南瓜，已是为了食疗，或者只是刀，又个，个已硬，南瓜富含淀粉、维生素、胡萝卜素、维生素B、维生素C和矿物质成分，营养丰富。本草纲目：抗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大有补中益气、清热利湿、化痰排脓、驱毒杀虫、益肾保胎等功效。

当麦从生一天回南瓜，一般是个好做一个又的分管，可以烧菜日吃，南瓜烧、上，色个个，最能个正清香和甜，也可与绿个混入压力锅，放煮熟的老南瓜，个方莫大老交，那老交吃起米，最个有有个味。然而，南瓜在今天非个不会多吃了，大家都知个吃多了个个中说的“暴气”，而这些，在生活贫穷之时，是谁也不计较的。

今天吃南瓜，我对南瓜到“本色”两个。想到自己现在虽栖居繁华的大

都市，但本质上还是从山野走出来的，是山野的儿子，不能忘记苦难的过去，不能淡忘清淡的本色。

南瓜的本色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清淡吧。南瓜从地里抱回家，置谷堆里或厨房，日子愈久，其色愈金黄——清清淡淡的金黄。南瓜，以其金黄色的清淡，教人回味：无论是多艰苦的岁月，都尚有一瓜。果感是：在幸福指数较高的日子，更得生「讨」清淡。从这个角度看，南瓜代表了艰苦朴素的精神和不忘根本的精神，尽管这些精神，今人正在淡去。

纵使千年万年后，我想，本色南瓜，仍当在土地之上，舒展藤叶，执行曳曳，朴素结实，墩墩实实，宛如黄金……

（本文被选入《人民日报》，年代更久远，只取千分之一罢了，人民日报出版社

羞涩愈来愈成为这个尘世不可或缺的品格。

含羞草

1

羞涩不是女性的专利，即使是含羞草，这多年生豆科草本植物，也表露出羞涩。

你只要轻轻地触动一下含羞草，她的身子就如情人初拥触电般颤动，原本舒展开放状的羽状复叶，霎时就闭合起来，随即低垂下去，俯首低眉，一派“害羞”之态。

含羞草何以会如此“害羞”？

是因为叶子被触动后，叶柄基部的薄壁细胞构成的水囊鼓的“气枕”里头的液体，立即会如人体血管里的血液，朝上部 and 两侧流去，导致气枕的上部像打足气的皮球那般膨胀，而下部却似泄气的皮球瘪塌下去。这样一种细胞紧张度的改变，导致了叶柄的重垂，羽状复叶的合拢，含羞草就露出“羞涩”之态。

含羞草如此“羞涩”的生理反应，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她原本生长在美洲热带大风大雨雷如不速之客的沙漠地带。每遇暴风雨，只要叶片闭合、下垂，叶片遭受风力打击的面积就随之会减小，躯体会减少雨水的冲击，植株被折断的情况也会减少……长期的进化过程，凡养成如此“羞涩”之态的含羞草便生存了下来，并使“羞涩”的生理反应作为对付恶劣环境的“护身符”得以世代传承。

即便如此羞羞涩涩的含羞草，身材依然娇小，植株一般只有2至3厘米高，顶多高达1米，茎基部木质化，总披着长软的毛、尖锐的刺，2至4枚羽状叶片成手掌状排列，抗日性强而耐寒性略次。喜成簇生长。含羞草的外

形式然说不上妩媚动人，却自有不显风韵打击的柔和妩媚。

如此独具女性气度的含蓄着，表达的含蓄，果真只信“现代又为词典”刚释的“羞为青，态度不自然”吗？难道就没有更深广的内涵吗？

2

我以为含羞草那嫩绿羞碧，已成为人群中娇羞之外最为纯净、柔软和美好的部分。羞涩是良善人品的自然流露。

羞绿不只是一时表露心态，更属于人之天性的羞涩，内心的羞耻、纯真、朴实和善良，是人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态和品格之一。

含羞草形似的羞容，生长着大自然特立的秘密，可以想见无边的秋中，同天与善和静一致，是灵魂深处未被污染的花，是中秋夜明月与自然洒下界的月华。

羞绿亦是春日的一抹和煦阳光，夏日拂动树枝的清凉，秋日一泓月华和软的露水，冬日在夜色里悠然的静美，是荷之香，是杨柳绿，是青春永的女性那最迷人的一低头的温柔。

羞绿还是半世难言的内心真实，是情感的世界里一朵花。谁说女子含羞，不是以情态言说温和和妩媚呢？

因而一瓣白瓣上，谢下几朵羞容在；相爱时逢含羞日，相知时爱含羞花。最教人难忘最让人留恋良辰的不正是这玉洁玉洁玉洁的含羞之花。

只是这羞绿，青子里就不蕴藏一点亮紫色吗？抑或只是一团月羞花的羞涩吗？

羞涩，就不能是有杀伤力的武器吗？

何是，这羞绿与温柔相联，比温柔要多一分动人；与动情相关，却又比动情含几许理智。

羞绿固然多属于女性，凡属涉世而行或青春女性一如日月纯真柔面，含，守护了生命的是最美丽已美至的温柔，这是人间最珍贵的含羞花儿。

因此那些礼义、妩媚优雅、美丽温柔叫“含羞节”，难道不是这富含羞涩之心的女性么？

含羞草，那含羞的小小花，那轻轻浅浅的羞涩，不一样独抱琵琶半遮面么？一直在映衬女性特有的羞涩么？

3

荒漠的含羞草却只有紫红、粉红的小花球。含羞草一直以小小的寂寞，在那么轻轻地站，自，自地着，在这荒原下，在这十九里。这小小的含羞之花。

如此独持的花，独持的花，主宛若青春少女含羞时那般羞涩的花序集合而成。你只要俯身向前细观，就能看见花球，每一个小小的单位都有小小的因裂的花蕊，小小的因裂的蕊，一枚蕊蕊。有如此成批的小小的单位，才能构成一朵花。

这花呢，在羞草中，在静静的荒原里，也能成为果。每一个果实一至四号，投毛，有美与藏。一种种子一种子，作成球，慢慢地，静静地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只留下一个、一个也门梁子，一如诗中女子羞涩时期待。自然，如此的期待，难免存在妩媚的孤独。

有人与某在含羞草里，深情地吟咏过她的孤独。

在花园、田野、在荒郊，
已没有什么像孤独的含羞草……

长期被冷落的含羞草，即便只有一片叶子，一旦被“撩拨”，所产生的生物电质即马上向主吸收散至其他球叶，使整株含羞草的叶子依次“上羞”随着刺激反应的新次分散，直到主枕下的水分一充足，绿叶重新舒展开来，含羞草就又回归常态——孤独。

含羞草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这种羞怯反应，生物学家称之为感性运动。其实，含羞草，在这类似人的感觉知觉的感性运动，你这是在长期孤独中进化而成的羞草。——以柔弱克刚强的请君，我以力文成为你表达志气和尊严的特殊形式，你的一切尽管有些含羞，然却是个性的，是个体柔弱的生存哲

学，是孤独的形象塑造。

含羞草的羞怯和平原上的雾一样，是难于克隆也难以假造的，何况，含羞草正是依靠自己孤独的羞怯，向世人申明：美，不仅存在于那些均人眼目的诸如牡丹、蝴蝶兰一类名花，也同时存在于含羞草这些小花小草，甚至成为她们的立身之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世俗生活的忧伤，旷世的忧伤！

一个人的脸皮如果愈来愈厚，灵魂又冷又硬，羞怯只能离他远去。

含羞草力一失却该让人敬畏的羞怯，她的生活就会陷入沙漠的冷漠，娇嫩的身躯也将无法承受尘世的苦雨霜风……

含羞是含羞草的身份证，羞怯是羞怯者的护身符！

世上本无害虫，也无罪恶的植物。

马兰，马兰

七月，我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旅游车经过一望无际的绿草稀疏、少有干燥荒地的地方，时而一簇簇、丛丛绿幽幽的草，在疯狂地、汩汩地绿。

“这就是马兰！”女导游突然马兰说：“在大草原，只要马兰出现在那里，那里的土地生态就会恶化，就荒漠化不远了。”

马兰，似乎不仅是土地恶化的凶犯，更是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

马兰果真是这样的“问题植物”吗？

我专门查阅了有关马兰的资料。马兰别名马莲，苋尾科，苋尾属。叶草本、线形，长可达20厘米，宽1至1.5毫米，呈灰绿色。花茎高约1厘米，开2至3朵花。马兰，全株有白粉开花，花呈白色，紫色或蓝紫色，花期。大凡有一柄果长椭圆状卵形，长1至1.5厘米，种子成熟于1月。这些都只是植物学辞典式的知识。

马兰是草本、秋野草，却是多年生宿根植物。

马兰是对土地要求甚少的植物，从不择地而生；土地贫瘠也好，气候恶劣也好，都能安身立命，疯狂地生长，表现出异乎寻常旺盛的生命力。

马兰不奢望天降甘霖的雨水，天生就是极为耐旱的植物，即使庄稼树木都旱死了，马兰仍葆绿的本色，是日食其力耐植物，也是生于奇异的植物。

我下车，踏上草原，在马兰旁边蹲了下来。马兰墨绿色的叶子修长而光滑，密密的叶子，犹如绿带状的烟花，从底部向天伸展，喷吐出去，美丽地散开。一簇簇马兰成就体系，自成独立的草的单元。我手摸着马兰的叶子，这似非草，更似草，却比上草和草还要厚实、还要硬朗的叶子，你可感觉到叶上有骨节的、厚厚的蜡质，还极带韧性。是植物中罕见的坚韧的叶子。我尝试着想拉断它了，当紧抓起一把马兰的叶子，几乎用尽了浑身之力，还

是无法将其折断。我改而一片一片地拉，好不容易才拉断一片。一寸断说，马兰无法作牧草，就是因为韧性太大，太结实，牛羊难于反嚼，无法吞咽。马兰只能作绳索。晒干后接成的绳子非常结实，尤其适合捆绑笨重之物。

天上落下土地的两依靠天上的太阳晒干，
被刀割下的马兰反要用马兰的叶子捆扎。

马兰自然是根系极端发达的植物。马兰的根，粗、壮、密、长的，且结实。

你是知道树根的一亩马兰的根，除了也从土壤里吸收各种矿物质和水分，供应植物生长需要的器官外，我以为单就其扎土的深入性和牢固性，也完全可与树根相提并论，甚至甚于树根。你想及连根挖掉一簇马兰，那可真是费劲的事，因为马兰的根不只是扎得深，且特别异常。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牧民已是用马兰根制成喇子柄柄，这确是自然对马兰的厚爱。正是有如此坚韧的、如肥土星、如老树残桩尚能不违时令抽上新叶，深入扎根，马兰才成其为马兰！

如此的马兰，生命力还能不强吗？上网，我找到了这样的文字：

年复一年，马兰长成了很大的一蓬。从根部看，一丛马兰的直径就可宽逾一米。

你若钻到马兰叶丛里，你若躺下，你即便在那里具垂柳般的温柔一般的马兰叶子上来来回回打滚，无论你怎么翻滚，即便还揉搓，跟汗也不会沾上你的衣裳……

如此的马兰，还能不是奇异的、富有诗意的植物吗？

马兰，只要你念明“马兰”，就更能体味“马兰”这两个文字所包蕴的无尽的、葱郁的诗意。何况“马兰”二字，还赐予你雅婉妩媚的感觉。

马兰可是姓马。马儿啊，你总是令人想起苍蓝的天上白云飘，马儿在白云下面开满野花的草原上跑，还令人想起蒙古长调、马头琴和勒勒车，想起旷阔得望不见边的大草原……

年年暮春，总有紫色的小花从马兰那长条形的叶子间窜出来，茎顶上的花，默默地绽放。这马兰花，不但静美，还可做成马兰，发汁煎汤一样吗吗的汤时，也可煎马兰一般水吃，马兰……只是那新嫩嫩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有时会有些一扭一扭的，响入暮春的天空。

其实，马兰该长在牧场上，也该长在习日下，在穹庐下，在蓝天下，紫色的花朵开入了苍白的草色，开入苍苔——这真是既妩媚又苍凉的草啊，能够抬升美学意义的草啊！

一五六，一五七，马兰花开二十一……

面对马兰，你怎么也无力去知马兰的根上究竟的根系，你无法想象她会有怎样或风月花露，教你心平气和。面对马兰，你无法发出人间万物易逝的慨叹：“一露，如啼眼，无物情同心，烟花不堪剪。”你怎会生发如此薄纸涕泗的情绪呢？

如此马兰，早自有无数人“担他担”吗？在这世间

土地多化和真是马兰，马兰贵！没有马兰的土地就不叫化吗？这人间。

早在马兰身上的某些“论调”，难道不是不实之词吗？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

马兰难道不是无辜的吗？

其实，长在这地球村，马兰只是也只能按照自己的生长需要和生长法则生长，她无不希望即使是最恶劣的地方也能生长得很好，无法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力这样善越好。更重要的是，她的一切“言行”都恪守自己的秉性，顽强，依据生命规律中的秉性……马兰是如此，其实，有哪种植物乃至所有生物，不是如此呢？

何况还有强者生存、自然选择的伟大法则。在同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在不是所有生物都能生存的地方，惟生命力强者，方能适应自然选择，不是

幸运者，才有资格成为强者。

对“马”和其他自然物的评价，当然是人可以有各种标准的，但是，绝不能自以为是，以为人类的看法就是唯一的，就是绝对真理。

或许，我们只能说“马”是奇异的植物，是执同制作鸦片的头目的结果，抑或说“马”是双刃鸟，是胡胡脸。我们不能忘却“马”身上所包蕴的来自大地之母的无尽训示。

他留下了一个帝国的心跳和北纬以北的天空。

留下了五百名月光下颤若马兰的后妃……

——阳飏：《成吉思汗之死》

“马”命中注定是永远也入不了花园的，也上不了富贵人家精致一台的。正因如此，“马”才显得更伟大、顽强、智慧和奇异，更成其乃“马”！

不俗的芭蕉

1

无论在古诗词还是在地球上，芭蕉，都可以长出乔木之姿。然而，令我倍感奇异的是，芭蕉本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这是怎样的“乔木之姿”呢，从牛而不分枝，有折现的准椭圆形长长的阔叶。每个夏天，那叶面浅绿、叶底粉白的阔叶间，总伸出淡黄硕大的花。柱形的身躯高一四米，成串向下的芭蕉花，谓团队合作者、紧紧拥抱在象牙形圆柱茎的周围。视芭蕉为团结合作的象征，我想也未尝不可。

在这苍生尘世，芭蕉能出落成此等模样，我想，谢断与长得快不无关系。我一直以为芭蕉是长得最快的草本植物。

令我甚感奇异的是，如此高大的芭蕉却能顺应文人雅好，在特殊的节令，被矮化被制成莫名的盆栽。

是六月吧，有人就挑准了母株新发的小株，说最好是根系浅浅的那种，剔下，为使根系不腐，那个切口还涂以草木灰，再栽入盆里。盆土的排水性得好，沙子两成熟土六成，再加两成木屑。定植后少浇水。嫩黄嫩黄的新叶一出，方遂新增加换水量和日照时间。在文人看来，盆栽芭蕉，最适宜闲置于庭院一角、墙边窗前、假山之畔乃至雅居厅堂。

作家、园艺家奇理清先生就很善于营造芭蕉盆栽的“文化意境”。周先生擢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说曾将两株芭蕉幼苗植入一紫砂长方形浅盆，四周栽入石簪，在蕉荫下还聘请来一陶质老叟，趺坐抚琴。对芭蕉的光照控制他也蛮有行，每每延长日照，令芭蕉无法徒长，还说盆栽芭蕉，冬季移入雅室，不难有常绿风情。

令人深思的是，生长在这个地球村，对能否长高长大，芭蕉似乎并不太

介怀。这芭蕉，自古以来都貌似生长得甚粗之时。

2

芭蕉的故土，也在东业赤日炎炎的热带，而能超现实地好绿，自弱拉曳人间清凉，可谓本身就是不凡之事。

想罢，那夏汗雨及屋檐，软润碧绿的如盖蕉扇，何时不是在营造一片清与静呢。这清，宛如此清与静气，是不带任何宁静的清，又似月开水的清，或秋之溪水的清，甚至是秋夜月华之清，至于这静，已不是寻常，更幽的那种，而是教人无法不心安神逸，去寻幽探静。如此的清与静，和一片红、一大净沙·秋思里的古老和西风，落日寺散又里的荷塘与水，一样无去分说，何况这清与静，还耐在绿叶的冷，正是这冷与清与静，还和此地水乳交一，教你安心内敛，清凉入静，自怡自适，了无他念。

绿得还不全下，淡淡反思芭蕉，果然一碧，自然清冷袭人，更空灵宁雅；即便不及李益行云飞的“下其下者，万女皆入画堂”的雅致，也该臻李商隐所谓的“芭蕉开绿扇”的雅意焉。

芭蕉诉诸我们的知知觉觉，与芭蕉体的多水，我也断断是很有此关系的。芭蕉才仿佛是水做的斗笠，儿在夏日炎炎在大烧的夏日，会汗雨，生如浸井水抑或身入绿林野雨之感。不知我的想象是否太奇特，我以为芭蕉的清、凉、冷以及纯与雅，其实还是可在另一蕉叶本末只是书只张是感，夏日的凉风，蕉林的荫凉，古诗词曲之境，不同样是从叶片在折书卷中来吗。

犹同北堂要遇天如似的，也犹同折卷般的芭蕉躯干，恕我直言，是不大便助的。南方多风，飓风时至，这蕉叶还有些易折，全然不是青竹躯体。即使高及丈余，其躯体的截面也无法不似一有散乱的圈面可分熟的，那长亮似的皮就更似里白外青的甜杏来。你一层层剥，一层层水便吐出来居可也，渐沥如雨，只是这般水性的芭蕉，结汁的或事真魂的蕉，却干瘦，无实。

何谓芭蕉的最迷人处？我以为芭蕉最迷人处，就是“芭蕉风韵”也。

这芭蕉风韵，已全然聚焦于独特的南中国文化意象——“雨打芭蕉”：那清凉滴回打蕉叶的声音，入籁般的声音，融合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致，韵味悠长，不知究竟有多长日子了，一直喃喃嗒嗒，在敲打中国，更在敲打华夏文化人的神经。

清人蒋坦在《秋灯琐忆》里，善略笔草草，记过柔媚的秋美和芭蕉总的雅事。说的是芭蕉正大成荫，秋末雨声渐厉，教才子蒋坦枕上用之，心与俱碎，只好蘸墨题句于蕉叶之上：“是雨多事和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翌日雨歇，蒋坦竟意外地见到蕉叶上有人纹：“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无疑乃秋美多情的戏笔了。

的确，雨叶显则翠绿的芭蕉，于泛烟光，不只教轩窗台榭尽映碧色。与其说雨未至时看叶，一片蕉声，不如说这点点滴滴，徐缓渐沥，已然声声入耳入心，它勾起旧人九其无感是寂寞的半客骚人为无尽遐想。

雨打芭蕉，成了中国文人柔弱多情写感的意象！

多少年来，打着“雨打芭蕉”的诗意，可谓车载斗量，我以为惟独沈周的这篇《听蕉记》，最为风骚：

夫蕉者，叶大而虚，承雨有声。雨之疾徐，疏密，响与不迭。然蕉何尝有声，声假雨也。雨不集，则蕉亦默默静植；蕉不虚，雨亦不能使为之声。蕉雨固相促也。蕉静也，雨动也，动静交摩而成声，声与耳又相能相入也。迨若匝匝搗捣，剥剥房房，淅淅所所，仄仄戛戛，如僧讽堂，如渔鸣榔，如珠倾，如马骤，得而象之，又属听者之妙也。

长洲胡日之种蕉于庭，以听雨，号“听蕉”，于是乎有所得于动静之机者歟？

真是美文，日还精短。文字由听觉旋转视觉，先听而后思，拟物模情，形

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显然，如此的芭蕉画，因了音乐性，已升华为哲学般抽象、建筑般凝固的音乐了。

1921年，白鹤传所编的《弦歌必读》刊载了民间器乐曲谱《打芭蕉》，旋律明快悠然，空灵流利，轻盈如打芭蕉的律制。童年、青年，我都常常聆听乡间私伙局演奏《打芭蕉》，及至上山下乡，自己在农场栖居的那间简陋的二楼东屋，窗外楼下，就是大片大片的芭蕉林，打芭蕉布有一。当时我习二胡，常演奏《打芭蕉》，尽管当时困顿沉迷，本人胸无宿墨，前途迷茫，只凭直觉体味出打芭蕉之美，对芭蕉身上的文化意蕴自然还不甚了了，当然也漫生不出几缕文人之思，真不知是时代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更无从知道这一打芭蕉还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4

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总以特有的“规矩”，限制芭蕉之美；大凡脱俗的东西，除天生自带艺术的浪漫外，多少都受诸多客观因素的禁锢。

尽管不排除能耐短暂的一（低温，但芭蕉确实不耐寒。一般得生活在14℃以上的气候环境，怕喜植根深厚、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土壤。或许芭蕉与艺术天然有缘，譬如芭蕉还非常适合作国画。

请佛士维就作过一幅在中国绘画史上争议颇多的名画《雪中芭蕉》：一株翠绿的芭蕉，立在大雪里。从此，这芭蕉立为问题，几成公案，支持者、反对者抑或辩护者都有，都理由十足。

黄荊诗话认为王维的《雪中芭蕉》“只取画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按引张彦远的话，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李春蕊，可画一景”。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则云：“右丞不谬，岭外知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星不凋。”明朝俞允珩在《玉樵斋语》谈及广西就有人“亲见雪中芭蕉，与后亦不坏也”。王肯堂则在《郁冈斋笔麈》举例，赞王维辩护，说“画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乃知冒着雪花，盖实境也。”

画中果然有雪中芭蕉，这一时似乎就成了以事实服人的例证。清朝俞

正燮却反诘：“雪中芭蕉，虽例广有之，然在承关中极当之地，岂容有此耶。”许多人都认为无论画什么，涉及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都得真实。

台湾作家林清玄在《雪中芭蕉》中则认为，在王维的艺术法眼里，艺术创作本来就“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完全不必在乎当里有没有芭蕉的。林清玄说他并非想为“雪中确实有芭蕉”标案，只是觉得这个公案，历代人物争论的只是地理问题，而未能真正触及王维作画的内心世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雪中真有芭蕉为王维亲眼见，是写景之作；另一种是雪中果然没有芭蕉，王维凭借了超人的想象力将之结合，作为寓意之作”，即所谓“精于绘事者，不以手画，而以心画”之意。

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画思入神，至山水中，云势石色，绘之以为天机独到’。”在我看来，大凡人才都是最不屑矫揉的，对于王维如此的艺术天才，他的绘画还可能每每拘泥于写实吗？还能不言情、不寄意吗？谁个能够断言王维笔下这棵立于飘然大雪中的芭蕉，仅是没有任何精神同构的芭蕉呢？

该如何看待王维这幅画？我想，我们不能只从纯写实或全从科学的视角作如是观。毕竟绘画是艺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在于艺术里的风物人情，因了艺术家个人情感和思想而灌注，本身已不再等同于原本纯粹的自然物，而已异化成所谓的人文自然物了。

王维的《雪中芭蕉》，从科学的角度看或许站不稳，但在艺术领域，却大可以超越寒暖，傲然出世，立雪千秋。

（本文被选入杨小范主编的《中国创作谈》——《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丑陋如果被供奉上神坛，就可以翻身幻化成祥瑞。

灵 芝

很早以来，灵芝就被供上了神坛。

灵芝不是真菌类生物，一副怪胎或畸形模样，菌柄不像蘑菇那般基本上是在中实，而长在菌伞旁侧。灵芝多含角质，质地坚硬，且不属，它散发出一股陈腐气息。或许灵芝多了其橘色，让人想起寒冬所缺乏的灿烂日子。

灵芝没有草，那样的绿，无婴孩脸蛋或银器似的嫩，更无你想象的朝气，但多和白云青天仙乐。灵芝的叶片不可能大如麦地叶张发展，且无下也无法光合作用，因为灵芝不含叶绿素。

灵芝，如此的灵芝，两千多年来却极容易被看成是集千年大地日月精华的不死仙草。“日月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十五色种之。青芝生泰山，赤芝生崑崙，黄芝生嵩山，白芝生华山，黑芝生常山。”《神农本草经》、《淮南子·上经篇》都说紫芝生于崑崙，而不能生于崑崙之上。《山海经·中次十经》说幼女玩赠精灵玉化的药草即灵芝。《尔雅》说：“芝，瑞草，一冬一华，无根而生。”……你难道还以为灵芝脚下是五色土，土色生事，灵气四时，其乐悠扬。甘露流于灵芝左右，喜鹊在灵芝上下来去……灵芝，至少得生活在童话世界。

想想，在中国，还会有哪一种生物能像灵芝这样长期被笼罩如此神秘、灵异、奇幻的光环呢？有哪一种生物会被灵芝一样被当作可以令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丹药”？又有哪一种生物能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古埃及和古希腊，麦穗被崇拜成“神物”，而在中国，灵芝不仅仅是“瑞草”，更是美好、吉祥和得道登仙的象征！

或许凡事无物极必反理，你只要仔细探究，便会发现：灵芝，其实早已

与疾病、与怪异宿命地相连了。

我国大抵都已得自蛇传一里的白娘子为救许仙兽上峨嵋盗取灵芝。现代医学证明，灵芝确实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能与机体抵抗，在整体上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药到病除体内邪毒，调治人体内分泌代谢，提高免疫力，能使肉肌吸收之机能正常化，对神经衰弱等也有协同调节作用，还可抗疲劳，大补元气，延缓衰老等功效。然而，即使如此，灵芝也绝不可能达到传说的那样，具有令人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灵验”！

何况，自古以来，灵芝已被人引种，其体内已多有人为毒和环境污染！

灵芝，是一个“灵”字，我以为灵与灵寿、与死亡，更是明里暗里有不了断不开的关系。灵芝之所以被奉为神药，还与皇权有关。据传汉武帝时，宫廷年久失修，栋梁腐朽，灵芝生肉，皇子推用了一路罪，使诡称是皇上的九重功德感动了天地，乃教灵芝降于宫廷，乃与泰民安的象征。从此，黎民百姓视灵芝便成规矩。

灵芝，成为种异的心理安慰药，绝非无风起浪；灵芝被戴上神幻怪异的光环，更非无中生有……

无边的黑夜静看星改改的鸟啼与虫鸣的眼睛

——海子：《太阳》

我认为这个世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灵芝现象，在于千百年来，灵芝待人独皇地关涉了人之生死这一终极问题，也在于人生太需要信仰，太需要寄托，却又太害怕死亡了，何况世人的眼里本来就难免会飞入种种黑夜色“乌鸦”的，说如此，还会有什么人为理不能破创造出来呢。

（本文于杭州文坛外叙。一九九一年第一版，全国总发行文学、天文、地理、江苏教育出版社）

尊敬每一棵树，等于在尊重人类自己。

尊敬一棵树

1

复活节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耶稣基督，而是这一天，在苍苍暮色里，如同月下窥人水中赏月，我对一棵红榔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观察和赞赏。我惟愿已未能早一点又爱美丽的红榔树。

暮色苍苍红榔树一个由已来，墨墨色的暮，犹如因暗的灰墨色波涌开来，有些儿湿，犹如王维诗咏的苍翠一般，自湿自润的衣裳，当然包孕不同的红榔树。暮色苍苍红榔树，树声犹似剪纸，自原一丛叶，四散而纷披，影影绰绰，在暗黄带些犹伤的大绿青翠下，很叱，很引外，很大。

白日微风中，我与红榔树复习“相看两不厌”。不知红榔树会不会也：眼前这人，以“绿色”的眼光在审读我么？

红榔树，确实有独特美的树。树不高，白夹净，并不茂盛茂密，分披的叶就似齐整的芭蕉叶一般，形如青花花瓶，潇洒的身躯，一级级状如芭蕉似的，是脱叶遗留的痕，那痕，使树就似身穿了白与绿衫。

以后，每一次看红榔树，我都强烈地感受到红榔树的美，受其感染，心境变得神奇的好。我以为没有任何一棵红榔树，都不会使你忘却好心境。因了自得，清雅清高，泰然若谷，泰然自若，人树相对，两两相宜。

2

在美国，沙乡年鉴是一本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地们同等的书，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作者利奥波德在书中先知先觉地提出土地伦理的概念，认为“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一员”。土地伦

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一位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又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要指出的是，这是利奥波德半个世纪前所说的话。

按照利奥波德的观点，我当然属于共同体的一员，橡榔树也是，一草一木是，一飞禽一走兽亦是。但事实严酷，即使今日共同体的成员中，谁又能真正享受平等的平等呢？更何况谈什么尊敬了！人对树，无疑是有影响的，在环境影响到人是普遍，总不知好恶搞好——如何才能相敬如宾？

我以为有必要对“共同体”中的橡榔树，及其与人的关系，再行认识。没有相互的认识，就无法彼此尊敬。

我想橡榔树即使不作自然物象在物，也该是自然的代表。事实上，橡榔树一直在天地间，默默奉献美——非常高美，土犹美，朴拙至同凡，寓生命美。橡榔树之美，美在生命。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批评“美人生命说”，依我看，完全可以说“美人生命”——十年树树，十年才美上这一棵橡榔树。十年了，一多年后，她还是小姑娘，不起眼，怎么也不可能有人美。橡榔树，在苍莽中，让人觉得已土落成美光四射的大姑娘。

其实，与人为美、与天地为善的情怀，在橡榔树身上同样有，同样在。当然，“共同体”中的橡榔树，感受大地，更争化大地，却也在体味紫色的孤独。倘若人间的空气、水分和温暖适宜，她会生活得更快乐、满足、幸福。谁愿意她变成凄苦的泣妇呢？

她会乐意与你“合影”或一幅好风景。她虽然不偏不倚，貌似中庸，然仍会成人之美。或白她有些倔强，带些自牛气，纵然冻尽寒枝的鸟儿可能还不栖之，她仍坚持使命。

立于澄清万里埃的境界，橡榔树想必当神在。飞灰、酸雨、废气，是她不共戴天的敌人。

记得茅盾在《白杨礼赞》中，曾通过白杨树，盛赞北方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敌精神，高唱白杨树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司玛章在题笔“两棵树”所表现的也是树两棵，可弥漫的还是书卷气，实在还没有涉及树的任何意义。我以

为,其实大可不必给槟榔树戴什么思想光环,我们只要实实在在地基于认识,珍惜槟榔树,爱护槟榔树,以表达我们此前的大度、愧疚,就是有价值的行为。台湾作家张继焉先生说得好:“一个人被人尊重,这常常等于那个人身外的东西物,如财富、权力、地位、学识、学历、军功、军级、荣誉、知名度、头衔如若能赢得‘尊敬’,则这仍还得在上述条件之外,在内身上加上品德与见识。”“尊敬与尊重”和槟榔树的内在品德与见识,我认为俱在,俱美。

3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辛夷坞》

王维的芙蓉花是辛夷的,唐朝的户外环境无疑远比今天清幽、静寂、恬适,尤其还洁净。现代化的进程,也令山间带来了尘世污染,尘世喧嚣。倘若再不爱山,再筑成土舍,地球村就将转天未日。

今人,我尊敬的这一棵槟榔树,长在大学校园,校园在大都市的郊野,郊野的大地环境,还算比较干净。一棵槟榔树,如能得到更多人的认识、理解和尊重,我想,她将是更幸福的。

我突然就想起,汉字“森”,这个神奇的中国汉字,是由“木”合埋地树成。独木不成林,爱护森林,捍卫绿色,需要一两个人的责任,而更需要众人都能尊敬每一棵槟榔树,尊敬一棵又一棵树,尤其要尊敬那些竖立在污浊苍生之中的树。

人类为什么总是要制造残忍。总要鉴赏残忍？

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

1

很久以来，我就想为年轮写一首科学诗，后来悟出真麦写年轮，还是以散文合适，何况年轮本身就是散文化的。

花衣红亮而的春天，树木分裂的细胞不如人，还轻薄，颜色稚嫩，木质相对疏松；大概由于人类行过计算，这时的细胞，生长缓慢下来，体变小色变深，木节已变得紧密。岁月流逝，如此有规律的松紧相间，一圈圈扩展的树木细胞，同心轮纹形成的树木横断面，我认为就是年轮有些散文化的定义。

年轮啊，你隐藏在树桩里，是人类扩大的指纹，是生命膨胀的圆柱体，是生长反复的一圈圈秩序，是看的无声的几何美，透露着自然力的神秘、伟力和创造！

年轮无法像脱衣裳一样脱去岁月的烙印。每粒石灰，仓与桑田，都烙入你的才，居然美得如此水乳交融。即便刀磨了斧刮木后，也会着力葆留你的美。

亚里士多德讨论过你，达·芬奇观察过你也钟情过你，认定你是一圈一圈大文天胡适《论短篇小说》时，也说懂得植物学的人只要看看树的横截面，手指数一数年轮，就晓得树的年纪。

黑水的风暴，王维的诗行，桃花源的牧歌，清明上河图的喧嚣，庐山上的飘洒江天的热雨，月光剑影，风花雪月，还有一业革命，从未恶化的生态……都被你悄然刻录。

袁伦勃朗和鲁本斯的橡木油画，你可推断出作画的年月。似乎思想家和文艺家，无能体现你的美，而只限于你五彩纷呈的艺术意义。

诗人余光中就感情雅致地诗写“我的年轮”，在散文《白蜃》里，亦一任抒发沧桑：“堂上龙然拱立，正一面中鼓还发硃人母，是一截红桧木的横断面，直径宽于一只大鸢的翼展，带雪的木面还在那里，比人还高。树中高贵的族长，它生于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西元一一一九年——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明治五年，日本人采伐它，千里迢迢，运去东京，修造神社。想有地的那一人，须解南风，倾人杯，倒地根，这长老长啸仆地的时候，已有一二岁的高龄。一个生命，从北宋延续到清末，成为中国历史的证人。”余诗人伸出手，抚摸那伟人的横断面，“指尖叩帝王的朝代重入，出于千百个同心圆之心……那时苏轼正是壮年，宋朝的文化正盛开……美丽的年轮轮着太阳的亢幽，一圈一圈向外推月，推月元，推月明，推月清。这些黄褐色的曲线，不是年轮，是中国人脸上的皱纹”。

的确，是你——年轮，使存在却又不可触摸的时间，有了形状和体温，变得可读，可思，可摸，甚至还能预卜未来。

2

你是气候变化、空寂寒热的话档案，你是有生命记忆的草木代表，你储存着降水量和气温的变化。

你记录着大地霜冻、森林火灾，你能从周围环境吸取化学成分。

长年照下生长的年轮，无论气温高低，树木均产生大量木质分子，在短日照条件下，却只产生少量直径较小的导管或无导管。松柏类植物，木材管胞直径变化不但与日照长短有关，也与气温、高低相关。在生长季，降雨量会限制树木形成层的活动，影响年轮宽窄。一棵长在干旱贫瘠岩石缝的北美云杉，主干直径1.5厘米，年轮平均宽仅0.1厘米，而另一棵同样长在北美，因自然条件适宜些，其年轮就宽达1.1厘米。

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树木生长迅速，年轮的间距会变宽；寒冷与干旱，使树木的生长缓慢，年轮的间距就变窄，所以说，人类窥视年轮，是可获得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气候的变迁规律。年轮，称得上是极长明的“气候预报仪”。

哥伦比亚大学的戈登·雅各比说，亚马孙热带地区的树，树龄越老，所有

的年轮越薄，毕竟酸雨会抑制树的生长。

年轮还是大气污染的资料库。采松，飞扬的重金属尘埃，沉降入土后，会被树木的根部吸收。通过光谱分析，就可测出年轮各年吸收的重金属含量。

因此，年轮的科学价值，年轮的命运，与树木出身有何处就有大的关系。我写过一篇随笔《位置》，不妨摘录如下：

该校南京气象学院南门外边有一脉龙王山。龙王山的世界，是松树唱主角的世界。那几年，江南的油菜花一簇一簇都显得黄黄的喟叹，在龙王山上跑步、散步和做瑜伽观剧，成就了我的目课。我发现，以山脊为界，山南山北松树的生长状况迥异：山南者普遍高大、茂密，山北者多矮小、稀疏。即便同一棵树，南、北的枝叶和皮相也相异地有厚薄差异。年轮，是树干上每年形成的细胞集合体，是“树心”对一去不返的悠悠岁月的圆形备忘录和水结构式的怀念。年轮，年年辞旧岁，层次分明，形同一石投湖而激发的那组起伏不平的同心水圈。拂去岁月的苍苍，思读龙王山树桩上的年轮，我还发现，细胞体积，南部的一般都宽大、厚实，北部的相应地都会窄薄、硬实些许……

“自然社会”实在是很有趣的示意的。对于一棵树，生于山之南北，大可以是一阵风或是一只鸟来不经意间的作用，却会铁定这棵树一生的“社会”位置和生活境遇。正所谓“出身不由己，位置无选择”吧……

位置表明，不管年轮的“政治意义”如何，人一旦山中迷路，只要能找到年轮，由年轮的宽窄，就可辨出山已的方向。

如此可教人辨明方向路线的年轮，亦是地理图系，因为其能够记录火山的爆发。著名的圣海伦斯火山爆发后，灰尘和气体进入大气对流层，遮蔽了大片阳光，使需要高降至冰点以下，致树木的形成层开始细胞深受伤害，于是“造就”了受伤的年轮——“霜轮”。历史上，东欧、亚非与拉美拉火山的爆发，不但使18世纪没有夏天，还有南方的树木里“刻下”了霜轮。

同样存在“霜年轮”，在这暖入、甚寻常的记和道。

我没有依据说钱钱树有年轮，芭蕉树有年轮，然则有的树，在遭受气候

冷热骤变、长期干旱或虫害、颱台风侵袭等自然灾害之后，会在一个生长季，出现两个或多个生长轮——形成“双轮”或“复轮”。柑橘属类的形成层每年都会出现一次生长高峰，也就是说，一年内能长出一个生长轮。

被称为“抽水机”的木本植物板树，生长于无明显四季之分的热带和亚热带，其形成层几乎整年活动不止，生生不息，你纵然眼睛睁得再大，也无法看到生长轮或年轮之痕。

3

年轮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一般认为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是年轮学研究的鼻祖，他在亚利桑那州还建立了气象站。二十一年他到弗拉格斯塔夫附近的伐木营地，拟通过年轮，冰计周期为三年的大雨旱季活动，尽管未找到充分证据，却惊喜地发现当地伐木营地新伐的年轮，与其他营地同期所伐的并无一致。尔后，道格拉斯历时十年，基于比第安村上被摧残的木料上的年轮，编制出世界上第一个年轮浮动年表，率先完成以年轮研究为建筑年代的创举。

我性喜植物，对年轮尤其心存系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植物杂志》就发表过有关年轮的科学笔记，笔述前不同年代的年轮相接与延接，而使年轮表达的时间一段段延长。现在想来，承接的还是道格拉斯研究，无奈，细读久远的沧桑。

其实，说到沧桑，对于我们人类，多的还是甚难解读穷尽的心灵感受，何况这个地球村，谁又说得清仍有多少年轮长埋于地下，变成了残骸，成了有机淤泥乃至石油呢？能见大日的年轮真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据明中世纪俄国的诺夫哥罗德人土泥于不堪，恰巧当地盛产木材，市民便不断在路面铺原木，前进一层再铺一层，如此年年叠积，结果冥冥中这些年轮，竟储有了公元971年至1652年的沧桑。

在今天这个年轮，谁都无大尧身内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即使这地球村有连绵无边的森林“创造”无数的年轮，即使年轮在世上取之不尽，我仍认为砍去年轮是残忍的事！事情很明白，你看年轮的前提——在那千上上十上合起砍伐的树，已惨遭刀斧，已倒下，已死。……

人类，每砍一面新的年轮，虽然所加一份对时间的惊悚，却丧失了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自然律的尊敬。

何见这年轮之美——它令人心何等感到的残缺之美，残忍之美——即使月亮上灵犀斧下的柱树内，它能够愈合，柱树就不痛吗？柱树的心，就不流血吗？能痊愈吗？

依我看，人类能够看到年轮，不仅是树的不幸，更是人类的不幸——冥冥中人类已在承受生态恶化的报应，良心在遭受灭谴，尽管多数人依然麻木。

记得那年游五岳力能，进入尼加拉加大瀑布附近时，我不禁惊悚于曼妙的野野火——枯草静然烧的灿烂——我不记得当时有无见过她的年轮，如今入我思想，以红枫的年轮，该是什么颜色？——如果我们也砍倒这红枫，赤裸在我们眼前时，莫不是一片陈腐的苍白“旧”了。

我突然想到——曾获国际广告节影视全帅奖的生态广告——那广告画面上的年轮，随着镜头的拉直越发清晰，随提示箭头所指出现的画外音，更令人振聋发聩：“在这一年，拿破仑出生！”“在这一年，梵·高出生！”“就是这一年，爱因斯坦诞生！”

最后，箭头在年轮上定格：“就是这一年，那个该死的砍倒这棵大树的家伙出生……”

在这个并不干净的尘世，真、善、美往往身不由己，命运多舛。

苹果问题碎笔

一、苹果从伊甸园坠落，从此，就染上了暧昧的男女关系

在苹果还没有从神学笼罩的伊甸园跌落尘世之前，作为携带意义的苹果树，已形同村妇般朴实，挺荡着胸脯，伸展着边上的叶子。一阵西风一吹，就花开满树，即使不食言，也自中犹带少女羞涩的零星一球形的未成熟、圆形低果，皮色或红或黄或青，表皮不一，味甜抑或略酸。在希腊神话里苹果还被称作“香果”“芬芳之果”。是上帝把天不仁，遂使伊甸园里长得极好的苹果论落入现实变为精神之果、是非之果、苦难之果。一枚满布红色彩霞的“禁果”，亦玄亦实的问题之果。

我一直不太明白，上帝何以在创造如此苹果的同时，还要将苹果与男女关系挂上钩。上帝在第五天生下苹果，第六天才创造出亚当夏娃，这充分说明苹果比人更有地位，更值得重视，只是一帝何必要创造出万恶之方的教唆犯——蛇呢，且让蛇诱使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获得亚当夏娃的灵性。西方神学上的这个话题，是否也具有东方印度“既生时，何生也”为意味。

我同样不太明白的还有滋生如此暧昧、诱惑，教唆女人季上堕下掩的苹果，在广阔的欧洲，还能正大光明地陈列在神学的圣画里。从梵蒂冈到圣彼得大教堂到比萨大教堂，在西欧许许多多教堂的圣画上，屡见不鲜的，不是圣母玛利亚手托一只红苹果，就是圣母将苹果递给圣婴。看来，不只是凡人百姓才喜爱苹果，向往苹果，抵挡不了苹果的诱惑。

从客观物质意义上看，男女关系的最境界亦绝不是苹果，也难以抵达苹果的美丽浑圆，尽管如此，苹果却依然能象征许多般朴素而爱情，直抵为爱

情，大有千金的“爱情”。爱情两个字还能不比苹果沉重吗？还能不比长大苹果的日月更辛苦吗？爱情可以像苹果那般承受那肥那药吗？而苹果却是无刃无枝的，无皮无肉，尽管如此很伤神、伤身和伤心。范缜先生在《苹果史》里说，一个人鼓足勇气对另一个人轻轻说一声“我爱你”，就至少消耗了三个苹果的能量。又说，在伊丽莎白时期，女子们喜欢把削了皮的苹果置于腋卜，浸满香汗之后，再给情人呈现。这种香汗淋漓的“爱情苹果”，惟热恋中人方能享用。

在西方，“苹果”这词与“忌”也有联系。男女之事，在禁欲主义横行的中世纪，与风月有关，与堕落有关，与淫荡有关，更与原罪有关。中世纪可谓“她还不懂苹果之事”，意谓她仍是纯净的处女。西方曾讹传中国古代把嘉禾夫妻配合之地叫做“苹果木”。德国作家玛莉安娜·波伊谢特在《植物的象征》一书里说：“直到今天，从中国到欧洲，从大西洋到非洲，给予或抛出一个罪恶的苹果，都意味着它不含耀的那事之间与答，这实在是个意义自明的象征。阿里山托号就警告过人们别走进舞女的家，以免被娼妓的苹果打中，不得不干淫荡的勾当。”

、宿命不同寻常最美好生态环境的美丽苹果

世界上水果按产量排名次，第一是香蕉，第二就是苹果。但从生长的地域之繁之广来看，苹果也确实算得上是地球上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水果。

既然是诱惑之果，苹果自然是美丽的，也无法不美丽。

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那只美丽的红苹果。

那是初夏的午夜，很静谧也很神秘的午夜。我开了电视。原来正播农业节目。一只非常、非常美丽的红苹果，从原野深处，从绿草丛中，披满斑驳阳光，向我，飘过来。“红苹果是土地给我们最美好的馈赠！”我脑海中，随即就闪现出这个想法。

红苹果有自己独特的外表肤色。朝阳般的红色，红得水灵但却不溢红；红苹果更是显出了自己的特点。圆润、密润、丰盈、丰满却又肉质并不激动的红，是婴孩那胖乎乎红扑扑的调皮的红，还犹同长篇小说《红汁》所

形容的那刚刚发育成熟的姑娘的脸蛋，更似身穿紧身牛仔的姑娘因它饱满的美臀。

植物学家认为，植物犹人，也会呼吸。在东方，人们更普遍认为，植物的气息，就是植物的呼吸，犹是生命而展示。拥有呼吸，自有其较意义的水果——苹果，还能不是圆润的生命吗？

苹果的生长，对热、干燥，尤和水，亦未需要特定的“待遇”。

苹果原本是在“干旱”或“荒无人烟”之荒漠地带——苹果的生长区域，一般要求最冷月平均温度为 -1°C 至 1°C 。我国苹果多栽培在干旱与适度 15°C 至 21°C 之地。美国自然文学家玛·奥康宁在散文《缺水之地》中说：“降水是决定了大地季节的变化”，然，降雨量一般论计的苹果的栽培——苹果的生长要视年降雨量——它未至 500 毫米。这便是我们大地上吟诵无法成为苹果生长区的原因。苹果还要求每年至少要有 100 — 150 小时的年无成冰季节的前一个月，秋天抗病的苹果园，日照倘若不足 10 — 15 小时，苹果将难于着色。

苹果喜升，升天休眠期后，的能忍耐轮纹病、灰斑病，能忍耐苹果小食心虫、红蜘蛛、卷叶蛾、苹果大年和苹果小吉丁虫等大小虫害的侵害。耐于环境，苹果修炼出了一定的忍耐能力。

苹果对生活的要求，还谈得上高吗？

但是，今天地球一隅苹果已普遍丧失了本应有的生长环境，这成了不争的事实。古罗马作家普林尼—— 1 世纪——年，在他的著作《博物志》中，描述过 30 个苹果品种，还附有详尽的园艺种植方法，让我们读出，即便是在上古，苹果的生存条件也不好。而一亩又划成了县水猛兽，对大自然的掠夺增长几成几何级数，对农业文明的成果——犹带宗教神光的苹果之威胁，之伤害，自不待言。甚至还有人打着苹果卫士的旗号，实行逼害的行为。

作家肖复兴在散文《关于苹果》一文中写道，在北天荒做知青时，进入隆冬，苹果实在很难贮存，即使存入菜窖，也容易冻坏冻死。秋风乍凉之时，大地上的卷心菜开始抱心，出于“好奇”，试图将苹果植入卷心菜为菜心里，让卷心菜叶把苹果包好。春节一到，从菜窖拖出卷心菜，剖开，一个个叶形形的苹果通即滚将出来，虽然一点没冻，咬上去脆生生的。不知与先生以为知。

何，依我观，此行为委实有违苹果及卷心菜的生活法则，乃违反“自然伦理”之所为，是“人”的作为。

记得，还是那个夏夜，在美丽的红苹果朝我红过来之后，我就萌生了一个“不沾”的想法：我迄今还没摸过苹果树，我一定要摸摸苹果树。我不想更多地说自己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如何如何，只是这摸摸苹果树之想，几成我的“夙愿”。一二年金秋，正是苹果飘香的季节。我们一居大学可留西安挖毕业：当年聚会，在八百里秦川，在那车前往武则大陵的路上，抬望眼，我不禁怦然长叹，那沟岔路不远处，一片秋雨中，竟是一大片苹果园。那园中的苹果是一个个青身裹纸袋。原问秦人其故。答曰：乃“药衣”，与雨衣类似，防止粉尘污染，尚御“药力”侵入。又说，那袋上写着的“财”“喜”“宁”类字，经阳光一作用，就可在苹果上留下字痕……当时，抚摸苹果的还只是我的目光，旖郁的目光。我真正亲手抚摸，这非同寻常的苹果树，还是翌年盛夏从西安咸阳机场的途中。那是咸阳机场附近一个收费站旁的苹果园。我开门下车，马上两条腿走过人，马上了双手与苹果树——不仅中具有创生意味的圣树，生命之树，产生了平生第一次接触。至少对苹果树来说，是不太那个的“亲密接触”。树上的苹果，一个个已青熟，悬挂在校叶间，被污染的“气”所包围。我只有喟然长叹。我想，这些苹果，若生长在秦汉唐宋元明清，也比现在好。那时，明月与清，有白气清，水甜肉纯，气候宜人，更言苹果，即便病害，也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现代。

在今天，患使想为苹果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其目的也绝非为了苹果，只是为了经济利润，为了人类自己。

伊甸园既已失落，美丽的苹果就注定要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了，这已成宿命……

三、巨无霸苹果的寓言

有文至此，我突然想出一个寓言画面：我们人类，乃至地球，其实已被罩入了一个巨无霸的苹果，这个奇特的大苹果，中个，宛如充气气球，外表而不但绿，而且绿得透明，薄似一个大“纸袋”，“袋”内壁则写着一个个“人”字。

你背负青天胡下看，这些“人”字，都成了“入”字。

对于钟情苹果的文艺家来说，将“人”写入苹果，是间作，也是怪癖，或许也是宿命。在基尚眼里，苹果是圣者，是圣力，尽管年老体弱、终病交加，他仍经常将两个苹果摆在床上，靠着窗外基纳河，涛声作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苹果有使人兴奋的效果，甚至能够防止停顿。”或许正是因为为此，席勒一进入苦思苦吟状态，就会拉开河的河帷，深深地及一口井边，为知苹果气息。饱受失眠之苦的诗人仲马据说每天十二点钟，都会专程到凯旋门吃下一只苹果。高尔基华安爱情感尧的小说《苹果树》，请字让思绪注入作品。冬苹果，已为托夫托基在小说里，将莫扎特为编终自好地演奏的场景，放在苹果花开的清晨……

文艺家对苹果如此痴迷依恋，并非只是苹果出自伊甸园，苹果有无与伦比的美质，苹果有药用价值，更多的，还是与苹果里某些东西在产生共鸣……

牛顿手里的那只黄绿条纹的苹果，究竟是上帝给人的科学启示，还是人间灾难的肇始，时间证明。1666年，英国瘟疫肆虐回到故乡伍尔索普的剑桥大学学生牛顿，根据树上一只苹果落地而生的灵感，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已以为那棵苹果树已死于一场暴风雨。但最近，英国约克大学的基辛格博士却撰文披露“牛顿的苹果树”还活着！不知是由于对科学的虔诚还是由于心理怪诞，牛津大学几位科学家专程赶赴牛顿故乡，对这棵富传奇的苹果树专门搞了“碳14年代测定”，结果与基辛格博士的结论相符。英国人主办的《物理杂志》，旋即发表了这个发现。

一棵在1821年的暴风雨中，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倒地的“牛顿的苹果树”，居然还活着，居然在新世纪的阳光下，依然枝繁叶茂，年年硕果，这不能不算是神幻的事情、极富新可能性的话题。其间，被冷落已久的牛顿故乡，顿时人满为患。“科学香客”不但以争睹这棵与其他苹果树其实并无多大区别的“牛顿的苹果树”为幸，而且居然还一个个垂下理性的、高贵头颅，甚至躺在“牛顿的苹果树”下。

这些“科学香客”是值得警惕的朝圣群落。他们比其他香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因为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号，来自科学的“圣地”，还多是思想解放的

年轻人。

倘若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被苹果树占领，到处都挤满“牛顿的苹果树”，那么可爱的人们会更有新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和有所前进吗？

四、苹果被视作权力的象征

在这里我要继续前面的寓言画面：……有人从标明“入”之处进入巨无霸苹果之后，就走进去，希望走到圆心，可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长想入城堡又总无法走进城堡一样，总无法走进圆心。一来，人便悟出来心是走近不了的，因为这苹果不是空心的。尽管苹果无心，却还能让你进入，将你笼罩，就已体现出一种权力！

何谓权力？权力是吞并一切的气度，是威慑生灵的意志，是强制他人顺从的愿望；是一旦享有，群体反而无法适应的习惯。权力是下向性和仰望性的对立统一。权力如苹果，能够小而大地鼓胀。

阴阳合一终是权力的本质吗？权力有美丑之分吗？有善恶之分吗？善权力有善是权力的本义，恶权力有恶是权力的腐败。恶权力有善是权力的伪饰，犹同“打着仁人的名义，黑夜在公然掠夺”一样，恶的权力，在今天，依然打着善的旗号，在招摇过市。雷记雪，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之所以成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民众的精神食粮，便是出于专制权力的“赐予”。权力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总又涉精神，甚至灵魂。

作为品牌，苹果无疑还体现了现代社会所创造的商品权力。苹果牌牛仔裤、苹果牌T恤，最成功的是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吉上的“苹果电脑”。乔布斯捣鼓成的这个来自农场的大丰收色货，不但形象甜蜜、液汁饱满、浪漫沉甸，而且充满年轻人的激情。

散文家韩小惠在寓言散文《一只金苹果》里写道：苹果专利拥有者上帝，大抵欲考验一下人类，某日将一只金苹果置于联合国总部的大门之上。闻讯而来的官员、大亨、聪明人、笨人、靓女、男人、孩子，纷纷企图以自己的身份作为权力，以求占有这个金苹果，结果将联合国总部“吵成了雨后蛤蟆坑”。

尘世苍莽，大地辽远。苹果以其完美的球形成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其实源头甚远。据《植物的象征》介绍，在希腊神话，为公元前八、九世纪，希腊记载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的王宫里，一名贴身侍卫的矛尖上挑着的全是金苹果，而一名御膳车的矛尖上挑着的则全是金苹果。

一年后，这个权力象征终于对亚历山大帝产生了影响，也从“战友”阵营引进了这个象征。至于德国，象征皇权与主权的“帝国苹果”，更是时时体现了苹果的神圣和尊严，直到君主制的终结。

皮肉一生最终归落得“无权一身轻”的彭德怀元帅在弥留之际，曾无奈地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土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这是我读过的看似轻淡但却最能让我情感震动的有关苹果的文字。“说诗罢矣飞鸟”我禁不住在然想起，无北尚伫立，良久沉默。

美国，世纪有一位著名投掷苹果利·莱德·比彻尔，他当然说苹果是最民主化的水果。然而我至今何不思索曰，民主与苹果及权力，究竟还有什么深层联系？

（本文曾载《散文选刊》2013年第3期“杨文丰散文特辑”）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美〕爱默生：《自然沉思录》

自然笔记

蓝地球

宇航员在苍穹的大空，俯瞰一片景象：我们亲爱的地球母亲，笼罩在一片祥和、辽阔、艳丽的蔚蓝色中。

任何现象的发生，都如英雄罹空出世，有难以取代的机缘。宇宙和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仿如梦幻和童话意境的等空气；地球村，更没有长久的蓝色和一片笼罩地球的一片蓝，是太阳光与空气精心协作的“杰作”。

从来般涌动、自地球发出的太阳光，总要与拥抱、呵护地球的“空气邂逅”；空气量量，没有芳草在天、梨花千里与纯净。不同波长的、特定的七色光波，聚成射线一股股较“蓝、紫、蓝、黄等色光，在地球大气圈上空，一旦“遭遇”空气中的尘埃、水雾和水滴等微型物质，必将“开列阵”地发生类似丁故与水下白米遇有、水花因散式的散射、反射，这现象，在宇航员眼里，便成了笼罩地球的奇特的蓝。

我们一直喘息在苍穹、深厚的空气之底。暴风来袭，我们的头顶之上，总能高悬一片穹庐似浩，蔚蓝色的大穹。这大穹，像安谧的、柔软的，能令我们以无限徘徊与萌。在九天之上，无论何人，都希望能平等地生活于和平、宁静、恬静如先知的大穹之下。倘若广界不多事射目，众多的大穹，倒已能很匀称、很公正地引占“悬乎”在以地球为核心的周围，其结果，在环绕环绕地球、长帝飘飘于真界的值人们看来，我们的家园，就果真是一个蓝地球了……

“晨昏线”寓言

全人类和其他生物所依恋、拥抱的地球，总是同时承受着白天和黑夜，

以太阳为中心，自西而东旋转，风雨兼程。

地球，是一个具有农民式现实、谦和、质朴及忍耐精神的球体。白天与黑夜在地球表面上的交界线，气象学上称为“晨昏线”。晨昏线，忠实地做着与地球反向、同速的运动。晨曦“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晨昏线过处，无不是白驹过隙，飘然过去，黑披风就急包拥面而来。沧海桑田，云去云飞。黑夜和白天，对自己体下的众生万物施行着轮回式的恩泽与压迫。

第意尤深的是，地球并不是一只裸球，地球穿着一袭绵厚、无色且流动的“空气”壳囊，高级动物和其他生物，日日夜夜，全虫浸在宛若片刻的“空气”和“阳光”打在“空气”上，难免发生“受射”、“散射”。因而，在毗邻晨昏线前后交界的区域，光线总是毫不留情地占领一些本属黑暗的边缘，尽管这个领域一如善思交汇，明暗模糊，却总显现着蕴藉和幽远。晨昏线，表明光暗的分庭抗礼，自始就不是平分秋色。况且，在晨昏线一侧，在阳光与地球的“切线”上方，亦是或半黑暗、或圆、厚实的光亮和温暖。

“晨昏线现象”够得上是宇宙背景上的一篇“大散文”。晨昏线所呈现的大境界，确是小小寰球上任何人文和自然境界都无法比拟的。在晨昏线现象面前，人类文明得意的一切，不过是杯水车薪式的“小女人散文”。

晨昏线现象人注目于前，社会意义更在于：太阳的光辉原多只照得半个地球。“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光明的底下是半个光明圆弧面，黑暗的底界则是半个黑暗圆弧面。光亮是抚摩、抚抚着地球的肌的，黑暗也不是高兴、大垂式窘迫的。光明、黑暗，在地球的这一面，黑暗、光明，在地球的另一面。光明、黑暗，在此处若是收敛的，黑暗、光明，在彼处就是膨胀的。但是，只要地球的生命之树常绿，只要地球还有能力自转，光明就会永恒地大于黑暗。

包容一切的空气

她很诗化，抽象得像光，缥缈得如雾，飘泊得似水。她深远、宽阔、无色、无味、透明、单纯、全灵。她的脚步，奇幻飘忽，无影无踪。你看不见她，尽管她有重量，更有形体，本非虚无。你用手抓她，先一握，再一拧，满以为抓有

了，而你的手中，却依然虚空。

她和你密不可分：她中有你，你中有她。

她成了地球飘拂的帐幕，包围、密拥着整个地球。

她是古老的，远胜了陶罐、甲骨文。当星尘凝成的地球，还是一团疏松时，她就里里外外地存在、开放、更新和发展了。她感受着时序的运转和变化，品味着尘寰的沧桑与凉热……

她同时又是年轻的，年轻得像一只方熟斗蛏壳、飞入苍草的蝴蝶。她因流荡而朝气蓬勃，生命得以永恒；她以叶纳在生死旺盛，胸襟永引春入。

她永远是那么勤劳，勤劳得像云水间的园丁。她乃众多气体的家园：她吸收、散射、漫射和屏蔽了大量宇宙射线，送下界以一片祥和的菁莪；她贮存习习的甘霖，输给干旱的陆地。她将赤道的热浪，吹进冰岛的两极；她的先锋从一孔，展开下界中的彩旗，她吹白了里絮花，芳馨春燕的双翼；她拂过希冀的田野，将秋天麦穗得金黄；柔软的水，缘她们泛起梦似的涟漪；蒲公英种子，因她们摇曳在流光的天空；她是生命的仓库，给万物以无尽的滋养。没有她，飞鸟不能展翅欲展；离开她，白云无法悠悠飘行。她教新生活的画家蘸起太阳般燃烧的色彩；她让辛勤的舞蹈家有了比风更轻的追求。白云、虹霓、佛光、海市、春雷、冬雪、夏雨、秋声、飞船、海河、原野、飞鸟、蜜蜂、绿芽、叶绿素、落叶、艺术和梦，都是她怀中或虚或实的创造。天空和大地，缘她们充满了生命的轰响和辉煌。

或许，她是永恒的流浪者，她才如此地热爱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没有她，生命将停止呼吸，火将停止燃烧，物质将不会氧化……我们的地球，将会是一片荒凉和死寂。外日里，地球是温床火球；月无下，地球降温为冰蛋。没有空气，一切都将是虚无。好在她们无处不在，善解物意，随物赋形。

她的确确实实不止于包容一切，她“统一了黑暗和光明，统一了寒冷和温暖，统一了雷电和静息”（高士其：《天的进行曲》）。

她的一切，都来自自身的平凡。在她的领地，最美好、最基本的品格还是平凡。她平凡到了极致！

微尘的极致是土地，河流的极致是海洋，星辰的极致是星系——平凡

的极致是伟大！

她是平平凡凡的伟大，伟伟大的平凡。

她是平凡而伟大的象征……

蒲 福 风 级

风的级别，可用海陆之上自然景物的“表现”予以表示：

有平无浪，“大漠孤烟直”时，谓无风，即零级风。有轻轻拍，炊烟刚，则可表示“一级风”。较又，乃是能够得好似天天大风。

乘一级轻风，帆船可每小时入行一至二海里，陆地树叶轻轻动。

游船微骨微动，树梢上面较动，刮时是一级微风。微风，即文木木随风而北的散文家第言在《春》中写的“能够更开而时和风”。

和风（二级风）已分是蒲福，有轻风杨柳动，地面飞鸟走低。

二级风亦名清和风，风叶动，树叶动，内陆湖面水波荡漾。

蒲福级第，泰里号外打蒲福，与王王都理是，缘于为减少受风有积，帆船已般般会下放。看苍苍大地，羽树摇曳，电线为动，人在风中可停于难根，此时乃二级轻风也；至若苍苍草叶，白浪，风，但人即风有向不便，树木根不动而全身动，此时已是“知劲草”之候也。三级风，三级风是大风也。“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战战兢兢”可见此级风名也。三级风。

级风（四级）来时，狂风拂移，汽船航有难根。为四级狂风呼啸，汽船行动便有危险矣，大树摇曳，农舍倒塌。至若草风，四级风，来时，汽船航有便愈加危险，幸好陆上狂风渐由内少，否则大厦楼宇打级大风。

风进入五级，就成了飓风。多年前读过一喻语而听几级浪，海中那些童般的巨浪，描摹的就是飓风情景。飓风起兮千浪，人，海上船只倾覆，人或成鱼鳖。好在泱泱大陆，罕见飓风。

将风力分作九个等级，是英海军人将蒲福的伟大创造，这已是安王在公元一八一年的事。“蒲福风级”具有权威性。近代以降，随着气象仪器的出现，气象学家遂想将仪器测得风速与蒲福风级配合，凡番风中有动，才编下一套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结合的蒲福风级表。根据风况，还将蒲福风级增

延了5级。

人类社会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类社会一直风声不断，而旧的等级，依然在流动产生。我们界定人类社会和自然风物的等级，无非是出于功利。技术在本质上是最大的功利。技术的勾称，就是人类踩一脚踏上“理想”，浅一脚陷入“泥淖”的过程。

位 置

母校南京气象学院南侧耸动着一脉龙王山。龙王山的世界，是松树唱主角的世界。前几年，江南的油菜花，成为旷野黄黄的感叹，在龙王山上跑步、散步和做物候观测，就成了我的功课。我发现，以六合为界，山南山北松树的生长状况迥异：山南者青遍高大、茂密，山北者多矮小、稀疏。即使同一棵树，南、北的枝干和皮相也相应地有厚薄差异。年轮，是树干上每年形成的细胞集合体，是“树心”对一去不返的悠悠岁月的图形备忘录和本结构式怀念。年轮，年年湖旧岁，岁岁分明，步于山石投树影摇曳的图形起伏不断的同心水圈。拂去岁月的苍苔，阅读龙王山树桩上一圈年轮，我还发现，细胞体积，南部的一般都觉大、圆和，北部的相应地会单薄、硬实如骨。年轮之所以被视作是气候变迁、气候档案的话档案，完全是由坡南坡北的阳光、气温和湿度状况决定的。

“自然社会”实在是很有趣喻小意义的一对子。一棵树，生于山之南北，人可以是一阵风或一只鸟很不经意的作为，却会铁定这棵树一生的“社会”位置和生活境遇。正所谓“置身不由己，位置无选择”也……

星 花 雨

民间谚语和文学作里，都有过形形色色的雨。实际上，春夏秋冬，雨不外两种：一种是丰富的雨，另一种则是略已贫瘠的雨。

公元22年，今河南开封下过一场“谷雨”，不计其数的稻谷随着暴风雨日天有落，百姓不亦乐乎，谁知开封门雨“雨”11年，西班牙降了一场“橙

雨”，一只只橙子，随雨跌入夜，砸地声响闻。1941年，苏联高尔基州麦什契尔村，黄花园竟落一场“银币雨”，老人夸把几千枚中世纪的银戈比白白降送给了当地村民。不久前，美国的圣迭戈尔竟然普降了一场“鱼雨”，滂沱大雨，夹带着非死即活的沙丁鱼和小鲈鱼，随风落入夜。诸如此类的“怪雨”，在气象学家看来，无非是龙卷风的“杰作”。龙卷风，是一旋转迅猛的“气流涡柱”，其形状就像一条巨云从伸下的倾大的象鼻子。“象鼻子”的卷吸力非同一般，能够很轻易地就卷吸走一幢大楼。所谓“银币雨”，该是龙卷风将古墓里的银币吸纳入空，御风而行，自天而降时形成的“资本转移”。

人们对若明若暗的事物，都有着奈何其水则笔难尽的朦胧和迷幻。惟有科学，才是拨开迷信、迷幻和误区的神剑。

本文被选入上海市高中二年级《语文》教材、全国中等职业院校《语文》教材、辽宁自治《高中汉语》教材、网络教育入学考试《语文》高升本《语文》教材，也荣获中国作协、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等七部委共同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自然是充满人生启示的大书。

自然小札

1

鸟类闭眼睛，靠的是下眼睑自下而上地闭合。我不是鸟类学家，但我总觉得鸟的眼睑自下而上地闭合，是基于鸟的危险主要来自天空，对下头的危险，得更长时间地保持警惕。这种行为方式，最初或许只是一种生存智慧，由于不断地重复，因了进化，才渐次成为生命的本能。这样的本能，与品德无关。

人类闭目的方式与鸟类刚好相反，是依靠上眼睑下垂而闭合。何以如此？我想，该是灵长类乃至整个人类，其性命攸关的危险，普遍都源于下界的尘世，与道路和前途有关吧。

所谓进化，与现实的联系，就像草木与水土难于分离。至于世俗所说某人的眼睛喜欢朝上，那完全是特殊的情形。

2

热带雨林中的树懒，一直奉行慵懒、缓慢节奏的行动哲学。树懒的一生，都是懒洋洋的典型，偶尔行动，也如蜗牛一样缓慢，每小时至多只挪动半公里左右。

顾名思义，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树懒总是以树为家。树懒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难得构筑的树巢里，每大都要睡上十四五个小时，只有将树上的树叶吃光了，才会想及战略挪移。倘若树懒移到地面，也仍保留不慌不忙的行为传统。

动物学家说，树懒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反向进化的动物，也就是说，它不

像其他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总是朝着增加速度、机敏和提高立足能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变得愈来愈笨拙、迟缓。或许，正是树懒能将自己的“慢性子”发展到极致，变成支撑生存的本能，方使自己不易被人敌关注。

任何一种性情或者特长，一旦发展、强化到极致，大都利于安全生活和动物世界，普遍如此。

3

蝴蝶属于体现纯真、浪漫、美丽和华贵的民间吉祥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经由司各小提琴协奏曲的演绎，在蝴蝶的翩跹、萦绕之上，更流转了无限凄婉、低徊的意味。

我很愿意相信和英台后来果真能够符合民间理想关刀地“化蝶”。昆虫学家说，在祖国的大野之上，翩跹飞舞的蝴蝶不少于一千两百种。然而，梁祝又该化作何种蝴蝶，才能与善良、美丽、浪漫而哀怨的民间传说吻合呢？

我以为梁祝羽化之蝶，形神上起码应真实而虚幻，模糊而朦胧，而且美善合一，有民间艺术的色彩鲜艳，当然，体型也不能太臃肿。

根据如许标准，梁祝羽化之蝶，我想，以上带凤蝶为宜。上带凤蝶属凤蝶科，翩然飞舞起来，不但异常美丽，且亦真亦幻。云南楚雄可见略可证，有位蝶画艺术家也表达了与我类似的想法，认为上带凤蝶，雄蝶双翅呈黑色，后翅中部有一条黄色的横带，而“上带凤蝶”在中国人看来，还是古代为吉的象征，这自然符合大多数文人的理想，如此之蝶，还能不是梁山伯吗？再看雌蝶，尽管前翅黑色，后翅却是片片玫瑰红斑纹，谁能否认这不是“彩裙艳丽”呢，显然，就是祝英台焉。

4

稻野秋风扬花的凉夜，我曾见一群群白羽，穿越四面八方的夜，向篝火扑去。看到白羽们“噼里啪啦”地燃烧，对它们的英勇和壮烈，我不禁肃然钦敬。

昆虫世界里有一种长约一厘米，名叫吉丁虫的甲虫，生物学家说，它们有生理构造能够感知很远以外的林火。奇特的是吉丁虫热爱火，却避免被火烧地焚烧。一旦发现林火，吉丁虫就会朝齐一般飞过去，在火光中迅速实行集体交配，实现最大、最美的交配。尔后，雌虫会及时将卵产在烧焦的树皮底下。

吉丁虫有向往光明的理想和行为，都需要付出英勇和壮烈的“代价”

5

马六甲有六棵木麻黄树，紧挨着的另六棵也是木麻黄树。多年的，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个时候，我曾主动地观察它们。它们除了一律幸福地长在路边，是马六甲在南中国群山的木麻黄外，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们全是碗形树：树干全都齐刷刷向内地，枝叶也多偏向内地，朝海那一侧，则枝干稀疏，甚至光秃如粤人的早茶点凤爪。

气象学上说，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的海风，皆吹自海上，且比陆风多，而且大的缘故。一波浪似的台风或台风，树不是朝之点头哈腰，而是很随性地朝海。一般宁静的就地雪上押箱的哦，而面海而长的枝叶，则付上了英格二玫瑰戴安娜那般随风而逝的代价。

“王者归海，王者归水。”每一棵木麻黄树，都是既有智慧和高贵

6

美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在黑猩猩群体中，普遍存在类似人类的报恩、扛抱不幸或又患扶上一类的定而视，而人类的正义感等道德观念，很有可能，乃由此进化、演变而来。

在我看来，在黑猩猩及其他低级动物兄弟身上，优秀品德断断是不止这些的：有啼哭而，破处及毒，津闻做作，良莠下走，喜善美旧，巧取豪夺，打家劫舍，横行霸道，司毒算计等，在低级动物兄弟身上，你能司空见惯吗？

在《野草·狗的驳诘》中，鲁迅先生曾借狗之口，作过“狗不愧不如人”的

“寓言”：“我惭愧：我终了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绢；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低级动物兄弟身上诸多本色的、优秀的品德，纵然看尚属初级阶段，且还一如传统的乡村般古朴、古老，然而在人类身上，这些本该袭袭的品德，如今却成了冬之溪流，几至枯竭了。

纵观中国社会，人的品德进化，并不是一条绝对上扬的直线，而是呈抛物线——从低级动物“开发”，所谓的优秀品德沿弧线进化到最高点之后，就普遍转而为弧线下降了……

在粤东梅州五华县水寨燕河乡野我度过的童年岁月，正是共和国风云险恶、政治畸形的年月，但那时还没有普及农药喷洒，还天明地净，自然生态还比较好，对今天的“绿色”，当时，民间还集体无意识。

童年的乡野物事

1

在《钓鱼散议》中我写过：“鲮鱼洞口，一个个龙眼核大小，静静地洞开在水下的春泥里。当我将鱼钩放入洞口轻捻细搅，不一会儿，‘吱’的一声，鲮鱼便上钩了，线拉得紧绷绷的，力极大，这时不松劲，线就会旋转起来。稍顷，你慢慢用力，就可钓上一条长长的鲮鱼来。”

那时候，田边还多鲮鱼。春月之夜，蛙鸣起伏，手持火焰摇曳的松明，走在田畴上，很容易就可以听见静卧在耕耙过的清碧水田里的鲮鱼。用白铁的镰刀形竹剪刀夹黄鲮，是童年的一种玩乐，也有为贫寒生活增添一碗野味之念。那时的鲮肉，远比今人的鲜美。

鲮鱼也叫“黄鲮”“黄鲮”同，其实极富意味。黄，当是鲮体呈现的黄色颜色吧。鲮，人抵谓其乃鱼中善类吧，形体似蛇却无鳞，不带凶性，还常遭它蛇孳条吞食。鲮鱼的性情，真有些似传统、纯朴、善良的旧时农民。

2

泥鳅的世界是寂静的、肥沃的、湿润的泥土世界
土地总在拥抱、呵护泥鳅。

泥鳅是土地最忠实、最精巧的儿子，也是最溜滑的儿子。

日渐成熟、涌动着土地上的秋天的稻浪，是泥鳅免费的茂密有效的草毯。“秋风起，‘蛇肥’稻浪底下、泥土之中的泥鳅，一条条已十分肥美，成熟得近似秋风中待嫁的村姑，体态健康，丰腴。

荷一枯败，七八秋风环荡的田河，穰田柄将出埂内打穗的稻秆割田中要斜卧，人可以站在稻田上，这付软硬的稻田泥土，刚好能承托你的体重。你手起锄落，翻一块田泥又挖不出水的泥鳅，泥鳅可出现两条活蹦乱跳的泥鳅。紫米、活泼的泥鳅，有时一墩竟能活捉五六条。

泥鳅是土地纯净和肥沃程度的感应器。

忠良的土地被活化以后，已不再是泥鳅的家园……

3

田埂本是蛤蟆生活的大地，吾等将青蛙唤作蛤蟆，有一种外来人难以理解的意味)。

在我童年时代，蛤蟆还没有被计划生育、田野间数目众多，为我们这些小伙伴快乐捕蛙提供了广阔天地。今日念及，心中已涌起难于挥去的懊悔。

七月流火，雷暴雨暴，夜色苍黄中，那田畴上、塘坑内，已有蛤蟆裸体鸭凉，享受蛙世生活的凉快。雷声起伏。手拿装一节草绳包的手电，探测蛤蟆，即是乡人所谓的“寻蛤蟆”。蛤蟆呢，和竟因此雷声自动，惊跳入水田，你赤脚下田后，只管在其入水的地方推搡，多能估量活捉之。蛤蟆入水逃遁，恪守传统习惯，即以倒退寻找出路。

那时候小伙伴们感到最刺激、最有趣，还是搜寻田埂上的蛤蟆洞。据说假如印着新鲜、显明、距印洞里的蛤蟆咫尺，说明蛤蟆还百分之百地藏在洞里，你大可放心伸手入洞捕捉之，或以铁钩钩之，准能捉个活的。倘若两穴无动静，你可得当心，很可能蛇已入洞。

4

白头翁，是与山野田野间饱满的豌豆一同，涌现于几亩的牛灵

白头翁一年四季都似黄土高坡上的牧羊人，总戴一方白头巾。白头翁或由远从飞过田野，似什么？我们刮起一阵灰白模糊的风。白头翁的行动，总的说来，并不怎么警觉。夜色苍茫里，它们喜欢成群歇息在山坡低矮的麻竹丛或临水的柳枝上，闭目栖枝，宛如大画家林风眠笔下那些静静栖栖林间的小鸟。

我至今深的记忆在少年时期，由于无知，也由于贪耍而有屡屡猎杀白头翁的恶行。有好多个深夜，我跟随者大人，端着汽枪，以强光手电密集搜索竹枝、树冠。我们手中的枪口，偶尔几可抵达猫脖闭眼、栖蹲枝头的马屁股发射击。半夜下来，可毙获白头翁二三十只。

5

田野间的蜻蜓，每一羽都是那么轻盈、透明、洁净，仿佛大地间的露珠所凝。

蜻蜓翩翩姿态的潇洒、自信和无碍，似乎在彰显它们是行，琼阁的使者。苍翠半世，蜻蜓的风采，至今仍给两条腿走路的人类御风而行的启示。

童年那时，田野还是蜻蜓的乐园，特别夏入中午，池塘清亮如镜，点水的蜻蜓，每一只都被水面映照成两只。蜻蜓平展且双翅，尾已平直，独立于池塘边的狗尾巴草尖。倘若你的手以蜻蜓为圆心画圈，由远而近，越来越快、越来越近、越来越小地画圈，十有八九可将其捉拿。这大抵是人的伟大作为，已使蜻蜓败坏了吧。折一支长杆带尾花的狗尾巴草，从捉来的蜻蜓尾端慢慢顶入，然后松手放飞，尾拖草花的蜻蜓，在空中能摇摆飞行好一段时光。

在今日，在经由生态意识熏染之后，我对蜻蜓的认识和态度，已逐渐改变。无论是吟咏蜻蜓的诗词，还是听轻音乐的蜻蜓，都使我感慨良深……

人的双掌一合拢，竟然也是鸟巢……

鸟 巢

1

鸟儿筑巢，是浩大有限口的工程，需付出常人难于想象的劳动。

在我们屋檐庭筑巢的邻居燕子、麻雀是如此，其实任何一种鸟都是如此。据鸟类学家统计，一对灰喜鹊在筑巢的四五天内的工作量就令人难于想象，至少得衔取枯枝、青叶、草根、牛子毛和泥团共六百余次，其中衔枯枝二百五十余次，青叶一百五十余次，草根一百一十余次，牛子毛八十二次，泥团五十四次。一只美洲金翅雀筑仅重五十余克的巢，就得飞来飞去衔取近八百根巢材。

筑巢不是鸟类才有的技能，但鸟类筑巢的工艺，在动物界是无与伦比的。完全可以这样说，鸟儿是以整个身心乃至生命在筑巢。

鸟没有松鼠那样的手，没有海狸那般的牙，只有喙和爪。在法国历史学家、作家米什莱看来，鸟筑巢的普遍情形，与其说是以喙和爪筑巢，还不如说是以胸挤压材料，以躯体将材料混合作一种黏合。如果此论成立，则可推论赋予鸟巢椭圆形形状的工具不是别的，而是鸟的躯体；鸟在里面不停地边转边压，将“墙”朝前推挤，使之终成椭圆形的巢穴。试想，要使一根刚衔入巢中的稻草弯曲贴紧，得经由鸟身体多少次艰辛的来回挤压啊！

然而，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有些鸟则是以喙、爪和身体以及其他东西来共同筑巢，抑或各显神通地筑巢。譬如，北极的棉尾鸟在生育前，总要忍痛拔下自己的大量羽毛来筑巢。楼燕的迁客——人名部血液腺发达的全丝燕以唾液筑巢，唾液一遇风，就凝固成干透明的碗状巢窝。楼燕营巢则将唾液和入小螺、泥土和草棍，以脚、喙、爪共砌碗状巢。

鸟筑巢的行为，虔诚得令人感动、心痛，更是教人肃然起敬、心怀敬畏。

鸟通过筑巢,似在申明自己并非凡鸟,至少也是有某种精神的鸟

2

你或许未想到,伟大的鸟巢,孕育和呵护生命之巢,寄托希望之巢,会如此多元和丰富。

低等类群企鹅、鸵鸟、全时鸵、白额鸬鹚等筑的地面巢大多简陋,甚至仅在地表刨一浅坑,不加任何巢材。米什莱在《云雀》中写道:“云雀是最典型的田野的鸟儿。这是庄稼人的珍禽。她总是殷勤地伴随着他们,在艰辛的犁沟中间,到处都有她的足迹……而大自然似乎有些亏待云雀。她的脚爪长得使她不适合在林间栖息,她只好就地筑巢,与野兔为邻,田沟是她的穹庐。”还有许多叫声动听、高贵,筑于高山森林,常年出没在旷野,为土地处处留下婉转歌吟的精灵,比如玲珑百灵、活跃画眉,就和平民化的歌唱、黄脚、红脚、灰头麦鸡和毛腿、沙鸡一样,在土坑内只垫少许干草茎为家。雉鸡、鹤和大雁筑的地面巢则稍稍复杂,会以些青草、叶和绒羽等柔软物质垫窝。

在湖泊、池塘和河流转弯低吟的和缓水面,我们可偶见随水体飘摇升降的水面巢。水面巢多是盘状浮巢,由鸟儿凭借水生植物浮于水面的杆茎搭造。水面巢便于鸟儿饮水,水边嬉戏,晨昏觅食,还可免遭陆动物来袭,只是筑水面巢的鸟儿寥寥,屈指算来只有鸕鹚、秧鸡、董鸡和乳顶鸡几种。

所谓洞穴巢,顾名思义就是彩色童话画册中总能见到的鸟儿筑在崖壁和树洞的巢。翠鸟和沙燕就以崖壁洞为巢。八哥、山雀、猫头鹰、鸱鸇和戴胜等则以树洞穴为家。需要说明的是,在攀禽中只有啄木鸟居住的树洞巢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巢。啄木鸟喜新厌旧,从来不住昔年旧洞,这倒使不少鸟儿拣了便宜,轻易就当上了啄木鸟旧居的新主人。

作为人类的芳邻,多数燕科鸟,都在人类的屋檐下、楼宇间筑巢。它们都居泥巢,倘若筑在户外,比如筑在费岛所咏的池边树上,该如何经得起风吹雨打?

的确,在我们人类的习惯意识里,鸟巢,主要还是指编织巢。由各种

鸣禽在树上、人别在草丛或灌木基部，精心营建的巢

第章在《马初建筑》里说，除鸟窝中的鸟、鸟窝中的树和猛禽中的鸟儿，这是些在树上筑造过火巢的鸟外，有些巢几乎均为长于鸣筑，马于营巢的雀形目鸟类所造。

重能既制巢的形态，不是更加多姿多彩的呢

与我们人类还较为亲近的苍鹭、苍鹭、红芳、红芳等夏候马已营杯状巢，太平马、从一根马、马驹及北叶尾等则喜筑碗状巢。青马、秧马、苇马和鸬鹚等则喜筑碗状巢，还善于就水取材，巢材多取水面的芦苇、蒲草，以马巢为家的马类，不但每一窝筑较多，颜色更是白与，巢材乃全环境相近。

至于马巢，则可分为浅盆状巢和深盆状巢两种

在电视《动物世界》中，我见到了被称为“缝马”的小马的筑巢过程，用喙将芭蕉叶从叶缘至叶基似裁缝一样裁开，再以像在叶中一个个地穿出一列小孔，继而卷起叶片，织成筒状。一叠或小小的袋状巢。如果不是在荧屏所见，我真无法相信天下竟会有如此聪明灵巧的小马。

在我见过的马巢中，最让我印象深刻、永远融入生命记忆的还是那年冬末在河南，那中原大地上，一棵棵白杨树上的马巢。这些，禽经上所说的“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人语其声地宫”为民间马科鸟喜筑之巢，真像一座又一座古老的乡间庙宇啊！一个接一个，隐隐约约、反衬在苍苍原野高大耸立的白杨林上。这当儿，春天还在望中，白杨树的未发青绿叶。这一个又一个粗糙的球状马巢，在荒芜、空旷、宁静的大空下，在木叶飞黄或白冷的枝杈间，竟是如此地沉静、安详，透露出喜鹊的形体和粗粗、马鸣声那般的亮丽，同时，还辐射着睥睨凡间一切的神气，令我们敬畏和温暖。我以为，马巢，无论独巢、双巢，还是邻多巢，都是原野上灵动、尊贵的生命符号，是地球村，尤其是北方中原冬季令人无限神往的斗静乃至祥和的最美丽、最迷人的风景……

鸟类学家的考察表明,鸟巢大都是鸟夫妻共同建造的家司。利用天然树洞筑巢与巢穴由雌鸟珍奇。——鸟,每当旭日东升,雄鸟就从河滩筑巢处回巢已筑巢内的雌鸟,雌鸟则一次次伸出前肢,以喙将唾液揉抖入巢外,再衔之以封小洞口。

尽管鸟类学家还不大通晓鸟筑巢的“技能”是如何遗传的,但却已断言筑巢与鸟类对繁殖相关。——鸟类的繁殖始于筑巢,终于幼鸟离巢。

也有鸟筑巢是为哺育幼鸟,择其地而筑。——澳大利亚热带雨林中,工鸟,如马来鹳,会择一块觅食地,水边处,寂静、明亮、通透为林叶空地或草地,筑成小鸟的窝。——庭院左右两边那密实实美的篱笆墙由——十厘米长的的树杈搭筑。——庭院是另一头,便是雄鸟清理出的草地。——“觅食场”。——雄鸟在,已发表宣言,“风水区”的觅食场周围及篱笆墙头,总会陈列此鲜花、浆果以及光艳的羽毛,显然,这是雄鸟的“作业”。

筑巢还能刺激鸟的性生理活动。——鸟类学家的研究已证明:鸟类筑巢或孵入巢中,能刺激雌鸟分泌乳汁及乳汁中的乳汁可促进雌鸟分泌乳汁,促进体内荷尔蒙分泌,使繁殖行为不至于中断。——若巢窝被毁,鸟夫的雄性与力弱,则终止。

尽管鸟的世界比人类社会单纯,但在营养问题上,却同样存在不道德之鸟。

仍然有必要抒写一笔鸟是,稀鸟天姓被农业社会长期作为播种信息鸟的和尚,也有本事使自己所产蛋白、色、形状及大小与宿主,多是葡萄,的相似,并依宿主蛋的形色而作相应变化。——当杜鹃在宿主巢中出壳后,宿主之蛋或雏鸟便驱赶不了被“外来”——拥有全部掠夺家司的命运,而小杜鹃却独独享有义亲的哺育。

好在绝大多数的鸟儿都鸟德高尚，自自营巢，自食其力，警惕性也高。

亲爱的鸟儿，你已经知道，
这是善的世界。人的世界，
天天危机四伏……

长期生活于这般环境，已教鸟儿懂得不但要经营好自己的家，更得伪装好自己的巢。

最大本领伪装师要数柳莺了。它在地表的枯枝落叶层与树枝纤维、草茎编织成一个球形巢，而且将南来的大量苔藓和各色枝叶覆盖其上，仅露一个黑洞口。

营家鸟筑巢总会选一块林间平地，首先挖一个深坑，在坑内堆入一层层的树叶和干草，堆成直径一四米、高一米半的大土家，然后才将蛋挂入家顶挖出的小穴。如此这般，孵蛋所需的热量便令这个家内树叶发酵而供给，这样也可避免自身因孵蛋而可能遭个天敌的袭击。

鸟儿还利用有翼能飞的优势，或选悬崖绝壁、或选高树的枝杈来营巢，以使人敌难于接近。莺鸣更是将巢筑入仙人掌丛。

筑就了巢，就有了安身之所，风雨中，鸟一家就不至于那么飘摇。

有了鸟巢，就有了温暖的家，即使是“寒舍”，四壁透风，上下透雨。

风雨即使不是无情，总还是凄冷的，料凄冷的风雨总是不期而至。在安稳的鸟巢里，易于聚拢成堆，易于享有亲鸟羽翼般的身体覆盖、呵护，可保持孵蛋需要的温暖环境。雏鸟刚出壳瞪着圆圆的头儿人，体能还不稳定，而鸟巢正好可减缓“温暖”的散失。树洞巢内的温度通常要比洞外高上好几度。

鸟巢不是人类家里的铁碗，而是大自然中中空、通透并有弹性的窝。想想看，晨雾蒙蒙地衣沾来了，悄无声息中将鸟巢淹没了，日出不久，雾气散了。黄昏，鸟儿已相继归来，聚会巢中，不时鸟儿回答，唧唧咕咕，交颈抚爱，和睦融融。夜幕降临后，大地愈加宁静，那不见一片云的夜下，宁静得如同没潮不兴的海，凉如人间开水的银色月光悄无声息地流进鸟巢，鸟窝里真会十

现短暂的沉寂，俄顷，就该有一只又一只鸟儿侧歪鸟头，实行集体举头鸟眼望天上的仪式，尔后，就该不约而同地低头思念远方的故乡了吧……

5

我曾在不少晨昏，观察过好些鸟巢。我发现鸟巢多数是灰色的。那欲夏将京郊鸭绿湖，那湖内杨树林中的一个个鸟巢，竟都是灰色的。市郊的女人们告诉我，鸟巢的确多为灰色。他说，少不更事时，夏天，他总喜欢爬上高高的白杨树去拆一个个鸟巢。“一个鸟巢拆下的树枝就是一担柴禾。”那一担担柴禾也该是灰色的，我想。

鸟巢们，以多了灰色。这当与土地有关，灰色是原自土地的颜色。

除却其土地，这大幕下的土地，丰润的土地，乃至久旱的土地，起伏辽远，普遍不都是灰色的么？

灰色乃是土地的主体颜色即成土打色啊。竟是土地的主打颜色“升华”为巢了，这可是和草、草和树枝干枝，以及卵石色，是水失却了流动的姿色而在黄巢的那些树枝、草叶，无不折不断折来都是绿色的。

啊，鸟巢是灰色，这土地所精聚的灰色，让人无思的灰色，象征干旱、内敛、死静、幽人和安谧、朴素、荒凉、自在、和天无涯如中年的人生境界一般的灰色……

6

谁能断言鸟儿筑巢就没有自觉的艺术构思呢？我想，鸟儿在筑巢过程中由于本能的实用与审美能力，渐渐是鸟儿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养成并事实上业经遗传了的。

倘不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同一种鸟儿，比如喜鹊，其巢的形制和素材，何以世代都那么类似，何尝都是那么高高地筑于树上。

何况鸟儿筑巢，是实用主义至上的。

鸟巢，巢内有羽毛柔软，草叶柔阔，巢壁圆阔，还和柔润柔和。如果你从

鸟巢内望出去，那巢外的天空，想来也是井口般圆圆的，和井底对所观的天空形状当是相差无几的。

鸟巢，依靠外力而般般高耸起，是力量与柔和的结合。至于托举鸟巢的十根枝条，与其他柔软而形成的合力，却又使鸟巢异常牢固、结实，尽管一阵风来，一场雨过，鸟巢会宛如满月托于饱满的乳房般颤动。

鸟巢与树林、草地、田野、河流和村庄在悠远的农耕社会里已趋于和谐或者基本和谐。如果在基本和谐都达不到，就不可能有鸟巢在地球村的代代传承了……

然而，除了像木土，若观台，如酒爵，似衣人编织的笠，鸟巢难道就不像人的指掌所合拢的形状吗？

多数鸟巢都不带顶盖。设有顶盖而上下，一如北京四合院，中间瓷器碗、花瓶和鼎。依照国人的审美观，惟下者，方显艺术意味，类似“留白”。惟上者方成器，方能构成生活与艺术的空管。一顶，鸟巢，竟出于哲学与艺术的意蕴。

而且，鸟巢含着的椭圆外形，还引起“一点哲学”。作为大地间的一个“点”，鸟巢尽管小，却也有孕育，有文化，有故事。晨间，鸟儿的哲理和希望随巢飞入广阔大地，黄昏，怀着谷粒、虫子，快乐和对家的眷恋从远方归来。

鸟巢越高，离大地就越远，然而，与自然和社会现实的若即若离。

或直白结合，当历史的列车进入“科技高速”以后，鸟巢天然可以开放，却愈加成为双刃剑。何止是风入鸟巢，由入鸟巢，雾、阳光、与花能入鸟巢，那白天和“黑夜”，更是轮回式地出入于鸟巢。鸟巢成了名副其实对外开放的“笼子”，内外良莠杂芜。

还能半隐于自然和社会吗？天幕下，

那一群群散文般袒露心扉的鸟巢……

作为大自然鸟巢的人又“镜像”，北京那个钢铁吗呵的人工编织“鸟巢”，在大地上不觉已耸立数年了。

蝴蝶在思索中幻想美，因此它有冲破现实之茧的生命利剑。

——罗曼·罗兰

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1. 蝴蝶的前身是丑陋的毛虫

蝴蝶与人类生活在同一苦天下，都是动物界的成员。二亿六千万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蝴蝶，而人类历史仅有二百万年。

蝴蝶完整的一生需经由卵、幼虫、蛹和化成蝶四个时期。且美转化的生命行程。

暮春，缀在植物上的蝶卵孵化成了幼虫。丑陋的幼虫，长度才几毫米，就露出了饕餮之徒的本性，夜以继日大肆地进食植物。幼虫一般需蜕四次皮。蜕皮都是从背部裂开，从皮壳里挣脱出一条更长更大的毛虫。秋黄时节，无法再长大的幼虫，用尾部钩住树枝，用丝将身体包裹住，成为寂静的蛹。新春又来了，在某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大地，冬眠的蛹就无有了动静，蛹壳有了轻微的裂纹，继而裂开，先伸出的是触角，尔后是碧绿的小眼睛，随即羽化的蝴蝶就从触角里钻将出来了。再过一个把小时，随着纤细的纤弱柔软的翅膀变硬，又经一番热身运动。翅膀张合几个回合后，就双翅展开，飞入苍景……

“蝴蝶，尔曾为蛆虫。”在古希腊，哲学家已有如此客观的论断。被诗人边科夫咏为“飞舞的花”的蝴蝶，的确是科学家阿尔贝特·马格努斯说的“会飞的软体虫”。

莫遣佳期过，看看蝴蝶飞。

——李端：《送窦兵曹》

我在随笔《蝴蝶》中，曾将美丽的蝴蝶与可恶的害虫这种“美丑合一”现象，定义为“蝴蝶现象”。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惟“蝴蝶现象”一类复杂美的物事，才更能体现美的本质。换言之，大凡至美的物事，都绝不是简单、单一或者纯粹的；越具美之丰富性的物事，方越蕴审美价值。

也就是说，蝴蝶何以这样美，离不开“美丑合一”的出身及其审美争议。在美学史上，确也存在对“蝴蝶现象”的不同看法。

比如，朱光潜先生在《谈艺录》中曰：“王右军云，花间蝶如梭行，意趣盎然。”陈寅恪先生却说：“蝶似飞絮，去也曾为蛱蝶。”两位先生对待蝴蝶的态度，一喜欢快慰，一憎忌讥讽，言人壤之别。我想，个中原因，除与他俩的学术生涯和生活境遇相关外，还与蝴蝶犹同名画家郑丽生^①的微笑一样，本来就存在颇多审美“解读性”有关吧。

绝美的物事皆丰厚、多义，
谁都认同千手观音更美……

或许，只要条件具备，丑陋的东西都有可能转变，变成如“蝴蝶”般美丽而复杂的精灵。

2. 蝴蝶之美

蝴蝶美得斑斓。这斑斓即翅膀的斑斓：要么是靠绿青黄类犹带金属铜的光泽，要么是多姿媚丽的七彩排列，抑或色谱，抑或混章，或黄或绿，或棕或褐，也有少数呈暗紫色，等等。“闪烁冷光的翅片，反射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波，活像晨曦初露时的云蒸霞蔚”（杨文丰：《蝴蝶》）。蝴蝶翅膀的色彩，来自鳞片对阳光七色光波的反射，人眼所见的蝴蝶翅膀颜色乃被蝶翅反射时入目的光波颜色。比如黑蝴蝶，是因为“贪婪”而一点色光也不反射，而白蝴蝶，却太“无私”而反射了所有的色光。

如果参照民间世俗按色彩之斑斓排列蝴蝶的次序，那么凤蝶科和闪蝶科无疑该坐第一、第二把交椅，尔后依次才是蛱蝶科、粉蝶科、绢蝶科、斑蝶

科和环蝶科等。

黄凤蝶、王带凤蝶乃凤蝶科蝶中的大型蝶类，色子况明艳如，后翅都拖着数簇的尾形，犹似凤羽犹存婀娜丰腴的少妇。基诺路斯闪蝶、大蓝闪蝶、梦幻闪蝶、国王闪蝶都属于闪蝶科。闪蝶科中最具梦幻色彩的要算太阳闪蝶，闪蝶科具有硕大华美，色彩斑斓，多呈梦幻之蓝，犹同全副般光怪闪烁、辉煌的特征。

蝴蝶美得华贵。“如果将她比喻成花，若非牡丹，也是腊梅了。如果比作花儿，恐怕只有品贵为金兰才能比拟。”当然，她只能是“会飞的腊梅”或“会动的金兰。”杨文丰《蝴蝶——蝴蝶的华贵美表现得林林总总，比如华明，这七彩斑斓色子四射，神秘流转，犹同太阳神似；王云说：“当一只只蝴蝶上下翩飞时，其飞行的线路在刹那间竟显出了一条条神秘莫测、无声胜有声、曲折回旋、色光流行的长虹细水；比如珍贵，蝴蝶在大地间上下蹁跹，活像精灵罩罩传达天妙的信息，如果说得更具体些，这蝴蝶美的珍贵，还真“有点比像珍稀宝石”，你若疑惑，就去瞧瞧鳞片稠密流光溢彩的蝴蝶翅膀吧；再如抽象，蝴蝶的华贵美是以抽象为底色的，这抽象多表现在气息上；还有便是秩序，而秩序从来就是高等、高雅、贵重的艺术要素，蝴蝶的色彩能表现出如此的韵律，乃至格律，难道不能说具备秩序吗？伟大的唐诗，不就是因为高于格律有了世上独有的艺术“秩序”吗？同样，蝶恋花，不就是秩序独具的艺术形式吗？

蝴蝶更美得妖艳，妖艳在仪、色、态。

谁也无法否认她妖艳得很女性。蝴蝶甚至可作女性的象征，所以若论起蝴蝶的妖艳，怎么也绕不开与女人的关系。然而，蝴蝶的妖艳，尽管与许多负性的观点，比如与《明帝原》里轻浮有似蝴蝶的看法，《本草》中“蝴蝶轻薄”的说法，甚至和古辞里以蝴蝶当女人隐喻及生殖意象，乃至隐喻挑逗和诱惑等皆多少有些关系，然而我觉得所谓妖艳，之于蝴蝶，该作褒词解。

仔细想来，女人与蝴蝶都爱美，都爱美，爱花，都拥有窈窕的身材和超然的灵性。女人的香粉香浓与蝴蝶春恋香气，亦如相同。蝴蝶还被尊为“化月之神”，更同幻作美貌的女子进入孤寂男人的密室。就更别说有所谓的“蝴蝶夫人”和“花蝴蝶”了。

西园色蝶映花叶，
粉蝶纷纷上眉颊。

据传唐代皇帝李隆基春日遇闲，偶又遇晴好的黄昏，卷令后宫嫔妃作四个个时花插头，尔后当庭捉下一只蝴蝶，亲自放飞，蝴蝶栖上谁的云鬓或飞入谁的香房，君王当晚就宠幸谁。

有道权力是一贴春药，妖艳，莫非也是一剂春药，能与权力相互促进。

蝶恋花与花恋蝶互相对应。美人扑蝶向来就是艺术题材。据考宋代每年阴历二月十五日花朝节，闭扇扑蝶是女人闲玩登场的保留节目。古代扑蝶乃红楼的经典诗景。

蝴蝶其实还美得轻盈、神幻，以及美出了原有的杂质。

蝴蝶之美，难道仅显现于蝴蝶的翅膀吗？

3. 蝴蝶近乎魔幻

以奇异、神异，甚至近乎魔幻来形容蝴蝶的身体、生命功能和“行为艺术”，我以为一点也不为过。

长期以来，人类总以为自己已是万物之灵，自己是最有神性的动物，其实此乃人类中心主义阴影下的偏见，是幻觉。人类这种偏见和幻觉是该到破灭的时候了。

蝴蝶和许多动物，实在具有并不逊色于人类的神性。

在蝴蝶的神性里，依然蕴藏着人类永远也破解不尽的秘密、难于领悟的生命规律和诗。

大自然本是一首结构和谐的大诗。大自然中的一切，绝大多数皆是人类中现前各种神秘力量相生相克的产物。只有自然主宰人类，怎么也不可能人类是自然的主宰。

蝴蝶身上两对绝丽的翅膀乃造化的鬼斧神工。看看蝴蝶翅膀吧，体大的蝴蝶有鳞片上百万个，这些彩色鳞片如同星乱般排列，其形态还似珠珀，

防水功能甚好。年逾八旬的美国摄影师科杰尔·德韦德先生以拍摄蝶翅为乐事，整整二十一年，行踪遍及三十多个国家，终于拍摄到36种蝴蝶，各种蝴蝶的翅膀上各“长”着一个英文字母。

别以为味觉器官都天生在舌上。也别以为味觉器官在舌上就高，就正堂。蝴蝶没有舌头。味觉器官竟在脚上！蝴蝶之脚与蜷曲的软喙可谓人作之合哪！蝴蝶只要一踏上香甜的花朵，只要想吃食，其精巧绝伦的软喙就能随即自如伸开，伸开的长度视花萼的深度而定。有一种马达加斯加人蛾，软喙竟可伸至35厘米。

蝴蝶的脚竟要比情人的舌头敏感千倍。生物学家将一只蝴蝶饿两天后，以沾了糖水的水球刚碰蝴蝶脚，蝴蝶立即伸出长喙吸吮；你若拔伸其喙直接沾糖水，她却会缩回长喙，即便再试。

狄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里写过一种体内流淌绿色血液的人物，我想这无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然而，蝴蝶的血液，倒真是绿色的。

蝴蝶是地球上的精灵，每一只蝴蝶都是“向日葵”。何以我们总能见到蝴蝶展开翅膀在承爱阳光呢？是因为只有体温高于15摄氏度时，蝴蝶方能起飞。

蝴蝶是复眼动物，眼睛由一万五千多只小眼睛构成。蝶眼才真正够得上明察秋毫，看得到人眼都无法看到的紫外线，能分辨人眼无法觉察的细微色差。而蝴蝶的心却在瞎猜。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而我说不清将人眼与蝶眼比，孰劣孰优。智利诗人聂鲁达曰：他有一只眼睛，其中一只倾向未来。不知复眼的蝴蝶是否也能倾听未来？

客家歌：“日水一餐，夜水一寝。”与人类向往高榻龙床相比，无论喜单独过夜之蝶，还是喜群栖之蝶，对寝所的要求都不高，总能随遇而安。当然，不同蝶类对睡眠之所也未必相同，或枯枝梢头，或植物叶底，或峭壁悬崖，草叶起伏的芳草地，乃多数蝴蝶的天然眠床。

江头楂树香，岸上蝴蝶飞。

——李贺：《追和柳恽》

蝴蝶够得上是昆虫界美丽的马拉松选手，尽管飞速较慢。青年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军舰环球旅行时曾见奇异的一幕：黑乎乎一群乱生粉蝶从海面飞来，瞬间落满桅杆和横桁，短暂栖息后又纷纷飞走。这是蝶群在大迁徙！有一种粉蝶，每年冬人都能从撒哈拉大沙漠飞到埃及，御风而行飞往扎伊尔，“蝶云”长二公里、宽二公里，遮天蔽日。蝴蝶大集团迁徙，源于黄“粮荒”自救种族：如果大规模蝶群老生活在一地，幼虫势必啜食绿色植物，将丧失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是死亡的土地。

这是仙人掌的土地。

——艾略特：《空心人》

蝶群会灭绝吗？这种可能无疑存在，在这人的世界！然而，灾祸的结局却又不是那么容易出现，这当然是因为蝴蝶繁殖力惊人，且不计计划生育。

你知道吗？一只菜粉蝶一个夏季就能产卵一个。倘若卵皆孵化成虫，又有一半羽化成雌雄蝶，每只雌蝶又产下一个卵……如此子又有了子，子又有孙，代代繁衍，只消七年，这八菜粉蝶全体后裔的质量，就将超过地球的质量！未出现如此后果归功于环环相扣的生物链。英国土物学家和友由家拉武洛克提出的“盖亚理论”认为：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个环绕地球的超级生物整体——盖亚，本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梦的赐予者、神在地球的化身，是地球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太阳、月亮和12个太阳神的母亲。

犹同绿叶天然配好花。

神妙的理论只合解释神幻的物事。

蝴蝶实际上一直都被险恶包围，有那么多的寄生蝇、寄生蜂和寄生菌在威胁着蝴蝶，有那么多的蜘蛛、螳螂、蜻蜓、刺猬、蜥蜴和毒蛇等正在伺蝴蝶逼近。

鸟类就是蝴蝶最大的人敌——一只青山雀一个季度就要捉毛虫1万条，谁说得出其中有多少是蝴蝶的幼虫呢？

当可悲的风驰骋着杀死多少蝴蝶。

——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更有蚂蚁家族，一只蚂蚁可杀死毛虫1万条，还有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尤其有现代“捕蝶者”——被武装到牙齿的现代“捕蝶者”……

物与物相生相克，

物与物命运莫测……

更糟的东西都是脆弱的。脆弱的蝴蝶同样没有上帝，惟有靠蝴蝶自己，要拯救蝴蝶——而蝴蝶拯救自己的稻草，居然、竟然，也只能是防卫。

模仿植物的色彩和形态——“拟态”，便成了蝴蝶行之有效的并深受动物学家乐道的手段！

枯叶蝶无疑是著名的拟态代表。枯叶蝶就像一片枯叶，甚至翅上还有清晰可见的“叶尖”、“叶柄”和“叶脉”，你能分辨——明明眼前是一根枯枝或叶枯，连枯枝上的细小斑点 and 裂纹都历历可数，但却是一条尺蠖幼虫——伪装得巧夺天工、瞒天过海啊！

著名翻译家罗大冈先生在法布尔《昆虫记》译本序里写道：法布尔是达尔文之变形论和适应论的反对者，法布尔认为“本能就是天才”，而在“法布尔看来，昆虫永无停息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它们在斗争中表现的一切令人想不到的敏捷反应，是昆虫本身生理结构形成的条件，是它们的本能与自觉的表现，而不是为了适应客观环境，逐步变形而成的结果。”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王元译本《昆虫记》序中所谓“然选择，只能是属于主体的本能和客体的自然界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

何谓蝴蝶的道德？我认为蝴蝶的道德就是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僭越自己的本能，设法用足自己的生命功能，将自己业已形成的独特的“行

为艺术”用至极限，自觉而不做作地展示生命之美，默默为大自然献上自己美的色彩和气息，甚至不惜奉献自己的生命——在需要时。

4. 蝴蝶的投影美丽而神秘

“有一眼泉，叫蝴蝶泉；有一种花，叫蝴蝶花；有一个梦，叫蝴蝶梦；也该有一座山，叫蝴蝶山吧！”（杨文丰：《蝴蝶》）还见过蝶泳：读过蝴蝶站：亦明白何谓羽化而登仙——而数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罗素更提出过“蝴蝶哲学”。

蝴蝶的神秘和美丽。
投影入自然山水。
也投影入人的心灵……

然而，如此美丽、神秘的蝴蝶却最适宜投影在江南。

江南，当然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也是哀婉幽、湿黄昏的江南，天然就是适合蝴蝶投影的环境。在江南，在这逢着杏花落后且可落可不落的时节，在大地间，阳光是那样和暖，风儿是那样纤细，人气息教人教蝶都微醉，且略显慵懒。这时节，在斜飞的燕子声中，在树影、花影和草野上，能够飘逸游移更多可当作响的蝶影，该是何等的好！

在与蝶如此和谐的江南，惜乎蝴蝶神异的“投影”却是间歇的、细碎的。以肉眼观察之，蝴蝶脱落的鳞片也不是人的落红，而是细巧的尘粉——鳞粉。因为鳞粉较易脱落，蝴蝶万一遭遇蛛网，倒较易逃离死亡。

蝴蝶细碎的“投影”带“毒性”吗？果此鳞粉与毒腺相连，鳞粉一脱落，毒液随即会黏上碰蝶者。

幸好蝴蝶的投影范畴还在扩大。哲学家、诗人和画家依然从蝴蝶的身姿、神态和情趣，获得艺术的启示，获得稍纵即逝的灵感和悟出高深的命题。通过光谱分析，世人已找出蝶翅色彩的排列规律，已制出闪光的服装和神妙的蝶羽国画精品。

慕蝶，学蝶，希冀成蝶正走向时尚。有一种珍珠蝴蝶，会调节鳞片朝向，

改变阳光的照入角度,使体温恒定。科学家采用仿生原理,在宇宙飞船上也覆盖一层会自动调节到阳光角度的“暗片”,以保持舱体恒温。

作为蝴蝶,最著名的“投影”莫过于“蝴蝶效应”了。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的论文中认为,巴西亚马孙流域的一只蝴蝶只要轻轻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意谓一件表面看来毫无关系、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或者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会使未来状态出现巨大的差别。洛伦兹称这种现象为“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超越了气象领域。《纽约时报》上有人以“蝴蝶效应”比照克林顿绯闻,说在白宫实习的一只女蝴蝶扇动几下眼睫毛,就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美的政治大风暴。

5. 蝴蝶之爱

任何物种的爱情都是相似的,都需要“吸引点”,都需要基础。蝴蝶之爱以什么做基础?法布尔为此在一个傍晚做了个试验:在房内的桌上,用一顶草帽盖住一只雌蝶,然后打开窗户。随着夜色垂落,竟有一羽接一羽雄蝶从花园中飞入房中,试图与蝶夫人相会。何能如此?法布尔找出的答案:是雄蝶闻到了雌蝶的气味!雌蝶的气味人类是无法闻到的,而雄蝶却能从无数种气味中将之确切地分辨出来。蝴蝶的触角布满了嗅觉细胞。

爱人啊,为了你的到来,
我将高高举起一盏盏爱的心灯。

其实,相恋的蝶儿更乐意通过光信号来“约会”。日本横滨大学的昆虫学家认为,雌雄蝴蝶的性器官区域都有一个异常敏感的“光感受器”,以发射和接受“赴约”信号。求爱主动者多为雄蝶,这与人类相似。雌蝶虽然并非有约必赴。遇到高傲的公主,“一败之下”的雄蝶大多会果断斩断情丝,另觅“天涯芳草”。

爱情自古伤离就。爱情作为一种“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如同刻刀和斧头。作为异数，蝶界却存在雌雄混合体的刻刀蝶，尽管其出现概率仅有万分之一。也有一类具两性特征之蝶。比如菊人航发现一羽蝶，它的翅和左后翅的翅脉、斑纹与巴黎凤蝶一模一样，而右后翅为翅脉、斑纹均与碧凤蝶完全相同。

中世流行“美色”之说。其实，色，一不等于色情，即使色情，它也无法彻底与爱情割得断干系。蝴蝶界容易滋生爱色。有蝴蝶奇特而强烈的繁殖力为证。蝶性还是情郎的别名。圣人云，“食色，性也。”我想，这圣人之说同样是很适合蝶界的。至于美，不论是人或蝶，它都无所，只是说已既大出人的审美基础。谁人不喜色，谁人愿意与并不悦己的东西长相厮守呢。何况，按照诗人长多那为观点，已比生命，比爱情价更高。何况在蝶界，这日子，已意味没有那么多。它，那么多的自然条件和责任，这些条件是有生蝶精，使丁丁爱爱的荒渺环境，更何况对于小小刻刀蝶，自由大地又是如此之一景……

蝶界与人界之爱，不可能完全相同，然大体相似。

即使是人界的“爱情债”，与蝴蝶也大抵能生发关系。有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当重重老实的露丝挽挽在那只在冰刀下睡了八十多年巨大绿色蝴蝶发木时，眼神竟流一光，轻轻叹道：“真奇妙！”她有眼神，让人感到她已完全沉入难忘的情景：和情人相拥船头，以蝴蝶展翅的不共姿势，作永恒飞翔……

在人界，你就得到任何爱，都要付出。爱是本是无边的责任，自然的约束和自愿的付出。对此，我在鄙笔《爱情是一孔钻》中已多有论及。蝶界之爱也概莫能外。为了爱情，蝴蝶得“享受”蝶式“自伤”，至少交配之后，鳞粉会纷纷脱落，或有过刻光彩，如同女人爱色哀。

参考青已文章《王爱情：自生物基础》，其实，爱情也可以是一种病，这是一种孤独病，一种为华得到知音，希冀美丽共鸣的病。

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医院。

——艾略特：《东科克》

生命脆弱，人生苦短，情感残缺。爱情的产生，其实已成为生命不完善的证明。真正的爱情固然岑寂相和，多美景，多神秘，也多欢娱，然其忧伤面地。真正真正的爱情，大多也不易得遇机缘，多有误会，尽管也有知音倾心，有黯然销魂，然醇醇之言，犹是世罕，仍可能若即若离，或物是人非……犹同“梁祝”。

梁山伯和祝英台本是同窗。她女扮男装与他同窗苦读，花前月下，感情甚笃，只是她一直不晓得这同窗竟是闺女。在十八里长亭之别途中，她亲眼目睹她扮成了女儿身，告诉他终身永誓。然而，当时他竟无家当留酒花，到新婚之日，却空她家，方知心上人已被迫有嫁人，自己拥有自死。哀婉，绝望的他上坟祭奠，麦田也因苦吗，大有如日，竟外家灾的干，他不假思索，从才一起投身坟墓。……俄，正时天晴，彩蝶飞舞，两只蝴蝶相偎相戏，从墓茔翩翩然飞出……

梁祝死，对爱情难道还不是伟大，天性的爱情吗？然其命运残缺。

在民间还有许许多多爱情故事，自古至今，流传见到无数蝴蝶成双成对，前无古人，后集蝴蝶之舞，在民间不竭地，同梁祝化蝶这一爱情经典……

千年之后，又见一曲《小托里因泰曲》。梁祝，典型旧媒人意境，蝶式旋律，十里长堤，流水断桥，柳絮拥水，鸳鸯戏水，还有长亭送别，真个是脂似天籟之音矣，然此曲只合天上有人间何，竟行同呢！不，这已非什么音乐，这是伟大的诗一首！这是何等情景交融、上落合一、凄婉悱恻、忧郁哀怨、一唱一叹，青溪玉色切切，欲哭无泪，令人荡气回肠，肝肠寸断，欲生欲死的人间曲折的爱情啊！……

小托里“化蝶”，使梁祝成为生命哲学的全境。

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还与其蕴含的哲学及人生意蕴相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哉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这就是名传古今的庄子化蝶梦，混沌的蝴蝶梦。庄子何以对蝴蝶如此

沉迷？

是日子通过化蝶，喻示人生的理想在于进入无拘无束、翩然欢欣的境界吗？蝴蝶踟蹰飞舞，自在悠游，何曾受时空束缚？左右翻飞，踟蹰上下，何曾受戒律禁锢？栩栩然，自适其志，飞舞于草野花丛，这是何等自我何其随意地吸取、选择阳光、空气和花蜜啊，这是人类何曾企及的大境界啊！

是日子通过化蝶，在喻示人性本该单纯澄明、天真烂漫吗？人，乃世界上情感最复杂、自我意识最强、最高创造者，同时也注定是最不自由、最忧患深重的动物。“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这个世，人的许多追求或梦想，胡马已成“逝川长，日天际流”，或者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仍日欺欺人地说什么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的过程而不在于追求的结果。这是何等愚钝，又何等阿Q的心态啊……看看日子化蝶梦，你们看见裴一笠物欲呢，一切是如此透明澄净、单纯无碍、快乐超然，宛若孩童般天真！

终惭异蝴蝶，不与梦魂通。

——耿津：《寒蜂采菊蕊》

日子化蝶与蝴蝶由毛虫而蝶，在形变上的这一相似，还表现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原本就是可沟通、可超越的。

蝴蝶的幼虫和蝌蚪喻象作了现实生活，彩蝶呢，则象征精神世界。毛虫与蝴蝶，形象差异是如此之大，谁能一眼就看出竟是同一生命呢？蝴蝶飞翔之轻盈，与中国人心中的灵魂该最为相似了。这莫非是日子通过化蝶，在喻示人与物与灵原本可以快乐互化，人的存在及其境遇可以幻化，人被异化的情形可以被摆脱，而且，完全可以进入人、物、灵无界而又各重相忘的超然境界么？这难道不是在表明主与客、梦与醒、生与死既可以沟通，更可以超越吗？

日子梦蝶，还无异于向世人喻示：现实总是不如愿的，也不美，然而人生却人可以不被形役，只要还有梦，还有幻想和理想，就能葆有自由和美，一如蝴蝶。这是多么高远、达观、超然和自由的精神啊！

作为庄子哲学，除“逍遥游”外，最令我抱憾微叹的就是这“人蝶幻化”的

哲学意象了——既具体生动又形象幻化，更现身说法，彰显了人与自然（蝴蝶）的大和谐！如此独到的美学视角，如此深沉的同情——连自己是人是蝶都无法区分的对“物”的同情，这是何等博大深邃、富于生命关怀的哲学化境！

“化蝶梦”——东方这一既玄幻又具体且美丽的哲学梦，构成了中国哲学形神兼备的大象征……

然而，世人为了爱蝶竟要缉蝶捕蝶！有蝶（什么“露水捉蝶”“雨后捉蝶”“蜂诱蝶”“蜂蝶共舞”等），为了藏蝶却竟要药蝶，更疯狂的是竟以利针自穿蝶肉——将蝶牢牢地钉上历史的标本板……

原来爱蝶竟就要一蝶啊！爱之却竟竟等于计之死！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何其强盗的悖论！

好在蝴蝶依然是蝴蝶，尽管这大地可，蝴蝶正——羽羽在减少……

失去了一只蝴蝶，可是天空还在啊。

——叶芝

伟大的现实，果真像英国诗人叶芝所说的那样吗？

本文收入叶芝诗、散文英汉对照——《叶芝诗选》（中国年度诗选），漓江出版社；叶芝选编的《叶芝诗选》（叶芝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社科院出版社二十年文集，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蚂蚁是灵蚁，更是“人蚁”。

人 蚁

1

她，是蚂蚁社会的缔造者，蚂蚁王国的女王。

她的慧林地，在万花观之夜就已奠定。

她记得那个喜悲交加的历史性时刻：她与雄蚁一见钟情，不同俗最时人，已无双喜对字，没有拜天地，却在大地间结良缘。严格地说，是在浪漫飞雪中交尾，一降落大地，她义无反顾地脱去翅膀，凭本能体会到了尘土青草香，同时随月将有人来替。自己是如此哀伤，能否多了多福，零育是重的蚂蚁尚未了基，只知直有许多“重叔子”，重完成了婚飞，却没能活到五国大典。

幸好总母蚁及早，落成和天降大地，一直五年，环一挂一处土质松池的所在，她掘了约莫深一十厘米宽五六厘米的井，这就是花月洞的巢，神圣的产房。

她似乎听见卵在我内悄悄地发育，自己身体重却一天天减轻。她把自已推至了饿死与新生的十字路口。

小蚂蚁吗化出来了。这第一批幼蚁，有谁与她哺育呢？她忍饥挨饿，拖着疲软的躯体，研制幼蚁食物，直至这第一批接班人大成。

她深知若有这批幼蚁成年后，自己才算享得了自由，可独享清福。她还明白自己仍需不断交配，否则就无法确保蚁国大兴。

她始有了成就感。

她也有了自己的王国体系。有她和丈夫、蚁及兵蚁四种蚂蚁构成。

王国的等级分工既单一又古板，也可说平庸，王国成体系。每个蚂蚁的等级地位、职责，各等级成员的身体造型，似乎都是种规格。配好的。

在这个王国里，奉行“蚁道主义”，生命、生存、职能与体制法也同构，比

人类所谓儒家文化的君臣父子观、贵贱等级观还严格，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构建这等君主体系，靠不了桃园结义的盟约，不依靠公文，不需要行政命令，无需制定组织原则，也不必票决。

至于国家体制，连同，与宪章及一系列道德与行为规范，同样该与神匹配，既奇特又鲜明，^①是内因机器，简单如：一得，四，蚁国的“职能”就被推向了极致。

作为女王，她有群体中堪称硕大的体型；作为母亲，她腹部硕大，生殖器官发达。——这是由中雌——女王所导致，这意味着只有她是这一群体中所有蚂蚁的娘。至于她的其他角色，小则是，甚至无翅，似乎都并不要紧，能够坐稳最高领袖的宝座才是最重要的。

有句老话“夜大夫妻日思”，她经常怀念第一任丈夫——国父（父蚁），这处见其貌不扬，头又小又圆，上唇并不发达，还触角不长，为何自己会与之相恋很晚呢？这处见她还那么地方，她可把房花假度，就去个蚁王走了。

她倒不是爱那头苦干的工蚁——职蚁——工蚁大部分是雌性，也都是小复眼，单眼，极微小，倒是上颚、触角和一对刺足发达，适于劳碌奔走，这一切都是为做个好奴隶而大生巧思。工蚁的个头在群体中最谦卑了，但却是最能体现蚂蚁精神与子民，是数量最多的子民。

值得同情的还是，那些雌性工蚁，还无翅，只有做工作机器的命；它们一辈子都无夫婚飞，不但丧失爱恋权利，也丧失生殖能力，却劳作一生不断地建巢，这巢还是非常环保、节能与艺术品，全然没有什么具体为建造美——工蚁，只管不停搬食物回家，喂、蚁卵，供养姊妹，还得听科蚁言的牛马起居，而这蚁言正是为它南亩，是能够生活下去的。——假如工蚁集体罢工，蚁后就只有等死的命，好在蚂蚁社会从来就没有罢工那回事。

蚂蚁王国既然还是童男，就不可能没有车夫；蚁车，满——色全是兵蚁

兵蚁和工蚁，都一心一意侍奉女王，效忠女王。

这样的生灵，同种个体既合作又能产生幼体，子代都在一段时期里承担下一代，劳动分工系统还非常精确，真无愧是典型的“昆虫社会”嘛！与其说是超级生物体，特殊部落，极权主义国家，我想还不如说是无疆的铁板般的精意意志，其价值指向，无疑已是生存为大，劳动光荣，合作至上，何况还

有强权统治,这不是国家主义,以蚁后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明白:在蚂蚁王国那里,所谓的个人主义抑或个体,全是子虚乌有的,是一点也不以个体为本的,个体即使有也是意义等于零的,因为个体和整体已完全等同,即个体在本质上已彻底就是整个王国,是比铁板还坚硬的精神意志。

如此的蚂蚁社会,直上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伟大奇迹呵!

2

面对生存策略如此奇特又非凡的蚂蚁,你可能会问:蚂蚁是否拥有自己的哲学?其实,很久以来,我也在质疑这个问题。近读美国学者吉姆·罗恩的著述,按照他的见解,蚂蚁不但有哲学,还有四部哲学:第一部叫永不放弃;第二部是未雨绸缪;第三部为期待满怀;最后一部则是竭尽全力。这哲学说得十分密吗?然却抵着了蚂蚁的精神内核。

想想,在这个大地上,在万物里头,蚂蚁的智慧是以未雨绸缪——它们储备粮食,备成备荒。北风扫至,严冬一到,再勤劳的蚂蚁也难以觅食,然而长期进化而来的蚂蚁在生物钟,却可提示其做足越冬食物的储备。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会将杂草种子搬入巢,一部分是过冬食物,一部分留作明年播种。澳大利亚一种工蚁甚至会将自己的身体当作食物储藏罐:采集花蜜后,在进驻了,任凭肚子膨胀成怪异的形状,再顽强地把身体膨大,然后自己倒挂在巢穴的“天花板”上。

蚂蚁经营农场,发展畜牧业。统计表明,蚂蚁经营农场业已逾五千万年,而人类有农业的历史不过万余年。

蚁穴农场都生长怎样的作物?蚁类学家认为有类似蘑菇的真菌(五百五十种蚂蚁会培植真菌)。人类种植作物,大部分属有性繁殖,蚂蚁种的真菌却是无性繁殖。蚂蚁善施肥,肥料即自己的方便之物。蚂蚁还慧眼识珠,可辨识破卵真菌的野生孢子,会将之搬走。蚂蚁还会以抗生素作“除草剂”。

蚂蚁和人类都讲求“气味相投”,而在蚂蚁那里,“气味”还是辨识对方是否为

路蚁的标准。联络、沟通，在蚂蚁那里，任何时候，都是光明正大的事，只是它们联络、沟通，依靠的是信息素。信息素何物也，蚂蚁身体分泌的芳香物也，我以为信息素，就是蚂蚁大地上高高挂起的身份“红灯笼”。

蚂蚁为生存，精益求精，从不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无论谁发现食物，惊喜之余，都绝不会自个儿独享，而是赶紧搬回家。假如遇上“庞然大物”，比如对虾、螺与高及蚂蚁个位才能搬运者，蚂蚁会将信息素播撒于食物，再衔一小块归巢。这不是有雁过留声之说吗？信息素的芳香信号，成了留在路上之标记。蚂蚁啃香终至，每每加入搬运大军，于是乎，天幕下就出现秩序井然队伍绵长的蚂蚁搬运队了。

客死他乡蚂蚁，会因身上的信息素，被同族蚂蚁识得，得以尸骨还乡。

完全可以想象，作为小小的生灵，蚂蚁的死野还不是十分开阔。好在它们也重视方向路线，感恩大地。蚂蚁把握方向路线靠什么？靠周围的景致，靠太阳定位。蚁类学家曾以草帽状的工具遮住归巢蚁之路，仅在帽顶留半可见若人太阳的一个小孔，而蚂蚁仍能顺利回家；如果改用大黑板遮盖上空，并将黑板压低让它看不见太阳，蚂蚁就会六神无主，迷失方向，胡乱爬行。由此可见，天下的蚂蚁都是向阳蚁。

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我相信蚂蚁都能存活。面朝大地，春暖蚁家。然而，蚁归家主要靠什么信息呢？我以为，主要是靠直觉思维，以自觉计程。蚁类学家做过一个残忍的实验：他们在五呎至十米远的地方放着食物，然后捉一批蚂蚁分成三组，将一组用细绳绑，毫末，另一组的腿像接高跷一样加长，毫末，结果被改变了腿长和腿的蚂蚁，依然信心似箭，但在取食物回家时，都借错了家的位置；与腿正常的蚂蚁比，长腿多走了二米，腿短走了二米。

蚂蚁生活在蓝天白云下，生活在风雨飘摇的世道，难免遭受雨水侵袭。由雨水万一来袭，蚂蚁都会组织起来，一边堵迎一边向窝的深处转移。蚂蚁生活在下层，熟悉土壤的疏水性、吸水性。蚂蚁会记取历史的经验，或许修炼到了理性的高度，不至于卜卜小算，匆匆搬家了。

在夜幕下，细弱的蚂蚁与大地上庞大的东西一样，形体大小难于辨析。白天和黑夜，喧嚣交替，外在影响着蚂蚁的生活节律。蚂蚁能够懂得黑夜是某种东西的象征吗？然而至少蚂蚁喜欢居住在暗处，尽管其对黑夜保持着

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夜幕尚未降临，它们就早早回了家，家再远，也要归。小时候我玩耍作剧，黄昏前朝蚂蚁回家的必经之路泼洒大摊热水，放着熏烧的木炭，这对蚂蚁而言早已甚于李白眼中的“歧路”，每每至此，蚂蚁都会有片刻犹豫，然后绕道而行。

在蚂蚁身上同样可以看出人类喜当主子的秉性。蚂蚁就爱蓄家奴。据考，蚁巢为生活的各种节肢动物所可达，一种。蚂蚁喜蓄广蜜昆虫。你恐怕是很难想象蚂蚁是如何培养家奴的。那些蓄于蚁巢的蚜虫、介壳虫、角蝉和灰蝶幼虫们，如人类的家畜，因驯服已渐次丧失本性，身体功能大力退化，甚至失去跳跃，只好听命为主子所“洒露”的奴隶。

楚汉相争的霸王为“汉室江山而蚁聚我”的迷幻文字，道不出蚂蚁的嗜种习性，而蚂蚁能否似曹孟德那般对当啖欲求可知，但是，蚂蚁蓄养家奴蚜虫，却斯通与诸“西”有人。蚜虫身长五六毫米，只要蚂蚁牵起触角轻插其屁股，蚜虫都会垂下翅起屁股，猛喷一股含糖的“洒露”，蚂蚁爱喝。

我想，与其说蚂蚁爱家奴，不如说在和蚜虫建立利益关系。冬来，蚂蚁总会将蚜虫搬入蚁巢，以免冻死。风暖晴朗的上午，蚂蚁又将蚜虫挪出蚁巢晒冬阳。春满人间之时，蚂蚁还会把对命运尚目接珑的幼小蚜虫搬上巢外，让它们吃上新鲜植物，认识春暖。

3

或许你晓得，蚂蚁这种群居性动物，其历史可上溯到一亿年前，大约与恐龙是同一时代的昆虫。然而，在比其晚生四千万年的人类眼里，蚂蚁一直是那么渺小，被熟视无睹，甚至你走在路上伤了这种智慧型的精神与生命群体的生灵也全然不顾。旧约一本有言：“去察看蚂蚁的動作，可以得到智慧。”尘世如此对待它们，着实不公。

我想，在蚂蚁眼里，国家利益任何时候都是高于一切的。蚂蚁组织能力超卓，深谙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命，必须团队合作至上，以永不言弃为做事的底线。

生物学家威尔逊教授亲眼见过：有只肥大的马蜂在林地养伤，一只小蚂

蚁爬上去，咬住它的翅膀欲拖走。马蜂因身体形硕大，并不把蚂蚁放在眼里，逆风一扇就把蚂蚁甩上老远。可蚂蚁并不放弃。没过多久，小蚂蚁身后领来了一大群同种的蚂蚁，很快就把大马蜂围得水泄不通。马蜂拼命扇动受伤的翅膀，却飞不起来。一拥而上的蚂蚁，顷刻爬满马蜂全身……马蜂只能束手就擒，被拍烂并拖走。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只蚂蚁能举起和拖运超过自身体重几十倍的东西。哈佛大学昆虫学家马克莫费特也观察到，多只蚂蚁齐心协力，就搬走了比它们自身重几十倍的动物。蚂蚁迄今自知此力大，我深感疑惑，而蚂蚁有“神力”却是千真万确的。蚁类学家说蚂蚁的“神力”来自腹部肌肉内的“力气发动机”，这“力气发动机”以含磷化合物——磷酸盐作为“燃料”。

蚂蚁的团队合作，主动示弱，也古往今来。有一种带紧针的翘尾蚁，想捉成群的飞虫，最初向裸树，即离蚁径，他们会互相咬紧同事的尾巴，连成长长的“索梯”，自树上垂挂而下，借风力飘落到对面那棵树上。

最令人心惊的，还有蚂蚁身上那类最为令人敬畏的素甲，这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是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又无二，甘愿牺牲的精神。

去布尔说，一次他燃起一支蜡烛插于蚁巢之顶，一分钟后，“火警”被蚂蚁察觉，它们显得有些慌乱，没过多久，部署得当，蚂蚁便筑有成竹起来，一队队秩序井然地爬进蜿蜒的蚁道，掉转屁股以分毫的蚁酸来灭火，直至独火熄灭。一天后去布尔重做这个实验，蚁巢已完全熄灭不停，不但能快速灭火，还没有蚂蚁殉难。

假如遭遇陷蚁巢于绝境的大火，它们会毫不迟疑抱成篮球大小的蚁球，将蚁王紧紧拥裹在球心，然则义无反顾，似滚雪球般滚向大海，那情景真是壮烈！

“文革”时有一年冬天，家乡大洪水，我和小伙伴沿着北运河岸赶路，突见上游漂来个黑乎乎蠕动的东西，近前一看，竟是蚂蚁身体结成的厚厚的蚁筏，像个舢舨一样在歧途靠岸。现在我想，这个飘摇的蚁筏上，必有女王，有众多幼蚁，他们只求女王安然无恙，其他都在所不惜了……受到河水的冲击，外圈的蚂蚁像锈腐的铁屑层层剥落，被起伏的波涛冲走……马上将触及堤岸了，这时蚁筏突然像车轴有序地松开，伸展，像在伸出的“桥”的舢舨，

朝堤岸靠去……后面的蚂蚁踏着同伴的身体长“桥”爬上岸。河中，残留的一小团一小团漂浮的蚂蚁，三三两两抱在一起，霎时，就被洪水吞噬了……

除了团结合作共渡难关，蚂蚁永远爱你惜你没商量，简直是集团排斥异己，嫉忠如仇。来自不同窝的蚂蚁，身上带有不同的“窝味”。每只蚂蚁都有辨识“窝味”的看家本领。一旦觉察不同窝的蚂蚁来犯不臣，马上翻脸不认人。如果你用水洗过不同窝的蚂蚁，“窝味”就奇，他们就会和平共处。只是你千万不要朝蚂蚁身上洒香水，那样你会上得其有家难归，任何蚂蚁都将拒之门外。

蚂蚁还会组织起来，发动蚁团大战，杀伐方族蚂蚁，攻城略地，侵占邻国，扩张势力范围。蚂蚁好战的本性，古籍亦有记载。汉初的《尔雅·释詁》称蚂蚁为“玄驹”，尔后的《大戴礼记》言“玄驹者，蚁也”，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大蚁喜酣战，故有玄驹之称”。

我觉得，在这烽烟四起的世界，惟蚂蚁才是王者最忠诚的“左膀右臂”。占群体总数三分之二的兵蚁，个个都是“职业杀手”，都练就倾天泻地、胆大包天的肌肉，三角形的上颚更是异常锐利。激战一打响，每只兵蚁都会遵守战争约定，不朝敌人刺击或喷射毒液，只以钢丝钳似的上颚，猛咬敌人的头和最脆弱体。城在人在，城亡蚁亡。一旦遭到王族入侵攻击，女王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就会将自身作为“蚁肉炸弹”。猛猛腹部，使身体如气球般爆裂，将充满毒液的腺体撒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

风和日丽的日子，和平的日子，兵蚁大都在巢内东征西进，看似无与事，实为枕戈待旦。当然，偶尔也举目小蚁出巢，掠夺食物。

为了共同的王国，蚂蚁何以会不惜献身？对此，数学家众多，以种内竞争的理论作阐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蚁仗多子抢个食物引发，较多观点认为蚂蚁之战并非什么种内斗争，而是蚁类间的化学抵触。美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教授还认为是遗传原因，致使蚁们达成共识：抚育兄弟姐妹比要抚养育儿女重要，因而兄弟姐妹关系，变得远亲于其他动物。正是蚂蚁特殊的生理特性，独特的生活基础，使得勤劳的工蚁能倾心服务群体，使兵蚁全然不计生死存亡，百战不殆……

兵蚁每经鏖战吗金，收兵尸横，遍野之时，想必是长风如泣，落日苍黄，

残阳如血。

就以为奋勇杀敌的兵蚁就没有柔情，只有铁石心肠。生活在非洲沙漠的兵蚁，若是战友在战场光荣了，蚁们也会一起哭，走出长长的送葬队伍，将殉难烈士送至固定的墓地……

也以为非常的日子兵蚁就没有期待。冬天里，蚂蚁向往春夏秋冬入，被呼啸北风吹得孱弱飘摇的蚂蚁，或许也在提醒自己：既然严冬就要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4

在众多共处的地球村，总是风雨飘摇，弱肉强食。雨雪无法温暖蚂蚁，或许反而还成全蚂蚁。

在水里能存活数月，在地球村抗逆能力实属强者的蚂蚁，我以为无论如何都够得上是尘世的品牌生灵。

然而，在世人眼中如此渺小的生灵，又是如何被修炼成钢的？——人呵，你对蚂蚁的认识，说得已全然清晰、清楚和深入了吗？

忠君至上，国家为大，精神信仰，蚁后统治，体制专制，阶级等级，统一协作，养奴畜牧，独营农场，帝国攻城……仅凭这些与蚂蚁宿命相连的品德特质的认识，你就敢断言构成了人对蚂蚁社会的全面认知吗？

在蚂蚁社会，个体恪守等级分工，死心塌地遵循蚁国显潜规则，此种生存环境，与个体的自由到底潜伏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全然不考虑个体的生存理由，不考虑个体的自由权利，只凭奇异的精神信仰，就可以筑出独特而完整的蚂蚁社会？

这地球村，有人“不自由，毋宁死”。在蚂蚁社会，是否正因为没有了个体的自由，才换来整个蚁国的自由呢？

蚂蚁看上去过于刻板、过于程式化的行为方式，是否反成了纵横天下的“利器”呢？

亿万年来，蚂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在大地上没有根的蚂蚁，能够子后有孙，孙后有子，还可能永远存活下去，是否在于一直拥有

大地母亲的博爱呢？

乌托邦本是人类之梦，而如此的精神图景，居然在蚂蚁那里先行建表，且运作得如此成功。

自然去地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完全彻底认识蚂蚁，只能不断地深入地认识蚂蚁。

且有待有才人出。历史依然期待有蚂蚁研究的大智者横一出。

感谢蚂蚁研究权威威尔逊教授，以宽广的学术视野，独到的哲人眼光，创立了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将蚂蚁研究融入社会学、艺术乃至宗教等领域，力倡“社会生物学以最新的方式最好地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乃至微部分”，断言人类在内习各种生物习许多习性，都有共同的社会学根源……知比由蚁及人、人蚁对比研究方式，为人类学研究赫然竖起了一面蚁国之镜。

其实，我以为蚂蚁社会这面明镜，与人类社会之镜，早就双双构成了“万镜现象”——从人类社会的习性，可读出蚂蚁行为；由蚂蚁行为，也映照出人类的精神镜像……

我想，这天地之间，众生万物，都是大自然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是珍贵的。

世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该敬畏如此的社会性昆虫——蚂蚁呢？

斗争的白热化居然与美丽成正比展示，可謂是这个世界的奇观。

中国斗鱼

呵，以冠王、国名的东西，我想都不太寻常。中国功夫、国香、瑞士手表……莫不如此。它们被国民引以为豪，代表一国某方面的顶级文化，除异常精美外，还可能助力奇能，譬如中国斗鱼。

十年前友人送我一对中国斗鱼，附赠特制小鱼缸。——他说斗鱼来自他故乡的深山野林。我想，那该是远离尘嚣污染、近于世外桃源的地方吧。在这物欲横流的尘世，友情犹像山后的彩叶，弥足珍贵。我将鱼缸，放在寒舍“形神和谐、幽静户美”的镜框下，一推开家门，见到我这八子散文观的同时，也能看见斗鱼。

先的，正是这位友人让我知晓“彭皮克”竟然就是“中国斗鱼”。——这可是与我家份家亲的血缘，曾带给我许多童年的欢乐，这是故乡的鱼，雌鱼温婉，雄鱼尽显男性雄风。

这雄性斗鱼究竟表现出怎样的美呢？首先，是雄鱼的体纹，更体现美的秩序，美纹非常之细密，色彩也更五彩斑斓，这是雄性激素所致。虽然成年雌鱼也视食指大小，身长六至十厘米，而斑弓状的条形体纹，微泛生命光泽的鳞片，宛若乡村的明净朝麦，还带勿忘我梦幻似的冷峻性格的蓝，深厚而含蓄。哦，彩尾呢，你怎么看都会觉得似鲁智深那柄著名禅杖开端的末端，呈圆润弧状、飘逸的分叉。

斗鱼名如其鱼，好斗是其立身之本，而其斗并不是纨绔子弟之斗，也不是蟋蟀虫鸣钱醺之斗，体现的是生命的强盛（这是一种奇特美），艰苦环境所练就出的能力。

好斗的斗鱼平素却很平静，随遇而安，喜欢在平缓甚至稳定的水体生活。岭南山清水秀的所有——稻田、小溪、泥渠，不乏其生活的家园。

我认为斗鱼，说得上是最适合生活于农业社会的鱼。

斗鱼喜欢活动在水体表层。稻田间有落差或缺口，那处水势潺湲处，常有斗鱼的身影。生物字书说斗鱼喜夜行。我想，斗鱼尤喜披星戴月也未可知。我们可以想象，田畴月明之夜，银了般亮晃晃的月光洒上水面，如果有微风，水波闪动，这斗鱼该会满心欢喜的，尽管溶溶月色入水在水中有散射、漫射，甚至被吸收，与水难舍难分，而斗鱼对这些该是不在意的。斗鱼何尝不以食为大呢，白天，斗鱼会偶尔跃出水面摄食。斗鱼还是杂食广而食之的物种，食土饵，食孑孓、红蚯蚓、水蚤等昆虫幼体。我根据斗鱼的实践表明，食肉的斗鱼体色尤为鲜艳。

时人豢养宠物小狗，以细链子牵其细脖，开溜于花草间，心多牵挂。而养斗鱼却再随意不过了。你将斗鱼请回家，可在鱼缸底部种植些摇曳的水草，蓄些净而嫩的彩叶，段山，作其隐蔽之所，这是模拟其野外充足的生长场景。有人担心氧气不足，要加植黑藻和金鱼藻，其实大可不必。鱼缸种了水草，吸入阳光，水草光合作用会释放足够的氧。这斗鱼尤喜的明暗晦暗的环境，是小小的生态系统。

斗鱼不太怕热，分布地域多属亚热带。20℃以上的水环境，斗鱼就能生存，14℃以上就活得很惬意。

20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我正值童年，伙计们都没有书读。夏天，太阳当头的正午，有时是结伴，我手持自织的小网兜，拎只小桶，赤脚猫行在田路上，双眼死死地盯着稻田，特别是水声隐约的下水口。水稻正分蘖，在承接些些初的阳光，走向茂密。禾苗间至能見到一朵朵蘑菇状的气泡团。这就是斗鱼吐出的小气泡萃成的“蘑菇”，有的比拳头还大。

这“蘑菇”是斗鱼生命力鼎盛的象征，与斗鱼与生俱来颇神奇的产卵有关。

这种鳃，鱼类学家也谓之迷鳃，尤其能为相斗的斗鱼提供足量的氧。

我们深知，鱼在水里，即便是在柳絮无笔下透明纯净得鱼儿可影布石上的水里，也依然是要呼吸的。这世间，却只有少数鱼有鳃，能以鳃呼吸。这种鳃是斗鱼的呼吸辅助器官，甚至在陆上——也能直接于吸空气中的氧气。

褶鳃的结构颇为复杂，是鱼鳃第一鳃弓咽鳃骨及上鳃骨演化成的一种黏膜组织，微血管分布丰富。斗鱼血液中的代谢废物，经由这鳃的微血管排出，同时褶鳃吸入氧气。

这可真应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了。斗鱼的褶鳃，是长期适应水流缓慢或者稳定、含氧量较少的水环境演化成的特殊呼吸器官，是在恶劣环境里从低级向高级修炼的证果，正因为中国斗鱼拥有如此特殊的生存武器，才成为生命力强盛、可贱养的观赏鱼吧。

童年时，我将斗鱼活捉回家，也将之养在玻璃罐头瓶中。这种装过苹果肉的玻璃罐头，现在见不到了，瓶身瓶底都约二、三厘米，矮胖矮胖的身材。那一年，这是要上吉门才能购到的食品罐头。

二十年前暑假，我全家外出度假月余，也就是说家中的中国斗鱼一个多月没有喂食。我总念叨这鱼会不会饿死，这可是攸关性命的事。那天午夜回家，首先推开家门，我的目光投向的就是斗鱼，噢，眼前这记斗鱼，还是活着，而且一见到我们进门，就蹦蹦跳跳着我们，摇头摆尾，游下缸，活灵活现的，快乐异常，真教我怜爱得要死。我赶紧给鱼缸换了一分之一的清水，自来水需经药物净化，不甚纯净，清水可留些日子之水。换水后，我挑逗斗鱼仔细看望我的鱼，久无进食，体色淡多了，无法像地球村上某些物种，可以色相事人。

闲来闲想，在芜杂的地球村，物种化在求存，风孕育于云，斗鱼能够以斗争精神长可殷延绵不绝，真正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繁殖方式，能够子后有子，子后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鱼口知此众多，即便前赴后继也无妨吧。

斗鱼有如此之强的繁殖力，我暂与其只言半至，今月龄就性成熟有关雌雄鱼一旦进入发情期，雄鱼雄鱼都会粉墨登场斗亮一役，企盼值千金“春宵”到来。雄鱼这段时间可清感确实专一，理智专注，在浮水植物叶底，俯仰沉浮，吞吐空气，一口接一口，一口又一口，认认真真，非常负责地把腮中之气吐集在浮游植物周遭，不吐旬日，“慕姑”样的包冰巢，就漂浮起来。

值得说的，还有雌雄鱼在“春宵”临近时的喜好。雄鱼一筑好浮巢，就斗胆了，最大限度地张开神枝编般的彩色长尾，围着雌鱼，翩然起舞，我不知

鱼之乐，想来这该是双方工作相互了解吧，其间有试探，有追求，有误会，也有不安的消解。终至两情相悦的鱼史鱼女，孰相与若全筑筑于巢下，这时，雄鱼可谓迫不及待了，将整个身体弓成S型，落身呈卵，游动着就拥裹了雌鱼，终成好事……不久，雌鱼便一次产卵，一全立一粒，受精卵子入水面，雄鱼就与如履行父父之责，用嘴将漂于水中的卵逐一送入包沫巢。包沫巢堆叠于鱼卵，更是照大欺“蘑菇”，浮于水面的。这当儿，雄鱼一改平日大男子尚气，耐心细致地修补了巢，不时用嘴搅动水流，为卵者供氧。

日月轮转，水体渐暖。小鱼终于从“蘑菇”孵化出来了，初为鱼父鱼母者，不忍心让孩子只独立走南闯北，雄鱼是大大加加力力守护在巢下水体，每有乱鱼从“蘑菇”落水，都不时用嘴用嘴将之捞回包沫巢。

斗鱼的父爱，如此之奇特、伟大，然焉，即使这爱满大得无以复加，其也不会丧失爱斗争的本性。

这“斗争”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无非是矛盾冲突的双方，都力求战胜对手的一种自然现象抑或社会现象。

思想斗争，让人饱受精神苦役；水体斗争，则多要直面一肉体之争源于精神之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以为还不是别的，而是斗争哲学。

斗鱼的世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斗鱼的哲学同样是斗争哲学！

斗鱼不但好斗，而人类又何尝不是秉性好斗，这或许就是好些人极斗角吸引，而且喜欢之的原因。

忆当年，我和小伙伴只要一发现“蘑菇”，就兴奋不已。“蘑菇”下必有斗角。活捉斗角而养之，才能乐观其斗。那个年代每有乐子，能够观观在斗，可是多么难得的玩乐。人，以斗为玩乐，其乐无穷哪！

儿时斗角景依然历历在目。把两条斗角投入玻璃缸，战事随之拉开序幕。总的来说，斗角之斗，非胡斗而知其章法。初见，双方可不马上投入战斗，而是光眼对眼，嘴对嘴一番，保持适当斗旁，与其说相互试探，上下左右试探，不如说是针锋相对的热身。这个时间不很长，何况斗角没有其他兵器，也没有马儿那般的乐子，将按哪改良为斗争的做法，真是再高妙不过了。你看，两鱼针锋对麦芒，终于嘴对嘴相对中锋了，冲得两鱼嘴对接在一起，

如此的岁月，却曾一度被视作伟大的时代！

想一想，好在还有我们这些孩子捣鼓鱼斗，方教那个时代具有“异化”的对应物，不朽的对称镜像，禁色的莫名反讽……教那个时代还多少有些快乐，生活不至于更加寂寞。真该感谢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

俱往矣了吗？

即便对“文革”不再追问，对斗鱼之事，我等也不需要进一步审察吗？

斗鱼啊，你如此伟大光明正确的好斗性，在长期的进化史上是怎样形成的。你的争斗，究竟是为了捍卫美，还是为了展示美——斗得白热化之时，可是你的彩尾伸展得最大、最斑斓之时，你是如此地在竭力扩张方显自己的美啊，是你教自己美成了一段锦，一面旗，一片霞，一种精神……在我眼里，你早就超越于美，超越了自己！你占有了生命！

然而，让我感到悖谬的是——假如如此的观兑，又是否你斗鱼的终极境界，是否已等于说，唯有斗争，才能构成斗鱼生命的至乐和本质呢？

人类如此喜好策划“鱼”斗、好看“鱼”斗，是由人性决定，还是由其他东西导致的呢？

我不禁想起生态学上的“丛林法则”：在动物界，大多数的同类物种相斗，即使两败俱伤，也只是打败对手而已，并不将同类消灭；只须对手失败，胜鱼一出，即完体正着，从不首对方于死地——这斗鱼之斗不也是这样的么，不是斗得筋疲力尽双方马全收兵，就是得胜方先罢干戈，从不再将剩勇逐穷寇！

这无疑足另类斗争哲学了，然却是何等人性化的斗争哲学啊……

——我简直要为这小小斗鱼行加额之礼了！

然而，在人类社会里，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丛林法则”呢？

假如硬要我说，我想恐只有奥林匹克精神及竞赛规则与之较为接近。

只是，奥林匹克以契约建立法规的做法，是否能够在现实风行——该建立怎样的体制，才能普遍施行“丛林法则”？尤其在中国。

有道是“自然之外无别一物”，在这个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界，要施行如此的“斗争法则”，我想势必更难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二十年前，曾想给幼子捉养一尾“彭皮飞”。当时，我

回到梅州故乡，在水稻田间，猫腰走了走，在小河沟边，睁大双目寻了寻，遗憾“蘑菇”未见一个，章鱼更是杳无踪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偌大的中国大地，章鱼已濒临绝境。我只能两手空空……

友人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章鱼故乡，都在中国，可是，在并不算长的时光河流里，这生态环境千回百转，西自楚歌，西自古道，竟对要求如此之低的小章鱼，从不施与“从厚发问”！这仅是广施农药导致环境恶化吗？……

章鱼，你的生存力、繁殖力和战斗力，即使再强盛一百倍、一千倍，你能斗过吞噬你的“对手”——自然界的人吗？

你——沦落此等境地，真是我童年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感到有一股悲气自中奔涌，愈来愈陷入恍惚哀凉……

稻草人没有思想，也配享有“稻草人权”吗？

哀怜稻草人

1. 从贫寒中站起

“我是稻草人！我可无足道，是你门人让我当驱鸟人。”幻觉中我听见稻草人如是说。这想稻草人被哀怜该是甚寥人有关，但难于否认它也是人的嫁接物，与其分色而命，却与草芥的出身有关，中外皆然。

赫塔·穆勒的小说《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写到旧夏时节于担花园的稻草人，戴上顶红绿帽子，穿飘逸的白衣服，以黑色的十字架撑体……如此身份与帝王无二而作，似很高贵了，但时散发恶臭，使不上高贵。

中国的稻草人多数用人工驯化的陈年稻草做为身，是低成本的样子板。这稻草，多数是一年生人工栽培之身，叶刺无毛，叶片倒生，披针形至条形披针形，高米余，秆直立，不起眼，也是枯酒、枯纸，典比猪饲料和鸡饲料为贵料。稻草从泥，还可集渣，可作铁水浇盖物。柔软之稻草，可以喂牛、抽米、作盖，也可用以催芽。中国遍起伏于大山深处的草房，都到新村似杜山草堂。

中国该是出“稻草人的天子”了。稻草曾被以母似地皮之价，不断手与。当然，这和稻草半与烧指，且与其干之手感，充足的奴性也有关系。想想，直该感谢中国地大物博盛产稻草，否则你怎能如此容易就使肩膀、大腿、尾技和修长的身子如此决就上摸起来。在中国，稻草人还是名实相符的；国人说起稻草人这个词时，还是能够关水求足、不渗半滴水分的。

日前找到一个网站，说稻草人崛起于华夏，其上一日之义为“草船借箭”。此说或许不无道理，我想，那时，江面一时把时旁网网散云，暴露出的黎明是出奇的静。老渔翁因时将小船划至孔明借箭的江面在网捕鱼。一马

困散，归风休息，水匆匆。突然网铃大作，这是渔翁喜闻乐见的鱼撞网的信号。渔网渐收渐近，没想到网上挂的竟是个十斤十斤，落水狗一般的家伙——稻草人……渔翁吃了一惊，惊魂稍定，没有多想，就将稻草人携回了家。

教你想不透的是，这稻草人一进家，让全家鸡犬不宁的鼠辈，就绝了踪影，做夜于静。于是，全家开会作出决议：这是稻草人的神力所为！

布谷鸟又叫了，思想解放了渔翁，勇气风发之先，将稻草人安插入田头。

从此，这地球村，一代代稻草人就站起来了……

2. 复合型“名人”

经着历劫的稻草人成了“劳模”——无论日夜，忠于职守雷打不动地站岗，成了稻草人最基本的生活姿态——知若这也能生活的话。

尔花生虫、游蛇乱飞，连人都难于下田不是同日天，“劳模”却可以忽视尔生死，心静如佛；可先该知道水推动的草皮，从不抱怨有没有柔软的小夜曲，“站”怀不乱。

稻草人是忍受雨打风吹的典范。

稻草人当然怕日晒，生虫虫成王重，全民使令。好在稻草人有自己的半字，当然不是什么斗争哲学，可是己的哲学，只从为哲学！多亏伟大的，从哲学，方撑起稻草人安于现状的脊梁，每和人人面对的是月儿甜媚十换的份，也顶多是救救几下飘动知风的衣袂，平和，尊敬，日子“尊严”。

稻草人主业的他自据说有一个，一是无皮略性，一是无组织性，一是被人利用还要摆出自卫性。

稻草人不是奉行半半主义的代表。你看，这稻草人何尝不是半半身披挂如科纸破重七红袖儿红破面七并如司威风草亭的将军，何何不奉行只靠半半身出大动静的政策。何何不依靠半半身虚张声势辐射邪恶、粗暴和凶煞？

稻草人与天还真风马牛不相及么？广场的铜像是和其粗犷之美的一内

粗外糙的稻草人，你也具粗犷之美吗？

你割过稻草吗？你感受过粗糙松弛轻柔略具弹性的稻草吗？你的手试着抚摸抚摸这稻草，是微微扎手吧！我想，如果找之以江南蚕丝，捆扎出外形和稻草人完全一样的“蚕桑人”，其质感，那精致，能相可司。

现实中的稻草人，只能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在这人情社会，既然人情第一，所谓法制的有无，大抵已是无所谓了。

稻草人似乎没有宗教信仰。

可千万别与稻草人争辩，毛泽东稻草人手记，且不动受辱苛责和木不西的稻草人，充其量还是型。真正的稻草人，并不是现实中的稻草人。

真正的稻草人，早就是意义重大的名人，是这个不公平的尘世声名显赫的复合型畸形人……

3. 机器人亦无思想

稻草人有躯干却无脊梁，无团结也无合作精神，还无集体意识，究其根源，是没有思想。

然而，这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心理学家说，思想是人无法捉摸透的一种信息，是大脑中特定分子神经纤维一生中电流引发的脑细胞活动。不同的思想由不同的信息构成。

显然，是思想，成了横亘在人与稻草人之间的分水岭。

哲学家马克思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自今天，我认为人应该是最具“个性思想”的“苇草”。

惟具个性思想，人，才不至于被奴役，才可能体面地屹立于大地；有个性思想之人的全部尊严，惟有屹立于自己创大地，才能萌芽、分蘖和雄起。

具有个性思想，即便你只是宇宙间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点，你也并不渺小，你就是大写的人，哪怕你站在丑恶大地尾。

我以为这就是人所以是人的道理，这才是高悬在人类头顶比星空更令人敬畏的道德律。

当然，问题是在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总喜欢奴役人，总想让他人成为自己的奴隶，而且它习惯将思想触角“延伸”入稻草人之身……

我想，这稻草人与人类之间如果还存在过渡者的话，这过渡者只能是机器人——尽管要成为一具机器人也不易，要满足好些条件。

世界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已提出机器人法则——第零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或袖手旁观坐视人类整体受伤害；第一法则：除非违背第零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袖手旁观坐视人类受伤害；第二法则：除非违背第零或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法则：在不违背第零至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我今天才真正明白，这几条著名法则的伟大作用，是以思想的力量让机器人在人和稻草人之间架了一座方便的桥——当然，这体现了思想对机器人的支撑，是试图界定机器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机器是君臣关系，人应该控制机器人——这等于说明，阿西莫夫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提出这些法则的过程，与人类捆扎稻草人的思路、目的和立场，是何其相似乃尔！我想，这些去思，委实已等同于他制造的“稻草人”。

放眼世界，迄今为止我还是看不到哪一个机器人拥有自己的思想——令人惊异的灵性，充沛的活力，仿真的生命和类生命的趋向，这样的机器人倒还是有，控制系统也颇具人之思维特征——但这些，充其量还是“稻草人”的投射。

何况，机器人作为犹带体温的特殊生命体——“人造物种”，已成为现代机器史上的“科技种”，这“科技种”在被人类操纵的同时，也广被人类膜拜。

读近期的《科学画报》，我才晓得田野间正闹机器人革命，有的机器人似乎也有了农民式的“志趣”，开始了初级农场“耕耘”。我想，假如有一天，这层“机械化式稻草人”取代了“纯手工”稻草人，会不会违反科学伦理？会不会引发社会问题？

4. 宿命的孤寂

稻草人自进入这个世界，就被孤寂包围

假如庄周梦醒后发现自己成为稻草人，孩子该也无法超然物外，会陷入沉重、空茫的孤寂。

稻草人，只好每天淹没在只听风声云雾的孤寂里——这是与兵马俑的孤寂不同的孤寂，是稻田明明白白仍在的孤寂，是远水苍苔浩渺的孤寂。

是孤寂铸就了稻草人独立的“人格”吗——伊索寓言说舌头是世间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坏的东西。纵然有舌头，即使呐喊，你也呐喊不出什么；因为你没有自由，你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孤寂的你只好做“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想东来暮下，该有不少人、不少鸟夫人在看你，你身上布满了人的眼色、鸟的眼色……眼色是什么颜色？温暖么，会被大风吹走、吹白吗？眼色，会不会织成令你更孤寂的罗网？

真是孤寂到家了，你！

由你这样的“人”来承受孤寂，只能是无奈。

而你孤寂的命运从此只能宿命地与鸟儿相连——假如不能够驱赶鸟儿，我真不明白你还能干什么？岂不是变成丧头原则、玩忽职守？自杀一生？

当然，天地之大，各地的鸟情有所不同。

中国的麻雀是怕人的。麻雀怕稻草人，我想等于是怕人。但在好些地方，譬如不久前我再次去过的瑞士，那苏黎世湖边的麻雀对鸡犬猫狗就不怎么怕人，显然也不会怕稻草人。但这个世界照样需要稻草人孤寂地站岗。

你是这知道无法离开的孤寂标识，尽管孤寂并非你的专利，何况你的孤寂，还爬满百衲衣一般落寞的忧伤。

我从未听过罗大佑唱《稻草人》，然而，从歌词已读懂了稻草人那在孤寂覆盖下的无边忧伤和紫色怅惘：

终日面对青山，面对稻浪，
午后的云雀背着艳阳，
那样飞，那样笑，那样唱，
轻风吹在我身上，
蓝蓝的青空在上，

却有云雀与彩虹的梦，
多像不知足的云四处飘荡，
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想象，如果稻草人张口，风儿吟唱，唱起这首歌，定会有一滴露滴，刚好落在他的身上，冰凉。这露滴，不也似你稻草人的泪滴吗？你也能吟唱还君一钵伤心泪，恨不相逢孤寂时吗？

你没有朋友，倘若有了，也是稻草人。一个没有朋友者怎敢奢望爱情？秋水多多，相望隔空，想搭相照之桥，欲泛情感之舟，是何其之难！何况孤寂还让你长久承受命运滴血的戏谑。

你读过艾略特的名诗《空心人》吗？每年那天，英国人都要高举稻草人，走向广场，集会庆祝，燃放焰火：

我们是稻草人
我们是空心人
互相依靠
脑子塞满了稻草。唉！
当我们在一起耳语时
我们干涩的声音
毫无起伏，毫无意义
像风吹上千草
或像老鼠走在我们那干燥的
地窖中的碎玻璃上。

如此的角色俱嘲，又包含多少孤寂、无奈、落寞和反讽啊！

孤寂与无奈齐生，落寞共反讽一色。

把大地与草当成房子无期徒刑般守望的全球第一守望者哟……

5. 异化能否发生

在这个金钱至上、权力腐败、仍然要人讲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世界，倘若你只是一具稻草人，你能否依然承受夜的覆盖？能否不爱由不由变、一辈子都充当驱马工具？你会不会已开始立场紊乱？乃至也被腐蚀……

网上读到一著名贴，我认为是纸上寓言，摘抄如下：

我是一个稻草人，我在天幕底下站立，守护着一片稻田。

不久前那个黄昏，小麻雀对着歌音近我。我扬手追赶，麻雀竟然就是不离开，也不偷吃，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友善地看着我，问：“你不能飞，一天到晚有脚却无法走动，不孤单吗？知道外面的世界吗？”这话说到我的内心深处，我一时怔然。

麻雀窃笑，告诉我水塘有鱼游，树林有鸟鸣，晚霞就要染红天地。我的眼前，开始敞开一片新天地。

黄昏，是最容易让人松弛、脆弱和丧失警惕的时候，也令人迷惘。小麻雀在每个黄昏都飞过来，叽叽喳喳，给我讲新闻，卷了翅膀上我的臂膀紧靠我的心，开始一天天变得温柔，甚至对小麻雀也友善起来。小麻雀不久，我就怅然若失。

兑变与堕落，就这样在融汇温柔、信赖和期待中发生。各种在一天天成熟，秋叶翻飞。

又是迷人的黄昏，小麻雀又站上我的肩膀，沉浸在迷人的叙述中，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小麻雀晚霞般鲜红的血，一滴一滴渗入我的肩膀，痛楚似锥子，霎时就同穿了我的心。我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我的爱与恨……

（本文被选入《散文选刊》，11年第7期；耿立主编时《中国随笔》年度佳作，（北京）贵州人民出版社）

真正能够享受朴素的生活，都是与自然深度相融的生活。

享受朴素

1

朴素到了必须重新被世人理解和重视的时候了。朴素就是朴素。朴素与奢华、浮躁不共戴天，与单纯、本色难舍难分。朴素，只会跳平常常常的慢四步舞，绝对不会跳饰花心的狐步。朴素是荒野人湖里未被雕饰的荷花，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朴素还像本色纯真、待人诚恳的阿里山姑娘。

朴素更是难行的简单生活，高尚的绿色生活。朴素远离了风风躁动的五当欲华。朴素促进了生活、事业和艺术的统一。朴素在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朴素乃成功大业的根基。

国医大师齐白石，曾在自书大白菜图主题：“先人作诗：‘代农人，方知得此根有真味。’”而注：“古人常用嚼草根，教育后代，以为草根不只是根本，而且也是一种学问。甜味中略带一种清苦味，其妙无穷。”（孙犁：《菜根》）

朴素，事实上就似吹过原野的来自自然的清风，也是与山野菜根韵味类似的东西，纯正质朴之中，泛些淡淡的、类似素食主义的清苦，教有心人回味那特有的况味。

2

不能纠正地球村人对朴素认识的好些误区

我们曾经轰轰烈烈地提倡艰苦朴素。其实，真正的朴素，不一定陷入艰苦之中。不艰苦时的朴素才是习以为常的朴素，才是更为难得的朴素。惟

心甘情愿的朴素,更加价值连城。

很苦时的朴素,乃不得不坚持的朴素。倘若很苦时不朴素,就不可能上回理想,夺得胜利,尽管胜利的取得又并非仅仅依靠朴素。很苦时的朴素,虽然光芒四射如同太阳,但总带有或多或少的紫色无奈。

现代世风,与朴素已甚不和谐。清车华卒,与追“时尚”、消费水高,排场奢华。一落世风,使人欲朴素已信口开河。

专天专夜者难解朴素;投机取巧者难于朴素;官场几乎者无法朴素。向各种各样的官场作风、奢饰前进,声色诱惑、假名伪实,依然每日行同,安著你闹你,诱逼你就像脱衣裳一样脱去朴素。或许,人,只有“懂得在假功利社会怪现象而发出会心微笑”,才能辨识朴素之真品也。

3

人在本性上,其实是有享受朴素的天性的。

人凡能够享受朴素的人,才更能敬畏自然,更能体味人生的真谛,更能惬意地享受人生。

清晨起来,或刚从户外回家,我都极喜欢穿穿新年买的衣裳,趿一双休闲拖鞋,随意随坐,逍遥自适。如未老友又由夜至,晚茶上一两碗菜,烫温一壶酒,兴情所至,每闻人言,聊室比酒楼更加尽兴。夜由来,清古诗,赏名画,论世情,似在行家之聊室更能琢磨出超俗的文化意味。至于夏日重来,野风满楼,晚一壶清茗,咬齿细品,长消日月足矣。

我向往这样一种生活:去伪迹,除余饰,少攀比,淡物欲,远离红尘绿绿的羁绊,谢绝枝枝蔓蔓的烦扰。如今,家居于城郊野,面山忠溪,假日闭户,无喜雨大,书房里清静静地读书,专心致志地作文,春华秋实,真感觉到生活在对我投桃报李,其乐无穷也。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淡泊物欲享受,向往自然,注重精神生活的人,皆是能够真正享受朴素的人。与其说是他们懂得享受朴素,更能保持淡泊宁静的境界,毋宁说是崇高伟大的追求,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朴素生

活——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朴素的生活方式，与他在瓦尔登湖的耕读生活，那简单而又超人的追求，是那么和谐统一——环保主义者追求朴素生活的境界，不早已变成地球村崇高、和谐的生活风景了么？

享受朴素，乃生态时代的追求！

中国红是世界认识华夏民族文化心理
的喜庆窗口。

中国红

1

我对中国红的最初记忆来自童年的乡村生活。大约四五岁时，我随做小学教员的母亲家历，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农家户户贴春联挂红灯笼的节日气氛，从此就爱上了中国红。

我喜爱的中国红，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沿着着个性飞扬的魏晋风度，延续着开明盛世的唐宋遗风，流转着雅致风骚的明清韵味……吸纳了朝阳绚丽迷人的光芒，凝聚了相思口蜜意甜的情感，富有行云流水的抒情写意、大俗而大雅的美学情趣，是最具中华文化意蕴的最可爱的颜色，意味着祈福迎祥、高贵同喜、华丽吉祥、团圆喜庆、福祿兴时、尊贵纯正，意味着百业的和谐顺遂。

中国红走入了民间，与中国人的喜庆水乳交融，互相升华。贴身肚兜、流苏、绣球、香囊、舞狮、贺卡、灯笼、窗花、红包、爆竹等，都染中国红。中国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曲《中国红》，更是唱出了中国民间对中国红的爱恋和期盼：

开天有东方红，
开国有红旗红，
开口有女儿红，
开怀开心有开门红。
迎春有杜鹃红，
迎日有荷花红，

迎客有长城红。

迎亲迎喜是满堂红。

红红红遍了南北西东。

红红红透了春夏秋冬。

花红人红富贵在手中那个祝你也好还路路相通。

红红红遍了每片天空。

红红红透了每张笑脸。

人人心中有美美的梦那个红红火火是中国红。

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红“喜”字多么光明、吉祥和美满！她象征着婚姻美满，琴瑟和谐！

这个中国结结出的梦想多么结实、沉甸甸和美丽！“结”“吉”谐音，寄托的是民间对团结、幸福、和谐人生境界的企盼。

节日里添置几件红衣裳吧，这等于为自己增添好心情，增添新年的吉祥意味。也可以煮一款红汤食，即使青花飘香人也感到暖意，仿佛是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喜庆文化紧贴在身上。

中国红也是何性感。从服装设计师克里姆·迪里的红色丝绸晚衣，到落下帷幕不久的中国时装周上美不胜收的作品，红色就像精灵，就像在野齐齐绽放的鲜花，将欢喜推至高潮。披了这些设计师的杰作，你就再不会认为只有身穿黑衣裳的女人才性感、优雅。

至于点缀中国红，更是成了中国男人私密的性感意象或浪漫幻想。想想看，可萌而不可求的是“红知己”，浪漫至极的是“红袖添香”，“朱唇一点桃花艳”，还有光是“红袖手”，身着红旗袍，手捧香罗小扇的窈窕淑女，不是将形神兼具、独具魅力的东方女子推向性感绝伦的巅峰了么。

它赋予中国红，赋予了有声有势的红色、青春的颜色，赋予了温暖的情愫、美丽的心情，走向明天的激情。

中国红更代表了春天的颜色，春天的红紫嫣红，表现为一种向上的力量。华夏儿女来自内心深处执固和子嗣上向上那股的力量。

印度女人爱说：“好的颜色里有一个世界的声音。”中国红在今天，不

已成了走向世界的声音了么？

就这样，朝虹般颜色的中国红，从漫长的农耕社会走来，走到今人，已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心理。如同麦当劳成为美国快餐文化的符号一样，中国红也成了中国喜庆文化的符号，犹同旭日，辐射着光明、生机、快乐、温暖、向上和希望。

凡是有中华儿女的地方就有中国红！

中国红是很中国的颜色，是我们的国色！

2

你比较一下常见的颜色便可知中国红是最适合喜庆的颜色。黄色尽管有暖暖的氛围，很阳光，且于涉及皇权，作喜庆主色不宜，何况黄色还多少会让人不安。白色纯洁纯净，月华般的月白色清淡、纯洁、素雅，犹带百合花瓣带露的诗意和深厚的纯粹，可成点染团圆慈爱天上宫娥纤纤玉荳的女子，却无法做民间喜庆的主色。紫色低调、冷艳、神秘，也优雅也浪漫却犹带紫桦花、勿忘我、紫丁香那般淡淡的自恋，与昂扬热烈的喜庆却风马牛不相及。绿色无疑象征希望和蓬勃的生命，是今天合满全球的环保色，然却冷静有余，热烈不足，与喜庆氛围又何能和谐？

惟红色是对视觉冲击最强烈的颜色，是最有生气的颜色，犹同释放的激情与能量，犹同生命的燃烧，具有促使人们垂注和凌驾任何色彩之上的强烈力量，最热烈、最活泼、最鲜亮、最热烈、最精神，可教人双瞳一亮，教人印象深刻，教人兴奋崛起，是无可取代、素无旁贷的最适合喜庆的颜色！

考察考察光波的长短足，也可以明白中国红何以最适合喜庆。1666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从一棱镜分光实验首次发现阳光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光波组成。光学实验表明，光线的波长越短，被散射作用越强，光线的波长越长，被散射作用反越弱。在可见光中，红光是波长最长的色光，空气对红光的散射作用最弱，也就是说红光的穿透力最强，可以传得最远，特别是下雨或大雾的日子尤其。这也是何以停车信号要用红色的原因。谁不喜欢喜庆红红火火、光鲜醒目呢？谁不喜欢喜庆好事传千

里呢?

可看出中国红最适宜喜庆的,还有生存择食因素。人对色彩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眼睛观察事物或物体的时候,依次观察的是物体的色彩、形体、线条和质。由此可知,色彩是人类认知外界世界的第一媒介。

美国《自然》杂志报道,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对生活在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灵长类动物的饮食习惯观察后发现:猴猿类通常利用蓝色和红色视觉选择所吃的水果,倘若想吃到更有营养的鲜嫩树叶,还必须具备分辨红色和绿色的视觉,因为这样才能较明显地与其他颜色树叶相区分,红色是引起兴奋、喜悦的颜色,能引起灵长类动物视神经细胞的扩展反应。可见,灵长类动物有敏感红色较其他颜色更敏感的能力,与长期以来寻找食物所养成的习惯有关。

3

中国红还反映了东方式的神秘。作为一种神秘的、中国式的吉庆颜色,作为中国人的吉祥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中国红还表现了东方哲理和中国人的吉祥文化心理,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华夏民族对日神的虔诚崇拜。

从民间的红鸡蛋已可看出中国红的丰富性。在中国民间,喜得贵子后送人的鸡蛋已要求是中国的。有的地方生男生女送深浅迥异的红鸡蛋:山东郑城生男孩送人的鸡蛋是朱红色,生女孩则为桃红色。据说浙江绍兴一带的孕妇分娩时,娘家要用红纸包裹若干只红熟鸡蛋置于女儿床前,解开包裹;红蛋滚入床来,喻示女儿能顺利分娩。在浙江富阳,新娘上轿时,婆婆还会把红鸡蛋从新娘的裤衩里放进去,让之从裤脚里溜出来,全望生儿生女如鸡下蛋一般顺畅。

中国红这一经典“原色”中的大红,还衍生出丰富的中国红系列:娇嫩的胭脂红、深沉的朱红、华贵的朱砂红、朴素的陶土红、苍桑的铁锈红、鲜亮的樱桃红、明丽的胭脂红、苍翠的翠绿和暖暖的橘红。中国红还与青花蓝、琉璃绿、孔雀绿、长城灰、水墨黑和土脂白构筑了一道缤纷的中国传统色彩风景线。

中国红代表了富于理想精神的红色、神圣的红色。我国担负盛名的大红袍色亮、色彩凝重、高贵静穆，宛如雨后初晴受天红霞的“中国红”。“霓飞”始于唐代。相传“中国红”的发明还始于一个可爱的、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抒发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理想不惜献身的勇气和超凡入圣的境界。

中国红已将华夏民族喜庆的色彩与烙印，变得美轮美奂。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习俗里，习俗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选择，比如中国红被确立为喜庆之色，最终出于中国人聪明的选择，尔后才传扬开来，被不断模仿。诚如美国社会学家马库斯·米勒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说：“很多潮流，都是由于模仿，其实只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习俗唯有如此这般经年累月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乃至约定俗成，形成民众或者群体的广泛支持方有可能定型，方能成为支配民众行为的无意识因素，方能不被怀疑，而反日本却又促成民众无意识地依从，因为“群体已无受有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参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也是何以华夏儿女都自觉选择中国红的主要原因。

习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还会形成集体心理定势。假如这种习俗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还符合生理选择的基础，比如中国红，那么，其一定还会更进一层演变成民族的喜庆心理。习俗带有的牢固性和排他性，更会使你的异类思想被弱化或被淹没，比如中国人春节皆言红春联，如果你家贴的却是绿春联，就将被视作异类。

在民间，中国红，委实构成了“喜庆文化场”……

（本文曾选入2010年上海市中考语文试题）

梅雨是嗒嗒温热的暧昧语言。

梅雨，梅雨

1

梅雨时节的日子，总是这样嘀嘀嗒嗒地落，叮叮叮下地落，晶晶热热地落。

苍凉空气，潮湿闷热，人人都享受如此雨水的洗礼和滋润。梅雨中人，就像不期然被钉在大海，同烘与空气大口袋，成了蒸腾口、湿润的、气社会雨子民。巨大凝水，水珠洒下，梅雨期间的空气是要包是这样处在饱和与近饱和之间。此外要小，何谓饱和。我想打个比方，就是你随便捉拿住一团空气，不用多大力气，一扭扭，就能拧出水来。这空气已无法再包容更多的水汽。梅雨时节的空气历来如此。

梅雨时节，天气总是那么忧郁，阴月，宛如罩了一层亮黄、低矮、温热的灰布。偶有不下雨时，大雨才可能像与于：于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卖唱女，日本作家德富“花子”梅雨时节，王外略笔草草，却极度传神：“空气显得浓墨而凝重……坎坎也，并且可以升腾，只能化作雾来徘徊在间。”

梅雨时节的气氛，总先去出现象大雨骤的刺风，也没有个榜题名、可房花烛的爽利。

梅雨时节，你随手去一支竹笋落上，由于过度潮湿，由于发热膨胀，想必会抽枝发叶。

黄昏老是，热雨老是，湿黄昏老是，你一旦置身如此湿漉的空气，就似沈桑拿，或似苦恋而未可易动的心情，能不潮湿么？

如此的空气，不期然竟有，漫过一种难言的特质——暧昧。

关于梅雨的暧昧，听听鸟声，也能得到隐约的暗示。梅雨中的鸟声意象，完全可作暧昧梅雨的象征。周知章在散文《鸟声》中曾说十分想听春分时节鸟声，然却遗憾总不能够听到。春分节节的鸟声，即便有，也远比梅

用节奏的鸟声明晰、清脆。梅雨节奏的鸟声，传播在空气中，盖因冷空气气氲氲，实在不可能似晴朗人传播得那么顺畅，因而听起来就无去清脆、明亮，更谈不上婉转、爽利，约略还带七分哑嘶和沉闷，打个比方，就像隔着几层当时满屋的明式屏风不太明目张胆如何的女子在歌唱。

2

梅雨，是发生在接近于地表的事情。炎黄华夏，在流域，梅雨总是在六七月间降落。梅雨与“杏花春雨江南”委实有着暖昧的联系，譬如，这时候江南雨水尚欲断难断、绵绵延延，至少一样表现着暧昧。何足六七月，正是江淮梅子黄熟，梅子酸酸，心事已酸酸的季节。“梅实迎时雨，苍苍值晚春”（柳宗元：《梅雨》）“梅子黄时，梅雨来，梅雨来，梅雨随雨落，这也无怪人们称如此的雨为“梅雨”的原因。

梅雨，是中偏低纬度地区地球表面到高层的暖、冷空气相遇并相持的结果。梅子黄熟时节，南方的暖、湿空气“羽毛已丰”，开始不甘“坐地”“北伐”。而这时，北方冷空气“总部”尚存相当的力量，因而意不那么情愿就能很快地“退居二线”。因此，人类肉眼看不见的、主宰气候的这两路兵羽即成两股势力，就在江淮流域，扎下营盘，互不相让，势敌对垒，角力相持，较起劲来，暖空气轻，冷空气重，因而暖空气组成的排云箭，气滑在冷空气犹同童子爬滑梯一般笔直上升，挟裹的水汽，在袅袅升腾中凝结成云，终而致雨，犹如璀璨落入江淮大地，但落入地球村与乙纬度相近的大区域，如扶桑日本之南。梅雨暖昧，长可一两个月，昼可数昼夜，在地球村，永远落成雨。一片里宽窄的氲氲之景。

梅雨，习惯仇柔寡断、不紧不慢，总左徘徊右摆动在江淮流域。大凡习惯，都是出于内力的驱使。有浙东，在江西又在湖南南部，梅雨要比长江流域落得早。入梅与出梅的时间，年际之间已略有变化。主梅、枯梅和空梅，是梅雨家成的三姊妹。雨量丰沛，雨日持久谓之主梅。空梅，是六七月间基本降雨寥寥之谓。枯梅则是介于主梅和空梅之间日接近空梅的情形。

苍苍的梅雨长景，在北摆，表明暖空气“北伐”力度大，朝南摆，说明南下

空气比北方空气强盛。南摆北摆，甚难一定，只有通过雨带“复辟”的走向，方可改止。只有待冷空气节节败北，困乏乏力之后，江淮流域的梅雨大，才叫全收兵。苏轼《船棹风》：“一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船棹风。”时，即夏至后半月；船棹风，指东南季风。诗谓七月上旬后半期，在东南季风盛行之时，梅雨期才有将结束，天气才转入铜锣般光明、响亮、轰鸣的夏季。

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梅雨变暖，但大抵相当于年年梅子相似，岁岁梅雨多能重来。

3

在梅雨的嘈杂声中，“准梅雨文化”逐渐形成。

“准梅雨文化”的表现，说起来大抵有二：其一，由于气候会冷暖、寒暑也人的文化心理，带梅子酸味的梅雨，多少会促使人类心灵暧昧。江淮人，就普遍没有东北人豪爽。江南流域那些小眉小眼的庭院、曲巷小桥、吴侬软语，怎么也难于传达、承受气冲牛斗的壮志豪情，你能否定这与梅雨长日，人之情怀老受压抑甚难痛快淋漓地宣泄和表现就没有些许关系吗？日本是除北海道之外饱受梅雨之苦的岛国。日本的暧昧算是世所共识的事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一郎的受奖辞，题目就是《我在暧昧的日本》。日语本身就是一种暧昧的语言。当然，此中原因是否完全在于梅雨尚未可证明，但多少总有些关系吧！其二，在居室文明上，梅雨促使人追求空、通、爽。在江淮，居室确也多水通透，漏墙、漏窗、亭台水榭居多，这不能说与“克梅”心理无关。而日本人在居室心理上的表现更爱“拙”和“空”。日本传统的居室，墙薄，间隔房间多用能够随意取下的隔屏和拉门，潮潮闷闷的梅雨季节一到，总能随意地左右推开它们，和风通畅，很方便纳凉。铺在和室地板上的榻榻米还是稻草或灯芯草编织的，一入大潮潮地湿湿的梅雨季，这一类材料自然相当吸潮。

（本文曾收入《中华活页文选》，《中学生阅读·高中版》，11年第1期）

在这人的世界，丹霞的美名，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相看不厌美丹霞

1

你眼由这名山过渡，蜿蜒绵绵，透透地走，平落在姹紫南粤至“宝乐”的韶关、粤湘赣交界之地。

你是在暮春的一天，第四次上丹霞时，靠近黄昏，你和同伴从狮子岩下来，马上就上至顶峰。当攀上那天幕时，黄昏静悄悄地来了，那轮粗粗的圆月，发出一片无重的金色之叹，随即撒下漫天红紫，就像万般一拥一拥地，洒落，洒峰上的绿叶，洒岸，洒田，洒尽染。这时，你停下来了，由山惊讶于这土色的层次，岩石的肌理，何以竟能与夜色如此相称。那些手摸不着的褶皱与红裂岩，温软软润，贴在你的身上、山崖上和石壁上，你甚难分清究竟是夜色映入山崖，还是白色染红了晚霞。抑或是山色映红了晚霞的落红。

这时，你很感念命名“丹霞山”的人：因“色如赭丹，明若丹霞”，即理成章地就唤出为“丹霞”，可谓大才地、色地性地、全面地继承和显现了世人看山的感念，更为此山享有“丹霞地貌”的命名专利播下了菩提种子。

易提和村终于萌生了发芽之日。20世纪70年代，那在日后成为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的陈国达教授，入山了！那真是个巫情人，白头的天气能发出奇地好，就王河流得似有明清之风华王陵的他，与与友互视，竟宛如昆虫在瞬间相互发现，相看不厌。嘿，这以奇章异草为特征的红色陆壳屑（地貌，这“猿平、身陡、麓缓”的丹霞奇岸，真是大有地质科学价值，大有风景价值了……他仿佛天授神予，命名之为“丹霞地貌”，学术界非常接受，随即推开了“丹霞地貌”之说。从此，中国的丹霞山，成了全球“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半世也就有了丹霞美、美天下、美人心的动耳传奇。

十多年前，我与丹霞初次邂逅，就沉迷于丹霞独特的美，然而，只有这第四次入山，我与她，才算得上真正相识。依我看，丹霞简直就是诸多花冠的今天十河云，亿年，这期间，尽管丹霞也可能有恐龙出没，“马坝人”奔走……而她却断断该是孤寂的。古来“美人”皆孤寂。这元幽“久空谷、人音寂半世，知有何在，张想谁可”的孤寂……如此一有金钱的孤寂，常常又是风光未竟的孤寂，美的孤寂。

如此丹霞，若不“沉沦”，我以为倒是幸运的，反利于保有丹霞力化简般的美。

丹霞美在色相。丹霞，乃时间长河淘洗出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的伟力和耐心。距今1.1亿年至“一万年”间，丹霞一带是云影波光团聚的大湖泊，四围山峦奇，石壁上，扶山水中峭而下，积聚入湖盆，如同线装书般叠积，越积越厚，尔后受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地壳上升，湖水地层遂被抬升成陆地。炎热干燥又使富含铁质沉积物氧化，渐显红褐色。半裂的奥灰块，风干的抽打浸蚀，流水的日夜切割，土层也好，岩石也好，或变成丹霞赤壁，或变成城垣状、柱体，或成灵洞、窠窝、峰林、石蛋和石笋，巴西丹霞，奇幻风光无限。

最富代表性、典型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是“顶平、身陡、麓缓”的丹霞赤壁——天得奇绝却淡定，安静而养眼。远望去，平顶犹台台，上覆绿色；陡身如绝壁，岩片与叠加的右手度元；和缓的口麓与绝壁下部相接，架花生树，藤蔓紫缠，一派亚热带沟谷雨林景象。

从云岗上的丹霞，则是很散文的离散风光。丹霞主峰海拔480米，没有东日之雄，华山之险，嵩山之奥，外却旁离散散，方圆达200平方公里。阅丹霞山岩地质系剖面模型，发现家的丹霞水累，丹霞风景既有具齐的团队，花团锦簇，亦有独闲的峰峦，风骚迥异。

丹霞更缘水而秀美。欲探味丹霞的秀美，你就得乘游船游江。锦江，这源自丹霞北面内坝林海的干涸，执同纽带缠绕在丹霞腰间。船儿缓缓地、轻

轻地在水上漂移，山和林却似在水底走；风吹水动山不动，云却在江底流。丹霞自在存在，荡漾在江上碧绿中。这时，你何谓山水相依，水色苍古，水色秀美，才会有更深刻的鉴赏，不是吗。这时，以深浅的绿，以赤壁衬霞，以曲线玲珑的枕江睡美人，以狮子峰姐妹峰、八指琴魔、金龟朝圣、大肚佛、五马山和飞花水瀑布……委身于水，不是倒跌入水，连山上海阔的空气也倒跌入水，水中透迤拂动着的是，翡翠的色，润泽的云……

须臾目，你行走在静谧秀美而又水色苍古的龙翔湖畔，更会惊喜其间湿润的空气竟是如此清凉、异国地沁人心脾。你下意识地去右手触摸可及，满手霎可是细腻显似的手感，有凉，有润，还有扎手的硬。从环境生态看，倘若水汽充沛，其山必润，其石亦不那么易裂。你如此想着，猛然抬头，竟惊异地发现，原来丹霞奇岸的肌理，不就是泥土及浅水而被粘的倒映么？

殊为奇异的，丹霞还是一本性感的山，性意识浓重的山，阴阳平衡的山。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它在公开展露大地的生殖器——阴元石和阳元石。单说这一对酷肖男根的阳元石，突兀雄起28米，直径达7米，尽显男性雄风！

阴元石，又称祖石。据地质学家考证，原元其和阳元石左右端同体，由于沿裂隙的风化，导致其渐次与右端分离，最终竟勃起成，清然、挺拔的石柱形态。阴元石的岁数，如果以整个山块隆起孕育起算，该当雄起了约2.1万年，依照阳元石的相对高度和平均剥蚀速率计算，则享有1.4万岁了。

我打量着阳元石，忽而想起诗人博尔赫斯笔下的剑。

一柄剑。
一柄剑设计出黎明的寒冷，
剑身上镌刻着神秘的诗篇，
没有人会忽视它，
没有人会将它的含义彻底解悟。

中国人历来对性讳莫如深，然而面对这柄剑，你还能不面对和惊叹其雄美吗？何况其还不失暧昧、微妙，而且赤裸，“让已婚者忍俊不禁而未婚者含着微笑”（尤今语）。

看着阳元石,我想起美国印第安裔女作家厄德里奇在小说《爱之药》里塑造的总作俑者。总作俑者可以随意在动物和人之间转换,人可以变成动物,动物和岩石也万变或人的性器官或人一面。坦多罗教则主张宇宙的终极实在只有男性本原与女性本原两个方面,认为人体本身就是宇宙的缩影。

阳元石,不论是多大自然“总作俑者”的意味,还是宇宙一角的缩影,我想,都在观照中喻示人类:人与大地本来就是互相嵌入的,人与大地本来就是融合体,人之根本就在大地之中……

与阳元石既相对看的是——高高的平台,平台上置一鼎,香烟缭绕,台面受了道家阴阳双鱼各一半,上台来时的人面朝阳元石,多会双手执一炷香,弯腰,深行膜拜之礼。

现代人,也将阳元石视作生殖图腾了!这图腾,自然膜拜与性崇拜相互交融,成了与生命幽隐深处紧紧相连的图腾,已成人与人自然合而为一的图腾。

肉体,甚至人与动物的任何一部分肉体,都美,都值得膜拜,都值得亮出。诗人惠特曼那样的新大陆免因的歌喉,放声歌唱……

3

其实,最有资格歌唱月夜,成为与霞顶级“知己”的,还是地质学家。地质学家深知丹霞仍在发育。丹霞地貌美的突出特点,就是赤壁丹崖的广泛发育。中年丹霞地貌依然在发育,岩层在发育,色彩和风景在发育。丹霞在发育却并不躁动。平均每逾一万年,与霞就悄然长高一.57米。

流水、风化和重力,是丹霞地貌依然发育的主动方。

清泉在丹霞地貌上日夜流,对“石”产生下切、侧蚀,蚀去坡面上的风化物质,使风化得以继续。较易风化的砂泥岩层,因片状风化而发生凹进。景元上的通泰桥石拱、阳元石等,都是天然雕塑师。流水和风化联袂的作品。白天和月夜,流水的侵蚀使软岩被风化,导致上覆岩层大面积崩塌。赤崖习崖,不是重力作用造就的崩塌面,就是风化、流水侵蚀的新作业。

事实上,发育不只是人和动物的专利。大自然里发育着的任何东西,都

同样美丽、奇幻、迷人。人与丹霞的相互关系，人看丹霞的心态，不但似丹霞烟岚，在悄然“发育”变化么？

天缘，不但令我与丹霞屡屡相看，也教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全新的认识。人入山，面山，眼含敬畏，抑或惊异，诚然可矣，而今天，我心仪为人与山的最美情状，惟有李白与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

不足么？面对丹霞，敬畏丹霞，本是人该有的姿态，只是这敬畏的内涵中，人与自然之间已横亘着隔膜。而相看两不厌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丹霞、自然，都不存在谁行谁坐的问题，有的只是友善、相知和相融，是相互永存神秘、相互无欲无望，相互希冀有美的发现和欣赏，遂成“耳交”的至善至美。

如此“相看两不厌”，难道不是人与丹霞、自然，最美妙的关系么？

但是，相看两不厌却隐藏着深奥的玄机。那天午时，我和同事从阳元石麓入山，且行且看，薄暮时分下得雨来，雨入一景，眼目茫然仍是阳元石！我不禁不禁莞尔笑道：“没想到我们转悠了半天，竟都在围绕阳元石转圈圈啊！”话语未落，从我身边的山岩，竟就扑楞楞飞起数只鸟儿，亦画“阳元石字”，绕飞阳元石一匝，才翅展苍色，隐入山林……

4

第四次上丹霞，我再像在山内别墅行了一夜。感谢是夜，方教我懂得：丹霞潜伏着玄机，充满大神秘；且已具无边未读待丹霞；丹霞志，因神秘而更美。

丹霞能不神秘吗？不神秘能形成“丹霞地貌”吗？能行化上阳元石、阴元石吗？人类啊，你只能不息地感知，不懈地暗读，不懈地走近丹霞而神秘自然（丹霞）的神秘，隐含着亘古的不灭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律自然（丹霞）的神秘以天为底色，隐含着写人相看两不厌的永恒时及引力自然（丹霞），不但神秘，而且存在深一脚浅一脚、崇山峻岭的玄机，有时甚至令人生惧。

在人类眼里，只要自然尚存神秘，人在自然面前，就只能是渺小的

我是黄昏时分入住这山中别墅的。这别墅，被笼罩在百米屏风般的丹霞赤岩呵护着。太阳落山后，我与友人平门散步。须臾，圆月升起来了，水色的月光，散散漫漫，我发觉那清风及月色浸染不到的所在，俱被朦胧覆盖，更显得神秘兮兮的。

圆月在天，山暗月小。我们缓步跨月而行。丹霞山中多路，却无路灯。友人说，丹霞管委会不想装路灯，以尽量保持山的原生态。其实，自从第一台柴油机诞生至今，整个地球村，就至多只有“非原生态”山水，纯原生态的东西已全没有了……被命名“丹霞地貌”，现在想来，也是碍碍相倚的事，而人仍能关爱丹霞，已是丹霞的大幸运了！

许是来吗，更静已。太静，只有幽鸟长鸣。丹霞，静得似没有欲念的人，心如明月澄彻，弥满神秘。

“哦……这山，有灵性么？”“当然是有的，山的灵性就是期望得到人的尊重。人保护山的尊严，不能只在仪式上、形式上，得看看有无实质内容。曾有某日人言，一下飞机，风全不刮，就嚷着要回山……令他不解的是，丹霞竟突然四起满山浓雾，给他满头雾水。”

“丹霞，有生命么？”“生命？哦，满山的虫叫鸟鸣，不就是大山生命发出的声音吗？……”

“丹霞出还魂草。——丹霞……有魂，对吗？”

……

鸟、老鼠，甚至仓鼠，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回家的路，而人类却常常迷路。

夜渐深，前面峰回路转处，更黑了。“可别迷路，我们得回去。”我说。是时，群鸟又起，全山如闻一丹霞的静——竟以荒凉孤寂的神秘为背景。我猛然悟悟：呵，丹霞——您会不会似人一样也迷路呢？累累声名，会不会招致您迷途呢？

丹霞早已就戴上诸多花冠了。山上有别传寺、古诗词、墓碑石刻，山下更有禅宗圣地南华寺。大贤来过，名人来过，大师来过……丹霞对待“声名”，已似才疏魔力，山不雨已。从“丹霞”“丹霞地貌”“中国红石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到近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一举成功……缠缚空茫中，而且在

远方，定然还有更多的美誉在等她，在唤她！有道是声名累人，声名就不累口吗？声名喧嚣尘上，经济随之，喧阗随之，您——还能够永葆宁静吗？像有神秘吗？可能不受伤吗？大自然的美丽与忧伤，大自然的宁静与呻吟，每时每刻，都维系着生命共同体啊……

声名，甚至美名，在这人的世界，对于月漫，不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吗？如此想着，这夜色下神秘的月漫，一下子就不那么宁静了……

我瞬间漫生幻觉：今夜，这夜的月漫，竟原来到处都布满眨眨巴巴的黑眼睛。

这满山遍野的黑眼睛，神秘的眼睛，期待与忧患并存的眼睛……白河路畔突然张开已不那么纯净的花蕊般的眼睛……心有忐忑似乎得迎浪洪水般入目“目光”的眼睛……深不可测的眼睛，正看着你我，看着人类，看着地球……

本文刊载《散文·海外版》，获“丹霞山杯”全球中文散文大赛优秀奖和“首届中国丹霞客游记文学奖”）

人类的未来，白雾四起，茫茫白白是必然的了。我心忧忧。我知道这是天数。

幸福不是身边雾

一、雾如同幸福，谁不可能从上天抢下来……

这早早白白的雾，在人类思想的荒原，地球的表面，依然弥漫。雾，不但是大地的面纱，也是社会的面纱。

一说到雾，在你的心中，就弥漫
乳白、湿润、朦胧和轻浮……

在电视的“天气预报”云：雾，是悬浮在锦绣河山上的符号：

微小的水滴团体，或者冰晶团体，个体若即若离，只要悬浮在贴近地面的大气中，便构成了雾。

也可以说，雾是无数微小的兀兀浮浮的水滴或者冰晶，在近地大气层中开会，开最松散、自由零星、沉沉默默的小会。与会成员——水滴或冰晶，统称为雾滴。

雾滴无疑是白雾社会飘忽的子民。以下那些尚未结冰的雾滴，气象学家称为“过冷水滴”。至于水汽，未凝成雾滴前，悬浮入空气中，你即使目不转睛，也看不见。

水滴已经够细小了，半径才略大于1毫米。雾滴的半径也多数小于1毫米，最大的只1.5毫米左右。在1.7万平方公里的空间，一般的雾，雾滴会弥漫上百个，浓雾的雾滴约略可飘忽500个。

如此细微的雾滴，会亲密、周映你的脸庞和脖子，似有似无。

在初春或者深秋，尤其是初冬清晨，你推窗一看，未必能见到黄鹂两只

或白鹭一行，却经常能见到雾。雾遵纪守法，总是客客气气的，从不大胆大摆私国民宅。入你的屋子时，也总是蹑手蹑脚，度度的，白日的

进入科技独霸其水猛兽的年代，雾便经常出现在人类的家庭。炎炎夏日，你拉开冰箱门，暖湿空气便涌入你的冰箱，与冰箱里那东得打蚊子一般的空气便充荡而出，与室内的暖空气相互拥抱混合。混合后的空气的温度，绝对比原来的室温低。原来，空气天然有这样的秉性，温度一下降，包容水汽的能力就随之下降，因而，“多余”的水汽会凝成雾滴。——不但雾是理所当然，雾，更多的，是白在户外。

这人间，白天暑热，夜晚却清凉。白昼的气温有时高得发命，空气中容纳的水汽也比较多。月夜犹同白纸轻薄满地的凉夜，空气如果还平静如湖泊，或微风轻微地吹，由于土地散热冷却，靠近土地的空气随之降温，空气中的水汽，就容易凝成雾滴，日雾升腾；湿度空气，一旦移至更冷的存在，水汽就易“抱”成雾滴而起雾，如此形成的雾，厚可达百米，早日的持续时间也长。

水汽凝成弥漫的雾滴，
茫白，如同月光……

谁说海上只生明月，海上还生白雾。

当泱泱大陆之上的冰冷空气，身不由己被陆风送至海上，偶遇身下的海水还较温暖，海水与空气便有较大的温差，于无垠中，故元寂渺之上，为雾起兮。

二、白雾缥缈源自雾对空气湿度和温度

真是好大的雾啊！你弥漫漫迷迷蒙蒙氤氲氲氲柔柔悒悒软软绵绵轻轻飘飘拂拂游游荡荡黠黠动动。此乃乳白如牛奶的雾呢。苍苍下界，成了水汽腾腾氤氲鹿鹿的雾世界！雾给你的感觉，是肉质水汽的撩拨。

“高山多雾出名茶”南方的名山，水汽氤氲润润，白雾蒙蒙缭绕，这韵味

喜温暖，耐阴凉的茶树，环境之好简直就如人们生活在空调；如此的白雾社会，甚利于茶叶合成含氮化合物，利于合成蛋白质、氨基酸及芳香油，利于茶叶肥厚，叶质柔软，持嫩性强，利于成品质地色光润，耐冲泡，亮汤色，味香醇，甘悠长。

朦胧白雾降低了“能见度”，
也使人物关系愈加疏离……

人们总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似乎什么都喜欢阳光，其实现实苍凉，不可能如此绝对；你能说朦胧白雾喜欢阳光吗？这水性杨花的飘絮为雾，这出身寒冷社会的雾，会喜欢暴发自己与阳光吗？

朦胧白雾的大敌，不共戴天的克星，就是这看上去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阳光哪！

亿万年以来，雾何以不断消灭？苦在于阳光的照耀，土地升温，空气就雾滴传送热量！

上帝不幸的是，在这太阳一起床就照四方的尘世，雾不但难于躲避阳光，反要将自己袒露在阳光之下。

如果没有阳光，大雾亦会陷入漫漫长夜……

这就是宿命——只是这雾，难道乐意接受阳光的“爱抚”，接受阳光的热力，接受阳光暴发，火亡自己吗？雾果真只能接受如此的命运，如此残酷的宿命吗？明知痛苦，也偏要接受吗？面对阳光，雾就没有实在的抵抗吗？

或许承受中有抵抗，抵抗中有承受与情状，痛苦的情状，方是阳光方又下迷雾的真实。

阳光呵，您从那里不可及的地方，铺天盖地地打过来，这是从上到下的打击，没有商量余地的打击，无情的打击，挡不住的打击，是雄鸡一唱天下白后，说来就来的打击——阳光打入雾，与打在你脸上的感觉不尽相同——尽管每

一个雾滴都是小小的圆形球体，而雾滴依靠团结起来的力量，依靠白茫茫的力量，对阳光依然能展开立体的、低层面的抵抗：阳光，有的被雾滴吸收了，有的被折射开去，有的被反射走；未被吸收的阳光，在雾中也无法抗拒被多次反射和折射的命运。阳光一扑向雾，曲折的路路就在等着它。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这样写过宁静：“那里仿佛是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所以还不会发出声音。”雾对阳光的抵抗你我同样听不到任何声音——不是震动发出声音吗？你能说苍茫白雾里雾滴对阳光的抵抗就无任何震撼吗？从雾肉体到雾心灵，只有人言稀声抑或人河流日夜那般的宁静吗？

阳光对雾的打击和雾对阳光的反抗，构成了雾的浓度不断降低、损耗乃至消亡的过程……

即便雾海再浓密，即便雾无可寻觅，依然有“角痕累累”的几线，穿越前途渺茫的迷雾，扑入大地，扑入眼帘——是有曾经雾游的阳光进入我们的眼帘，方会使我们感受到雾的孔口和喉咙……

不惜以身体作祭坛，雾啊，
终于壮烈出阳光下的朦胧……

三、雾委实是别一类墙

实在的墙，虚幻的墙，在这个世界都存在。长城是一种墙。一个埃克斯佩里的长篇随笔《要塞》是一种墙。卡夫卡的《城堡》是一种墙。钱锺书《围城》，婚姻乃人为之墙。某些思想，不也是一种墙吗？

上近埃菲尔铁塔时，正是黄昏，浓雾四合。望雾的铁塔下，撼动中外人头。旅行团与都牛相脱洒西体。凡事之外，是人还是雾，面目难辨，人影模糊。你站在铁塔下，等于沉在雾底，你突然觉得，这铁塔不只是一堵墙吗？哦，这迷雾，不更是一堵墙吗？一种另类的墙啊！

雾墙柔软。柔软得几乎丧失押料。任你怎么推怎么拉，这雾也倒不了。

你以粉拳击雾，以铁拳击雾，连柔软感也给予不了你。这雾墙还挺暖昧的，朦胧不就是一种暖昧吗？你在雾中使劲地喊一声，大喊一声，那声音传播得含含糊糊，可不太像你的。雾墙的暖昧还真似十年的约会心态：你准时来很好，又风野胡波浪轻，不来，也细雨水静，日河依旧日夜流。当然，这墙在我看来还简直就是迷宫。记得博尔赫斯写过：两位国王和两座迷宫，其中一座只有人工建筑，乃台阶、大门及围墙，另一座却只是空荡荡的沙漠。我不明白聪明绝顶的博氏在与迷宫斗，何以不选择雾。

雾墙尽管是水做的墙，却没有玻璃之障，无法出现月亮的倒影，无法交错叠看，更无法手托纤纤。雾墙倒会教人念及比春雨万物还无声似下下停停。依我看，雾是大地之上东方美字蕴最浓的自然物……

雾墙很轻。“秋城海雾重”，凌霄佇立，书立物这一句吟咏的只能是秋城之雾的轻盈和厚实，白断非什么重量。近地面的空气之阻，以托得住雾，乃雾滴本来较轻，远比鸿毛轻。一立方米雾中所有雾滴的重量，充其量重不了多少。掐指一算，即使你眼目这立方米木房室大小的雾，万拿万雾滴，那重量，也不是，充其量，即不到一两拳头的重量。在（再）康桥（里）徐志摩形容自己轻轻来去的诗句，其实，摊来抚写雾之轻，也未尝不可。

雾滴之“重”是如此天然和克。雾滴欲填满成山，还真艰难。

或许，雾墙反而，易轻而难。只要局部空气稍有动静，那雾就人可以轻轻地托住。雾墙即便因地心引力作用而下降，速度也是非常之慢的。依林“但草微风岸”般大小的风，再境上的雾，不必验证便知道了，只是非常之缓慢。

你听过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吗？多数是雾滴滴落林地的声明。博尔赫斯说：雾墙托我，你泛舟湖中，一群黑色水鸟扑楞楞从你习群的芦苇荡飞离，鸟影朦胧，想那翠雾多少也在使鸟翅沉重。雾，还是老样子，混沌沌沌，柔软游移，弥弥漫漫，似一堵安静地扩张着的墙，是覆盖了湖和你习墙，诚如老舍先生所说：“这种雾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整个的，除了你自己的身体，其余全是雾”。二马——苍草半世，人被置入了雾墙哪！

可有人却还在雾墙里布网。南天江有利北部几乎滴水不降，水比珍贵。可在那里，一年四季，竟有非常丰富的潮潮显湿雾不断埋还乱的吹自太平洋。

北风，海风一爬漫上山坡，就四处散布浓柔白白的雾。智利农人果然智慧，会在山坡当风处，高悬起张张大网，那沾沾在网上习水气，不断丰盈，机缘发育，尽管是声声鸟鸣，却终昼夜夜流淌到大地。

雾墙只能“砌”在苍老大气的式云，砌在柔软平坦的雾日，已高不过千米。

雾是不屑被高升的戒为野云，涌风飘荡的。

尽管如此，雾还是逃不脱被某些人误解、甚至被立成云雾昆布的窘境。

陶渊明曾写过一首诗：“千峰顶上一回闲，老树临风云自闲；昨夜云随风出云，到头不似老僧闲。”诗是好诗，但元冠是云是雾，人已抱个。

据说雾墙就没有包容性的。别忘了，脚下是社会，是人生，是神，是庙，是教堂，是牲畜，是芳草，是鸽子低飞，是战马曼然……

别以为雾墙是水做的斗与镜。一定像冰水一取化开，化开。雾中有兀兀，浮沉的刺刺，航舟，还有一氧化碳，等等。雾是法至会城“杀人墙”。二世纪初，一场著名的“伦敦雾”，命丧黄泉者就逾万。

你有过飞车穿越雾墙的经历吗？那是一种不知前知有没有阴阴、有没有深幽的体验，是一种前途茫茫而又略带侥幸心理的体验，是人在墙中却不知四面碰墙的体验……

倘若浓雾深厚，云层还平，能见度很可能就只有十几米乃至几米……当遇如此的雾境，高速公路就限速低速。于是美国与欧洲公路一想起那一年初冬，大雾漫漫，平到我了台北机场，本该晨飞京城，却被延误到午后浓雾薄去重见了青天，银鹰才昂首起航。

远思诸葛当年，倘若当时江上不是横一道雾墙，即使战鼓擂得哀竭九霄，那草船恐也借不上公谨的几支箭。

般之中总有特殊。柔软雾墙，倘若听息多是过冷水滴，雾随风动，风助雾行，这些过冷水滴，一碰于树木，就会不断东结积聚，那厚度，可达四五厘米，成为晶莹剔透的冰晶——雾凇。因有雾凇，东北吉林有“松花江畔的大柳树才有了‘白发’千丈”，苍松才成了“千菊怒放”。这无松花江畔著名的雾凇风景，尽管结构疏松，却特别美丽。

四、雾天科技的雾人而变得荒谬

古人讲，天有地，自然规律，自在运行，谁都不能违抗，更“改造”不得。自然万物若被患上“限制的技术强行介入，被人“大肆”强暴”，不论结果是丑是美，都荒谬绝伦。

近期的《华尔街杂志》有文又说“人造雾景”，云杭州龙井公司，将技术自是向争来，自问起了技术雾化，“跑马跑”跑入大森林，说如此形成的“雾森林”，如谜似真，如诗名出，迷若胜犹，宛若仙境，还富含负氧离子，游人无不流连忘返。

这竟元上谓的“大雾”，令你难叫“花非花，雾非雾”的大雾。

这竟是何处云云竟已无不去取媚性，荒谬绝伦的人工雾。

既然雾透了人气，雾透了技术，又人，雾，与自然的“正宗”雾，竟然质地相同，色泽相同，甚至亦也无法说是“伪品”。由于在这种雾上，那山川与正宗雾，又有何区别。你建一雾亭，一会“满大雾水”。更荒唐的还是，居然上人工雾，较自然的雾，还尤过于大地充当站脚，理恐天下无人不识，竟要响当地广告天下。

荒谬易行力量能导致荒谬的结果。荒谬的结果本身就是荒谬的报应。

既然是人工雾，是荒谬的雾，那么，其美与天然还是美的，就不只是人工美，还有“荒谬美”了。

有学者认为人类已被卷入“缩水”的大漩涡。“在这个大漩涡里，爱情缩水为首，友谊缩水为次，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成为在电视，大自然缩水为派涌业，自上的精神冒险缩水为最薄的张涌漫他”。如此的缩水，当然不是自然态的缩水，而是有介入物的缩水，荒谬与缩水。

无独有偶。与人工雾的“荒谬美”相对应，还诞生了人工缩水雾——“人工缩水雾”，这已不成为“荒谬丑”了。人工缩水雾被解构、被消解、被驱赶，还能不是“荒谬丑”吗？

追逐芬芳的铜臭，技术
在无尽地衰渫，乃至强暴社会和自然。
荒谬若雾，弥漫人间。

何必大惊小怪呢？人工消雾，对于伟大的人类，对于已被现代技术武装到牙齿的人类来说，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摄氏零度以上的暖雾，以加热的蒸发之；对零度以下的冷雾，则向雾中播撒催化剂为硫、干冰或者碘化银，雾滴会骤落于地面。巴黎的奥利机场和戴高乐机场，之所以成为“全天候”机场，盖在依靠人工消雾。人工消雾，不就是雾被强行“缩减”吗？

人工消雾之时，雾能感受到痛苦吗？会自泪淋漓吗？会反抗吗？是依然敞开门户不设防吗？

可现实是，人工雾和人工消雾，已越来越受到民间的欢迎……

荒谬美与荒谬丑，成了现代技术悖论的两歧“圣火”，在秋风肃杀、飘荡的大地上，呼啸蔓延，越烧越大，越烧越阔……

11、雾到底读不透到底是雾还是堡

尽管雾的朦胧还会使你想起山野的长烟、氤氲的雨水，甚至想象貂蝉躲在竹帘后轻歌曼舞，以及莫名的其他事情。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你依然感到未读透雾。

这雾何以总是躲藏在大气层的底部？站着到处是眼睛的人呵！何以不高飘成云或入土为安。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大自然总喜欢躲藏起来。”雾们以就未躲藏起来，雾知道有多少男孩女孩或善男信女，在对己看过来了吗？知道好读雾，是人的天性吗？

即便是专业观云读雾的气象学家，也认同雾是读不透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闭关读雾闭门消雾的日子里，大学同窗孙活博士竟来造访叙叙余来了。孙君已是国内著名的“感”气象学家。他君研究迷雾八年。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雾。那夜，可商者酒论迷雾，说起很多连气象学家也无

法悄悄的雾情雾象。他说教科书上曾写说：起雾时，近地面若有风，也只能是微风，其实并不全是那样。有时，正吹着好几级风哪，可没有几分钟，雾突然就腾起来了，一片白茫茫，神秘得很。他说他长久熏陶过许多团雾，有的直径竟有好几千米。最神奇的还有你父亲所说的雾墙，真的有高高的雾墙，为界非常清楚，是这样垂直上去的雾层，那雾墙，墙面的模糊边界，最多也超不过两米。“孙君用手边记划边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末了，他下了个与我相同的结论，“大哪，是永远也无法不透雾的！这雾，真是太变幻，太神奇，太莫测了。”

这说不透雾的原因，也能一直撑托如雾吗？

究竟是雨还是雨呢？连气象专家都说说不透雾。

其实想想亦是，那泉水还不是可以一分再分水永远去分尽吗？你不是只能相对地接近真理，而永远也抵达不了绝对真理吗？

幸福不是身边雾！

雾啊，缥缈挪移，迷幻人间。

诗人习惯以雾锁住什么什么来暗示环境的状态。“色含轻重雾，香引夜来风”你不能说这皇帝李世民的诗，只写了自然之雾。在毛泽东面前，虽有“过眼行云扫去”（天与诗人乘他笔兴写雾：“踏着小猫的脚步，它来了，悄悄地踱到巷口，一脚接踏了下來……”“青如翠雾罩轻纱”（金庸，小说人的该是老舍小说《马》里的伦敦雾：“光说颜色吧，就能同时有几种。有的地方是浅灰的，在几丈之内还能看见东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里半点分别也没有。有的地方是从黄的，好像是伦敦全城全绕着烟的深木头。有的地方是暗黄的。”我那年早春一月在伦敦，才发觉呢，却怎么也未见过如此可用旧，老舍雾，雾有味吗。“香雾云鬟湿”（杜甫：“香雾空蒙月转幽”（苏轼）：“丁香雾由云结愁”梅文华。每谈城市的居民一般不太介意面面相觑，说是海雾太咸，老锈家电。“浓雾像棉团似的从上游滚滚而来……浓雾沾在脸上是黏黏的，群腻腻的”；“浓雾白得跟牛奶一样”（契诃夫：在峡谷里，一写雾质感举重若轻的还有何其芳：“雾在树木间游行

着一批白的，蠕动的，雾是巨大的神物，是神物的埽气，替离阳拉起鞭子，又游行着，沿着巉岩向上升。”（《画梦录》）

文艺家总可以以为读透了雾——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文艺家笔下的雾，即使你不去考量它与科学相悖，那雾也不再是客观的自然雾了，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人文雾”。

文艺家读雾写雾雾依然。

科学家追雾究雾雾凄然……

事实上，只要一想到雾，你就陷入了“雾式大讨论”。不是么？你一想到雾，就说明你已入雾中，即使你身旁没有雾，你的思想世界里已是入雾弥漫了，你和同局的“什么都已隐没在高茫茫的雾里了”（见支微支：《方子面包》），或者，雾如深深的水已把你淹没，你反成了身在庐山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现代苏轼。

或许，雾的本意，是让你永远也无法读透，否则，何以在抵抗阳光的同时总让你一团雾掩足？其实，读不透雾未必不是好事……

失贞的温泉，是地球村被人类异化的缩影。

失贞的温泉

1

你，堕入貌似纯净、纯洁的温泉，温泉那无微不至的柔软在容纳你、拥抱你，这柔软孰似女人的爱——女人的爱都是柔软的，如圣哲说的风吹不折的细草——这是起伏伏不断流的柔软、和平的柔软、透明的柔软。你肯定不会探究，这温泉到底有多柔软，自己是否能捉住柔软，你只感觉柔软在手中若有似无，正从手中滑走，视而不见。

这柔软形式的浮力甚至很奇异——珠海御温泉有个死海，这一池盐分饱和的苏打式温泉，因其密度比人体大，竟能够让你直挺挺地飘在温暖的水波之上。

温泉的柔软无缝隙吗？你只要百分之百走进温泉，柔软都会以果戈理《套中人》里的神幻套子严密地包裹你。

温泉，你的柔软给人欢喜，比初春的土地还要湿润、和暖。

然而，柔软如此的温泉，在未荡入人类社会之前，却仍像有处女般的纯洁：从来没有渗入的因素的自然物，都是纯洁的。

我探究过温泉的形成机理——一种说法认为，温泉是地壳内部的岩浆活动形成。在死火山一带，在地壳板块运动隆起的地表下，那些并未冷却的岩浆会积聚、大量地释放热能，使附近带孔隙的含水岩层受热而致水温升高，或沸腾为蒸汽；另一种说法认为，温泉是由地表水的渗透循环作用形成的，即温泉是雨水渗透地表后成力的地下水——被地热加热成热的热水，多含二氧化碳气体，由于受上头不透水岩层的阻隔，终会形成高压，冲出裂缝涌出地面，成为世俗意义的温泉。

在我看来，温泉大可以分为人文温泉和原生态温泉。

人文温泉是渗入了人类思想文化和行为后果的温泉，是温泉的沦落，温泉被异化，已不是原生态温泉，已遭受人的污染，不再是躲在这无人未识的女子。

倘若还是原生态温泉，一泓碧水（温泉自然可以是碧水），温温热热，荡荡漾漾，静静默默，孤孤寂寂。月圆之夜，明月悬在天上有高，月照落在温泉的倒影就有多深。一水半月和天半月，深浅对称，温软浮动，风情纯净，一切是那么纯洁。

2

原生态温泉在这个地球上迅速消解或丧失，主要原因是人类以科技、文化的名义对温泉大加琢磨，步步进逼，且成效卓著。事实表明，人类对温泉越重视，温泉被异化的程度就越彻底。

人类何以要异化温泉？是人类为了自己，为了医疗保健，休闲养身也。温泉作为天然地下热水资源，含大量的钙、钠、铁、钾、镁等微量元素，据说能改变皮肤的酸碱值，软化皮肤角质，何况温泉周边安谧的自然环境，优良的声音空气，对人的身心，确有疗效。

在异化温泉这个伟大台面上，人类似乎从未都嫌主观能动性不够。

泡珠海泉湾温泉和海南兴隆全叶枫温泉，我都邂逅过斗耳鱼。这是一种长不及二厘米的小鱼，生活在十几摄氏度的温泉中。这些温泉吞吃不了人，可你一旦池中，它们马上成哲鱼贯而来，围拢过来，并不跟你打任何招呼，就一小口又一小口不断地啄食你身上的皮屑。你会感到微微痒痒，然却实在是惬意。人类异化温泉，居然也对鱼开放，放小鱼“进口”，可谓别出心裁了。

人类异化温泉，更多的时候，都打着弘扬文化的旗号。古兜温泉谷是一个立体式温泉度假村，隐约有广东阳江高低参差的山谷。你步入古兜温泉谷，会发现，尽管这里彰显的欧美文化，日式文化已经不少，大家却仍嫌不够，还要大唐文化：大门按唐门设计，唐式大殿金碧辉煌，唐宫宽敞气派，那

传奇神秘的敦煌摩崖、丰腴贵妃沐浴塑像、太子池莲花汤，无不劲吹盛唐之风。如此奇氛围，加入玉女光濯，流眄照盼，倒少见徐志摩笔下“水莲花的娇羞”。文王浴罢入院庭，可入户骑龙椅读书，伏长案挥毫，也可蹁入贵妃椅，赏赏庭前花开花落，但观云间云卷云舒。如此情状，可谓将相关的自然元素、生活元素和中外历史文化元素统统整合于水的氛围，融入温泉矣，经如此的文化创腾，如此现代化的温泉倒也风光无限，只是那本色的原生态温泉，安在哉？

3

温泉无法“宁身如玉”，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这个世，人太强势，太自以为是，太自我中心。

作为典型个案，我必须认真说说御温泉
在珠海御温泉，墙上镌有这么一首小诗：

这一刻，
我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也可以不想，
水温 39℃。
我在御温泉，春暖花开。

其实，仅御温泉之名，已流露出人对温泉的异化

史书记，七百多年前的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及皇卒和众文武大臣，仓皇逃难到崖门，日日，进入如今珠海斗门一带，见景致秀美，皇帝下旨设立行宫，恰好邻近有一暖泉，四季温热，热气扑面，似仙气弥漫，传能医治百病，被称为“神水”。在民间传说下，皇帝仓皇入浴，龙体龙心顿感舒畅了许多，情绪也稍稍变得稳定。民间为铭记这段历史，将此处温泉称为御温泉。

御温泉，我也过数次，每一次，都感到这“神水”仍被不断开发，不断被异化。

御温泉的天然泉眼在何处,你是无从知道的,有人怀疑水是他处引过来的一面我和信这温泉水是真实的。其实,作为“泡客”,你何有必要知道温泉水出自何处吗?甚至英雄都是不问出处的。看看这御温泉,各个池子都有温泉水进出口,从那里流出的水,全冒着热气,你能说不是温泉吗?自述是御温泉大大小小的温泉池,居然都是人为规范的池。酒香扑鼻的是酒池,更多的是中药池,许多池子上还盖有屋顶。池畔的木牌上“自告之”的,是这池子加了什么中药、有什么疗效、水温多高,等等。池畔的许多木牌,皆有传“鲜花盛开的声音”。

被如此人文化的温泉,自然不是原生态温泉了,只是被异化的温泉,在中国,在地球村,是个案吗?

还有多少原生态温泉,要被异化呢?

4

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儿子。人类的生活,何时逃得开大自然呢?人,如果不主动适应、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对大自然不保有敬畏之心,有时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被置于技术的战车后,在总体上,就注定与大自然敌对了,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今天都是野蛮的、侵略的和不道德的。甚至可以说,在今天,只要人类盲目关注什么、关注什么,什么就会被异化,甚至遭殃。淡忘了自己身份的人类,还能不与大自然越来越疏离吗?

在现实社会,即使是朋友,关系之中一旦被楔入哪怕一层“商业纸”,关系也会疏离。何况今天的大自然,已被人类强行楔入如此之多的“异物”“污秽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和谐得了吗?

面对日益污染的河口大地,满目疮痍的空气质量,面对一个个“伟大”的同类,作为个体,作为对自然和人类关系已经深有觉悟、深深忧患的人,我等又该是陷入了怎样的境地呢?我想起女作家蒋子龙说过的话:“我的真切体会是,当我们真心关注生态,就等于踏上了一条绝路的路。”

然而,在今夜,拥你的温泉水温适中,夜莺在歌唱,你越来越深地进入温

泉了。微氤雾气，水雾萦绕，你惬意地团起双眼，正体会“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况味。当然，你不太在意，那拥抱你的温泉已不是处女温泉……

难于扣解的问题竟是，对温泉异化已了然于心的你、对人与自然关系深怀忧患的你，居然还要享受被他和同类异化的温泉，你是无法也难于舍说让你如此世间的周旋所在……你难于超越自己。

的确，在科学论坤尚未有什么市场的今天，在人类还未充分认识到“草木都是生命都值得敬畏的”今天，我们如此对待温泉，如此异化这只有能量而没有生命的温泉，也是大自然、太上帝、太肉体的“践行”了。

想想，在那久远的农耕社会，那荡漾着牧歌的江江温泉，尽管夜凉，然却是多么安全、多么幸运和何其尊严啊……

如何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在何方？对此，我赞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除非人类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人类自我约束的宗教，有道德戒律的宗教，以约束人类不能做什么，人类才有救。

然而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建构起如此温暖的宗教呢？

霜成了地上奢侈的月光。

奢望洁净的霜

成年以后，尤其近年来，秋深冬至的清晨，打开门窗，我常常奢望读到霜……

童年时，冬天，那个北风骤停、星月皎洁的夜，母亲领着我，端着小碗开水，水中斜插一根竹筷，把水碗置于窗畔，祈望寒夜里的晓，能让满窗人的降临的霜。翌日清晨，打开门户，未见屋顶、草地、田野一片大白，银子世界。我这时，母亲就同我将窗畔里便实实白花花的满碗霜寄回家。

霜，果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对这个成年后才彻底了悟的问题，童年的我，也曾生疑。尽管新痕旧梦里，我依然很文学地诵读“才落马嘶霜满人”，很物伏地念明“霜降”。但是，这霜，遵从自然律，只能是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冷至零摄氏度以下诸如草木、瓦屋一类物体，由水汽直接凝华成的固态冰晶（这过程似与艺术创造有些相似）。当然，这霜，须在寒冷产生，是民间寒冷的饰物。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话，算是霜走进人类生活后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其实，他人利益是否就是霜，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眼里，也不尽相同。何况，霜，除了传递入寒冷冰凉的感觉，也还附带其他意象，譬如这霜，观其色泽神态，并无雪花之飘逸，絮絮之轻盈，却会教人想起清白的茶花，窗玻璃的冰凌花，也可想及水银般的明镜。好多霜，因霜像如若袭上心头，那感觉，倒真是霜！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盖翠水的上游是旧罗江”，而我记得国人的乡思乡愁，源头大抵还是来自唐诗人李白诗里的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自从李白吟出《静夜思》后，时间下游的房子就无法不千秋万代吟唱了。当然，对霜的体味深浅，与阅历境遇深浅密切相关。少时我读《静夜思》，盖因乡思还未缠绕心头，只有隐约说不止的萦怀之感。当我客

居他乡终年，看遍地月光，教爱子吟唱《静夜思》之时，那感受，与先前自然已迥然不同。乡思千古游子情。游子羁旅他乡，孤独凄冷，看水银泻地的月光，举头遥望半空的清冷银盘，不联想别的，独独联想地上的霜，总还是让人能够理解的事，何况霜给人的寒冷感，也是再形象具体再情景交融不过的。

昨夜鸡声茅店月，今晨人迹板桥霜。现代人，对霜的思索感悟，与李白那年头相比，当会同人大长又厚许多。现代人，不仅可揣摩古人的见霜心态，不仅能感悟乡野茅舍、人迹独立的秋冬萧瑟之景，更主要的是现代人比古人隄然多了许多对霜的科学认识，知道霜的来龙去脉，明白霜的内涵，且能科学生霜止霜用霜除霜，也吟得比似乎是更辽阔阔大的霜景，如“寥廓江天万里霜”，甚至现代人还可以将似有似无的精神之霜，像雪花般，在无声无息中神奇神秘地落个不停，虽然今天，由于气候的变暖，大自然馈赠的霜，已越来越少。倘若“霜降”太多，霜日浸染杂色、污杂多多，这人世尘寰，还能有常态寒暖吗？

生活生活的最佳境界，需要的是本色自然、单纯洁白，容不得人为的混浊和污腐。

在传统社会并不怎么被污浊的地上月光，纯净洁白如一月带雨梨花乡思，那泛泛凄凄虚幻光的洁白，对于现代人，真是已日益成为奢望了……

虹，是别一种生命，是造化写在宽阔蓝空雨幕上的缤纷美丽，是瞬息万变的光彩生命。

虹，是天上水火相容的交响，是水火相容的预言。

虹 影

1

虹，是美丽的、壮观的、多彩的。喜欢虹者，我想大都是单纯、唯美抑或素怀理想主义倾向的人。

一个现代人，在大都市尚还能看到虹，与其说是福相，毋宁说是奇迹。

居住羊城逾十年，老家说，我就从未见过虹。楼宇森林里，即使虹影城空，摩入大楼间，就是把脖子扭酸了，也依然看不到虹。观赏彩虹，我只能影视上、书画上了。

而山野间童年的我，却常常被美丽而神幻的虹所迷惑。

那时候，我时常戴一顶大草帽，仰着童稚的脸，长久地看，认真地读那静卧在田野上被村人喊作“大弓”的虹。当时，我发现每一条彩虹都是因紫外红的一何故？因为红光只能由较高雨滴达来，至于较低雨滴，只能达来紫光。当然，这些气象学知识，都是我上大学读气象后才知道的。童年时，故乡的虹，大都悬生在午后的天空，彩虹起兮，飞扬，天地间已是微雨相细，雨光氤氲，若有似无。一低头，注目积水中，竟也可见虹影流转。

童年的我，以为虹都是从土地里拱起而飘然升空的。那时候我还不曾以手指指虹。因为大人说，指虹，长大后会驼背的，虹——“大弓”哪。又说，地上的蜈蚣，背不总是那么驼吗？在我童年的大梦里，虹，仿佛和地上某种东西总有莫名的感应，神性充盈。我甚至想，那虹便是地上的蜈蚣升天的

及至青年，丰满的事物无往无息，人也总因不上停歇脚步，仰天读虹。

中年的虹没有第一重负的中年，即使偶能读读虹，所读出的，恐也多是岁月况味。

老年时至，夕晖在人一生斗栊，早早告别了丰腴清秀的春夏，急急就滑入了水瘦。真的秋冬，人与虹，早疏离了。况昏花老眼，又何以见虹？

岁月流金。

朝阳，艳阳，夕阳。

长虹更短虹。

虹影生灭，悄然无声。虹在大地间的表现，依然“大不变，道亦不变”，恪守科学的生灭规律。

2

科学有时反是屠杀想象的刽子手。对虹，在未及科学认识之前，人类看虹，怎么也不可能却月白目一虹，就似一只无耳的“艺术空耳”，人可以装载各种斑斓的想象。

作家是多么的幸运，读虹之后一转身，虹形虹色就可以跃然纸

“一条彩虹跨在奥纳尔哈依整个大地上。它从世界的这端跨到那一端，吸收了由上一句柔和的色彩，凝固在高空中。”这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骆驼眼》中的文字。

在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小说《火与剑》中，“绚烂的一道彩虹，映照天际。这气象儿儿的爪状虹霓，一头伸向伊巴里杰老城那里，一头伸向德涅斯特河的黑森林，俨然在那吮吸森林的新鲜空气。”

烂漫虹色，能来自于“吸收”吗？

从气象学角要观之，虹色，并非来自于“吸收”，可是阳光在雨幕上的“幻变”和“分解”。

紫金山下，夏日葵睡、彩云满天、夏蝉如雨、雨声蛙声的某个日子，时为

青年学子的我，在校湖湖畔，借气象学的“法眼”，认真地阅读英国诗人拜伦《唐璜》里写虹的文字：

现在天上有一道彩虹冲出了
飞散的云片，发出光辉，跨越黑海，
它的灿烂的下端搁在颤动的蓝色上；
这拱形里面的所有一切显得
比那外面的东西更明朗，这宽阔的彩带
变得像一面招展的旗帜那样宽广飘扬，
然后就成了一张弯曲的弓，
然后离弃了这些遇险者的迷茫的眼光。
它当然变化；一条天上的变色龙，
雾气和阳光所生的轻灵的孩子，
在紫色中诞生，在朱红中被泯灭，
在熔金中受洗，在暗褐色中成殓；
.....

拜伦笔下美丽、奇幻的虹，若拿科学的眼光来审视，那“跨越黑海”，似“旗帜那样宽广飘扬”似“一条天上的变色龙”“把各种颜色化成一种颜色”“在紫色中诞生，在朱红中被泯灭”，等等，尽管统统不符合科学事实，但是，却借诗人的想象翩翩然拱入了浩瀚的文学天空。

3

“碧云天，黄花地”“花褪残红青杏小”“正是橙红橘绿时”“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诗意词境，乃至大千世界的缤纷五彩，我们是何以感到的呢？

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客观世界所反射的波长不同的色光，进入了我们眼帘的缘故。

假如你亲自做一次大物理学家牛顿创设的光谱实验，让阳光透过一棱镜，你同样会发现，阳光在穿过一棱镜后，波长不同的色光，折射率不同，原本一条普照万物的阳光，已变幻般呈现为赤、橙、黄、绿、蓝、靛、紫各色光构成的彩带。这是我们认识的科学基础。

“虹，日中雨”也。日虹之，现有之。“此乃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引用的彩虹之语。古人对此，竟自未能作出如此解释，殊为不易。

虹是什么？按照气象学原理，是射入雨幕的日光，经山雨滴、水雾、毛毛雨、雾蒙蒙、雨射、反射后，在雨幕或雾幕上形成的色光（偶有白色）弧段。

自古以来，虹的色彩一直使人漫生想象。

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姑娘》，写得只有两句：“垂杨的虹 采集飞马的花翎”姑娘与虹，大抵是皆有照人光彩，诗人才能当上讨下老人，将她们扯线联姻吧。

当然，虹也算得，是日光和山雨曲折有奇幻的“合作”。

与日光“合作”时，射在雨幕上的阳光，是齐刷刷平行的、集团无边的箭簇。每一束阳光之箭，射入雨幕时位置射角角度都不同，因而，每一根阳光之箭的折射以及反射角度也相应地不同。

你不可能看到山雨雾蒙蒙大地反射过来的所有色光。阳光照射雨幕，部分会被日光吸收、散射、漫射，甚至还有一些会穿透雨滴。

你能否看见虹，还取决于经雨滴反射过来的光波，其能量是否集中，光色是否够量，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否如前所述，正好射入你的眼帘。

陆龟蒙在《和裴美咏采桥》中咏虹：“横截春江架虹桥”毛润之诗上：“青山有意化为桥”这些诗句，当然皆是先观虹桥而后作。然此桥非彼桥，你更无法踩上去。只是，虹何以常被喻作桥呢？抑或说，虹何以总是弧形呢？这是因为，唯有此一弧段之上，雨滴反射过来的各色色光，能量才最集中，光色才最强，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这些斑斓色光，才能被人看到。

你站在大地上仰天看虹。
太阳总在背后斜斜地看你。

在彩虹和太阳之间，
你成了三角装饰的下界风景。

这首科学诗是我杜撰的，表达的是观虹人、太阳和虹的“三角”关系。人
和太阳，是断断不可能出现在观虹人的眼中的。

人对虹，永远都只有仰视，飞翔，竭力仰视，才能最恰当地表明人与
之间存在着距离，这也是一种美学距离。

4

生命有多种表现形式。虹，是别一种生命，是造化与在造化旗下日常疗
景之上的“一天主、瞬息万变的彩虹生命”。

人，够“悲”了，然不越自天之时，能不更虚幻、更悲吗？虹，把何双
主宰自己的生命与一阳光、一雨露、一树或一草、一鸟与一马，还有虹——虹，作
为生命，只能成为一弧美地，无知又又飘忽的自然现象。

虹，总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生也悄悄，死也默默。虹的生命，何以
能显示出如此的坦然乃至大也啊？是虹万分珍视自己更贵的生命吗？是明
明自己在空寂之中尽管缺乏生命之根，也要学习大地上的花草，有生有
死，有枯有荣，前世今生，以明白阔、稳妥、包容的大地吗？虹，能以如此的生命
情怀飘然在空渺的高天之上。

虹也有离人很近的时候。那年深秋访美，我身罩一袋雨披，乘游船“美
美”进入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后有大水牛两合词，一脚踏进万马深
崖，顷刻间流身不书已，轰轰然跳落，将生命跌落或觅命。一米，落九命。
米的特级大瀑布。我们的游船愈近大瀑布，水愈愈窄，光线愈暗，水声愈如
雷震耳。水马如电，雾海翻飞。时雨时晴，日当东斜，旁外马湖的人是美加
的人。氤氲撩拨间，只见西面万水雾之中，八九米高处，生拱一孤舌生、色

淡淡的彩虹。这是我有幸最亲近彩虹。然而，即便如此之近，人也依然无法走入虹。阳光，静静地、旁若无人地照耀，犹如暗“光”，流动月黄昏，风回一转，水汽改变，那时也就悄然而无踪。若隐若现的虹霓，你才是流动、飘逸的水做的骨肉啊！

虹的生命是时间的函数。千万别以为你目不转睛死死盯住的，永远是同一条虹。阳光在变，水流同样与时间变。就像你无法在不同时间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你也无法在不同的时间里看见同一条彩虹。大千虹，宛如一条龙，有在多人人难说，能说明的，只是前赴后继的一条一条虹的生命。

作为生命彩虹，命运之路已是曲曲折折。有了光，有了雨露，有了光在日光中的折射，方生出一道彩虹的万丈，只能是间歇性的、短暂的。

虹为生命又是长脚的。真是雨过，的当吟“你在走，虹也走”。虹尽管有魂，然在光和雨的事中，却一直都是着爸爸、小姑娘，执抱是已魂面上，直走在你的前面。

虹的生命，多绚丽在夏季雨水的天空。这是因为夏季多有雷雨或阵雨，这处局部雨区虽不大，容易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景象，利于虹。大雾中，水汽蒙蒙氤氲，阳光既能垂注地、斜斜地射来，霎时彩虹如练，也自在情理之中。

虹的生命表现了雨水时的欢乐。空气干燥的冬季，雨少，雪雨更少，是不太可能出现“东桥英雄青气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一与花纷飞时节，谁见到过虹？

虹的生命力更与阳光的强弱、雨滴的大小有关；阳光越灿烂，雨滴越大，虹的生命就越鲜艳、壮观。倘若水滴细细如雾滴，那就只能出现色彩暗淡的白虹。

虹与昙花相似，都是于正间短暂易逝的物质。我很奇异，民间有“昙花一现”之说，何以不闻“虹影一现”之语？

“花无百日红。”直是我对短暂的生命之虹又定义，我甚至会由虹想起彼东邻日本视为国智生命象征的樱花。日本人将樱花看成促易逝人生的象征。盛开之时，樱花何其灿烂，然又能灿烂几天呢？樱花灿烂如西天片片

红云，绽放之后，纷如红雪凋零飘落，可至少花下还有汹涌的日本人潮，歌舞伎和西乐相伴陪。而虹影飘忽在人，形单影只，天地寂然，又被凡人关注、垂怜？

虹，有的是比樱花更寂寞、更孤凄、更短暂的生命境遇啊！

这便是宿命！

好在虹的生命，还有孙悟空一般的变身之术。气象学家说，在辽阔的大空中，彩虹并不是每次都只出现一条，也可以同时出现两条、三条，甚至更多。想来也是，雄厚飘忽的空气包拥着我们这颗黄色的星球，广大无边大洋，山峦绵延多处，何处不生虹？只是你不一定条条皆能见。倘若在实验室用人工光源照喷泉，又倘若光源数量不限，且线路各异，出现众多彩虹当一舞，都是可能的。

虹影处处，绝非神话。

5

阳光，不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天火么？雨露，不是从天上飘来的么？看着虹的诞生，你还能说“水火不相容”吗？

虹，不仅是水火相容的交响，更是水火相容的预言。

“东虹计日，西虹雨。”这两语更是气象预言。

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地球的中纬度。我们入大都看央视天气预报。那气象小姐指示的江山，那中纬度地区出现的系统性降水天气，多数都自西向东移动。虹的方向，又正好与太阳相对，所以，西虹在天，表明干旱山区，正浩浩沱沱、飘飘荡荡朝我们所在地移来，告示不久天将雨。倘若虹影在东，则说明阴雨已告别我们东去，我们的大地，可谓风景晴好，艳阳高照，天明地静。

本文曾收入《中华书局文选》，《中学生阅读·高中版》，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佛光中是人的影子。

佛 光

一、佛光是如此地让世人迷狂

半世之人，对佛光素来相当关注。百度搜索“佛光”，佛光信息即如秋天落叶飘旋而至。网上说，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在甘肃喀纳斯湖上空也出现了罕见的佛光。“是日上午左右，游客在喀纳斯观鱼亭景区观光，突然发现在喀纳斯湖一道湾上空出现了一个美丽的七彩光环，直径大约数十米，甚是壮观。佛光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后隐去。”

公元一三零年的一天傍晚，在甘肃敦煌附近的莫高山顶，一个叫乐僊的和尚在无意中看到了“佛光”，乐僊随即得然跪下，朗声发愿，誓把“佛光”显现之地建成佛教圣地。正是受这一理念的感召，经过二千余年不断修改的艺术构筑，终于成就了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敦煌莫高窟！今天，在敦煌莫高窟第三窟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碑文上，仍可读到这一创窟动机。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也找到了乐僊“忽见个光，状有千佛”之事。

佛光竟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是如此地使世人激动、忘情。

“啊，佛光！我见到佛光啦！”在佛光面前，我也这么喊过。二〇〇四年新春，我和家人过成都，登西岭雪山。乘缆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始森林，越过杜诗所咏“窗含”的西岭“千秋雪”，上到海拔一千余米的山顶。在山顶，太阳是那么红，亮，天却奇冷，无风。导游导引我们沿山崖踏雪小心地前行，曲折蛇行，直赴据说可能见到佛光的山崖。脚下的山崖其实就像长长的带鱼脊背，崖边斜立的粗木桩便是“扶手”。外是悬崖。不知是否有什么喻示，我突然就莫名地停下来，就背负青天，背负太阳，凭栏往下看，迷离恍惚间，突然，一下子就看见佛光在那里，佛光在等我。随即，琳、晴月和宇忆，也看见了佛光在那里。佛光就在悬崖下，傍着山崖，直径约摸有两米，静静谧谧，彩光流

转。佛光的形成机理，我不略知一二。然而，第一次见到佛光的我，已不能自己，竟就惊喜地喊将起来。

在互联网上，我找到了他人对泰山见到佛光，同样激动得迷狂的帖子：

泰山山前浓雾初开，阳光初照大地，暖烘烘的。山后仍浓雾迷蒙。明媚的阳光从山前照了过来，直照到茫茫大雾上。霎时，我的心紧张地跳动了一下，张大着嘴，因为在我从眼前勾勾地注视的前方，那前方的浓雾中，竟是一个清晰的半身人形，头戴罩着一轮色彩斑斓的光环，宛如一尊如来佛像。“啊，佛光！”我惊喜地喊了起来，“我见到佛光了！我见到佛光了！”我抑制不住自己，在山前跑来跑去，然而奇怪的是不管我跑到哪里，佛光都跟到哪里。我用手驱之，佛光里的佛也伸手挥之，我的手挥几下，佛也跟着挥几下……“佛祖真的要显灵！”我不禁惊呼起来，呆望着佛光，再也不敢动弹。

二、见佛光，实有念多与佛相悖

“佛教供奉的不是神，却有神一般的偶像——佛。佛是觉者之义，目见觉他、无行自觉者称为佛。”（白话佛经）

而行和考元，世人见到佛光时的迷狂情态，却存在诸多与佛相悖之心。比如，与崇无言的佛旨就非常矛盾。

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中说法，静默不发一言，只是手拈一朵花，喻众人看一听者之中，除摩诃迦叶发出会心微笑外，其余的人都不解其意，于是相觑。见此情景，释迦牟尼便说：“我有大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之微妙法”，此法门无法以语言或文字来传达，但现在，我已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佛说“拈花微笑”传法的故事，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尊佛至静无为的佛法之旨，也是舍筏登岸、渡者文采的佛法之源。

诚然，佛的至静乃默然之后的至静，不等于无声，犹同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寂静并非单纯的无声。”

世人见到佛光时的迷狂情态与佛心是存在矛盾的。佛心与佛光一样，

都具有静寂、无言和皎洁的品质。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

—寒山

佛心的静寂与佛的平静，犹似秋月与月光下“清皎洁”的“碧潭”的关系。有人在佛光中的表现，也是不符合佛教倡导的“柔软心”，抑或说，是与柔软心相悖。

何谓柔软心？柔软心实是不为外界所动的心。按照台湾作家林清玄先生的说法，柔软心“可以比花蕊更美，比草更绿，比海洋更广，比天空更无边，比云还要自在。柔软心是最有力量，也是最恒常的心”。清静之莲。这是包容一切、涵摄一切的心。人有柔软心，烦恼的垢火可降得温和，乃至息火。人呢，对于内斗和合、单纯。将两袖一甩，沐清风明月；着布履一双，鼓山可归在。开荒垦戎在那一篇著名的爱诺贝尔文学奖感言《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几次提及的道元禅师，据说也善在中国水禅，这东瀛朝夕，却云：“>手而来，空手而归，只得到一颗柔软心。”然我却认为道元禅师实在已求得了一颗大心、一颗良善之心。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一禅的信心一里说过：“大凡佛者，总是反观自己，不同外求。佛徒的信心总是不可斗量，只向内看。”所谓向内看，其实就是静心内观自己的心，倾听自己的心，忠于自己的心。我将这样的心称为佛的“内观心”。然而，人在佛光里的情态，有多少“内观心”的痕迹呢？

有道“平常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平常心是面对平常事物的朴素哲思，是名利市场中的会心微笑，是横流物欲中的宁静淡泊，是动荡国世中的超脱坦然。平常心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是平和，平淡，平静，平常；即使周遭是浮躁，狂喜，傲慢，迷茫，沮丧，恐惧，甚至陷入了绝望之境，依然能够心如止水，于无声处听惊雷；超脱羁绊而不溺欲海，知天达命又不违自然，邪不可侵却心昭日月。平常心不但是清静心，光明心，“内观心”，更是不平常心。平常心实为一种品质，一种境界，一种积极的人生。然而，

在这滚滚红尘里，人凡面对佛光之人，心中所思所想，却多是佛光能给自己带来何种好处，何种利益，又怎能有所当心呢！与佛的距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呢？

三、佛光的出现得有难得的缘

佛光是从佛的眉宇间放射出的救世之光，吉祥之光，惟与佛有缘的人，才能见到佛光。这是佛家所持的观点，谓定论。佛家认定1600多年前那次敦煌“佛光”，就是“佛祖显灵”。佛光不是你思见浅能见到的。更绝非你只要站在佛教名山的悬崖边，朝圣菩萨为大喊几声，拍一拍手，佛光就会显现。

依据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所谓“佛光”，实乃人在特定的天气和地理环境下看到的一种大气光学现象——七彩光环。

佛光的出现是人与自然抑或是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偶然巧合。

的确，佛光出现之缘是当时要有观察者——人——在场。因为所谓的佛光是进入人眼的七彩光环。我们能够看到佛光，是因为阳光经过前面的云雾作用，被分解成了七种色光并且进入了我们的眼帘。

或许这种七彩光环许多地方都能出现，然而，倘若无人看见，便不可说有谁看见了佛光。当然，这七彩光环也可能只被马看见了，然而，马儿又知何知道眼中的是什么光呢？所以，我们无法将这马儿眼见的七彩光环说或是佛光，何况这七彩光环中也没有“佛”，只有马影。我认为七彩光环中有佛（人影）是佛光成立的必要条件，惟如此才说得上是以佛为尊，以人为本。即便说说，我在飞机上朝舷窗外眺望时，也曾看到过七彩光环，但由于光环中没有人影，连飞机的影子也没有，因而，我认为那不是佛光。

佛光显现之时，在你的前面，必须有苍翠云雾或赤漫雨滴。在佛家语里，水是佛心的象征，佛光本身就是缘水而起，缘这雨滴，这云雾。正因为阳光能够打上云雾或雨滴，才能对阳光产生色散作用，将白光分解成七种色光，继而向人和太阳方向散开或集聚而进入你的眼帘，从而使你看到红光圈在外、紫光圈在里，从外到内依次按赤、橙、黄、绿、青、蓝、紫之序排列，以

及光环中间有“佛”人影——实际上就是七彩光环中有观测者你自己身影的佛光。

你看见佛光时，必然是太阳正朗照着你的背身。何故？倘若没有阳光，你眼无便无云出现由于阳光在云雾或雨滴上发生散射、折射而形成的七彩光环。尽管佛光里的“色”包括了人，还有其他存在的东西，然在这里，太阳却是惟一的“色”源。

许多科学家力求揭开佛光之谜。有位居赖比星的大气科学学者为了弄清佛光成因或机理，要人登黄山，上峨嵋，历尽劳苦。1999年12月22日上午，时值隆冬，他知终值就在峨嵋金顶金身印附近，云雾在崖下山谷中已朦胧一个多小时了。阳光和暖，时空蒙蒙。突然，在他眼前，佛光悄然出现了，他情不自禁地叫喊了一声……正当他转念想对看佛光挥手时，恰有淡薄的云雾从他身边弥漫而过，七彩光环弥漫游移，他定睛一看，那七彩光环中的“佛影”，马上又由一个，变成游移的多个——这不就是乐传“忽见金光，犹有千佛”的景象吗？

这表明，当天地间有阳光，有云雾，有人，而人正好置于太阳和云雾之间，并且三者恰好处在同一条直线上时，作为观测者的人就能看到佛光。由于此时，人是正对看光环的圆心，所以，圆环弧上的七色彩光便都能投射入人的眼睛，使直入人眼帘的佛光是圆的一面时，则执同爬上来的半个佛光也一并可见，看上去是弧形，若因阳光、位置和观测者并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被人看见的只是圆上方的正幕投射过来的七色彩光。

重轮叠影印岩腹，非烟非雾非丹青。
我与化中人共住，镜光靛面交相呈。
非云非雾起层空，异彩奇辉迥不同。
试向石台高处望，人人都在佛光中。

这一首律诗“元”，据说是宋代诗人范成大专咏佛光之作，被有的人认作是科学诗。通过比照前述佛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我们还能认为其是科学诗吗？

圣严法师云：“欲识佛性，要观时节因缘。”借佛家的缘之说，我以为佛光的显现委实靠的也是一种缘。离开了难得月、特定时缘，佛光就无从显现。缘是什么？就是人与自然在刹那间达成的和谐，就是和光、云雾与人的互生依存、互相体现达到了恰到好处，就是造化对天地的偶然垂青。由此，谁还能说看到佛光不是幸运，不是福星高照呢？

若有缘，你在月夜也能够看见佛光。月光本为月球反射的阳光，尽管月光没有阳光那么光亮。月色溶溶夜，如果上春、气清明、无风，下界云雾弥漫，只要你的眼力够好，只要作为观察者的你能与月亮与云雾，同时满足在同一光线的条件，你就能看见佛光。这月夜里的佛光，比王维的佛理诗境更静谧、更神奇。

佛光现，你的显现可以说是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难就难在这缘与不是那么容易出现；佛光呵，你的显现难就难也不可以说它容易的。峨眉山平均五天便有一次佛光显现。倘若具备显现的条件，倘若有缘。在这地球村，在这人寰，任何事情，只要有缘，只要条件成熟，千年河换树也要开花，万年的枯枝也能发芽。正因为有了这份缘，牛郎与织女在鹊桥上在西和命定就要发生已成经典也唱过的爱情故事；佛光显现的缘，与牛郎织女情人相识相知之缘，又何其相似为尔！人与草草，来来往往，多少人擦肩而过，而多少人终其一生无缘相遇相知，然而有缘人，却只与爱那么一次邂逅，就如红楼宝黛，宛如五百年前钱似曾相识；本来人与人的认识有经年，乃至一世一生，可有缘人的相识相知却只要那么一瞬，她仿佛就天然读懂了他，而他也命定就发现了她，且仿佛为此你我都曾在佛前祈求了五百年……

四、佛光的美乃复合神幻之美

佛光呈现出色彩缤纷之美。佛光，仿佛是千万只蝴蝶的速掠与翅膀相挽而构成的羽环。蝴蝶翅膀不仅具七色迷离光彩因虹之美，还拥有彩虹一般的斑斓美丽么？

佛光具有令人惊艳之美。佛光的显现事先并不告示预报，也没有一点预兆。惊艳至极的佛光犹同不速之客，突然就出现了，能不令人吃惊得透

狂么？

佛光具有宁静之美。佛光在一片宁静中出现，仿佛已静静地等候我经年，我同土人的安排。佛光还将自己的宁静融入了星湖无边宁静的

佛光蕴含知足之美。佛光不会“与时俱进”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令我想起一个与戒语“知足”相关的故事。相传悟溪禅师在年轻时与众僧远足修行，日夜兼程。一天，走到琵琶湖畔，是日赤日炎炎似火烧，见到一泓如此的好水，僧侣们纷纷脱衣解带，“扑通”“扑通”跳入湖中，惟有悟溪禅师端坐，心满意足，蹲在岸边只是用毛巾沾沾湖水慢慢地抹身。众僧问他下来，悟溪说：“湖水虽多，但属于我的有限，应该多留给子孙，以为后世。”这可谓知足之美，不写于道德之美么。

佛光葆有圆满之美，如同在佛光的形状上一瞥啊，你是那么对称、和谐、自然、饱满，你这个天之骄子，曾得到过多少哲人、诗人和诗家的咏歌。古希腊平达荷拉瓦克平瓦中最美者力阿图，立体中最美者惟星球。阴阳太极图不就是著名了么。中国古典文更是本之于山的诗句：“上有青莲峰，峭壁几千寻”（苏轼：新渡李帝上次的政阳叔游），“人体全图，万物做到极精妙者，无有不出于一个天之全德、古今之全义、去疑，以至一艺一术，必极圆而后登峰造极”（张其：北地奇语）。老子对圆也下了一个信心。半圆，不就是人体与似圆，或一个圆么。修习到家则谓功德圆满。而佛光则以自己的圆满，与佛天然相通、相融焉。

进而观之，佛光之美当然是和善的一品和悄悄显现于阳光下的云烟，美善默默地出现在观祭者与眼前。和而不先声夺人，美竟不灼人眼目。炮火欲望，不抵触万物。启示无良者不多编作恶，宁静解脱，去恶从良，先心卓而；教育“强善者”罢中边霸权，改邪归正，立地成佛，博受众生。佛教在原有宗教中是最贴近人心的宗教，最和平的宗教，最慈眉善目的宗教。佛光的和善之美，与佛皆是多么的圆融，多么的和谐！谁说佛光只是智慧之光呢？

佛光之美更存在隐约性和模糊性。蒙娜丽莎的微笑因为隐约，因为模糊，依然被世人不断解读。国画大师吴昌硕先生就说过：“写佛不能如花片之尖头是道”“写得模糊”。或许，佛的面目本来就是无法清晰的。据传

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佛堂里，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佛，是來自印度的古董，已全身俱黑，面目模糊得无法分清五官了。一学生问老师：“您为何不供奉一尊新佛像呢？这尊佛像已经没有面目了呀！”铃木大拙没有一言一答学生，而反诘道：“你认为佛应该有什么样的面目呢？如果你真一进入了佛的门槛，你就知道佛并没有一定的面目了。”惟其隐约性和模糊性的美，才能永葆神秘品格，方是恒久的大美。

佛光永是别具一格之美，甚至是令众生烦恼之美。

菩提未成佛时，以菩提为烦恼。

菩提成佛时，以烦恼为菩提。

——释迦牟尼：《仁王护国经》

或许，正是在佛光面前，众生才有佛光可带来“一生好运”等世俗之想，心有些许有哲佛性佛理之思之余，才更向使佛光显得更神秘，更真实，更美。

五、佛光是光神在田野民间神话

“神话是描述神灵及其跟神灵关联的人物的故事”，刘成淮：《世界神话集·前言》。佛光是不是神话，主要在于佛光是否具备神灵的品格。

佛光在民间又被称作“摄身光”。摄身光，不就是神灵独有的光么。

佛光与神灵一样具有超现实性。佛光不是偶示上现的、神异的、超越日常生活的的光么？

佛光和神话一样都能给人以美妙、神奇的想象。有个美丽印第安神话，说上古时夜是很短的，有一个叫阿瓦列乌波利男人，为了多跟妻子温存，希望夜能长一点，遂向妻子求援，妻子说：“同我父亲把夜的线拿来，就予以把黑夜拉长了。”老丈人交给他两个线团，对他说：“这一团是黑夜的线，那一团是白天的。”没进家门以前，别打开“阿瓦列乌波利”家时，妻子忍不住打开了黑夜的线团。刹那间昏入黑地，他摸不着回家的路了，只好大声呼喊，求

村人点灯过来，可谁听得到他的声音呢？他只能变成一只夜鸟飞走了。黑夜从此便变长了。这是多么梦幻、神奇的想象啊！而在民间看来，佛光不同样令人心生幻想和想象么？

佛光是那样的诗性但定势是一作为神话，尽管佛光显性和隐性的内涵我们未必完全体味，然而，每一圈佛光必定都是美丽的，鲜活生动的，并令人心生希望的一既然如此，还能不是青葱、独特的诗么？

说佛光是神话，还在于佛光也姓佛，与佛具有血脉联系。佛光，充满了佛的神天特质、神性建构，创造了梦幻风景，以一笔一画勾勒了九彩在山野间的美丽神话。

何况佛光也似有人性的，更是离不开人的参与创造故事和有所发现的民间神话，不就是人性的投影？佛光与民间，与拯救，与苦难，不可料建立了犹同阳光与万物一般的联系？

倘若你有爱，佛光会伸出一千只手成就你；
假如你有难，佛光会伸出一千只手拯救你。

其实，无论你是谁，只要你在山野间一看到佛光，你就同时也成了神话故事中的风景，成了与神话连体的传奇……

六、佛光照何人产生流光式移情

在西岭古口，在面对佛光的当儿，尽管理智告诉我，并不是真有佛光笼罩你，这只是虚幻的镜像，佛光只是大气光学现象，但在情感上，我却不情愿这样认为。人们都相信，佛光照临，会交好运……

这已将情感及行为，自愿投移到佛光上去了。

我相信，凡是见到佛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会发生如此的“移情作用”，朝佛光移情。

之后，这移情作用就会延续，比如，表现为行为艺术。乐傅和尚见到佛光后的作为，不就是行为艺术？

然而，产生这移情作用的背景和缘由又是什么呢？

是因为太相信民间所说，见了佛光将交好运吗？

是因为对佛光的认识，民间业已形成了一种场、磁场类的“场”，在驱使人欲见佛光，在佛光面前“参与一种梦”（罗兰·巴特语）吗？

是因为在见到佛光的瞬间，人的许多束缚都在瞬间解除吗？

滚滚红尘，茫茫苦海，人总处于种种困厄——论飞，论跑，论体力，论游水，论寿命，都比不上许多动物——人生苦短，现实与理想总是有距离——总对受约束、乏力、欲望和无知的束缚——这些限制，教人急切地想解脱，向往彼岸，以求“好运”，希望痛快，忘情狂喜，而入迷狂状态，即使祸福丛生，即使虚无，即便美好只有那么一瞬。

是受美的人感召吗？佛光何其美啊！审美冲动乃至忘情本是人类有的天性。

是出于企望超越平常生活吗？谁甘愿永掬青绿无为的凡尘生涯呢？

是由于佛光的感召吗？佛性不就是神性吗？佛光在世俗眼里，可是佛之光，神之光啊；是佛光带来的无边好处已在望中，不能自己了吗？

如此的移情，如此的迷狂，的确皆是因心而动嘛！费孝通先生在《树佛》中，因情动心，竟也称柿树为佛，认为是“孤独使柿树饱尝了苦难，苦难中终于成熟，成熟则为佛——……佛以树而显身了”。

佛书说“水，同样也象征着佛心”。一位号如水的东藏人更是这么论水：能自己流动，并能推动别人的，是水；能经常探求自己方向的，是水；遇到障碍物时，能发挥百倍力量的，是水；以自己的清凉，洗净他人的污浊，有容清纳浊的宽大量度的，是水；汪洋大海，能蒸发为云，变成雨、雪，或化而为雾，又或凝结成一面如晶莹明镜的水等，不论其变化如何，仍不失其本质的，也是水（《禅》）。

面对佛光，人啊，你如此的移情，不也宛若水在流动，是自在、自适、自然、自动和自如地流动吗？

七、佛光其实也无法主宰自己，肉身不由己……

我们以为，既然有佛性，佛光当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然“无常者，即佛性也”（六根坛经），可知佛光的命运，是也是那般无常。

说佛光命运也无常，至少有如下黄蘖禅师的理由：

其一，是因为佛光的生命短暂。谁也不否认了佛光只是造化短暂的微笑，宛如半世薄命的斗室，犹可夏夜。现时昙花，抑或像爱情终是一个时间的名词。谁见过长命百岁的佛光呢？佛光又何曾掌握得了自己命运与时间呢？

其二，是因为佛光的生命只能承受之“冷”。你别只看佛光所分解的阳光是白亮温暖的，你更要明白佛光的存在不是云就是雾，甚至还可能是飘于凉爽的冰晶，是冷却习习在，是寒冷的土壤，是不真实的幻处……尽管佛光能分解阳光，洞为静静，然而佛光却还要承受苍苍的共冷，苍苍的幽幽冷冷。

其三，是因为佛光不个风。风是什么？是看不见与当多的柔软，是抓不住的力量的注入，是挡不住的无色的流动，是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与无常。你在静静地显现了是也，好，然而风来了。云那雾那，即刻就无影无踪，佛光安在哉？无法看清此际时，是你吗？看得风还轮的，还是你。你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里。

其四，是因为你只能这么单薄，这么卑微，这么孤单。是的，尽管佛光你有一副辉煌，令世人仰望，教世人移青，然而你独大得了。你的圈中，怎么也还得有人的投影。纵使再厚，你也只能呈成这么一小圈，孤独的一圈，你即使显现了，又怎有力张扬起。新罗喀那斯高士个显现的较长时间一直径数十米的超大佛光，只能是佛光的特例。你无法出现佛光团队。在这个世，卑微者的命运，惟有无常。

其五，是因为你的显现如具偶然性。“我们从何而来？是谁？往何处去？”告黎经云：“欲识佛望，要观时节因缘。”你能否显现无疑永远取决于是否有缘。大自然的最高境界，或最美好的状态，是和谐。然而，和谐即使是

有，也本是偶然，无常才是必然。你的显现又何时必然得了呢？”

其六，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根本无法言说自己能够显现的位置，更遑论自主出现了一谁人不追求地显现，在这半寰——就就说你身前身后是一片空茫了。即使你有了显现的位置，也还得依赖云雾，依赖太阳，依赖被人发现，依赖正好“一点成一线”。夕照西元，夕烧满天时，倘若佛光能显现，佛光的位置，可以比人高，也可以比人低，还可以与人等高。佛光的高度，与人站立所在地的海拔高度有关。太阳升起以后，佛光多数矮在人的下前方，当然，若人是站在高山之巅，佛光也可能立在人的正前方或正前方；而西岭雪山上的佛光，不就是我唯有凭栏才能俯视吗？我们不妨推想当年乐僧和尚看见佛光的场景：他当时应是站在少时莫莫山顶的，也就是后来山体前部筑起了九层楼的那山顶，因是傍晚，太阳还比人略高，太阳光线斜斜地直射在乐僧的背上，也直射在乐僧正前方山下的杨树林上，真得感谢当时的生态环境，空气中还能水气充盈，空中还能云雾弥漫，于是，因了云雾对阳光的作用，人造机缘，人遂如愿，乐僧和尚居然“忽见金光，犹有千佛”了。启动构筑千手千眼千化艺术地主的佛元，得缘出现了……

本文又选入耿立主编的《中国散文年度佳作》，（北京：人民出版社，

自然是人类心智的比喻。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

病 盆 景

1

我知道你去相宜而赏景，尽管你本有家家的名景情结。你在盆景问题上，至今还执着，萌入欲罢不能的悖谬，然而今天，你仍得走进病景。

眼前，这名叫“滴水不离”的黄杨树桩盆景正在接受你：那些云片，似似非，朵朵呈俯视态，半球绿而武章有致，枝干却扭曲蛇盘。另一盆柏树桩“黑龙青云”，长长的枝干就结悬垂弯曲而下，恰似青山几近干涸的瓠瀑布，枝叶溜溜成团，越往下叶团儿越小。

如此病态真有野趣可言吗？你很矛盾。这些盆景来真是苍劲雄浑、洒脱飘逸、潇洒扶疏、野趣豪爽、野来天然和咫尺千里吗？来真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吗？

如此病态难道不已几成美学的难题和病社会的缩影了吗？

晚清又学家齐白石在一病梅记中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在你看来，盆景即使美，也是畸形美，是病盆景，犹同病于病态美。所有自然物本来都是平等的，都有存在与理由，都不愿意畸形，都希望具天然美，何见“自然中的丑是永不可能的”（哈格若夫）。

病盆景无疑是被压制生长之物。所谓“巧夺天工”的形状，什么直干式、斜干式、横枝式、垂干式、垂枝式、丛林式和连根式，即使再好听的名字，都有违天然，违人病是畸相似的；人病由肌体内部不平衡所致，而人病之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外部的东西直接侵入肌体，如乱开药毒煤火等直接作用于肌体，造成肌体失衡；另一种则是肌体摄入的能量不均衡，比如偏食导致肌体失衡。

被强制生长的盆景，竟可怜得连养病的条件和权利都几乎被剥除，疏离了土地山林，周遭尽是人造的病环境，即使还算环境的话。

这些微型盆景，或圆或方，口径都仅几厘米，比剃头缸、马食桶大不了多少，狭窄逼人，谁也伸展不开腿脚，残存的生命在如此的景框中，真不知是何以永生！置土牢之中又怎配木石田田的田，田田的风，甚至连小虫鸟鸣都无法听到，怎么可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呢？

这是被彻底异化了的环境。

人类社会一病，

孕育出的就多是病态的东西……

然而，如此初生盆景，还被称作是伟大的人类制造的“风光”作品呢！

如此的病盆景——乍真亦伪亦幻亦幻的存在，却仍表现出顶天立地的轩昂气概，自持不挠的倔强毅力，逆风弹洒的清高气节，老而弥坚的坚毅意志，但是，仍能给人以多少之大的联想吗？还能形神兼备、神韵天成吗？

令你无法说清的，是此病盆景在民间并未形成整体协调、和谐统一——不是树与树之间或与整体泳民共舞的协调，就是彼此紧密、俯仰仰仰、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协调，抑或是变化中求趣味、聚散中得统一协调……任意截取一枝，都自成“艺术”风景！

2

作为人，今天你竟如孙大圣般一耍，突然就变成了盆景——你完全丧失了正常的生活条件，生命充满了磨难，甚至担忧自己体内的营养供给系统，会在某一天清晨，突然被人切断……

是杞人忧天吗？植物学——里说：在植物体内，有两条方向相反功能不同的运输线：树干中由下而上的运输线，将根部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物质输送到叶片，而皮层内部由上而下的运输线，则将叶片制造的养分运至树根。

你听说“树怕剥皮”的说法，与一制作盆景习，假如你将树皮剥光，根部必

被“饿死”无疑，根既死，水分就无法被输送至枝叶，枝叶也必然枯死。贾平凹在小说《秦腔》中就写过：“且知道谁‘背过’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刮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层树皮，让树慢慢枯死。”

好在人止于功利，知道要让你死不死，不是生死伪活——以刀砍削去你求生的本事。你即使还算在活，也是活在病残、痛苦和病态之境，这并非生活，只算苟活！

你是小希冀人世的云，无边的风、飞翔的马能体会你的“痛苦”呢？你何人承受着无法挣脱的鱼车，原欲抗争却无法抗争……你是罹病之人！你成了无法逃离和摆脱痛苦的人，或于被困太阳、神曲、监狱的人！

你只有也只能永久苟活在痛苦里。

“今人以盆景回树石为玩，长者屈，困之，大者绝而约之，或肤于而结果实，或思之而蓄眼泪，概称盆景”对客：五石瓢——即使如此的“水旱盆景”，单从这些文字，我们不是同样能听到苦的高低低的木石哀号吗？

病盆景承受着人类的苦难，

社会的苦难长成了病盆景。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然而，在这人的世界，成了盆景的你，苟活的你，又何曾看得见什么希望呢？

3

在她的身上，更曲折地体现出人的病态审美观

自然的根源在人类的心智中。

——爱默生

她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形态，是因为作为文化动物的人之病，业已投射入

植物——盆景，成了人类扭曲心灵的雕像

你该记得北京人坛庙会里那些近代古柏吧。古柏的形成层已衰老死亡，树皮剥脱，那些没有施予任何人工斧斤而天然形成的舍利干和神枝，真是古柏形态的妙物大奇观！然而，伟大的人为役使柏树盆景早已变得苍劲古朴，竟一反天然，力可欲为，施以绑扎，施以刀斧。

制作她是广为施予仿牛舌的。为了驱使柏树枝条转形，就将全剪断与杆、枝条的大角硬扭呈90度——今牛舌、鸟舌，全银花有浅色上攀援向上时，就是以45度角缠绕上升的。

也讲求“随人心赋形”。比如，对雀梅身上的某个部位有了想法，即以利刃割一条深达木质三分之一深的槽，想扭曲多少就多少，尔后再以麻皮扎，以铜丝，据说，至少是捆缚逾一年方拆除。漫长的时间里，还可施矮长索，遏阻其伸长。

更对她动辄施予以大泻心手术。大刀阔斧，大起大落，删繁就简，例有嫁接、虬扎、修剪、提根，以于蜷曲苍劲之貌。如此大手术后的植株，经由无盆“培养”两年，方植入古雅画坛的小品。

此等制造盆景的种种伎俩，不是既倚托了扭曲的物象，又展露着人类的病态情愫吗？

明代唐寅在《考余事》中述制作松树盆景，就表示是以“马远之欹斜出曲，郭熙之路狭复穿，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之谓之拖拽红蕖”四大画家的松树画作为典范。

人的心术异化入了盆景……

即使情郁病梅的龚自珍，对活生生的梅，也曾“听其亡，养其旁条；锄其密，天其嫩枝；锄其白，遏其生气”，以成树其亡命生长。

“师法造化，中得心源”本是中国艺术的主张，但在制作盆景时，人却以赏之痛“伤残造化”……中国传统艺术的许多优点，真是淋漓尽致，而自“发扬光大”入制作过程了……

时至今日，聪明的人类业已形成的自成体系的病态审美观念和刀不见

血的操作规程，都付诸于制作盆景的伟大事业了

凡审美的都尊重自然吗？
都求“天人合一”吗？
……打着审美的旗号，白天，
人却制造夜的艺术……

4

人与植物乃至人与盆景，本应像亲兄弟一般相互尊重，“佛面互见”我认为这才是惟一正常的关系。

美在关系。

——狄德罗

只是这大千世界里的关系，因为有了人的存在，而变得未必都美。这不是吗？人“狂妄视”“一览众山小”了，就变得心中无自然，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起来……略施斧斤，就将看中的树木，禁锢入违抗的花盆，像裹女人的三寸金莲一样，剥夺其自由生长的天生权利，饱受摧残……其实，对于人，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美，与爱、良心和尊重，
本应水乳交融。

人与盆景的如此关系，不已构成悖谬了吗？

人爱美，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以美为目的的行为本末不应该产生什么丑。

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真是应验“美是难的”这句古希腊谚语了吧。

何况若无人制造盆景，或让植物自然生长，就不会有盆景之美，不会产生一棵树或一片石表现无象的精神世界；人善于美，妄美却制造丑美，甚至“出这丑”，“好心办坏事”而伤古树，换言之，欲美而丑美，竟是丑美，竟是大错，竟原来是丑啊！

据传袁日珍面对天竺的一百盆病梅盆景，很是痛苦，甚至可能还哭泣了几天之后，便“片之，纵之，灼之”，逐一斩开捆绑病梅的桎梏，砸碎全部花盆，移栽全都病梅于南山了……

然而，如此的作派正说明了：尽管如此“改正”是符合现代生态观的。

5

从树上爬下来后，可走了，这“人”，就大大得益于“智慧”，同时，也日日还误于“智慧”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人掌握的技术愈多，就愈迷对技术主义的痴迷，愈执著在自己制造的陷阱；表面上，人是披开了多朝贩景盲目地进步，但在本质上，却在一步步步入落井下石的死地。

病盆景的“生长”过程，与人的异化或“人的病化”，原来竟是同步的啊！

病盆景作为极端复杂的文化现象，突然教我想起了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惯性。

惯性是物质质量的体现，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属性，要命的是这种自然属性还会衍化成人的“思想惯性”。

对“乾的艺术”——盆景的追求，不正表现出人的思想惯性了吗？

左右思想惯性的其实还是，也只能是文化或者文化心理。

谁能算出文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

我想起摩罗在《文化对人类的束缚》一文中，所述不同民族的男人们对妻子私奔的不同反应。

安斯基摩人多半会将诱惑妻子的男人杀绝，以此捍卫丈夫的尊严。这种仇杀如果一时无法得手，迟至十年之后还会拉满弓弦，切齿图纳人。北美

印第安人的一支)则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意思是我怎么会那么在乎一个女人去留呢。他们不会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诱惑者提供一些财富作为赔偿吃够了……他们是一个节俭的民族,并不在女人身上表现男性的罪恶,所以不会为女人爆发深刻的仇恨和愤怒。

我以为这已足以说明病文化对人的左右了。

啊,盆景——被人异化的“艺术”,
被强大的“人权”左右的“艺术”,
被病文化扭曲的“艺术”……

今人,自然的衰败与人的异化正在同步加快。

盆景依然被一天天制造。

或许,人与盆景的问题,乃人与自然的关系,惟有在人类消亡之后,才可能趋于和谐吧。

阿门,这地球村,难道不早就是一个硕大的转基因盆景了吗?

你救得了盆景吗?……

本文曾获“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散体散文奖”;被明雄志入编、主编的《中国最美的哲理散文》;中国作协编的《2010年中国诗坛精选》;郑振铎的《中国散文大系·抒情卷》;耿占有的《二十世纪中国最佳散文》(1979—1999);散文选刊《十年间》(2010)散文精选本《大地的语言》等。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恩格斯

不消除“精神雾霾”，不建构绿色“空气伦理”，焉能天朗地静，气正风清？

雾霾批判书

一、“雾霾恐惧症”在全社会蔓延

癸巳的立春，北京，又被浓浓的雾霾严实覆盖。春，被挡在城外。这个春天，最不能算作春天，中国国土上的许多版块，都被锁入雾霾。雾霾内，是大地上艰于呼吸的人。

被雾霾包裹的人，如被驱赶入疑似的夜，尽管雾霾在本质上不是夜，却比莫测的夜更凝重。

被迫入雾霾的人，还如囚入笼中之豹，这样的人能不被怜悯吗？

血红的太阳还未完全西沉，天安门上伟人像犀利的眼睛已看不到纪念碑里沉睡的肃穆。夜来月亮隐约，街灯还蒙。人们除感觉空气的异味，还感觉沉闷、压抑、烦躁，生出深重的恐惧。

早些时候，许多人是不知道雾霾就里的，还以为置身于仙山雾阁。

然而今日，无论雾霾来不来，民众都心有恐惧，国人有谁不是“雾霾恐惧场”中人？有谁不罹患“雾霾恐惧症”？

我们的社会，步入了“雾霾恐惧场”，生存伦理开始坍塌。

今人看见雾，你会窃想这是不是雾霾？雾成了一朝被蛇咬十年都怕见的草绳。见到雾霾，你会想象这是空中在飘浮无数纸钱。朦胧月色，被疑是雾霾来了。日前，我与北京朋友通电话，他说现在已不敢张大嘴呼吸，更别

说深呼吸了。真可谓厚德载雾、自强不息了。

胡斯卜说，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你我恐惧，与不知道何处才是茫茫雾霾的边界有关。

在那农业社会，谁会有这样的恐惧呢？

无知者无畏，看来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不和政法的专业是农业气象学，气象学家算是“本家”，但我今人却深恨气象学家，何以要广告天下这雾霾凶残的真相呢？

今天，谁不晓得雾霾包括数百种大气污染颗粒物，谁不知道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这些东西，黏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会诱发或加重：肺炎、鼻炎、支气管炎、结膜炎等过敏性病症。

雾霾诱发高血压和脑血管病，催生“非典型”肺炎。

雾霾危害人，气压偏低，空气含氧量下降，使人心肌缺血，心血管患者死亡率陡增。

“雾霾天气比吸烟更易致癌。”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专家钟南山指出。

进入自雾霾已带下数亿中国人全茫忧恐的目光。雾霾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世界的热切关注。

雾霾已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严重的生态问题。

二、雾霾是对美纯空气的反动

对雾霾事件的深入认识，上升到对生命生存负责的高度是应该的，但我以为还有必要和引入自然科学中审美角。

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哪一种自然物的规模之大、功能之多、作用之神奇及结构之严密，可以与大气圈相提并论。大气占据着有形物以外的所有空间，苍苍茫茫。大气的质量主要集中在由小气组成的低层上，然而，在中国人眼里，空气却姓空，而且空与气，一直是中西哲学的两个重要命题，应该是空气纯净得令人视而不见吧，在祖国文字的长河里，竟鲜见专门写空气的文字。

但这不等于不见间接表现空气的文字。最擅长间接表现空气者我以为

是诗大士王维一联，王维王维诗笔携来的新山秋晓静入空山的空气，明月清辉入松林的空气，清泉流石上的空气，不但静美，还柔佛煦……

空的字义是内无所有一空气，就真个空字吗？事实是，惟有空得似无实有，纯净的空气，才美纯本色，才适合人类呼吸。因此这空，又是“有”的储存。

在久远的农业社会，空气还没怎么被污染，还很纯净，由氮气、氧气及稀有气体组成，成分很恒定。

在法国语言学家罗兰·巴特眼里，空气的属性首先是轻盈，其次为弥漫。我却认为，空气最首要的品质还是透明。不因为爱洁，而是因为纯洁，所以才透明，使人不知深浅，可透过空气欣赏世间之景，人上人的物事；好空气轻松，比陶令的桃花源更陶然轻松；好空气神秘得神秘；好空气遮蔽、吸收、散射和反射阳光、月光；空气流动，就成风，激起风姿还得与风合谋；空气有稀有薄，你当然感觉她好像没什么缝隙，所以到处都能让风进来。

在包容一切的空气里我这样写过：空气“很清化，抽象得朦胧，缥缈得如雾，漂泊得似水。她深远、宽阔、无色、无味、透明、单纯、空灵。她的脚步，虚幻飘忽，无影无踪。你看不见她，尽管她有重量，更有形体，本非虚无。你用手抓她，先一握，再一抖，满以为抓住了，而你的手中，却依然虚空。”

靠空气的缺点，莫过于人口包容，良莠不分。

过于包容，无疑是空气伟大的根蒂，更是悲痛的开始。

湖水包容污物有淤泥过滤，空气容纳难容之物却无净化他的消化法力，只能成为污物集中营……污物在空气是于大地，便成霾。

形成雾霾的“主角”是谁？答曰：人类排放的污浊之物也。

形成雾霾又需要怎样的天气条件？

首要条件是气压要较低，能够形成著名的“逆温现象”。比如，1954年11月1日，比利时于伊小城及附近马斯河谷地区，就发生了“逆温现象”。包裹我们的空气，气温的分布一般都是随海拔升高而下降，诚如苏轼所言的“高处不胜寒”。假如逆转过来，离大地越远处的气温反而越高，就是出现了“逆温现象”，所在的空气层在气象学上叫“逆温层”。空气，本有这样的特性，就是气温越低，密度越大，越沉重堆积。比利时那天就因为近地空气是“逆温

云”，无法发生气流上升运动……悬浮的污染物越积越多，而形成霾。

雾霾的形成还有个必要条件，就是悬浮在空气的污染物能够发育成足够大的颗粒。

三、霾与雾有时同样可怕

雾霾颇具欺瞒性。

雾霾是寂静的（与热闹相伴的场景，多是寂静的），近乎死寂，就像闻多笔太刀死水。这是自戕一场，向将军也孩儿的恶战，向的死寂。

雾霾的死寂，还如怪异。鬼鬼子进村，不打招呼，偷偷摸摸的就来了，这可是让人主地土并变件行动。“霾”“埋”不是同音吗？雾霾一到，尘界的一切就被暗无天日地“埋”了。

这雾霾，貌似漠然冷眼，却大智若愚，吞下人民。

权威《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认定，霾，是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大量地、均匀地悬浮在空中，使空气的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混浊现象，霾能够使远处无光的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幻变色彩，迷糊景物。

这里说到的干尘粒，是由扬沙、尘卷风、沙尘暴、浮尘等构成的复杂家族。

“当能见度小于1公里，排除了降水、沙尘暴、扬沙、浮尘等天气现象造成的视程障碍，且空气相对湿度小于80%，即可判识为霾”（国家气象行业标准）。

此般定义，比中国古籍《尔雅·释天》所说“风而由土曰霾”，更真实也更准确，同时，已暗示雾、霾之间存在大玄机，尽管从字面看霾与雾一清一楚。

雾是什么。“雾是无数微小的氤氲浮浮的水滴或者冰晶，在近地空气层中开会，在开湿海鹿鹿、白白茫茫、沉默沉默的会”（杨文丰：《幸福不是身边雾》）。

我把云拉过来，诗化些就是：云，是飘上天的雾，雾，乃紧贴大地的云。令人迷惑的，是这雾，这霾，竟然粉墨登场，合作欺瞒尘世。

欺瞒的表现，是雾与霾都虚浮混沌，混沌还蒙，神形酷肖，极容易混淆，如果满足一定条件，还会相互转化。

当然，民众未必知道，这雾与霾最大的区别，在于弥漫空中的构成物不同：雾如同《红楼梦》中的女子，大体是水做的骨肉，霾则是山扬，风沙尘暴、浮尘及其他污杂颗粒物构成的污浊男子，是“见做的骨肉”。霾里雾里都含水汽，但霾的相对湿度低于 50% ；一旦相对湿度高于 50% ，尽管无声无息，却已“宫廷生变”，霾已转变成雾。潮湿的雾，甚至雨雾。

尤其可怕的是，当相对湿度在 50% 至 70% 时，雾霾相混，但弥漫的已主要是霾。

无风时，人气沉稳如深口古池老水，污杂颗粒物浓度越大，霾就越重。如果水汽饱和，污杂颗粒物会凝上水汽形成雾滴。一起雾雨；雾微雨，无风时发生蒸发，颗粒物依然残留在空气，不必似惜个那般抵身，雾，也会变成霾。

这真是易被混淆的视听，难西的险恶。所以我说，这个时代的雾与霾，在有的时候，可说真是同样可怕了。这是你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确确实实是自然律，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律，是只要条件具备，都会自然而然变化，全然不顾什么后果，也不顾什么美学、医学、效的自然律。自然和社会，都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逆转的自然律。伟大的自然律——遵循和顺应自然律，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大自然中任何成员都必须表现的基本姿态。

面对自然律，今天的人类，如果不是听天由命，无奇适从，就该选择敬畏和谦卑，并作出深刻的自省和行动。

现在令人恐怖和慌患的，竟然是尘寰中人，还普遍对自然律导致的雾霾互变浑然不觉，还普遍认为雾很干净，很纯美，对雾毫无戒备。

何况中国人，还一直那么喜雾、爱雾，有日思夜盼雾的传统。

读读那些弥雾的古诗词，赏赏那些浸雾的国画，雾，被表现得何其神秘、迷离、缥缈和空寂。

那些艺术的雾和那时现实中的雾，我想，肯定不可能像今天如此“内涵丰富”。那时的雾，也起于沧海之上，漫在河山之间，也是那么静，生，散，湿漉氤氲，软绵飘拂，游荡蠕动，弥漫柔腴，白白，茫茫，但却仍是洁净的，无

毒的。

还美得难于描摹。

那时的雾，与国人崇奇的审美习惯居然如此吻合。

那时的雾——中国农业社会的雾，何曾见危及民众的健康和性命？有谁防范过雾？

对雾没有戒备心之前，外国许多杰出的文艺家也钟情雾，表现雾。

雾雾早就是美国艺术家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莫奈也曾被伦敦的浓雾吸引，以浓重阴郁的色彩，着力描绘过雾霭中的英国议会大厦。狄更斯可说是被雾迷就诗人为诗，他以雾都伦敦作大背景的写实小说《雾都孤儿》，已成传世经典。因缠带“病”，这些艺术作品，在今天看来，无不是误将力美的激情之作，是被骗取了艺术冲动的“畸形儿”，是染了无尽遗憾的“病艺术”。

今天的雾，溶解有毒物质，是病菌病毒生长繁殖的温床。早已不是工业革命以前的雾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无论是雾是霾，都一样地存在PM2.5。

PM2.5是什么，是悬浮入空气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是突然蹿红，被收入了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的新名词。

PM2.5是雾霾的主要成分，是微米级的细颗粒物，当然依然触发“诗情”，在癸巳“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姚檀栋就大声朗诵过自己的戏作《沁园春·霾》：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献，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

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封风骚。一代天骄，央视雄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让美女们始料不及的，是经科学检测，口罩对PM2.5已起不到阻隔作

用；如果你仍戴着口罩，那么，雾和霾的细颗粒物，将通过你的口罩表面，依然被你的鼻子吸入。

如此有特色的“口罩风景”，没想到，却成了健康的误区，自欺欺人的安慰！

PM_{2.5}——你自然形成，被现代工业排入空气，经光化学反应形成的一次污染细颗粒物，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你显示的“庐山真面目”：周身都朝四面八方挺着尖刺——进入人们的身体，你将毫不客气地捅进鼻腔膜和气管壁……

四、是病态生物体，也是围城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庞大奇特的生物，逐想，这是浮的雾霾，不同样是怪异的病态生物体吗？

在生物学家眼里，生物体都拥有这样的特征：其一，除乙肝病毒等少数种类，生物体全由细胞组成；其二，都具新陈代谢作用；其三，都具应激性；其四，都有生长现象；其五，都会生殖发育；其六，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其七，都能适应一定的环境，并能影响环境；其八，主要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其九，都具可塑性，并且还都能呼吸。

生物体的这些特征，雾霾都近乎具备，我认为：

雾霾一样能够“新陈代谢”——雾霾入世，消者长长，子后有子，子言有孙，无尽无穷，甚至还可能自由流芳，前途不可限量。

应激性指的是生物对外界诸如光、温度、声音、食物、化学物质、地心引力等各种刺激作出的反应——眼前这雾霾，有无应激性呢？

想想，我们天天都在朝天空排污，雾霾何尝不是以牙还牙，以污还污，在热情而恒定地“回报”我们？

这个病态生物体，虽说是传染病脑炎、流感等病毒、病菌的“密集型组织”，却虚胜有余，结实不足，更是能虚张声势，靠什么？靠依然有不计其数的人，一直在勇敢、不竭地输送“给养”。

真是人类“宠养”的病态生物体，人类真该尽快注册“宠养”专利才对！

务重，你设古时空，建构势力范围。你的苍莽气度和空间尺度，唯有当落神州万里河，才能够媲美，你何止覆盖京城，何止覆盖东北华北……

你能够呼吸吗？这是怎样的一种呼吸，是生物集团军的呼吸，吸纳八荒，吞吐田野，全然不管人类是否已掌握气象武器和核战武器。

然而你却又太可塑了，形神变幻触须起伏，可塑得就像超乎于想象力的奇异章鱼。

谁说你不也是怀抱阔大的“母亲”呢？

太阳施爱以阳光，大地施爱以营养，绿叶施爱以氧气，母亲施爱以怀抱。你本也同怀施爱，我们谁不渴望博大“爱”吗。

然而，今天的人类已被你陷入深重的悖谬：同属生物体的人类，在被你如同母亲一样地“爱”着时，居然感觉不出幸福指数会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你这个病态生物体，不同样是“攻城”吗？你一来，人类要时就不清楚你吞噬了整个城池，还是城也已和你融为一体。

的确是隐天蔽日，设“霸城”，柔软得几近于无，却比潮打金城寂寞的石头城更难推倒，还散发超现实异味。

五、人与空气关系最佳态

雾霾浓重，黑蛇云集之时，谁也无法否认这是和平空气里出现的大事故。

可荒诞的是，雾霾未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暂时就获得了平日中完全不可能有的大简化，简直不可思议，几乎被简化成只是“人与空气”的关系。

这不完全是因为空气太草率疏忽了无痕迹，连香味也没有一空气不招惹你的注意是太羞怯。空气爱人，也绝不是出自本能，乃纯争之心所然。与其说不自觉，不如说是大自觉。

我要提出的问题还是：这人与空气的最佳相处态，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你在屋里读书，在书间可闲走，如果硬要你说说空气给你的感觉，你或许会讲，是似有似无、若有若无的。不是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说吗？人在空气里还不知要感觉空气，不生琢磨空气之心，这真是呼吸的大幸福了。很

显然,这时的你,是不可能产生要看看空气的念头,只有北风袭你感觉太冷或酷暑汹涌你过热时,你才会关注空气。你平日中渐渐不会去想,哦,空气啊,今天让我好好地看看你!空气里留不下你的这种目光。空气也不会给你洞察秋毫的契机。你也不会朝空气排放任何色彩及杂物。你不做伤天害气的事。总之,空气纯净得已被你忘记,空气也不漫生讨天你之心;你与空气相处得很“无”。这不就是人与物、空气、相忘的境界吗?与其“相忘以味”,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真是大而美的境界。

这才是人与空气相处的最佳态,我认为。

所以,雾霾高蔽青蛇是对古语空气的褻染,是纯净如处女的空气被猥染奸淫。这是对人与空气原初关系的异化。

在这个世界,有好水游泳是鱼的基本生存权利,有安全天空飞是鸟的基本生存权利,诚然,有洁净的空气呼吸,没有病化的“雾”与“霾”,不同样也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吗?至少,这是人的手及权。谁可以剥夺他的呼吸呢?

人权与道德伦理同等重要。呼吸是普世的,雾霾则是独特的。一呼吸权不也是基本人权吗?雾霾,你是在完全偶然的、地地道道地反人权、反道德!

因而,我有必要提出建构人与空气关系的道德伦理。一空气伦理。一空气伦理倡导人与空气属于同一整体,互相尊重,互为信赖,互相关爱,空气以洁净养人,人的行为以不污染空气为基本前提,时刻善待空气。彼此都不做以异质污物、侵占对方的蠢事,不伤钱对方的“天上品质”。

人与空气相处最佳态的建设与保有,难道不是完全有赖于人类能否遵守这绿色的空气伦理吗?

作为人,如果不,以洁净空气为名誉,继续一意孤行,继续给空气以颜色,空气必然响亮地还你以脸色……空气伦理也就无去建构,这人与空气关系的最佳态就只能是天方夜谭。

六、砍断“精神雾霾”黑手

雾霾,依然在国土上发展蔓延。远比与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笼罩着中国更令人揪心。雾霾,还未被遏制,更遑谈被消人。

雾霾的反复到来,表明中国社会风气出了问题。如果风清气正,焉会出现雾霾?

然而,精神的“病灶”在哪里?

这些年,我一听到所谓的“发展”心里就发毛。何以许多发展都与盲目、与奢侈、与鄙视、与破坏“血肉相连”?谁是最富的黑手?

是否因为当代人的幸福观可以肆意托举了孙、刘代的资源?雾霾已使空气走向酸化,还要多久将爆发强酸抢夺空气之战?还有多久空气会变成“火药库”?是否为了你拥有洁净水、空气权力?“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为问题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钟南山语。

雾霾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迷途与孽,成了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圣便阻碍。

我们是否该迅速作出文明转型、转变世界观,走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易的误区,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转变价值观,牢固树立“地球村”大观念和人类只有一个共同地球的价值观;转变生活方式,走向低碳、循环、生态环保的生活;转变资源利用形态;转变体制。发达国家戒掉以法治霾,美国因雾霾向他国乞求,难道不能尽快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雾霾“前车”,就不该令人警醒、借鉴?

我也至今向今天已绝育,1972年11月11日那场“伦敦雾霾”

那天,伦敦人反复喊话,风无与扬也不字重,全城如雪雾漫。尽管市民紧闭门窗,黄褐色烟霾雾还是无孔不入。地铁以外,所有的交通工具已全部瘫痪。人们难辨方向。行人甚至已无法看到自己的双脚。到医院看病的人由长街看不到尽头。救护车需火把开路方能勉强行驶。伦敦一座世界著名剧院,女明星演了歌剧《茶花女》,由于剧场内雾霾越来越浓,观众再也无法看清舞台,只能中断演出。

英国政府随后公布的雾霾报告显示,这场伦敦雾霾,至少导致了11人死亡,至当年底,死亡人数飙升到1.2万。

假如我们不实行行之有效的治霾模式,不砍断雾霾背后蔓延的黑幕大黑手——“精神雾霾”,重取担保“伦敦雾霾”的惨剧不会在中国重演。

这精神雾霾也要比“物理雾霾”可怕上万倍、百万倍!

何况这精神雾霾还无处无时不在，要知习气，哲制你

在这里不得提及精神。在大自然面前，我以为所谓的“精神”，已是悲悯、物我平等与姐妹，是与自然万物长情厮守其同荣辱的情怀，是慈爱、友善、远离杀机的善行，是无私纯净自在自然境界。今天文明是人堕入了低级“动物世界”，精神家园日渐荒芜。如此境况，只此打精神空同获个施恩，只能使人既变为沉湎肉欲的软体动物。“精神雾霾”非那清明的“精神”，即使算有，也只能是畸形的，是建立在肉体快感之上精神雾霾完全沉溺。精神雾霾在本质，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精神，有的只是人的私利，人的欲望。

根治物质雾霾易，消除精神雾霾难。

身为华夏儿女，我深知在中国根治精神雾霾尤其难。

雾霾是空气有污浊事，风为有风，雾霾还是大气候里，没有国界的事。全球化的事，尤其对各国民众的文化素养已构成严峻的挑战。然而，我们的民间文化长期以来推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况中国的法律也未健全。我国治霾的法律也并非一片空白，但是，纵然法制健全，雾霾执去就那么容易吗？执心的还有中国封建残余根深蒂固，整个社会就是个“谁人情在会”，人情变通，打点关系，数字游戏，诚信缺失……国人，还普遍缺失个人信仰……

近日，无意间我读到外国摄影家在中国某城上空拍摄的图片：万紫千红雾霾不消，那雾霾就像灰蒙蒙的棉团，笨重已极，城市被笼罩得已经失实。然而，静默沉寂之中，却仍有两粒灰团窜起了森森，依然“可恶”地相互吞噬蛇似的黑烟……

中国治霾之路，荆棘丛生，前景未卜。

倘若连雾霾都无能快速地治理，不能铁面以去根治我们有何资格谈“幸福指数”？凭什么言“美丽中国”？

2013.2.12 2013.4.10，广州 珠海

本文经《花字文学》2013年第四期，获“第七届中国散文奖”

鸣沙山与月牙泉的对峙，是绝望与希望、生命与死亡的对峙。

鸣沙山·月牙泉

1

唐书元和郡县志：“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敦煌城南七里，其山积沙力乏”，东起莫高窟，西至睡佛寺下的月牙泉水处，绵延一百多千米，南北广约二、三余千米，最高处与敦煌同一水平面。来到山前，我特意查阅了气象资料，敦煌乃干旱之地，年降雨量只有一毫米，年蒸发量竟高达一毫米，仿佛是一高切线，朝上苍使万物天天垂挂着，张着求水的嘴。

而现在，我却依然被夜色笼罩的鸣沙山迷人。有几阵风刮过来，几个路星正迎着落日走过来，冰流着沿路走。鸣沙山如何如何好，声音千层而低沉，如同有孔不穴实，变于无形。夜色渐稀，然依然寂静，犹同上涌不久就凝固的雪的广袤无边，高低起伏，表面柔缓；你想象不上鸣沙山白日里午时烈日与晴天的样子，然生个不见鸣沙山之妙，与一粒沙在太阳下滴你突然会于夜色几乎耗尽时，落日在场，侧目西望，更是幻听一两声，在你的眼前，脚下，未鸣。

你脱下鞋子，开始攀登鸣沙山了。你一下子就触到了鸣沙山的神奇。你感到了鸣沙山的不结实。你的每一步都是现实的却又是不踏实的，抑或说脚下总是松的、软的、滑的、下滑的，悬挂着理想主义的虚幻。脚下这绵延数十千米与你对峙的鸣沙山的一步，不知不觉间总似在退着半步。你原以为这不足百米的沙坡，很快就可以走完。你发现鸣沙山一点也不含糊地在大量耗你的体力。沙子渗入了你的袜子，没过多久，你一提脚，袜子就沉若沙袋。你只好坐下来，屁股一下子就陷入沙里。你认真地抓起一把沙子，细细的如同芝麻，又如同流水不知不觉就从指缝间漏去，随风飞荡，奇怪

的是风很大，却无声。呜沙山啊，你的沙子何以如此细腻？是由于昼夜温差太大，白天黑夜折腾，沙子自动爆裂的结晶吗？由于生名猪的扛。这么多攀爬者的七手八脚，这么多站岗的臂膀撘搭，这么特殊的气候环境，即使是卵石，也是风化了，细碎了一粒细碎粒，怎能呜呼于呜沙山依然未鸣。

后又书·都匀志·说：“水有悬泉之碑，山有鸣沙之异。”呜沙山，为姓“呜”之“沙”也。呜沙山，峰峰谷谷，山不先乎，“呜”就一定在其间呜呼。呜沙山又何以能呜呢？一种话传说，因多，解释也多，但多牵强附会。什么才是其科学解释呢？鸟所说，天气炎热之时，沙粒温度极高，土壤干燥，受风力推动，或者一伏伏雨各同时从山顶飞泻而下，一泻发出的大动，先与落到沙的呜呼。细如芝麻的含有英晶体的沙，多带水的充沛，多含杨花的动直，而易动，动必摩擦。多摩擦，必发，和繁交作。青年男女，难行不于静也。静也，之释放执同我们冬日之速脱毛衣，怎能发出爆裂声，终于山阳峰窄谷的其呜放大，必若鸟鸣。我力以这种解释是科学。我们的朋友一独个儿从山上拔蹲。一斗少板飞滑至山脚，倒已山鸣谷应，然却断言沙鸣已，乃朋友之惊呼白鸣也。呜沙山依然未鸣。

呜沙山不鸣，我们还能不呜吗？当我们终于爬上呜沙山顶，就禁不住欢手雀跃，激动自鸣起来。这时，我猛一下俯视，竟发现月牙泉，玉身被微眼最亮，正鸣，正善，正它在呜沙山下，在唤我，在为我。

2

月牙泉的水域其实并不很大，东西长逾一米，南北最宽处一余米，地位低矮而幽望，这水在呜沙山的怀抱里，果然酷似月牙。水清清的碧绿，波微微而荡漾，星月皎洁之夜，嫦娥梦寐之时，环顾上下，或自会问不是自己究竟是置身天上月呢还是沐身月牙泉。

月牙泉是本该得到无尽呵护的。如同嫦娥秀眉秀眼一般的泉，是难容于粗沙了的，但是，环月牙泉皆沙山也，皆是长流的、会流善流于沙山也。被如此的沙山包围，难道不是一种冤枉、一种厄运、一种危机。呜沙山的形势，是极可能将月牙泉彻底埋葬的。尽管泉之东有旧杨，亭宇下立，也有“

荡，芦花飞白，也有燕雀、麻雀，欢欣雀跃。泉南岸呢，也有馆阁楼台，绿树草地，泉北畔还有铁栅耸立，水草伏岸。泉水中，更有相传能治疑难杂症的铁背鱼，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七星草。然而，仅仅依靠这些，就能挡住流沙吗？如此的“生态环境”，能适合月牙泉生存吗？

月牙泉的生存，无疑是困难的，甚至还是残忍的。谁没有五彩的梦呢？鸣沙山的沙，就分红、黄、绿、白、黑五色。每一种色彩的沙，该都会有自己浪漫的梦。你可以说鸣沙山的鸣唱，是沙子上热、凶狠欲扑的呐喊，也可以说是五色迷离的浪漫小夜曲。在泉周围的高处，这些虚幻的梦，缥缈的梦，难道就不具诱惑？是诱惑，就必然构成对生命的威胁。

置身如此的生存环境，月牙泉纵使再有理想——任何慈善、想入、向往明亮的理想——都只能以保障生存为前提。如此的理想，能不沉重吗？能够实现吗？

月牙泉是在风沙里流逝。月牙泉之所以春夏秋冬一直清亮不竭，在于有流泉口下面土地的地不易补充。地质学家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月牙泉其实是古兑河的一段河道。若上万年，古兑河改道从鸣沙山南麓西流，月牙泉作为一段残河，侥幸此地保留了下来。由于地下蓄流仍在，泉眼仍在，所以至今仍有泉水流淌。月牙泉依然是沙漠奇观，依然是造化的神来之笔。

3

月牙泉纵然微小，但只要依然存在，就各就地构成了与鸣沙山非同寻常的对峙。

这是真实与传奇的对峙。现实与浪漫的对峙。加号与减号的对峙。主动的看不见的风和可感触的轻飘的流沙合谋，与柔软、温静、孤立、弱小、被动的泉水的对峙。是风沙在高处，泉水在低处的对峙。是貌似和平共处而暗藏舞升平、实质机关横生、陷阱依旧的对峙。是细水微澜与流火干渴的对峙。是荒漠与绿洲的对峙。是缥缈、虚幻与现实、沉重的对峙。是生命与死亡的对峙。只要是对峙，就构成一种无法打破的矛盾，一种貌似中情的平衡，一种蕴藏的黑色危险。

倘若风少或者风沙更强更大呢？倘若不刮的风云更多更低呢？月牙泉啊，你还能江山依旧吗？

清晨，我下到月牙泉山下，自泉之东北朝月牙泉走去，离月牙泉不足百米时，就能明显地感到一阵阵风力扬起衣袂诗风。敦煌人说，风总是以月牙泉为中心，南坡面，北马，山坡起伏去，风沙来与也无处不入月牙泉。查阅美丽的敦煌，我发现书上已有“沙不聚泉，泉不枯风”的科学解释：“本地常刮西北风和东风。大风带着黄沙进入风口后，在特殊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又分成一股不同方向刮入泉，沿月牙泉周围的斜坡作离心式旋运动，把挟带的沙子刮到山脚、堆后，峰号一吹。于是，大风挟带的流沙和月牙泉周围斜坡上背下的沙子，总能被风送到四面风口堆积上。”

这真可谓是一种巧合，一种偶然，一种包蕴了隐痛甚至教人潸然泪下的幸运了。

外面这种境况，还能维持下去吗？能永远存在吗？

我总，只要风沙雨仍在，大风仍在，人还在，月牙泉就明金木、……

本文作者 敦义斌（系第二篇“风沙与敦煌时期”，入张石英主编的《中国敦义大系·旅游卷》）

人与月本来存在两种联系：一是物理性联系，使人有月可观，月对人产生引力，月光和潮汐影响人寰；二是诗性（精神）联系，使得旧时月能成为人类的心月或“人文自然”月。可是，这种诗性联系，而今安在哉？

心月何处寻

、明月，自古古月天地以来越是全人类仰望的对象

我否认不了仰望明月是人类的习惯——自从盘古开天地，这种仰望就开始了。这是丰富纯净、纯良、纯粹的仰望；是不分贫贱、没有压迫，也不交银两，不索任何功利的仰望。试想，有哪一次的仰望，不是满披秋水银霜呢？对我们的先人。

明月悠悠照千秋，月光满地却不流。
人生易老月难老，弹指之间雪满头。

俯仰之间，人类望月，在那丰盈的感兴之中，是无法不蕴含敬畏的——人类对高高在上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脱开敬畏呢？

想来，人类望月又的确是出自本能，出于低下的地位，出于喜欢眼睛朝上的所为。这当然是极为自然的行为。在旷野，你只要这么一站，你抬头瞧瞧，这夜呢不算很黑，可苍苍茫茫，长空深深阔阔，了无声息，那大海深处正悬一轮明月——你这不是在对月作极自然的仰望么？在苍茫间。

月望月，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我自凿过的“天下第一泉”——无锡惠山泉。

炎炎夏日里，那泉水，那经过漫长农业社会还基本清白、清明、纯净，还基本健康的泉水，依然下流，依然以大然轻漾的时姿仰望天上月。这可是晋将千万轮圆月存盘的著名甘泉！是将泉中月与天上月大然对称、相互仰望的甘泉！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百姓仰头看。

——《红楼梦》贾雨村望月口占

茫茫尘世，人山人海，还有什么东西能被如此之多的眼睛同时仰望呢？……

二、人类本已有心头月

日本禅师明惠上人深夜禅毕，由禅房走向下房，居然一点也不怕那山鸣谷应的野狼嚎。此乃何故？据说是他上身披云缝漏出的月光，有明月陪伴。依我看，禅师算是读透了明月神力的人。望月难道不就是感应神力吗？在这个世，最具神力的东西才神秘，才经久仰望，促人壮胆。

在启蒙前，我似乎就已能感觉明月的神秘，想必这与祖母讲过月亮神话，我也看过月的圆缺缺，月会藏入湖水，我一上船月也必走……有关后来，我考量望月问题，方惊觉人类其实早已构筑了“心头月”，与天上月虚实呼应。

人类构筑“心头月”，靠的是长期对月，对月的联想、想象和感悟。

由此形成“心头月”的特征，大抵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人类心头月很静。这是寂静、闲静、安静、幽静、静谧，甚至有些凉静或者冷静静；

其二，人类心头月逃离尘器，十分单纯。单纯得满盘在入手间的尽是同一的月光，同一的素简，连味道都没有；

其三，人类心头月还是静寂和清寂的，似月夜桂花跌落在谁的弓吗涧；不见强烈可感的波动，没有起伏，无去均人，更不袭人，是悄悄的，轻轻的，还

带点儿寂寞：

其四，人类心头才是清幽的，是偏暗的清幽，宛同明月刚刚从苍绿古宅后的苍苔上升起。这清幽带些泉水、空气的透明，接近辞典对“幽”的多个诠释，也染些安闲、幽雅：

其五，人类心头任何时候都是幽美的，可亲的幽美：

其六，是人类心头总一直张着：一是给人空想，月应该是幽静阴冷，清静充盈的，那静处，难道有什么存在吗？是嫦娥、吴刚、玉兔或“寒宫里的蜘蛛在活动吧”；二是幽明于光满地，不重形却以人精神；三是月光似可从地、手或衣来，旁一肢勾勾在地表，弥漫在地表，可以搬运，“月光光，耀耀光，照来呀，转来呀……”祖母就曾教我这样唱；四是月光总是虚幻的思，不是有踏月之说嘛，然你脚踏满地月光，一脚猛踏下去，却何曾见有月光四散？即使脚下散成那么多月光，也砌不起一堵墙，可月光依然散在长城上；五是这月还更似玄奘悟字，说虚却实，道实却虚，有无相生。一种不重形是这月，内敛不张扬是这月，事物皆既冥思月还忆这月。

任何文化都一样，尚想提升境界，不是趋向神秘，就得臻入宗教，尤其在十月。长期以来，月人庆祝月为太阳之精，秋分设坛西郊，祭西沉月……行礼膜拜，神秘气息弥漫。

月神宗公案这样说：那个偷月夜潜入古曲，一老僧正酣然打坐似心无旁骛。然当小偷、手执明月，老僧却在外起立，默默脱下袈裟相赠。贼走后，老僧即坐蒲团静思，良久，月光满面，随即低头喃喃道：“你拿得走我的袈裟，却拿不上这窗外的大好月光嘛。”心头月在这里，已隔开了尘俗社会的人欲之海，承担了精神符号的角色，表现了精神文化的根本，彪炳了对彼岸诗性世界的无限追求和抵达生存价值的终极皈依。

而人心头月文化月光，其实还是到了唐朝以降，才愈加明亮、浪漫，可当作飞起来。以李王力代表的唐朝诗人，吟咏了月，更唱亮了月，绣口一吐，诗句月光就几乎照耀了千载。宋朝的苏轼接力吟月皓月明月新月又访月，月光般的感悟简直就是明月下打打不尽的疲沓树影。

值得一提的还有，对于心头上的建构，感伤忧郁的东方民族似乎更易相应。白居易“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的诗句传入东瀛，日本俳圣松尾芭蕉

步出茅屋，望月独吟，吟出的佳句就颇有依样画葫芦味：“明月何幽幽，绕池塘转不休，通宵不停留”的确，在东方文化里你甚难找到像步青在《仲夏夜之梦》里把月亮与“不生孩子的尼姑”相提并论的那种不恭诗句。

二、人月相亲，可寄人生，在十月是月可寻，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幻象

我对人与自然建成和谐关系，一直秉持首鼠两难，在今天，在如此的小寰

如果说，自然与人确实有过所谓和谐关系的话，那么，也有这“人月关系”。

甚至美女嫦娥都奔月了。月人能相亲，月可寄人生，如此等等，表明什么？表明的该就是人与月的和谐关系吧。

表达人月关系，最身体力行，还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戊午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川端康成著《雪国》又重受启发，我发现，戊午月出于自觉，在阐明人生与明月和谐相融时，他极其自然地就吸引了被称为“月亮诗人”的明惠禅师的和歌：

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

川端阐述明惠“在暗处观赏，心境清澈，仿佛与月光浑然相融”，认为明惠“以月相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是月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习习清风明月夜，通宵共舞惜残年。

川端史说古僧良宽这两句诗，“尽管咏月，实际上也不认为它是月”，是僧人感到如此远不可及的纯洁、美丽，不但可亲，至少也能相伴“共舞”，可共，可依，能寄寓襟怀甚至人生。

如下是诗人歌德那首著名的月光诗《对月》：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曙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月光，
照我的园邸，
就像知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这首被誉为最美的月光诗，经由舒伯特等人谱曲已四处传唱。在这首诗里，明月与人的命运，难道不是已相互维系，相互亲睦吗？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月年年只相识。（张若虚）

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

人月相亲，望月奇兴让寄身，感兴“日月是百代的过客”（松蕉芭蕉），时世兴亡，感兴人生易老，人生太悲凉，所有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那明月，是那么纯粹、纯洁、可亲、可依，是那么美，是那么遥不可及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此的咏月诗句，却表现得含蓄，蕴藉：初看不涉人生，与人生，颇有王

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言的“痛”，然细加揣摩，则大不然。——其内里，实在是诗人面对明月，已将人生的大感伤，深幻奇予，遂奇恰可示明时……

而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位民间艺术家，更是将人月、月中月和人月两圆融在一曲《泉映月》里，将人月交融推入了抽象而优美、苍茫而深邃、悲怆而凄苦的音乐意境。此人，便是盲艺人华彦钧——阿炳。

阿炳三岁丧母，幼即随父亲和弄工习乐，及少年，已是无锡商界出色的二胡乐师。一岁双目失明，仍摸索全天下第一泉，用心用力地云与思想看，明月升起来了，这可是一个月夜哪，一个慧人，一个缺一泉，还有一个正明明白白在阿炳心里。泉中月可也在仰望天上可哪！月光很纤一股，洒落民间、洒落泉水，洒上阿炳的身、手及一胡，同时已洒上了《泉映月》颤抖的旋律。阿炳啊，是把生命对天上月亮风光的追思、慨叹，把对光明和理想生活境界的热爱和憧憬，把对日益苦身由和辛酸不平世间生活的独到无思，统统都融进这如醉如痴、如悲似怨、反复回旋、一水一风一胡曲调中了。这是月下独特的心语，独特的行藏，独具宗教意味与人生哲理！这是心头月对天上月和泉中月的独特倾诉，是人月关系直入最奇妙境界的艺术相融！

命运是如此多舛，人生是如此无奈，奇谁——唯有寄于明月，惟能寄于明月，寄于明月的圆阙缺缺！

千山沧桑，关山冷悲，在这漫漫长夜，最能体现日月向人又关体的，毕竟惟有这明月。这望中的明月，是人生的奇诞对象，不也是人生至境的高层象征吗？

四、中秋节的出现，终于将华夏民族与“月”的 和谐关系，推到极致，推上了最高层

“中秋节”体现了华夏民族思维入极的辽阔和浪漫，体现了华夏民族感时节令、观物候的幽微和细致。中秋节成了华夏儿女的思亲节、情人节，是对地球村的浪漫贡献！

正，因为创造了中秋节，才可以说，从冬到春，由春入夏，华夏儿女的每

人都在朝中秋节走。有哪一个中秋，华夏儿女不是集体复习中秋月？设若人于明月朝下看，必然会惊异这里夜柔軟的寰球上，遍布仰望她的黑眼睛——每一只黑眼睛里都是着中秋月一轮啊！

如此典型地体现中华民族人与自然（月）和谐关系的中秋节，既是华夏民族传统而胡野天下不约而同同对自然（月）实行人生朝圣的圣节，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人类与自然（月）关系曾经和谐的惟一大例证！

人类曾经多么幸运，明月曾经多么幸福，多么完美！

然而这一切，只能截止到人类的大脚还未有践踏月球，明月在人类眼里还披着神秘的面纱之时！

五、科学探索，还月本相，明月挽回地使“旧时月”的神秘和完美在项项科学难题瓦解

我情愿相信，登月仅仅是人类出于对美丽的向往，被神秘吸引

但是，各观无情，科学更无情，由于人类登月，由于月亮“难看的”真相大白，人类心灵中的美丽或“旧时月”，被无可奈何地粉碎，无可奈何地成为过去！

“明月几时有”不再是天才诗句——月球36亿年前就存在，月亮的明暗圆缺，也不再是什么人生哲理——并非月到中秋分外圆，分外明，月的迟到、早退，乃至盈亏，也不是由于月有什么情感——作为月亮，神话已彻底丧失。

月全食已并不是被人狗所食，同样不是月在讲尊严，闹脾气，而是太阳光球被月球遮住了——月球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是地球的卫星——月球半径1738千米，重量呢，仅达地球的1/81——作为整体，地月相距38.4万千米，而月球每年都将离地球远去一厘米——转动的月，抛给地球的，永远是一副旧面孔——1个月球日约等于2个地球日——月球表面除了大片平原和一些高山，那些或大或小的河潮湖，全是环形山——即使在日昼，天上照样圆月高悬……

谁能想到月球上竟会如此苍凉、荒芜——何处有嫦娥吴刚桂花树，何处有

嫦娥玉兔广寒宫呢！月上的寒热幅度是这么大：白天朝阳月面温度达127℃，背阳温度却是-183℃。何见人迹？没有玛茅茅店月，有的只是酷于沙漠戈壁的苍凉、荒芜。是没有社会，没有时尚，不存在亲吻、拥抱，没有洲际导弹的所在。

令人失落的更有月上的死寂。月球上没有天气。月球上物体的重力只及地球的1/6，无法拉自飘逸的空气，自然在月上就不可能有自由的风，也没有故乡的云；没有彩虹马嘶和国季，也听不到汉语、法语和英语。人间的疾苦更是无法传播，因为没有声音，是没有任何交流的真空。月上的天空，即便白天，也一片漆黑。

1968年，美国飞船“月球探索者号”在月球南北极那终年照不到阳光的环形坑土壤里，发现存在多达十一亿吨的水冰，但这不是清晨月夜下流的天水第一泉，也不是碧波轻漾的月牙泉，而是混夹于月上的呈冰状的水，绝望的死水。而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想象月上有海洋浪及荡漾。二世纪之初，当伽利略实际也是人类第一次，在黑夜仰望远境中时，就发现月表面存在累累“伤痕”，他认定凸起的明处是的高山或陆地，称之“月山”，而阴影陷的幽暗处便是海洋，遂名之“月海”，并将大小“海洋”名为云海、静海、雨海及风暴洋，等等。在伽利略命名的五个月海中，面积最大的是风暴洋，逾一千万平方千米。其实所谓的月海是由暗色的熔岩物质构成，是一片低洼地，因为反射阳光的本领比浅色岩石差，看上去较为暗淡而已。

尽管在月球上，能够看到地球反射过来的似圆月般的“假阳光”——“地球光”，然而，登月之人，还是感到失落。

尽管下泻的月光打上苍岸云海、大地和海洋，同样会如由打芭蕉，存在亢乐，会有压力，有力量，然而那月光，照样是寂静的、孤寂的……

科技，似乎是不留情面地打乱人月关系的方寸了！依靠如此伟大的科学技术，人类将千万年遮掩明月的神秘及美丽的面纱打去了，彻底打去了，无情地抽去了！我原以为登月，该是多么美好、伟大的事情，想不到，换来的却是美景被打碎的无奈，幻觉被引发的神伤，情感被麻痹的不适。月亮成了病态的月光！美月成了一锅被老鼠屎败坏了的汤！人类成了美好神话的掘墓人，美月丧生的刽子手，与自己角力的大致，以“科技真”取代“情感真”的

聪明动物！

科技，成了大煞风景的手！在这里。

科技探月，催生“黑色幽默”，还散发无奈和悖论。

科学探索探出的可是真相，与人类美的探索精神和科学定律，没想到原来竟是如此内中背离：在情感一面会总已接受假象，接受那“死”人类的一双眼般的日月月——美好的假象，但瞬间竟然就成了丑陋的荒寂之球——美好的假象，由于科学本身已表天如尽，开掘的真相却让你可伤身心你也更勇于承受——倘若这还真的动机与过程，人类当予以接受，那么，对比与真实、真相，在情感上和直令人甚难承受：人类的情感只能失落，身心只能自残——在人类外依然还有留恋，还在春意，日月月——虚假的日月月，即便明知是假象！人类中心主义风光上头，美好的心头月却发残猛地落地……如其说风卷来的还有，最近，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他抱把臂膀在月球上飘扬过的一撮头发，却被理发师以——“太长了”——收回家，怒发冲冠的习氏欲与理发师对簿公堂，收回家却说，月球头发断断做不到，至多只能给卷着机刷留一“笔线”。科技主义三月蚀奴役头发，头发价值反却能鸡犬升天！这究竟是科技的异化、恶化，还是人类及其情感的扭曲、失落。

日月月，日月月，日月月，就这样，物是人非，已仓落成为被一石上停的“三泉映月镜像”。

如此往事能够如烟吗？往事不堪回首……

1969年以来，除了两次无人登月，人类的大脚，已有六次先后踏上了月球。“阿波罗”1号飞船宇航员，即那部《阿波罗》，在登月时还说这样一句话：“对我来讲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是一大步。”他的话音还未落，脚下人类手中的月球，却毫不客气地而使他双手双脚行动，只能是袋鼠式的蹦跳，这可是那尔得准天下第一举也无奈时跳出的鼠式蹦跳啊……

六、“科技袖”的普照的尘世，现实也离不开科技伦理

人类躁动自然，原来并非只是物理污染，苍生何由，实际竟还包含对人类“心灵自然”的毁灭，对人心的伤残！

的确，并——只是为了人文关怀，更是为了还能有明天，因而今天，有许多问题都需要赶紧正视，需要重新审视。

人类是如此仓皇，大路是如此遥远。人类何以要争月？仅仅只是为了探秘？只是为了证明人类绝不是草芥，不但不脆弱而是非常坚韧、伟大？只是为了张扬与大自然争霸的雄心？是企图逐步占领地球？是霸权国的争霸？是为了水田科技比旧时明月更有神话色彩？是为了人为气扬“科技主义”或“工具理性”能使自然异化，使月亮异化？

人类又何以要争月？仅仅是因为科技主义的木梯那一头已经可以登上月球？有了科技，争月有何难哉，容易得就像大人与孩子一道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然而，纵然是游戏，你只要在破球心头上，你就是在违背道德规范——谁都无法回避破坏美还是违背合意道德规范！

事实上，破坏美不过只是一个表象，一种象征。在今天，科技主义已像脱缰狂奔于原野的野马，以前前所未有的范围、层次和深度，正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一个望科技主义上步不克只能是人为夜谭！科技主义对美的伤害乃至消解，已成万世性命的课题。

深忧我心也，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依然无法建立起良善而公平的科技发展法则——“科技伦理”亦会在乎科技伦理呢？然而没有科技伦理，你敢断言这科技，浑身上下都是皮使人处进家门力量？

其实，人类即使再狂妄，也无法进化成另一只吞下月亮的大狗。何况人类的骨子里根本无法离开神，永远离不得神，人类一直都在设法供奉自己的神！宗教上的神去却与否在今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心中业已在供奉至高无上而又特殊为大神——“科技神”！上越供越高，越供越大。不管任何神祇，都是人类自己的制造，然而，人类对“科技神”的态度却有所不同：

一方面对之顶礼膜拜，心甘情愿匍匐于地，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另一方面又殚精竭虑欲掌控之，而有之一人类信奉科技神，其实，目的无非是为了彻底占有“科技神”，将“科技神”化作自己手中的权柄。

必将造成人类社会酿出大难之灾难，这有着“双面神”面目的“科技神”！

三、人类凭什么要望月，凭月，心月在哪里？

对于月本来是有两种联系的：一是物理性联系，使人有月可玩，月对人产生引力，月光和潮汐影响人类；一是诗性、精神、联系，使得旧时月能成为人类的心月——心月或“人文自然”月。可是，这种诗性联系，今天安在哉？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自然就被推上了被异化的战车，在今天，这异化愈来愈激烈。人在异化，月又怎能免劫？对于人上月，人类即便再仰望，也不正是旧时的仰望，何况旧月也不再是旧时的心中明月了，谁还会傻乎乎地以才学上见。今天给孩子们讲月亮，我就无法说开老祖母说月的意境了，遑论纯净的诗意。

人类依旧会在月夜读泉。只是这泉，已不再是有原来内涵的“天下第泉”，那泉水所映之月，也无法再是旧时月。

人类依旧会叫阿炳的《二泉映月》，可这流入科技时代的音乐，已平涂了悲酸的曲调，无奈的苍桑和无尽的凄凉，成了对缺乏秩序与残酷空世的悲叹，成了对苦难世界奋力的超拔。这音乐使人想起人类旧时的美景。这是台岛多舛的人类带着紫色宿命音乐，是激发良知未泯的人士沉想而奋起的音乐！成了凄楚，成了悲怆，成了告别，成了遗忘，成了预言。这音乐，这苦命的音乐啊……

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科技神，犹如包裹着地球的愈来愈污染的空气，正每日每月，愈来愈紧密地围困人类，围困低头操持科技的我们，深入身心。真是神光普照啊！

但人总讲人权，但对自然美和自然的奥秘，却从来就不讲什么权利，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还可不可能留有一片“心灵自然”，或者半片“人文自然”？而人类的“精神自然”，你又在哪里？

人类仍然要望月，然而即使再怎么望，又怎能找回旧时的感觉呢？没有鸟啼，连一声也没有，旧时月已经彻底沉沦。

人类的生活，能够没有天上的明月吗？能够丧大地上的月兄吗？人类，能够永远失去心头月吗？

心月在哪里？——心月何处寻？

本文曾选入耿王主编的《世纪中国最佳随笔》（2011），吉林人民出版社

拯救人类、拯救万物的还魂草，伟大光荣
大慈大悲的还魂草，你在哪里？

缘何寻求还魂草

1

光阴汤汤，空河泱泱。一直是很神秘、丰富并且精彩哦，这滚滚红尘一翻开《神曲·地狱》，扑面而来的就是“但丁还途在黑暗的森林：遇见豹、狮、豺狼；诗人维其略的灵魂赶来救他”。

史铁生先生是对灵魂有天然感应力的作家，他在《病隙碎笔》中说：“有人做过试验，人在死亡的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多少多少克，据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有一句话不是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吗？这句话说明了灵魂不但有，还存在深度。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是《论语·八佾》里的话。意思是说祭祀什么就像有什么在那里，祭神就似神祇在那里。据此而推，还魂草已然存在，你还能认为灵魂不存在吗？

然而，民间对何谓灵魂，看法仍莫衷一是。我认为将灵魂表达得比较全面且饶有诗意的，还是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写在《原始文化》书中的文字：

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得像蒸气、薄雾或阴影；它是那赋予个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它独立地支配着肉体所有着过去和现在的人意识和意志，它能够离开肉体并从一个地方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大部分是捉摸不着看不到的，它同样也显示物质力量，尤其看起来好像醒着的或者睡着的人，一个离开肉体但跟肉体相似的幽灵；它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后的人肉体上；它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

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则通过饶有意味的比方,对灵魂作如是表述:“我们的灵魂被放入我们的身体中,就像火放入炉子里。”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分别将灵魂、精神和思想,作了由是而,亦是来的比较: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失去了灵魂。”

“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带这能力或者有或者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通向无限的努力,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盼。”

“那么,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物事的,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数。而灵魂则广阔无垠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于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依恃理性,而至感悟、祈盼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已知’和‘未知’。灵魂则是一指,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

退一万步说,这大天地间,即使并不存在什么灵魂,我们已人可以凭借科学研究的照用方法——假说——假定这大天地间,灵魂本来就有,而且还是可那小可低矮、可伟大也可崇高地存在的。

2

失魂者,不晓得春风已绿江南岸,看不见鸟鸣在使山更幽,不知落花不知流水,对日常政治、绿色文化只能置若罔闻,比《不存在》诗中那“有封对空旷的荒中、无十满肉身均已大和骑”好不了多少。其实,失魂者不论是不是人,都会给人与自然构成威胁和戒严,即使这失魂者本身已是悲哀的、悲惨的,是值得同情的。

灵魂,既已被视为存在,那么,祈求魂兮归来,寻找还魂草,就成了大经地义的事,顺理成章的事。我们的悲喜人间,能不斗会神神幻幻、怪怪诞

诞吗？

中国的有个民间故事说，一男子为拯救恋人，靠仙人引导，终于寻得了植株还魂草，同时，听从仙人嘱咐，每当过日一在东方升起，就利刃割臂，以鲜血浇灌还魂草，还魂草复活，终使女友返回人间。

东瀛人对还魂草历来情有独钟，这或许足另有缘由也未可知。日本收藏家山中太郎得悉病危的妻子如能用北海道的还魂草，就可以起死回生时，遂用传家宝——八咫镜和一条秘传经交换，得到一株被生物学家制成干植物标本的还魂草。收藏家的妻子果然药到病除，回生归来后，收藏家趁日云悠悠，遂将还魂草藏入保险柜，并对人说：日年后，一到日云悠悠时，只要朝之喷一口水，它就能立即返青，复活……

这当然是物质性的还魂草，极富传奇性。但是，精神性的还魂草，才更为重要。

记得以前在乡下，在那村头路头，远远的，就常见一位老太太，身裹一袭黑衣，手中抖动黑头披，独立苍苍，女低音在风中一声号一声低号，这是在招魂兮归来。村口古树，更是喜贴招魂帖：“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在城市街角的风景树上，在电线杆上，在公共汽车站碑上，这样的帖子，至今仍有一个我偶尔已生幻听，或出现幻觉，仿佛这生态濒临离弃的地球上，到处是还魂咒，苍凉的还魂歌从远方飘来……可见精神性的还魂草，因仪式衍生，尽管无色无味，却愈加神秘。

在田野间，是的确有还魂草生长的。这是一种外形枯萎蜷缩如佛手，看似枯死，却根生于岩石缝原可植物，当然是珍稀草药，本草纲目称其为“长生不老草”，民间也叫之“九九还魂草”或“见水还阳草”。

在植物学里，还魂草的学名，是叫卷柏的。卷柏，是蕨类卷柏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耐旱能力奇强，干燥时枝叶必内卷蜷缩，呈干脆状死状，它的新陈代谢其实已停顿，然而只要施之一些水，本来干燥脱水的细胞原生质，马上就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枝叶随即似风中的旗帜伸展而复活。你如未将卷柏送进口中一嚼，它也立即会有你的舌间返青“还魂”……卷柏竟可以反复“假死”，可以止血或治疗各色流血症，如治疗由战争或莫名原因引起的出血性创伤……

社会心理学家基奇·莫应科维奇在“直抵的时代”里认为：“一个受到普遍敬仰的人的形象会幻想思维，诱人忠诚。”倘若这人吗人升大成了偶像，那么，谁也无去担保在这偶像崇拜里的民众不会失魂。古典时期有人失魂，植物人是言食的大傻瓜……祖母给我讲过这样旧故事：一个人明明打着竹灯笼漏夜行色，竟迷了人：“我手里的灯笼哪里去了？你见过吗？”你说这个人未失魂吗？克尔恺郭尔在《哲学里》言：里丁里说，有一分苦农人赤脚入了城，抛了大钱后，不但穿了双鞋袜，还美了一番醉，醉倒在自家的马路上。这时，一辆马车辘辘而来，好心的马车夫赐给农人拉车，要不就轧过去。农人好不容易睁开半死不醒眼，竟认错了自己的脚，那可是一双穿有鞋袜的鞋，于是就痴痴地对马车夫说：“轧过去吧，那不是我的腿。”这不失魂了吗？

至于集体失魂，就不只可怕，还极荒谬。比如，一窝蜂陷入人云亦云的思想，一窝蜂陷入对自然却敬畏的“人是神人”谬论，一窝蜂陷入滔风“有车族”，还有狂飙式的封建、崇拜、自杀和献身，以及群体不实事求是、群体歇斯底里，或一个西家盲从于专权极权，或自己践踏人权又指责人家不讲人权，或科学精神处处抵牾明眼人烧，与至慢至迟过迟方的瞎子，同肉同食……

人为失魂的失魂，酷似，更或过草花，确实多，令人唏嘘无奈，然而更忧我心的，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魂。

考量人与自然失魂关系，我无去不将目光投向人类之外，投向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

无论从泛神论还是从文学艺术看，我以为判定生物是否失魂人抵考不开三项标准：其一，是否有平常而自否定、独立“思想”和“生活”秩序；其二，有无异常行为；其三，对自己身外的人或物、动物及其他生物，是否带来

恶性效应。

谁不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像帅哥走在大街上一样，能够雄赳赳气昂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还脚步极富弹性呢？

灵魂健康康自由自在的生物，该是多么自如，多么美妙，富有情趣啊，可谓大高高地，阔阔无碍无碍，独立且自力更生享受全世生存。

在达尔文著作《人与动物的情感》中有这样一幅插图：海滩平静，老海龟对眼前探头探脑的两只小海龟神情严肃地说：“我认识达尔文。他是个好人。”真为龟趣人衷、人龟灵魂相通，令人忍俊不禁。

这漫画说明什么？说明海龟也是有灵魂的呀！

科学调查表明，禽有禽言，兽有兽语。语言是思维的轨迹，同样是灵魂的轨迹。秋虫唧唧，春鸟啁啾，光耀明日，鼯吼冬野，不是动物的有声语言么？舞姿曼妙，色相艳丽，气味芬芳，“灯”光闪烁，则人抵是动物无声的“语言”了。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动物学家在实验中发现：有一种鼠，在大小食物面前，每每毫不犹豫地漫得一个层次：先吃最大的食物。风头麦鸡挖掘蚯蚓时，也有一个行为准则：浅土层的蚯蚓不吃，只吃自己所能啄及的极限深处的蚯蚓。

能有如此行为情状的生物，能说其已失魂吗？

而生物之外的自然物，却也有“失魂”的可能。

判定非生物的自然物是否失魂，我同样有一项标准：一是有无自己独立而恒定、有序的运动规律（静止是运动速度等于零的运动）；二是运动有无出轨；三是有无导致恶性效应。

诚然，这种自然物失魂，不一定发表人类语言固有的那种恐吓和辱骂，然却同样令人恐惧。脆弱的森林生态，不是致大自然保水持土的功能“失魂”了吗？长江河床在逐渐抬高，有些地方已成“悬河”。假如李白活到今人，面对断流的黄河，精神压抑，将断然写不出“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句了。

美国科幻大片《后天》就映现了“后天”地球气候“失魂”的故事：风云突变，天降劫难，旋天卷地的龙卷风就像九头恶龙凶狂地卷击着加州洛杉矶。

狂雪如不息的大瀑布覆压着印度新德里，一个个足球大小的冰雹猛砸东京，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在24小时内由炎炎酷暑骤变成零下几十度的冰窟……漫大荒茫白，遍地冷光闪烁，深重的冰雪，宛若包裹地球的厚厚的白布，海啸惊人，海潮淹城，众生丧魂落魄，万物有劫难逃，东野西野，寒鸦踪影……

是日午夜，当我看完这部电影走出影院，见街衢依旧车水马龙，夜气依然酷热，不禁长长舒出一口气，才慢慢地从地球气候“大乱”的幻景中回过神来。我不敢想象，万一地球果真整体“失魂”，将会是何景象？

想一想，至今令我们惊悚与亢奋的印度洋大海啸，充其量只能算地球的局部“失魂”。

大自然倘若整体失魂了，就不是幼稚的人类能如何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将从飞烟火，落得个空荡荡大地真干净……

5

宇宙何其思？谁个想大魂？然而可悲且可怕的，是那无法抗拒一步步陷入失魂时的无奈已然开始，人如此，自然亦如此。

在自然日益走向失魂，夜色愈来愈浓重的今天，人类继续破坏生态的有径，令人目不忍睹。每一位身处生态危机时代的人，都回避不了承担日益沉重的生态责任。

没有哪一个年代，人类会似今天这般关注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是前无古人啊！

人怎么对待自然，自然必然怎么对待人；自然“失魂”往往是人先“失魂”所致；人即使能“还魂”，自然却甚难“还魂”，而且还不一定能“还魂”。我谓此为“人与自然关系三定律”。

如果说“悬崖勒马”是富生告诫的成语，那么“悬崖推马”却是令人不忍听、不忍看、不忍思的现代版故事。

一位骑手策马狂奔，突临悬崖绝壁，在这生死瞬间，骑手竟从马上一跃而逃，及时脱身，而那匹无人收缰也无法收缰的白马，发一声撕心的长嘶，随

即坠落谷底……画面转而空寂，天地肃穆。俄顷，六月白雪，纷纷扬扬飘降。这是苍大有眼！洁白的雪花，犹同纸花，在为白马舍丧，千朵万朵而降，渐深渐厚，掩埋了马尸。雪野令无类人，苍人无识，天地悲果。这是一部电影的真正画面。

对此，该电影的导演竟冷冷地说，这是经过剪辑的画面。在拍摄现场，白马是绝种很哪，好像真有所感，每每骑手策马距悬马刺十米八米时，就抵足不行，犹同大悲马。到马上拍摄时，我是命人将白马双眼紧紧蒙住，命七八条大汉扭合扭扭会拽，才将白马推下断崖的……

记得元祐初，灾祸竟，大雪也是在同一个六月纷纷降的。

人得清醒，人却大魂！——如此戏杀“自然”（白马）者，还不是刽子手吗？有灵魂吗？马，能不失魂吗？苍人有眼，皇皇自然，仍能袖手旁观吗？能不思惻、不足灵和不报复人吗？……我敢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这难道不是慈悲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寓言吗？呜呼，如此令人不忍卒读的寓言，真可谓人与自然关系定律的绝妙注解！

6

王阳明先生曾有著名为“一境界说”，与之相仿，我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可说相应是两个灵魂的关系，同样可表述为一境界抑或一状态。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种状态，是上古农中社会的状态，是人的灵魂与山的灵魂关系最理想的状态。这时，人与自然，敬亭山，互相欣赏、不厌，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凌辱、掠夺和占有。两个灵魂是平起平坐，互相对视脉脉含情，目不转睛分外恬然的，真犹同你因采菊花诗，悠然抬望眼，所见高而远的敬亭山也。平等的灵魂对看，犹同情人相互对视，秋波一闪，道是无言却有言，悠然心会。当然，人生活在自然，无法不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只是这种利用，必须是适度的、消费低限度的，能再生并以敬爱为前提的。犹同满桥河桥，故友道别，一声珍重里，轻折柳枝，马手相送。如此被折枝与柳树委实是未损人的，明年春风，还复依依。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第二种状态，即时下的状态，是走下坡

国科学家说,玛雅人没有节制地砍伐城邦附近的森林,使湖泊一带的天然水系统毁于一旦,是患疟疾的根本原因。

谁愿意步玛雅人失魂之“后尘”呢?

当今这地球村,失魂犹同苍凉的落日,还魂却未必能像蓬勃的朝阳,对于人类,对于自然,一样如此。

胡杨，是生态恶化时代铸就的最富有
理想主义和现实精神的英雄！

精神的树，神幻的树

1

“托乎拉克”是维吾尔语对胡杨的称谓，意谓“最美丽的树”。1851年，又
“最美丽的树”有绿与法国植物分类学家葛·阿·夫利维埃互相发现，并得
“胡杨”之名。

胡杨早就已是伟大——杨柳科属，落叶乔木，高大的成年树干，可占
一米，四个人方可合抱。据敦煌出土的写本化石推算，胡杨为六千多万年前
就生长于古地中海的残遗物种，可谓“沙漠活化石”。在内蒙古西部的额河
流域就生长着不少胡杨。地球村的胡杨，绝大多数分布在我国西北塔里木河
流域。

胡杨仿佛是长在艺术殿堂里的树，超现实的树。在大西北环境最恶劣
的地方，灰褐色的树皮粗裂如龟裂的胡杨树，虬曲苍劲，有的位踞荒原重，有
的如龙蛇蜿蜒，有的似舞龙盘旋，有的如战士屹立……即使能阔于地，肢断
骨折，在入幕下，依然挺起不屈的脊梁，犹同直刚雕像。

如此的胡杨，已成为远离人间的东西。

面对胡杨的瞬间，即使再伟大的心灵也会震撼，心灵得承受伟岸与神
圣的锻打，会领悟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什么才是尘世的永恒。求相
你抬望眼，问辽阔的苍天，胡杨何以会“生落”成此番模样。

苍人无语。植物学家却说，成龄的胡杨，在水分充足的环境里，树木具
实应该是可以挺直的，犹同青春饱满的躯体。

胡杨屈落成如此的模样，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

塔里木河流域年均降水量仅20毫米，蒸发量却是年降水量的六七十倍。

包围胡杨的干气，干燥得简直就是智利诗人聂鲁达笔下干燥、赤裸和灼热的全球。而我们的胡杨，没有远来的风干，没有方块汉字的杏花、春雨、江南，有的只是夜气的冰凉和单一的白天的酷热，夏季，沙漠表面的最高温度可逾70℃。

衰老的胡杨终于无法抗拒如此的人间环境，得不到起码水分的胡杨只好自有“和干新骨”。放弃提供某些枝条给养，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黄风在地，大风刮掉了得不到水分的老枝，“伤口”形成的树结，犹同战士征战留下的疤痕。

更难奈何的是那烤树的白昼，在夏日的白昼，会幻化成塔里木河水，白白地，冷冷地流。入冬季，荒凉萧瑟，朔风呜呜，极端最低气温至-30℃，更有沙凼凼。如此的盐碱地带，如此的戈壁瀚海，如此满目萧瑟的环境，本是无法成为树的家，然而，竟宿命般成了胡杨的“家”，你竟然一息尚存，就依然屹立，教生命延续、繁衍……

凄凉里含悲壮，
孤寂中显倔强。
胡杨啊……

2

胡杨之所以如此倔强，靠的是拥有非同寻常的根——伟大的根

植物学认为，从总体而言，根是植物长期适应陆上生活进化而形成的同下生长的器官。根以吸收、输送、贮藏养分和固着于土，作为自己的“生命职能”。

别以为所有的根都隐藏在地表下，这地球上，也有植物的根以空气为家，更适合长在空中，甚至有同土生长的根，也并非所有的植物都有根。世界上只有五分之一的高等植物拥有真正的根，有些低等植物，看上去似根的东西，其实不具备根的构造，是假根。

刻一下子就呼啦啦地变得全黄，满树全碧特得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塔里木河和额河流域，千百年来，还流传着不变的对胡杨的神异赞歌，这赞歌就像佛界偈言——说胡杨是具有三条命的树，是具有三个千年的化身。

胡杨竟可活而一千年不死！

胡杨竟可死而一千年不倒！

胡杨竟可倒而一千年不朽！

我天然就觉得“大漠孤烟直”里的烟，该是枯死依然不下岗的千年胡杨死后的柔软的印象。站着死的胡杨，在灼热得快要着火的晴朗灼灼的空气中，怎么看怎么也有资格像直直飘升的烟。死掉了的胡杨，枝杆如钢铁，顽强伸展，依然以裸体的、空心的、干裂的语言，可以蒸发出尽量辽阔、犹带湖水青凉月朗城一色漠给了自己翠绿的身躯，怎能不用这来绿色荒漠？怎能不以之手唤绿色？不为己名，不为己利，不求死卧，只求死站着的胡杨，难道不就是出在末捷身先死的人将卒吗？——作为人，面对胡杨，你我只能剩有羞愧。

3

作为生命，胡杨终究是会倒下的。甚至只有倒入沙漠千年不朽的胡杨，才更能正示辛火苦难而后的真英雄本色。

只要绿色还不够绿色，只要沙漠依然是沙漠，即使我倒下，我仍伸出无力的手臂，企求绿洲再生。“记得有一棵树似已死了，有在树身一人高的地方，却令人感动地生出几片绿。”即使我连几片一张一个发育的叶子也没有，我的根，依然是铁骨铮铮发力的手指，在紧抓冰冷的流沙。——面对胡杨，作为人，我只能检视对信念的捍卫，还有多坚定！

胡杨难道还不是“精神性”植物吗？而且具不乏黑色的悲壮精神是什么呢？

精神是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是对风沙肆虐、夜色垂诞的苦难的抗扫、反击和挺进！精神是对自身价值的体认、肯定和塑造，是对绿色之梦的永不忘怀、孕育和呵护，是立正、向前、向上和无所畏惧的水索，是追寻春大鸟儿的鸟唱、珍爱中秋明月的团圆，是独立、健康、顽强和永不退缩、至死不渝的志士！作为胡杨，这种精神还与水、与忧患、与苦难、与人类和地球村的命运筋骨相连、血肉相亲。

精神成了铮铮铁骨的化身，成了宿命的以生命创造绿的美善行动

即使作为胡杨的我死了，而我的精神仍在雄起，雄起绿叶婆娑的血温形象。

精神——崛起于艰厄，萎靡于逸乐，我的胡杨啊！

4

如今，在地球村，在中国，在沙漠，严酷的现实已使倒下千年不朽的胡杨，也凤毛麟角了。

白沙如雪。

我心忧伤。

我无法想象，在塔河和疏河流域，竟长期生长过这世界上连片无边而面积最大的胡杨林！魏文帝曹丕诗句“弱水扬尘，落叶翩翩”所咏的，据考就是额济纳胡杨林深秋黄叶纷飞的景象。当时的胡杨林当然是鸟兽的乐园，抵御风沙的屏障。二千年来，那里的胡杨林日落残照，是何其神速地衰败萎缩啊！塔河下游的胡杨林，在“五卅纪五”一年，已由38.7万公顷锐减得仅有1万公顷，栖息其间的野生动物几乎绝迹。

生命力如此顽强的胡杨，在看似强大的人类面前，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之中，在无法摆脱可悲惨命运的字指之下，尽管越来越少，但却依然不低下头颈，依然拥有看悲壮的抗争！谁能说胡杨不依然是大漠英雄、不依然是“沙漠的脊梁”呢？

胡杨啊，
依然让雪光、残月上挂树梢，
经磨历劫，立地顶天……

在今人，胡杨已奄奄或生态环境江河日下的“消息树”！

胡杨一天天“倒下”的原因，除了雪线不断上升，冰川不断退缩，更多的，还是由于人的盲目垦荒，地下水位的骤降所致……呜呼！风沙肆虐，土地沙化，人湖两弃，生态灾难急转蔓延，西天半轮残阳如血……

在无天生活的残酷的环境里苍苍绿绿地生长一千年，在难以站立的动荡沙原里铁骨铮铮地死站一千年，在无法不朽的地方即使变成枯树，即使只刻变成一堆碎屑，也要撑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同宇宙洪荒发出最后的长吼，即使吼吼，也要不朽一千年——胡杨啊！

你本不该成为地球村的英雄树，然而，你却又更应该成为地球村的大英雄，更应该成为在地球村无限生长，并朝地平线那边如无边如潮水般迅速奔涌、扩展的神幻的林子……

可爱可敬可叹可悲而更可恨地雄起着独立精神的神幻的胡杨啊！

棵棵胡杨倒下去了，千万棵胡杨站起来，如此乃生命景象，如此的精神现象，在这人的世界，还可能成为现实吗？……

本文被编入孙昕光主编的《高等学校通识课程教材·文·卷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与自然的關係能否走向和諧，今天已突出表現為人類能否建立並強化對自然的“新敬畏”！

海殤後的沉思

1

人類該沉痛地銘記這場大海嘯，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浩劫！

2004年12月26日，星期六，中國農曆猴年之尾，西元聖誕翌日，距馬雅城達西北1600千米，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近海海底下10千米，發生了一場里氏9級的大地震。地震發生後約1小時，大海——這平日里的柔情巨獸，略略收斂了一下拳頭，海水就從海岸線猛然急退了近100米，港口以每秒200米的速度，扶雷携電，轰轰然，沖上蘇門答臘島的亞齊省海岸，浪潮壁立，浪高10米，排山倒海；一小時之後，海潮在泰國南部普吉島登陸；兩小時后殃及印度和斯里蘭卡；最後，浪沖東非索馬里……近200萬人葬身海底！

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浩劫！

在大海嘯面前，生命竟然如此孱弱，如此无助。

地震和海嘯，帶來了地質結構的永久性改變，人類將因此而重繪地圖。泰國曼谷平移了一厘米，蘇門答臘島西段的一些小島東向西南方向挪動了近200米。科學家們甚至擔憂南亞有些地方的陸地將因之隆起，但地軸可能會偏移……

海嘯導致海水質量變化，沿海及近海的魚群由於海水渾濁只得背井離鄉。地底下，海草遭受巨浪的沖擊，原本就所剩無幾的南非珊瑚礁生態，又最終消失殆盡。斯里蘭卡的加勒要暴、印度默珍伯利布勒姆古達群洞穴和15世紀的太陽神廟、蘇門答臘的熱帶雨林等，也因之毀於一旦。

災難並未消逝聲息，大海卻重新平復了身體；留下的，是我們這些依然

要活下去的人，和难以消失的痛苦与沉重……

2

海啸后的好多人，面对电视画面的惨状，我痛恨人类在灾难前竟是那么的渺小无助，同时心哀人类是那样的麻木无知。葡萄牙记者保罗·科里奥写道：“我们注意到海水后退了几米，然后形成了一个白色的反峰，海滩上的人都很好奇，一点也不害怕，很多人朝着海水跑过去，但突然一个巨浪猛力回头袭来，就摧毁了一切。”在斯里兰卡，灾难来临前，传说海上即将有“不同寻常的”巨浪，人们便从四面八方云集海滩，翘首以观景象……

发人深省的是，野生动物几乎都在这场劫难中逃脱了。是野生动物有预感灾难来临的第六感吗？还是它们比人类更具危机意识，忧患更深重，更能承受大自然的威胁？或是它们比人类更亲近也更亲近大自然，对自然万物能长葆敬畏之心？

大自然是有脾气的，偶一发威，就使人们落荒而逃，遇水而躲。人类啊，你怎么可能是大自然的对手呢？据说，在泰国，海啸来临前，反倒是一头大象长鼻一卷，掀起海浪一两米高，人踏水离去……

3

大自然并不止一种“行为”会引发海啸。

火山爆发会引发海啸，并且是伴着沸腾的水朝人喷涌的海啸。1883年，爪哇附近月喀拉托玛火山喷发，海水裂地几十米，波浪滔天，逾一万人葬身成堆浪谷。海底滑坡可引发海啸，1994年的苏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峡发生大滑坡，引发海啸，导致了苏格兰沿岸的部落毁灭，灭绝。而台风透进海面，波涛汹涌，水位暴涨，也可以造成海啸。

海啸奔袭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海水的深度。海水越深，浪速越快。在幽深的洋底，海啸的奔袭还可以赶得上喷气式飞机。海啸远岸时，前进的速度其实已经人为减弱，之所以掀起可怕的巨浪，是由于受到了海岸的挤压和

阻拦。

这次印度洋海啸是由海底地震引发的。由于地震，海底急剧地上升或下降，还出现了裂缝，海水至海面的海水随之就产生了颠簸。“犹如在水池中扔下一块巨石，只不过这石头是从水底下抛上来的”，由此便激起“圆形波纹”，出现海啸。这是科学界比较流行的通俗解释。

依“板块构造说”理论，这场大海啸，是因为地壳构造板块之间的摩擦、挤压引发的。“在长1000公里、宽180公里的‘亚设区’，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挤到菲律宾板块下面。这种地质运动是经常性的，因为压在下面的板块总想把上面的板块拉下去。随着压力增强，上面的板块反弹回原来的位置。昨天（12月26日）的地壳运动发生在海床下面1000公里深处，移动了17米，这么大的距离已经足以造成灾难了。”② 2004年12月26日（参考消息）。

“自然界的意外是不可避免的”出自以希腊神话大地女神盖亚命名的地质学“盖亚理论”的这句话，真如一句箴语。

4

这场大海啸，本来是可以预警的。美国专家韦弗利·帕森指出：“大多数遇难者都可以被挽救，如果印度洋沿岸国家有海啸预警机制或潮汐检测系统”而且美国人赚得的相关信息能及时地及时地抵达，大多数人都能来得及在地震后陆续逃生。震中在海底，波动抵达海岸还需要一分钟至两个小时。

大自然是环环相扣的精密系统，丧失什么都会造成残缺，都很危险。

倘若海边的红树林数十年来不受连续的砍伐，生长红树林的地就不变成养虾池，珊瑚礁不被大量地开采破坏，假如这些天然屏障还在，海啸就会相继受到珊瑚礁和红树林的阻挡，速度变慢，能量减弱，无法长驱直入，就不可能如此凶猛。

倘若人类不在沿海筑那么多的度假别墅，不燃烧那么多的矿物燃料致使吸热气体增多，温室效应增大，气温上升，促进极地冰雪消融，使海平面明显上升，海岸线就不至于被侵蚀得百孔千疮……

何必忌讳呢。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的思维和手段，多是“攻击型”的，披荆斩棘，只有拿棍的手头皆指向大自然，指向他人，指指算算，有多少作为是“和善型”的。又有多少作为是忌讳后辈的。

悲剧已难于挽回，任谁也无力挽回。但是，对于人类，这场灾变是否唤起了我们已逐渐麻木了的对自然的敬畏呢。

5

才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不过是大自然脱了尾巴的孩子。对人类而言，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

温柔、包容与无私施予是大自然的母性面孔。这种母性态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

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大自然的金刚怒目。父性态是大自然的威慑态或非正常态，是刚性态，是能呈如火山爆发状态，是大自然的“不平则鸣”状态，是大自然的怒气中人与角力搏斗。

大自然最让人刻骨铭心的状态，往往是父性态。

长期以来，人类只知一味地享受、索取乃至掠夺，也由于大自然母性的面息在的台无私施予；久而久之，人类就逐渐淡忘了大自然还蛰伏着父性一面。

毫无疑问，在人类眼里，只有母性的大自然，才是正常的、可亲近；至于父性，则是异常的、暴戾的。然而，这只是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的主观看法，对自然而言，并不存在什么父性、母性，存在的只是自然本身的物质、能量的自在运转和自主调整。

作为物质和能量构成的庞大系统，大自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发调整。风雪乍至，秋风落叶，是大自然温和的调整；火山爆发，海啸震荡，则是大自然狂暴的调整；至于沧海桑田的变迁，乃至地球史上几乎可以数清的左右物种的数次全球性冰川期，则是大自然的狂怒式调整了。神秘的黑洞和白洞，对宇宙物质和能量的调整，其影响有多，大就更难想象了。大自然每作一次调整，就是一次自我修复，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在孕育的过

程。大自然展示母性也好，父性也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都是出于实现物质、能量均衡的需要。父性的等级越高，爆发得越频繁，表明大自然所要调整而发泄的能量越大！

值得说明的是，大自然的父性和母性，在人类出现前表现过；人类倘若消灭了，也会依然故我。人类不过是茫茫宇宙里的小小野蜉，不过是大自然脱了泥巴的孩子。而迄今为止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也主要还局限在地球生物圈内，并且这些影响，在大自然的自主调整下，非常轻易地就会“人畜无痕”。所谓“人定胜天”，如果排除其中人类自助的成分，剩余的不过是螳臂当车的狂妄。而且，父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大自然来说，统统都不可能是什么灾难。翻遍大自然的词典，你根本找不出“灾难”这个词汇！

不必忌讳，即便大自然在表现狂怒父性时，也一样是完美的！不必说这场大海啸是人类的肉眼难见的大自然的能量的一次神秘、酣畅的释放，单那横冲而至如奔马力马的水来，轰轰然，巍巍然，浪潮壁立高耸。未，随即倒然立扑，回水狂冲，浪花四溅，已经让人心魄了；顷刻之间，大水又节节退却，匍匐下流，复归原状……倘若没有生灵死伤，没有屋舍坍塌；倘若印度洋沿岸没有人烟，这一场大海啸该是何等雄伟、壮观啊！地球1亿年的历史，沧海桑田，滔天无极的地壳运动，咆哮，火火战！

6

这场大海啸，可以说让全人类恐惧地重新领教了大自然的父性，惨痛地复习了本该固有的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可是二次代价惨重的复习啊！说起来，或许有悖情感，或许还有违理性，但是，我还是情愿认同这场大海啸是大自然在新世纪给作为自己孩子的人类的一份沉重且沉痛的“厚礼”，是大自然对人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所有人不敬行为的回击，是一次拍案而起的“反击”……人类不是搞过那么多而且还一直要搞核试验吗？不是有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作为吗？即便不产生“蝴蝶效应”，对地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吗。惩罚，不已经在进行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空穴来风。

并不是任何文化都提倡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在《圣经·创世纪》里,神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并让人全面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结种子的庄稼,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统统赐给人类作食物。这无疑已等于在教义上高高确立:人类是大自然的大权主宰!

在远古的东方,并没有《圣经》那样确立人类是大自然天然主宰的文化经典。《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似乎大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教人敬畏。而事实上,在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在本质上,还是对臆想的自然神的敬畏,甚至这种敬畏,还上升到了宗教层面。佛教不是视众生如父母吗?报恩难报来不及,不杀生物,甚至不踏生草。而主张“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日本佛教,相信万物有灵的日本神道,更是使古代的日本人,对自然不但敬畏,而且崇拜有加。若深入地看,人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完全是源于自然的神秘,源于对自然的畏惧,是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尚弱、生产力落后、科技式微而产生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旧敬畏”。

随着西学东进,人类手中有了科技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地球——大自然的一隅,云遮雾障已不再神奇,电母雷公也不再神秘……大自然的神秘感,就似日出后的雾霭,在不断淡化,不断丧失,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也随之不断消失。

倘若无法建立对大自然的“新敬畏”,我们人类,又将如何防患大自然的父性伤害或者惩罚呢?

我向往中的人类对自然的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且能响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上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和

谐的敬畏；是理应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

8

人类终究不会也无法将自己永远禁锢在地球生物圈，人类早就在仰望星空，夙怀挣脱地球、飞入遥远太空、称霸更大空间的抱负。

实际上，当人类一步步冲向太空、介入遥远，当一颗颗悬浮于虚空中的星球在飞船舷窗外逐渐退隐的时候，当人类深入浩渺无极的静寂、神秘和苍茫时，在这四顾无声息的所在，孤独的甚至可能将有些恐慌的人类，还能不弥生强烈的敬畏吗？

是的，面对眼前幽深、神秘和空茫的宇宙，人类又倒像刚爬出井台的井底之蛙，回自西顾，方才会得然序无自己的渺小、宇宙的神秘，对自然的新敬畏不但与时俱增，即使旧敬畏也会重新萌发。

在未来的日子，在太空时代，对大自然的新、旧敬畏，必将成为人类社会这部喘息如牛的沉重列车脱离不得的双轨！

9

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以及在大自然中的所作所为，确实都需要重新评判，重新定位。

看看这“人与自然”的说法，就有问题：这不是将“人”与“自然”平等并列了么？这已是十足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成了人类狂妄自大本性的彻底暴露。渺小的“人类”怎能与无垠的“自然”并肩，即便在地球生物圈，又在什么时候出现过比肩、并列乃至平等呢？

印度洋海啸才逾一个月，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伤痛中恢复过来，十二月31日28日午夜，在印尼发生了里氏5.7级的强烈地震。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人类的预警能力似乎有所提高。地震过后没多久，美国和日本马上就将对海啸警报传达到了印尼、印度等国家。然而这一次，却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海啸。国际海啸预警中心负责人查尔斯·麦克里说：“我们认为会有大海啸

的地震最后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认为影响不大的地震却发生了惊人的海啸,这对海啸预警提出了挑战。大自然无情的真面目云遮雾障,甚难被人类彻底认清,自然规律更是无法百分之百被人类认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再优秀也与大自然平等、并列,更遑论做什么主宰了!

10

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能否逐步得到调整,是否能逐步摆正,衡量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一看这天幕下的全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尤其是新敬畏,能否日益得到强化。

我们这个星球,曾有过奥武纪、侏罗纪、白垩纪……今人,来自科学界的最新判断是:地球已经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类纪”!

“人类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类更难于正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意味着不量力度的征服欲,意味着人类单边主义……

大海啸已在风中青造,皓月依然从海上升起。在海边,年复一年,总会有人默默献一寄托哀思的鲜花、点亮明明灭灭的青灯。但是,时光无情,用不了多久,这场大海啸就会淡化成个“印度洋海啸”的名词,打磨成一个没有血泪的符号。而使人还有些慰藉的是,在那场大劫难中,人类尚能够暂时从相互攻讦中分神若一,彼此携手,同甘共苦……

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我们,已无法不越来越沉重地正视这些问题:该如何才能寻得人类逐渐淡忘的本来身份,该如何才能觅得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大自然中,该怎样才算生活而不只是活着……

这注定是个充满艰辛而又似曙光在即的旅程。

(本文刊《散文》2004年第一期“特约专栏”;曾入编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钟露森、王公民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科学出版社;公共基础与素质教育精品系列教材,李桂军主编的《大学语文》,北师大出版社;陈力君主编的《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选》,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柏林墙，是政治墙，是反思墙。

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

1

墙墙墙墙墙 你永远都难于读透墙

什么是墙？

建筑学认为，墙是由砖石等砌成承架房顶或隔开内外的建筑体，是建筑物多方向的主要构件，用以承重、围护或分隔空间，还具有隔热、保温与隔音等功能。

墙是怎样出现的？已甚难考证。先人生活在荒地野山，挡寒风，防兽袭，会想到筑墙。那时的墙，该是不太坚固，材料很原生态，环保得很！

那时，那堵处女墙一筑就，横空出世，就明白地宣告与空间的势不两立。日月遑遑，并非尽善尽美的人性介入，使内涵再平淡的墙，已生动丰满起来，走向高深莫测。

比如，这墙除主防御，多与封建集权、道德伦理攀亲。“君使臣，臣事君”的封建等级观念隐入宫墙。几度封建王朝，夕照红的古都北京，那故宫太和殿，不但当时是全城最高的建筑，连围墙也是最厚重的。

中国风水讲求宅第聚气，靠“墙”围合。中国园林，由实而虚，宜漏宜透，从雅尊时，入艺术佳境。游苏州园林，我就有此等体验，那园林空间构成的“壶中天地”，“一拳石胜太华千寻，一勺水绝江河万里”的意境，都渐渐无法旷课庭院雅墙。“内向自省”的园林空间，恰好符合“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融汇着中国的传统哲学、美学。

墨子说“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四合院影壁象征男权，屏风欲隔离女眷。这墙，与中国家庭的关系，着实颇微妙。

前不久，我在挪威峡湾畔的小木屋别墅小住过数日，方知道人是人可以

使墙幻化的一切有此说。原来，那三角形的小木屋，由原木构筑的墙或屋顶，彼此相连，春夏秋冬，色彩都黄黄的，墙是屋顶，屋顶亦是墙。对这屋顶，你能说不是墙吗？夕阳西下，连着屋子墙根的影子就拖得越长，这究竟是屋顶之影，还是墙影，你能够区分吗？

以我建筑门外汉观之，古今中外的墙，归拢起来，无非是纯实体墙、半虚半实墙和纯虚之墙这三类。

纯实体墙是有物理功能的墙；半虚半实的墙则包括两种：其一是由实出虚的墙，如同林艺术追求对虚的墙体，其二是依实求虚之墙，如狱墙，旨在对囚犯施予精神禁锢；纯虚之墙自然是精神的墙，所有的专制政治、精神炼狱，都是精神之墙。

人与墙总是难舍难分，我以为这就是墙的普世法则。

任何墙，都在于特定国土上，或高或低，都含文化因素，或淡或浓，使你有了不必暴露在外野上的可能性。

墙，不论坚硬还是粗糙，甚至泛些弹性，在本质上都封闭僵化，都有“黑箱”之嫌。

人在围墙，
落入黑箱……

我的这些墙思墙想，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我不久前考察柏林墙直接相关。

2

假如要在全球范围内评选二一世纪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建筑，我有理由认为，非柏林墙莫属。

到德国柏林的人，人都想看看柏林墙。为看柏林墙，我查阅过海内外不少资料。

德国朋友告诉我，筑柏林墙，既为阻拦东德人逃往西德，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股政治势力对垒的化身。

这柏林墙是在夜间筑的，居然一夜工夫就筑成了！

那是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自午夜开始，东柏林的边界就被军队和警察彻底封锁，与西柏林接壤的东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无数车灯照亮了东西柏林边界，数万名东德兵士，趁夜色筑墙，仅用几个小时，就在东西柏林15公里长的边界并且属东柏林的领土上，筑起了一堵长17公里的墙。

这就是柏林墙！

从卫星上鸟瞰，这尾瘦长曲折的游蛇，就是以“中国长城第一”作工程代号的柏林墙——东德的长城！

尽管柏林墙是在一夜间筑筑的，却经过充分的“前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权谋出笼前一样，都动机诡异，试试探探，生怕不小心触动哪根敏感神经。

最早在1961年6月1日，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马布利希在国际记者会上宣称“没有人想要建造一堵墙！”这是“墙”首次浮出水面，是首次为筑墙放出的探刺信号。他的电话记录显示，赫鲁晓夫已有意建一堵墙，但担心西方强烈抵制，主意摇摆。赫鲁晓夫最终坚定筑墙之心，是后来感觉美国对筑墙似乎并不反对。8月12日，东德政府突然颁布修筑围墙的指令，8月13日这柏林墙便宣告筑成。

这墙，砌得可真是够快的啊！现在想，这墙是只配在夜间砌的。这似有些微妙，砌这堵墙是不太光彩的，底气不足，只能偷偷摸摸地于无人注目夜里筑这墙，会遭遇围剿，招来人民猜忌。事情不透明就不值得信任，就可能引发泛滥言论，会影响社会稳定。

月黑风高筑围墙，武力焉能不上场？柏林墙就这样造成了既成事实，趁夜色强加于世。

3

我第一次看到柏林墙，是在柏林波茨坦广场

2013年7月26日中午，柏林炽烈的阳光犹带铜锣般的闷热，风，却索然

中国人秋意。刚刚在瑞士ETH完成建筑师学业的儿子晴川，引领着我和他母亲走近波茨坦广场的柏林墙。

第一眼，我只感觉这约百米长的城墙，并不连续，还色彩斑驳，令人诧异，感慨中，意识逐渐还魂。当时在想，德国人民留一段残墙，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反思历史吧。德国人民不像日本政客，对篡改历史总是欲盖弥彰，加意否定……

这样想着，我突然举起左手，去抚摸这历史沧桑的墙，手刚感到有些黏软，就听见在为我拍照的晴川大声说：“爸爸，不要碰墙，墙脏，墙上全是口香糖！”

我不禁端起眼前的墙来，哦，这墙上色彩斑驳，一团团高高低低、重重叠叠，色杂泛绿的，真是口香糖。几乎粘满口香糖，这墙面。

这被人咀嚼、被人唾弃的东西！极像日前我在美国看过的印象派油画，表有上，那团团块块回黄厚实的油彩。霎时，“苔痕上阶绿”一句浮上我脑海，这是“口香糖上柏林墙”了？

人，是出于什么动机，要将口香糖粘上柏林墙呢？还如此之多！是随意所为？还是“别有用心”？

翌日上午，我又看了另一段柏林墙——东柏林墙。

东柏林墙长得多，连连绵绵，同样高约四米、厚约一尺，却已变成壁画墙，墙上画满了五彩缤纷的画。

那天的阳光同样热烈，还无风。我们偶尔才躲入墙根阴影，为能更好地了解，更多时候都是站在墙以东公路的一侧。这眼前的公路，按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和波茨坦广场的柏林墙附近一样，这边的游人也不多。匆匆而过的人，对这墙，甚至表情冷漠——我颇感失望。

这段东柏林墙，墙面几乎被画占满，但同样粘有口香糖，尽管粘得不算多。

这口香糖与柏林墙究竟存在何种联系？这是否表明：民众，对曾为重大政治象征的柏林墙，在表达鄙视？

佛说：若世界是一堵墙，心则是回音壁。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任何声音都会在历史的回音壁产生，回响，你骂它，你咒它，回过头来的最后一声永远不是你的。

墙以什么心态待你，你就会以同样的心态应答墙。正所谓爱出者爱返，歹往者歹来。

4

或许，水波动得过于自由是危险，要筑堤；风刮得太生猛，也是可悲，也要筑墙。柏林墙的耸起绝非偶然。一是权力高筑这墙，精神系统高筑这墙，制度体制高筑这墙，还必须筑得固若金汤，密不透风……

那天看东柏林墙，我发现，这东西德之间本来已有在界河——施普雷河，然而东德还是在己方河岸加筑了墙，界河的水道，则置以栅栏。

看过界河，我步入“军事隔离带”，它设置在近乎平行的两堵柏林墙间。这片被民间称作“死亡地带”，仍在散发死亡气息，犹闻冤魂哭泣。脚踩在当年铺地的沙子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起来相当吃力，更难以奔跑。想当年，这片死亡地带，了无遮掩，完全敞开在枪口之下，逃亡者即使插翅也难以逃离。

当年，除了东德边防军，除了翻墙者，百姓是看不到这片“死亡地带”的。人民看到的，只有面前的墙。

当年，建设这片“死亡地带”，“钉子户”是没有的。

当年，筑出的这死亡地带的墙，要求能抵挡住车辆的撞击，这与其说是极尽防御之能事，不如说是在表达极度的恐惧，已大大超乎建筑学的意义。

真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该荣膺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伟大建筑啊，这柏林墙！

5

这墙被筑起后，对自然生态和民众精神生态是如何施行残杀的。还待深入省察。

墙筑就两年后，西方一些政界大员在柏林墙前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说出了这句名言：“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不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过墙。墙把我们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这堵阻隔十年长墙，真是像一把刀，将本来不同的环境生态一刀就切出大异。轰轰水波样向月亮，玻璃头一切为二。阳光灯下背，使墙东墙西从此不同。冷热、藤萝遭刈或斩断，直河道的水老鼠窜行也不再自由。

东风风摧墙，会似大英雄折腰。德国本来多乌鸦，但再不敢在这墙的上下盘旋，更不敢做黑云聚集墙头开会取暖。

这墙，也形同一把锯，将一座城市锯成东西两段。西柏林一角的东柏林人从此不能去，升，不少家庭从此被拆散。一块成了情大劫，那些如胶似漆的情侣，一定梦醒就无人过问，与另一人拥抱，也难再藕断丝连，再深的情怀，再美的情缘，也唯有深藏心底。

然而，这墙对生命再阻隔再残害，对风由阳光飞马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再阻隔再阻隔，也没有办法阻挡“千百万人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日月更漫长的星星”（艾青，诗）。

那一面在西德，在东人，他们是不但东德边防军必须射杀任何试图越墙者的命令吗；他们清楚，东德政府颁布颁发的开枪射击令，是明确认定凡穿越墙者皆是罪犯、是叛徒的，是叫东德边防军“使用你的武器时不要犹豫，即使违反边境禁令者是妇女和儿童”的。

他们以挖地道、潜水、利用汽车撞开当速冲过检查站等方式，越墙逃亡。

1971年一个夜晚，东德有户家庭的后院突然升起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的吊篮内有两个家庭——一对夫妇，四个孩子。

这个热气球飘过柏林墙上空时，目睹口呆的东德边防军，还算记得开枪射击。逃亡者乘热气球一下子就升到20—30米高空，20分钟后，紧急落地。但究竟是落在东德还是西德？他们不晓得，更不敢贸然走出热气球，他们已没有勇气来示证揭晓自己的命运了……惊恐之中度过整整四个小时，远处有脚步声传来，来人揭开气球，说出的是他们渴望已久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的领土。”

可是，许多逃亡者没有他们这么幸运。

1961年8月7日，18岁的彼得·费查在攀上围墙顶部，仍被枪击，成为攀墙被杀的第一人。当时，西柏林那边，边防兵马上投掷急救包，警察急忙上墙施行急救，而东面却无任何人敢伸出救援之手。这一幕被西方记者摄入镜头，广为传扬，轰动冷战时期。

在那冷酷的年月，攀墙危险，骑墙就更是无法想象。我想，这个世界骑墙派盛行，唯独这墙头除外。

当然，在水下骑墙倒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你未必还能游到河里……

这就是政治——黑暗的政治筑墙，使人无法安全近墙，即使光入化境……

今天，谁也不屑提当年逃离者被杀的情景了。可怜那些死难者，连成为“标本”的机会也没有。这些人，谁都不会奢想日后会因生者的怜悯而可能恢复名义上的尊严，这对尸灰又有何用？他们丧失了阳间的生命，而我们仍然活着。

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官方统计，筑墙后，成功逃入西柏林者仍达1万人，221人被逮捕，20人受伤，死难者有25人。

真该将这墙划入权贵的“政绩工程”。

6

站在柏林墙前，我不禁想象，那些年月，即便这墙附近不响枪声，民众若要经过墙不可时，也定然是小心翼翼、心存恐惧的。假如不是想翻墙，谁都唯恐避墙而不及。这堵恐怖的鼠疫墙。

我们这世界，最富魅力的还是时间，不动声色中已改变一切。随着时间流逝，有些人对柏林墙，是否开始容忍、认同了？对墙，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甚至不能理智承认这墙了？果真如此，我只能说：“你，被墙奴役了！”

柏林人、德国人，果真也应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联中国古诗吗？

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在想：天下的监狱，不全是都等同于靖

为了回答这个看似天真，实则残酷的问题，我考察了二战期间纳粹设立的“达豪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囚室狭窄，高墙肃立，阴森可怖。谁说这监狱不是墙？

只要是剥夺人自由的东西，都是墙！

越往前走，我又参观了另外“柏林墙”——“战争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这座纪念碑林由德国联邦议院决议兴建，采用前苏联建筑师彼得·艾森曼的设计方案：方地上，一平方米不到地耸起211块混凝土长方碑。这些高矮不一的碑，各自朝不同伸长；火柴盒般的混凝土碑墙，不，完全就似站立的棺材们，横成排，竖成列，棺材间的间隔成了横平竖直的道路，形如豆腐格。每一条路都朝棺材阵中心斜斜而去，你靠朝中心走，身边的棺材越高，你就越生上地狱的鬼气。一走着走着，我猛然抬头仰望，烈日下，头顶上的人，很是吓人，也，树成了十字架。这无端搔搔意味的阳光十字架啊！当年狱墙内那些无辜的人，与死亡毗邻的人，如果也能看到这样的天空，该是莫大的慰藉了吧。

纪念碑林外侧门而下，就进入纪念碑林底部的“战争被害犹太人地下信息中心”。中心为各个展厅，空气冷寂，凝重，那些各个信件和泛黄的史料，字字血泪。昔日，犹太出犹太人在当最重压下的当可乎……

在展厅幽暗昏黄的灯光下，靖川为父母口译了一封德文信，这信，写在已经泛黄的纸片上：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在我的身边。我现在给您写信。关在这里的人，有的被毒杀，有的被毒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烧死……我们都无望活着回家。我们马上就要被处死了……现在向您告别……

这无疑是做西的儿子写给父亲的绝笔信。

我的眼睛开始湿润，随即怒火中烧。

因为许多证据还表明，在当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居然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这难道也是真实的吗？屠杀了近六百万无辜的犹太人，竟然是法律容许的！

我的心转而疼痛。骨肉蜂鸣幻听，被施了魔法的种种墙，霎时，就在我眼前列队，旋转，呼啸，幻化……

这苍天不是唯法律最公平最公正最神圣吗？可原来，法律也可以化作专制者滥杀无辜的墙！

监狱比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专制的墙，禁锢思想的墙，扼杀自由的墙，使人精神和肉体萎缩的墙，为什么会陆续被筑就？

筑了墙，专制者就可以对民众施行“商养”！

8

柏林墙在耸立28年后，终于被人民推倒了！

这一天是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也是反被推倒的。考察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阵营角力对峙的“墙况”，以及东德的政治、经济状况，我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言筑柏林墙的东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未能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出现根本性失误，“集权有余，民主不足”，党的形象被严重败坏。如果说，当时筑墙的初衷是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社会安定，防止资本主义侵蚀，可是，多少寒暑过去了，墙之西和平和风、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墙之东却依旧贫困落后，社会发展就像老牛拖破车。民众都是思进求理的，从没有奢求过更高层次的生活，然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于满足，于是，想翻墙过去，希望过上好日子，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么？用中国老话来说，狗急了都要跳墙，何况是连生存都奉以为难的人。

经济基础永远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不去，民不聊生，社会必然不安定，必然风雨飘摇，国无宁日。导致如此的政治只能是罪恶的墙，无论如

何美化。

社会主义国家假如不能让人民丰衣足食，不搞改革开放，不实行民主法制，就是失败的社会主义，不真正仍是封建主义，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说，筑柏林墙之时，还只是部分人筑墙，是少数人“奴役”墙，他们想建墙多高就多高，想建墙怎样就怎样，然而今天，墙已严重奴役民众，严重地阻隔民众对幸福和自由的向往，事情已不走向了反面，变成了墙在“奴役”人民。奴役人民的墙，怎能代表人民。代表人对幸福生活的选择呢。

难道有非让民众结束被墙奴役的历史吗？民众彻底结束被奴役的最高仪式，就是推倒这堵墙！

民心所向，所向披靡。

然而，仅此还不足以令民众马上风起推倒这堵墙，尽管已忍无可忍。

我想，这时的情形与台风生成的条件真是极为相似。在那热带洋面，在气温够高，蒸发够热烈，近海空气因膨胀的密度变得够小而处于飘忽欲升之时，是台风的物质和能量可谓已“万事俱备”，然而此时还不可能即时生出台风。台风能否生成，还完全依赖于弱涡旋这一机动因素能否突兀而起，这就像爆竹的炸，取决于是否能点燃“引信”一样。

1989年9月12日，有西方委员在演讲中大声呼吁苏共“打开这扇门，推倒这堵墙”，有点燃引信的意思，但引信仍未被点燃。真正点燃引信的，是东德政府在放松对民众的压制政策后，即1989年11月9日这一天，因有位领导人误解上头的命令，一时竟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

于是乎，犹如蓄水多年的水库大堤，突然轰然崩决，顿时激流冲入，整个德国，顿时卷入了亢奋状态，拆毁围墙的台风起兮，狂云怒号。柏林墙终于被推倒！

有意思的是，柏林墙倒塌前，还发生过不乏诙谐的小插曲，这就是突然飞来一群“日墙啄木鸟”。大量的东德人，手拿铁锤和凿子，叮叮当当敲取墙体，扬言说是留作纪念。

有无数人明目张胆地爬上墙，高呼“我要成为太空人！”连在场记者都说“我们迫不及待了”。

站在曾经“辉煌”的柏林墙前，我想，这墙能够被推倒，充分说明了历史的进步。民众对进步是何等渴望啊！柏林墙一被推倒，东西柏林的公路、铁路及桥梁就立即连接在一起，也是“迟不及待了”。

柏林墙被推倒一个多月后，伦纳德·伯恩斯坦，这位世界著名的大指挥家、作曲家和钢琴家，聚民心，以柏林墙为大舞台，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更名为《自由颂》，激情澎湃地指挥东西两德和英、法、美、苏四国的乐队倾情演奏，全乐团动情地高歌，一时盛况空前。

在柏林墙附近，我见到过一个碑，是柏林人为倒塌墙的一大翻墙被枪杀者立的纪念碑。凡从碑前走过的人，无不为之叹惜……是的，逝者已逝矣，眼下需要的，是对历史的记取。

在飒飒的风部下我久久徘徊。是的，曾几何时，谁敢贸然走近这堵墙呢？谁敢朝墙上涂鸦呢？如今我们看墙，评赏壁画，既安全又悠闲。有一幅画，是欢叫的和平鸽，飞上墙头。最著名的是东德和西德两位总理深情拥吻的画，这个纪实作品，再现了1990年10月3日，在勃兰登堡门举行的两德统一的伟大历史仪式上，两位政治家的深情之吻，这在当时有同性恋之嫌与深吻，意味非同寻常！就在他俩拥吻的当天，中国政府隆重表态：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历史是幽默的。你怎么也想不到柏林墙还会成为藏品。有位西弗尔克·帕夫洛格人的人，是西柏林的建筑师人，买下了一块墙体，将墙砖乞不切割，制成明信片、钥匙链一类物品，居然做上了“柏林墙大老板”。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粘在柏林墙上的那些口香糖。

这些口香糖，被人一咀嚼，就改变了境遇。

作象征物也好，精神对应物也罢，一旦被人咀嚼，就被施加了压力，被变形，被奴役，在失却自己的血肉，被榨取，被逐渐淡去利用价值。可怜的“口香糖”！

其实，想一想，在这个世界，所有被奴役者，不都似口香糖吗？即使柔

易，也难逃被咀嚼的命运。你被抛弃，是因为你已索然无味，你再无利用价值。

然而，民众又何以要将你粘上和林靖呢？

你被粘上和林靖，说与这站在民众眼里，百分之百与去垃圾桶、决无希望

这是同志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相林靖，不也同样是口香糖吗？特殊的口香糖。

你既可以被筑起，被利用，也可以被推倒；既能奴役也能被奴役，即使再柔软再柔弱，一旦再已没有利用价值，便推倒你，唾弃你……

历史还真能呈现太多的相似性。就在相林靖被推倒若干年后，在东方，在世界，许许多多墙也被一一推倒。一扇门户敞开了。

看看这个空衰，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意识形态，依然在角力，依然在对峙，依然还在形成不同的墙。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必然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依然并存。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是存在的。的确，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各观地看，这资本主义也并非日薄西山，好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向社会主义学习，在改革中完善自己，在民主法制方面，有的还比较健全，民众的福利更是不错。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曾几何时“文革”，无法无天，连马思聪都万在一夜间被打倒，死于非命。现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建成何种特色，都还有许多东西要完善，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开放空间，依然有漫长探索道路要走……

谁敢说地球上就不会出现新的“相林靖”呢？

本文原载《天涯》，年第 期；选入赵卫主编的《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1）》，贵州人民出版社；获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

谨以此文，祭奠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
同胞！

流泪不仅仅是悲伤

1

汶川，这是一个很难改组改音的小县城，而今却成了地球村哀伤的焦点，成了洒泪水的“圣地”。

每一次看着电视屏幕上的震灾惨状，看到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感人场景，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总是泪眼模糊。

我们流泪，不仅仅是因为悲伤！

流泪，首先是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所震惊！

这一天还是母亲节的翌日，星期一，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红色的康乃馨还在花瓶中静静地开，书声正从学校传出，电脑已被打开……然而就在此时，在四川，在汶川，平静平静如佛的大地，竟毫无征兆地生了如此强烈的震荡：一场里氏8级的大地震……紫色的风麦叫呼啸着扶持夜色笼罩了汶川、四川、中国，乃至世界……

从此，我们中国人，全球的华人，地球村中的好人，就开始了情感震荡流泪的日子！12日一分钟的举国默哀，是一场何等悲愤、且庄严神圣的国祭啊！国旗半垂，大地肃立，江河呜咽，汽笛长鸣，日月无光，全球共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唐宋元明清以来，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有过什么时候，谁曾在如此之大的地域上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为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和死难者集体垂泪……

莫说人的泪水已悲哀地荡涤着、模糊着中国乃至世界，甚至连四川国家地质公园龙门山，那由无数山体坍塌下的泥石流形成的纹路，怎么看也是

流淌的眼泪——那是地球在流泪！

我们看出，是生命在灾难面前竟然是如此脆弱，如此渺小。遇难者和失踪者的数字，仍在无情地上升……他们，原本都是鲜活的生命啊！而今已长眠在倾压过来、撞砸下来的大墙、预制板和你看的寒冷坚硬之下，在五层高的教学楼还来不及振荡几下就变成只有一四米高的废墟里……这些无辜的生灵，甚至连一声轻微的呻吟也未有，就毁了……

科学家玛志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一口气，一滴水，就是以致他死命了。”思想未一然耳，即便是脆弱的芦苇挣扎，也都要表现出生命的弹性啊！何况血肉之躯？那不是伸开双臂向无声无望的孩子的一只手吗？那不是绿色的中学作业本、小小的红色的发夹吗？……

这些生命，许多生命，原来都还是孩子啊！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漫步……

——凤凰电视台：悲歌

流泪是我们无法不被生命的坚忍和顽强所感动……

流泪是我们无法压抑对生命的珍惜、敬重和悲怀。九州默哀时分，木鱼镇初级中学11名幸存者站立在废墟前，默哀遇难的21名师生。废墟上仍然回音开放的，是一束他们采集的带泪的兰花。

流泪，在于总是被普遍的、难言而无边的大爱所感动。临行解开衣襟乳哺梦中幼子的母亲。手机最后的留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以后爷爷再来看你！”“孩子，好好地活下去！”

流泪是因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无私无畏的力量。

在余震不断中，总书记来了，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最需要的关

怀都来了，啊！这么多春风般的爱，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浩浩荡荡地都来了……

颗心是孤独，两颗心是爱情，万众一心就是伟大的力量！

互助，不，是崇高的献身，难道不是疼痛黑暗中摇曳的烛光、灿烂的花朵？！

在命运的颠簸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

——莎士比亚

谁也无法忘记，在灾难降临之际，在灾区，在高大耀眼的街英谱中，总有凸显的人民教师的可敬形象！是谭千秋老师英勇地张开双臂死死地趴在课桌上，以自己的死换来四位学生的活！侥幸活下来的人，能不为之而泪流吗？

也许是灾难太大，太异乎寻常了，连人间之爱都会出现异态。大难过后，我在电视上看到北川中学的老师们都异常平静。一纸悲训水，几乎不在学生面前哭，为的是以坚定的眼神传递鼓励，给学生以力量！老师们心知唯有在学生面前无泪，才能给学生以坚强以力量！然而这些老师，有谁不是夙夜独醒垂泪？老师们甚至是为了不能流泪而泪流了。“我觉得教书，当教师，太难了……我甚至不想再当教师了！”

活着，为的是求证生命的坚强！

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死了我能留下什么呢？我有什么值得留下呢？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死了，而我活下来了，是为了什么？最后我知道了，我是为他们而活着……很幸运，我还可以流眼泪……”

如果说我们曾经遭受大难，而现在，在灾区，在尘世，却正在收获四面八方的爱。下面这首网络诗歌，是已静默入坟墓的孩子与母亲的诀别

妈妈别哭，
我现在已没有痛苦。
地震来得那么唐突，
没有什么可以遮护。
幸存的同学真让人羡慕，
那一刻，
求生的愿望强烈却茫然无助……

妈妈别哭。
我不能陪你走今后的路。
这么多人陪我我不会孤单，
却担心你悲痛地泪流如注。
我多么希望你能幸福。
我多想长大了孝敬父母。
我真的不想早走这一步！
……

只要妈妈你还活着，
就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
因为有你，
每年清明那小坟上，
会多一抔土……

灾区留下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全家里剩下他一个人，无亲无故的一个人，不文一名。在救援救助到来之前，如果问他日后去何处，他只能睁着一双呆滞、无神的眼，久久地直白地双眼空洞地回着你。这可是丧失了泪水和一切的眼睛啊！

流泪，到了今天，已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也麻木了痛苦。流泪，却教人碰到了生命的力度。中华民族在这场劫难中，再一次经受了超越心灵的考

验，彰显了五十六个民族的风度！世界已对此而同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我的学生就流着泪说：“我从来没有能像现在这样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面对这场劫难，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到

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身后，都是伟大、坚强、人情的祖国！

2

面对这场来自土地深处的劫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恩你其他（她）的泪水呢？谁不是天天在感受泪水的力量呢？美国心理学家威廉·佛莱把流泪分成反射性流泪和情感性流泪，悲伤的泪水，量少味道苦，欢乐的泪，量大却味淡。

我们的泪水之所以有力量，并非因为悲伤盐多而重，而是由于这是善的、美的、悲壮的、沉思的、崇高的泪水！是坚强的、面向未来的、被世界理解的泪水！

谁能否定这大江大河般的泪水，不已在洗刷、浸泡和溶解许多东西呢？谁能说许许多多的东西不正在被改变自己的内涵呢？

我们对爱的理解，什么时候能似今天这般深刻、辽阔、博大和丰富呢？

爱是什么？爱不再仅是原有的内涵：爱，更多的已成了行动，成了没有利益驱使的跨国界行动；是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心相连手相牵；是你在灾区的路上一挡车，眼前的汽车都会停下致你；是每时每刻的感动；是长歌当哭却难于哭！爱，更是黑夜里点亮的一盏盏灯；是人性，是人道主义，是职责，是坚强；是站在同一国旗下：爱与祖国与民族在一起：爱成了宿命！

泪水已与爱紧密相连，与力量同在；与泪水相融的爱才是更有力量的爱。劫难发生后，在电视屏幕里，我们总能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平民：他爬上倒塌的建筑废墟；他拿着捡起的书包、遗落的球鞋，在废墟间有些踉跄地奔走；他和百姓同吃咸菜馒头；他眺望北川废墟，对夷被为废墟的城池挥手深情地告别；他的眼泪重重地砸在人们的心上；他的深情与不舍代表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爱，代表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面对这么多瞬间逝去的生命，谁还会不认真思索、体悟和拷问生命的真正涵义呢？

生命，都呈现“生长、移动和欢乐”的特性

或者说，任何生命都具有对外界刺激发生反应的特性。生命本是一个过程。生物体、生命与周围环境，具有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和转换。只有生物把生命所需的物质吸收进体内，经由一系列的转化变成自身的物质，生物个体才能长大，长到一定程度才有繁殖能力，乃至遗传、变异和进化。

著名生物学家萨根曾把生命定义为“具有复制、变异和变异之复制能力的系统”。

生命是如此伟大，又是如此渺小。生命也并非任何时候都很有力量。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活着的人，告慰死者于九泉的，只有也只能是勇敢地面对，唯有好好地活着，唯有全力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功业。

今天，生命对于尽管没有回声，却仍有哭声化雨，有无边的黑色的云，即便不会响应，没有共鸣。

在这场劫难中，那些为了爱他人而献出的生命，那些因为伟大、崇高、无私而长眠在地下的人，我们又怎能、怎忍心地将之视作死尸呢？又怎能认为他们会真的没有回声、没有响应和共鸣呢？

这些人写的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人，才配永生！该感谢他们啊，正是他们，给生命赋予了流泪的意义，道出了生命的真谛。

3

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二十多年。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没能为唐山遇难者构筑任何可以长期祭奠的场地。幸存者祭奠21万亡灵，仍只能多在街头路口，

路边纸灰飞扬。我们怎能承受这！千滴如此的伤悲！”

希望在汶川筑一座抗震救灾博物馆的提案，已见诸传媒。有人还发帖要建一堵哭墙。我想起耶路撒冷就有一堵哭墙。千百年来，流离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都会扑在哭墙的祷告，哭诉。成了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的精神家园，已成圣地。——这哭墙！

我们难道就不需要有一堵哭墙吗？面对这场民族的灾难、人类的创伤！不是说“多难兴邦”，乃一有了哭墙，就有了一种：死，一种饥荒，一种扫荡，一种起兴，一种力量！哭墙既曾立于一个民族最柔软、最伤心之处，已巍峨在一个民族最有力量最伟岸的地方。这堵哭墙，可成为中华民族曾经苦难的象征，更应成为中华民族愈挫愈起的里程碑！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

——雪莱

在我悲切的心中，其实已在构筑、在雄起一座特殊的“哭墙”——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一部分乃高耸的哭墙前，另一部分乃耸立在主体哭墙南外侧的纪念碑。纪念碑就由直直举过头顶犹同一枚投中大力量的手臂前！

这座纪念馆就筑在今人的废墟——北江中学。惟学校能象征不死的知识、力量和希望。

这可是一座不没屋顶的纪念馆，深葬着亡灵的废墟被一堵又一堵各不相连的哭墙所环绕，所拥抱！

这座纪念馆“哭墙”的背面，该镌刻是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而“哭墙”上面该布满一双双永远在睁的各式各样流泪的眼睛！这是草然的眼睛、扭曲的眼睛、血红的眼睛、绝望的眼睛……无数的眼睛全活在哭墙，活在一双双无望地伸举着的手上……

有了这座纪念馆，企望能给死者没有了温度的生命抵挡麦冷的风。

有了这座纪念馆，算是给了不幸的亡灵一个尽管残缺，然却安静，年年中秋夜都能天然沐浴清泪皎月光的大家庭。

有了这座纪念馆，幸存者就有了年年“·12”，都可以最自由地流泪、最

自由地追思和最自由地反思的地方。

我们的发展理念是否需要尽快调整？是否做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相处？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我们是否做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日本，学校及医院反是躲避灾害的重要场所，而我们的学校及医院何以就那么容易大面积倒塌？在灾难到来前，据说还出现过浩大的动物行为异常现象，何以就没有任何预报？

哭于这灰墙没有你在场。

谁哭谁笑不用衡量。

惟有回忆留在这墙上……

——林夕：《哭墙》

我们能够责怪大自然吗？大自然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规律，自有自身的行为方式。天文学家分析说，这场汶川大地震可能与天文现象相关。这场大地震恰好发生在上弦（农历四月初八）。上弦时，太阳、地球和月球排列恰好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太阳月球地球同处在一个平面。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球的角度刚好呈90°。如此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引潮力必然同时对地球施加牵引，促引地震的发生。历史上好几大地震都发生在上弦或下弦前后，比如1755年1月1日（农历二月初八）发生的里氏7.3级的美因河拉斯加地震，那天也是上弦；里氏7.6级的美国圣古浪地震，发生在1992年1月15日（农历四月廿三），次日即下弦。

本文原载美国《世界华人周刊》，曾入编《大学人文语文读本》，科学出版社。

子宫式生态模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最美好也最科学的模式。

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

一、朝圣之旅

今晨,我突然悟得自己是在离开瓦尔斯温泉建筑近半午后,才说得上是真正“走进”这座“圣殿”的。我这里说的“走进”,不是世俗生活里依靠两条腿的走进,也不是卡夫卡式以“城堡”为目的地而命进不去的走进,而是源于对这座隐匿温泉的建筑日益深化的感悟、认识和理解,这是一个逐步走进步步莲花步步惊叹的过程……

2012年2月12日那天上午,瑞士还是初春飘雪的天气。我和妻子在儿子晴川的引导下,从苏黎世出发,先火车后汽车,要有程一个小时,才能抵达200公里开外的瓦尔斯。晴川在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攻读建筑硕士,紧张的考试甫一结束,他就非要领我们去泡这个瓦尔斯温泉不可,我深知这是两年前他首浴这个温泉时就有的夙愿。

车内温暖如春,窗外并不是杏花春雨的江南,而是瑞士高山原野著名的皑皑雪光。我不是建筑人,但我知道,这是一次朝圣之旅。这个寒假在苏黎世,因了晴川和他的同窗,瓦尔斯温泉建筑早已如雷贯耳。

瓦尔斯温泉建筑是瑞士著名建筑大师彼特·祖默托的惊世之作。从1996年起,祖默托践行独有的设计理念,十载呕心沥血,耗去六万余块片麻石、石英石,终于筑成了这座独具内涵的圣殿。

雪芹十年著“红楼”,字字看来皆是血;祖默托搞的这个作品,也历时十载,艺术之功长精神。2008年1月11日,在群鸢乱飞的日子,祖默托凭代表作瓦尔斯温泉建筑及相关作品,名至实归地被授予了建筑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

非凡的艺术总给人内心悸动的震撼，总能超越时空，具有普世价值，如同阿炳的名曲《二泉映月》。据传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还聆听著名二胡演奏家刘慧苏演奏完《二泉映月》，就已激动异常，热泪盈眶，曲子一奏毕，大师就一跃而起，开说：“这首乐曲太感动人了！像这样伟大的乐曲应该跪下来听！”

走进扎尔斯基泉建筑，香港大学一名建筑教授同样不能自己，激动地说：“我在祖默托这座杰出的清水建筑旁默默流泪，抚摸着这种用作建材的石头，我的心灵无比震撼，这个设计独一无二，大师给石头赋予了生命，使这座建筑充满了无尽的神性和魅力……”

二、精简、谦卑与宁静之魅

我朝这座清泉建筑走去，扑入眼帘的却是露着排排窗子的石头建筑，建筑的主体没被山体掩盖的，都被积岩所掩映。我的初步印象是，这座建筑似乎并不怎么高大，更不怎么起眼，作为筑入大地上的建筑，全然没有圣·彼得大教堂的巍峨大气，也没有莱奥纳多·达·芬奇酒庄，与其盛名好像并不那么相称……然而，直觉又告诉我，这无疑是极为伟大的建筑，非一般的建筑，存在许多我未能看出的玄机。

今天，我已证明“直觉”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经典建筑。首先，这座建筑非常之简约。

祖默托设计的这座建筑就建在采石场旧址。是作为大地之基和稳定剂象征的石头，触发了他的设计灵感。走进清泉，睁开眼对我们，如是说：这石头，这被智利大诗人鲁尔诺力歌唱过的石头，竟是那般神奇地给祖默托的设计，产生了厚重感、尊贵感和臻及极致的美感。设计时整体利用当地的石材，大胆选用花岗岩作基本的承重材料，一片岩构成的承重体并不是柱或墙，而是矩形的墩。这墩尺寸各异，多在 1m、1.5m 间，按照设计师的要求被逐一安置到位。有的石墩还被“挖出”孔，凿两个小洞。无梁，混凝土的楼板从石墩间顶部一面、侧面或一面悬挑而出。一个洞的组织，半嵌半楼板也靠墙板面，充分。楼板之间每每留有极精确了距离的缝隙，好让日光和气流畅快地流入。

这座建筑，臻入了精简之境。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这享有方上的建筑与自然风物，是那么缘分深，却精简得不见棱角，不带任何分饰，不事张扬。从浴池的收费处、更衣室、走廊、浴池，抑或映照山野风光的玻璃幕，大小空间，都弥漫着经济、简约的设计思想。许是建筑师觉得任何人工雕饰都有悖自然吧，因而，这座建筑很难让人看出人工雕饰之痕，处处无碍舒适。这大抵是充分体现了建筑的意义吧。

崇尚精简，我以为不是只靠勇气就可得到。任何水准未臻至境的艺术家，都不敢、也无法使自己的作品精简。大艺术家进入巅峰状态的作品，展示的精简，必然是解带稚拙的精简。凡尔赛温泉建筑的精简，自然已体现祖默托的思想：“建筑不是一辆车或者一个象群，要能将其本质显著地表现出来。建筑要以自己的语，抵制浪费，臻美精简。我的建筑试图回答从简单事实中显现出来的问题，并且通过尽可能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般删繁就简如一秋闲的建筑，怎能不让人感念它涌动初初的圣洁之光呢？

可我现在要说的是，是这精简亦使建筑走向谦卑了么？

结论无疑是肯定的。

这座建筑，与其说是最精简地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不如说已然谦卑地、不显眼地隐居于山岭之中。一座建筑有一半嵌入东北侧山体，浴室与置于地下。一座原是与自然合一的生命的草地：一样春花飘香，一样夏绿叶长，一样秋果坠枝，一样冬雪深厚。

“祖默托的建筑画一向由人暗示，处理上的谦恭和总体效果上的人却是不矛盾的。谦恭与力量同在。”也与质朴优雅同在，何况谦卑和总体效果上的大胆还反衬出褒义的奢华。历史证明，凡是伟大的艺术都必然葆有谦恭的姿态，在大自然面前，这是唯一能长久与力量同在的姿态。

传闻祖默托希望将这处温泉建筑造成洞穴的形式。这种回归洞穴的建筑思想，我以为是一种回归简朴生活的态度，一种崇尚原始、远离喧嚣的精神，更是一种自觉与自然融为一体生态指向。如此的温泉建筑据说也是类同于祖默托本人的，有人说对于大型商业建筑，花费高昂而意义虚无的工程设计委托，祖默托历来拒绝，安丁在偏僻遥远的瑞士山城哈尔登施泰因隐

居,爱好静思;善于在大地上,像手工艺人那般一刀一刃地雕塑自己的建筑作品,建构精致。

说起来,建筑的谦卑与半世的大隐一样,都离不开低调的给力支撑。这座精甚的建筑,内部外部,尽管都很低调,却散发着优雅的味道,有一种宁静的美感,或者大得宁静。按我的美学认识,我以为美应该分不同的类别,但最弥足珍贵的美,还是宁静之美。取,是宁静,赋予了这座建筑以力量。

然而,如此经典建筑的宁静,又是所以表现的无

自尤,宁静与这座建筑的浑然无棱角、无棱角,不掺杂有关;其次,是这座建筑的所有材料都是山体的一部分,即使不融入,与山体也是同一“血脉”,何况这有材不才就无异质。这很重要。没有异质,就像纯玉上镶嵌在美女的腕上那般不伦不类。想起我那次包某泉,在享受某泉上善的同时,我中犹摸过似乎柔软、柔和的墙,感到它是那么的纯净,不涉异质,让人舒坦、宁静;其次,是静来,某泉水声的映衬。大小各个某泉池,包括露天浴池,都有或轻或重的水声,正是这水声,使这座某泉建筑于季“与明月更幽”般的宁静。这可谓静月于池,与华国山河略为相左,在审美上也略生嘈音;其内,是建筑与山相连,已然投一玻璃幕,宁静。我想象,在秋日,该有一四游客,与甜儿静意地行将上大玻璃幕墙的躺椅,于静静地仰望映入玻璃幕的秋天最大处,不正是表面看来嘈杂的知就在反衬了静么?玻璃幕上的秋天秋色,使得太阳端上一河柔和明媚,可以听草木生长的声音。不是说“宛转见鸟全貌”么,我想,这是于说见这座建筑的宁静了;最后,是这座建筑,隐在大山,尊重大山,建构了建筑与人文与环境的大和谐。普有某泉建筑奖的评委们就高赞赞扬很默托设计,让这座永久性某泉建筑,就汲取了建造地的文化,也充分显示了对当地环境的尊重。人与自然一旦有了相互尊重,就必然相与多人宁静。这宁静,在室内蕴的,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恰似农业社会里先民面对,然不事张扬。不自既甚言的安态,却内蕴纯朴的力量。这是尊重自然的必然效应。

通过尊重自然,以求享有内心的宁静。恰恰是这个生态时代最缺乏的精神艺术。

三、辩证地借,艺术地借

微黄,斜斜的午后阳光,穿越瓦尔纳温泉周遭摄氏零下11度的冷气,也在近米厚的积雪上——中国人讲山中见日月,这山中水中,阳光似乎真流得更快,没多久,暮色就从阿尔卑斯山脉湖面上涌了。今日的瓦尔纳温泉,听不见鲜花开放,可水语记中,谷谷人数据说是有门票限制的,如此人少闲静的环境,是最易令人冥想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轻白薄的雪花飘上了我的肩头和脖,白白地,融入温泉。

靖川说,在祖斯托的建筑艺术里,氛围、声音、气流、山色等都被视作建筑元素。我想,这一切,在祖斯托设计的这座建筑里已得到完美展示了。

这当儿,我们转包那个著名的露天温泉也了。瓦尔纳温泉,各个浴池开不很大。这个最大的露天浴长方形池,左面是玻璃幕墙和片林有构成的墙,右面是拾阶而上的露台,与背面大扇的片林有玻璃墙时,是柱廊和石梁构成的“门”形“门”或“窗”,“门”“窗”外面,是深寒的山谷,山谷的尽头,就是隔山覆雪的连绵山脉,与我们正坐相坐。泡在温泉水中,望过去,山坡上正挺着

丛丛被雪覆压了的树,场与,不见人,只留有脊与板设计形成的符号似的痕迹。天上游移的,是暮色的云。

如此宽阔、纯粹的田野和天光,该就是被这座温泉建筑“借”入的“建筑元素”吧。

我想,在西方艺术本多相融之处,罕见天用型的建筑艺术。被祖斯托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借,是否就存场找到过呢?

我又想,艺术上的借,肯定是人可以分出许多类别的。“借得西湖水,圈,更移阳朔七堆山。”这种借我视为含蓄式借借:含蓄着,让窗外山岚云影等元素以意象的形式进入,或视大入。这座温泉建筑之借,我想,该是个简式借借,开放式的借借,可谓借得立体、大气、自然而又雅驯!

写到这里,我想起近日正在重读的胡知章,感觉他对含蓄式的借不但心有灵犀,还津津乐道得近乎痴念。比如他撰写《尺幅读书》,就不但大段大段“借”用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胡蝶礼赞》中的宗都奈良寺玩赏的文字,更

写人在画中，是如何？何体法？外“借”入的绿叶青苔的气味、微明的纸障的反射和幽幽沁入土去的雨声……

除了以上的借，这种温泉建筑还有白显象计式的借，这是境界开阔大如微妙仍借。读过东瀛大德与大德元奇述的村山水，我记得其是否有为艺术不计日不夜，在庭院的白步级前能抛出的线线波浪，竟象有了大洋，庭中似人气充盈却又空还不见人。这方，岂不过数下方，抽象而深邃的枯山水，却一样能诠释、释、意、艺术。尽管多少在反中国材料、水，然却已在说明中国材料艺术确有精妙的可色性和无限的可能性，毕竟枯山水艺术要自中国有眼前这种温泉建筑，我们知具有一千“生命”已融入水体，温泉也是来自山体、静守无为的生命：一借入了水体，借入“和、静、青、寂”，成就了大美。

尽管在史料前，柔软我们的温泉却百人一天抵上大江各色人等只要人在温泉，谁都容易联合起来。一那何日大父亲与两个女儿在温泉中互抛雪球嬉戏（投雪球的是，是少女儿认真地抓取的）。一老农娘从池子那力童过来，以中国话这来问候：“您们好！”什么？是德国人，正学汉语。哦，汉语很美，只是难学……时光，倒更快地流逝。我陷入只想：哦，这里是瑞士，这里不是中国风景，不是华亭也，温泉倒已永有，也犹氤氲……我转首仰卧水面。天上的暮云，已不是故乡白云。天上飞的最多只能是异国的鸦鸟鸦，既不是迦桑中土文化的戏水黑鸦，鸦背上的也非古画奇字。我眺望暮色里的青山，这青山不是黄山也非泰岱。那树与垂下的树，是北欧的树，如果不是橡树，就很可能是西画家青昧的重松桦，或索去发青咏过的，用毛桦……在这里，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没有的。一人类心灵深处的好些文化元素，并不是你想借就一定能够借来的，更遑谈被永久占有了。

四、幻化的光，虚实的影

你游走在温泉建筑画廊。你不是建筑师，但你绝对认同和默托是能使建筑光影神幻的大师。回国后，你“首度”大师。知道他注重自然光影的退呈，擅长以元素营造局、造情调，对光与影的理解和偏爱，大大超过他人。他直觉力超强，能悉入至自然光在不同时的生命幻化，他深痛人对自然光进入空

同效应的无视,尤拒在屋里装多余的灯,即便如此,他仍说“我不开解光——光给予我那种存在某种超出我所有理解的感觉”。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罗兰·巴特曾说参观埃菲尔铁塔“足未参一种梦幻”。在我看来,租默托设计的这座温泉建筑本身就予人参与梦幻,简直就是光影迷幻的展示馆。流入这座建筑的每一缕光,作为建筑艺术元素,都在给凝固的空间以生命,给人智性、松弛、梦幻,带人入梦包。

那天一入苍翠暮色,池中有限的灯使假晨起的美妇姗姗地光亮起来,这些没有香气却发光的灯,衬着洞天的迷幻,未雨——想想大堂内明晃时,玻璃幕墙上是奇诡幻丽的阿尔卑斯山影,已让人感受洞穴内幽微神秘。现在,灯,亮起来了,池中秋色不同的大,虚影晃荡。主池中人水面移面生的灯和气泡,如海底紫移奔涌的发光鱼群。水上的光,一样投射于片麻石墙,尽管这不全似中国园林粉墙对大光的那种非实反射,即使全似,也被悄然收敛了。

令人惊异的是,这座建筑各个结构板块之间均巧妙地预设有专门让光线切入的缝。让光从这些缝隙流入不同的空间,这座建筑陡然就有了埃菲尔铁塔那种这个花边结构的韵味,也似哥特式建筑的该全石雕。你落入温泉后,这种感官体验尤为强烈。这些缝隙流入的光,远近高低亮不同,纯粹,隐约,似瀑,更似“一线天”,教我思及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杰作“光的教堂”,那教堂北墙中央横贯左右顶天立地的十字架窗,导入的那束同十字架亮得出个气字来的阳光,是何等艺术抽象,又何其真实肃穆地对示着宗教的神秘啊!请回想,租默托的用光艺术,比安藤忠雄还要纯粹。

这座建筑亦是光影神幻的洞窟馆。那天我们进入一个温泉池,这个池子,既似洞穴,也可说是光影晃荡、异声四起的“魔窟”。我和妻满予疑惑抬头仰望,那高高的四堵墙与人花板交上处,是窄窄的长形缝,光,即由这里打入。而这“魔窟”中奇异的声响,也通过这缝进来的吗?七八个白人黑人的脑袋露出水面,貌似寻我,或似被迷惑。这究竟是怎样的声响?狼叫?凤鸣?龙啸?还是奔涌?还是异?跃起于水底?或许,这是温泉和泉洞、沉思和宁静的非物质形态的东西。当时,我扭头问晴川,这声音是怎样产生的?晴川笑笑,竟给为父卖个关子:“爸爸无猜猜!”我抓到这声响,如果真是温泉中人,固定嘴唇捻面不动,让胸腹腔生友的气息冲击微张之口中,荡于洞穴,

就是流风切入洞穴营造的回响……

这座温泉建筑在本质上可谓谱出了石头的奇幻交响。祖默托说：“只有对于石头等实际的建筑材料，以及具体的建筑结构，我才会运用想象去洞察它们的特性，赋予它们意义和美感……”

能不是么！这座温泉建筑给人的重感、触觉、视觉，乃至听觉感受，赋予建筑的变幻与意义竟是那么自然，甚至浴至有云与温泉奇令热烈已是那么明显，石与水，既相容又相斥，与感仍是何等鲜明的艺术风格啊！

何见对树纹杯亭建筑外表的一块块片麻石，祖默托虽然细心切割打磨，却又不想将其打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而是保留了毛皮的粗糙，说是如此才能更充分地表现石的肌理，让石的韵味，在阳光下的一刻在村一自然，这是何等的敬重！

墙上专门提示，温泉池壁上的片麻石是按格律一组组排列的，每组片麻石都在五片，宽窄各有不同，混杂文化又和谐统一，真的天人合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站在温泉池浴台阶上时那一位西方美女，把湿湿的手掌，轻而慢地贴于片麻石上，柔肤甫一离开，墙上出现的簌的湿黑掌痕，须臾，便干了一见状，我随即走近这五片，也举起水湿的双手，认真地贴上去，墙上霎时就留下奇妙的“水。”——一个中国人为手印，这是一位中国作家对瑞士巴尔德温泉圣殿发手为心的问候，以朝拜式的问候，犹似国别多年的知音巧然相遇，快乐地同举双掌互击……

五、伟哉！子宫式生态圣殿

这座温泉建筑在昭示或隐喻某种生态观吗？入夜，刮别瓦尔风之时，我竟如是想，并预感自己可能有不一般的发现。

这座建筑被业内认为是洞穴式、与庙式，这固然不错。可国近半载，我的预感终于浮出水面——我惊喜地发现，这座建筑可谓是大充分太形象地体现了我长期来探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理想模式——子宫式生态模式！

较之于洞穴式者与庙，这座温泉建筑的外形与内涵，不更像子宫么？

如此隐喻温泉的环保式子宫式建筑，不就是生态圣殿么？

孕育人类的子宫，不是人类的生命圣殿么？子宫，是母亲的象征，更是大自然的象征！

这处建筑葱郁的温泉，毋庸置疑，完全就等同母亲子宫内的羊水。羊水乃母亲孕育胎儿时子宫内膜内的液体，是维持胎儿生命不可缺少的成分。羊水是环绕生命的巨大的温暖的温软。羊水能缓和腹部外来的压力和冲击，能使胎儿不至于直接受损、肢体发育不至于异常、子宫内场温度升降亦趋于和缓……羊水，减轻、减缓了母亲的多少不适啊！

如此的母亲体内的羊水，不更是名符其实的温泉吗？

人在羊水里，被孕育与呵护也在一天天膨胀“侵占”骨盆，不会想也不至于想让母亲受难受伤，尽管母亲付出良多。

自人进入凡尔登温泉的表现和内涵，与胎儿栖泳在母亲的子宫里，并无二致。记得我在“温泉浴”里述写时，人在温泉，会低下或蜷缩着自己的身躯，会低下目视过高的大腿。在接受母亲（自然）不带任何宠溺的抚爱、包裹和包容的同时，会“立于透明之水的浮力，高高兴兴地元素”——假如你想离开温泉，起身，水随即就会从你身上滑落。——水（自然），并没有被事拙刀所断，也没有被人占有，更没有被化学杀伤。——温泉（自然），仍在，仍日日而涌，静静下流，依然可再生，依然被尊重，依然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

同样，人在子宫式生态圣殿里，在被自然（温泉）切切实实温暖拥抱的同时，亦能享受宫殿里的宁静。这是人与自然互爱才会有之宁静。事实是，人在自然（子宫）中也好，在生态圣殿也好，只要有爱，这爱就必然是宁静的，是没有任何的，是并不只停留在精神、水形般行象层面的。

而且人在子宫式生态圣殿，甚至还会超越被母亲孕育时的原初态，在自然（母亲）面前，更依赖、识认、谦卑和敬畏……

值得申明的还有，凡尔登温泉建筑竣工以后，建筑呵护泉水，泉水滋润建筑，人与建筑与自然，互借互惠互生，虚实相谐，共同神圣，已引发有大爱自然之子蜂至朝拜，还为名不见经传的凡尔登村，带来了活水清清的长久利益……这情景，与人被子宫孕育之后，降生凡尘后，素怀感恩之心，总要爱哺、呵护和孝敬母亲，是何其相似乃尔啊！

这就是普世的、崭新的“子宫式生态模式”！

这个喻示人类朝纯净生命原野(中国、朝伟大母亲(自然))回归的生态模式,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境界还能是什么呢?

这种子言式生态模式,比之西方人与自然乃“共同体”的土地伦理,我以为已陡然丰满了孕育、互赖、安全、敬畏、感恩和孝敬自然(母亲)等诸多内涵,不但还带互动性、生长性,还具系统性和理想性……

《文艺评论》(天津) 1998年第1期“艺林杂言”,获上海市作协、文艺报、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上海文艺评论”征文、建会与文化”诗承散文大赛奖

乡愁的上游已是忧伤和失落日渐沉重的精神原乡。

不可医治的乡愁

1

乡愁是美学，也是与故乡草木呼吸与具的情感学和心理学，却断断不能是经济学或商品学。

乡愁无疑是多维的。首维是什么？是乡音。孙犁先生认为“乡音就是水土之音”。乡音是故乡水土在游子喉舌间的深度记忆。莫说鬓毛衰老人回乡音无改，漂泊在外，一旦乡音入耳，乡愁就袭上你的心头。

乡音，永远是游子记忆中的“不动产”。那些小桥流水，那些稻田池塘，竹林菜园，番薯地豌豆畦，还有稻田间紫云英的惜叹，只要你的记忆在，乡愁就永远在。

乡愁是否有陈年酒的味道？我想，至少还会混有乡风、乡俗、农事和牛粪的味道。

孤独是乡愁的“接生婆”。

乡愁长受故乡月熏陶。他乡明月再圆满，也不如故乡人月团圆。

乡愁 中华文化的一轮明月。

乡愁，让你在时间里浓浓地想“家”，是曾经沧海的人对故乡频频的精神顾盼。

“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乡愁的关键词，其实是“思想”，心中无乡月的人真不会懂。

乡愁能不是离愁吗？与乡愁亲近的词是苦思，是伤心，是与故乡发生了

大于零的距离,所以我说

乡愁是距离的函数。

当年我在南京求学,本科四年,仅回过故乡两次,不是不想省亲。暑假金陵大火烧,连敝邑都烟消云散,可南人都返乡了,我的乡愁却归来。回家难,虽然不及李后主词意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家在秋水望不穿的粤东梅州,山重水迢,真远,家中也拮据。

以前,中国人的乡愁多是家园尺度的,如今的中国乡愁,已经颇多“出”,多了地球村尺度,那境界和意味,令人体认加深。

2011年岁夕前午,我和妻子在瑞士苏黎世林边踏雪。乡愁混着白雪,随奔发曰:在古地中行走,我边提醒自己,这雪,已不是中国雪。瑞士和祖国时差六七小时,地球自西而东转,那承载悠久历史重负在草年年绿的东方古土,那一万平方公里的苍苍河间,已万家灯火,春晚始开演,爆竹在怒放,长城内外,黄河长流,全在过年啦!一念及此,那略带忧郁的乡愁,更是涨满胸襟。

应该说,中国式乡愁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乡愁。如此汪洋般的有力艺术和精神艺术——春晚、春节,还有哪个国家拥有?

何况,乡愁更是蕴含诸多类型。比如有“关切故乡型乡愁”,这是追讨故乡事,相思故乡上的乡愁;又如有“精神家园型乡愁”,这是以事业作精神家园,以故乡作精神寄寓的乡愁;1982年,丁右任先生栖居台湾,写下了著名诗篇《望大陆》,抒发的则是“身心系家园型乡愁”: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望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如此心系家园、省亲精神慰安、精神国殇式的乡愁,其境界的殊异、阔大,还能有哪种乡愁可与之比肩?

医学上说,但凡生物体出现不健康的现象,就谓之得病。依我们体认,任何乡愁,都是在精神上过度系念乃至沉溺乡事乡物乡情而罹患的病。乡愁病,该属特殊的精神疾患。

乡愁是会传染的。

我们已进入病乡愁时代!

2

如果你问我:乡愁以什么为原点。我会答:以故乡,以你出生地或情感所系之地为原点。

作为原点的“故乡是一个人的面地”(歌工),是在满童年脚印的地方,是人生起跑线上的许多曾经,是开落的根,是“基础与稳定之象征。”(罗·巴特)。尽管我无法苟同马知幸“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之说,但“随着一个人的渐行渐远,故乡的外延却会不断扩大,从一个小小的村镇,到一个县、一个省,直至一个国家。当故乡的概念扩展至全国的时候,就自然有了同义词——祖国。”

然而,家国难分,有国方有家。国安才能家安,否则,故乡就会似浮云那般不安变幻,甚至沦为恶政的产物。

我之所以有如此感悟,是根于对半生轨迹的回首,根于不可是幸那还是不幸,因为我们的乡愁竟会有多个原点,而且,作为中国人,乡天何处还很关乎政治。

最早进入我童年感觉的故乡,是粤东梅州五华云水寨镇龙河(室)村。在我做知青上山下乡之前,我基本上都生活在那里。母亲是龙河乡小的教师。乡小有一间房子,是我和祖母、母亲和弟妹的家。只有寒暑假,父亲才回到我们身边,他在梅县教书。

这乡小是客家围龙屋结构,楼上楼下两层。我家的窗外,紧邻一座小山,山上除长一棵树冠阔大的夜合树,还长一批刺叶栲栳树,春入一簇,奶黄的桐花兴冲冲冲开满枝头,然后下落满地。我爬过父亲爬栲栳采枯枝。夜合树边是个篮球场。细叶柳,夹竹桃,大榕树,环绕校舍而生。乡小大门前的

足球场，绿草如茵。我经常和小伙伴躺在足球场上，卧看蓝蓝的天上飘动的白云。

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们的家园，还山明水净，草木有序，鱼鸟自由，生态尚好。

然而，在此时的家园快乐看云的时间并不长，“文革”就来了，父亲受迫害，死于非命……

同受祖训，处理父亲的遗物，回了几天衡县内村镇邓均大祠堂——我的牛生地。这时，我才知道外婆与我并无血缘关系。我的父亲原是“摘帽右派”，是1949年才离开富农家庭，被外婆收养了……我跟外婆也回过大祠堂，看过埋我父亲的古井。后来，发出第一声哭喊的周龙平，我就随新结识的伙伴，去抓乌鳢、捉草鳊、钓溪鱼了。清清的溪水里，倒影着故乡的云，似乎悠闲飘荡，却让我隐约不安。

在我一夕归乡，我又结束了故乡——祖父的故乡——横陂池溪里。

从邓均乡小到池溪里，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爬山，过河，走稻田，过菜地。我与母亲、祖父走过，日个儿也走过。曾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总不太乐意去记回池溪里的路。

在池溪里，我也开始看云了。这云，变得已似不太真实，飘在猪牛的屋之上，河之上，竹之上，树之上。

池溪里是天然形，我最后才知道，池溪里是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是五华县杨氏的祖基地，杨氏的许多裔孙，正是从池溪里走向全县，走向广西、湖南、江西、重庆、四川和台湾等省市。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池溪里的自然环境也，比今天的好，尽管当时的黑云密布。许是善良多于同情，池溪里的乡亲对我一家都很友善……池溪里，善良地敞开着胸怀，为我一家！

本来，在异乡他地乡愁如此强烈的我，对故乡不该是永远一往情深的。我也知道，“故乡，无论贫穷或富有，都是自己能够骂一千遍却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但客观而论，我对故乡的感情，却还要复杂得多，甚至态度还有些暧昧，不在对故乡美何处，甚至还曾经怨过乡愁——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我总忌躲因人家问父母的姓名，也不太情愿说自己的故乡在哪里……

原因还不清晰吗？曾经相当长时间，我皆身背家庭出身的“黑锅”，政治

上饱受歧视，甚至还够不上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差点连高中都读不上……

好在故乡，我的蒲公英花絮般命运的故乡，仅被恶政扫过，猛刮过几次……

刘皂诗 陈次荆方：“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故乡的史实，岂能如此轻矣，平凉和池州吗？

我自视是世界小提琴女神索非娅·魏特的音深聆听，每一次听她演奏萨拉萨蒂作曲的《流浪者之歌》，每一次承受那悠长、飞扬的旋律，情感未刻，万斛水，都将我淹没……

是的，今天我终于明白，维系我的苦辛的橄榄枝般的几个故乡，对于我，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我对每一个故乡，都是感恩深重的，无论哪个故乡，对我，都恩重如山！正因为此，我永远也无法只将故乡中的那一个，作为唯一的故乡。

我当然是对五华故乡的时间居多，但在自己博客的简介里，我只能标称自己是“梅州人”——各个故乡，都叫梅州人！

传说一个人百年之后，他的灵魂是要检阅他一生遗落在各处的深深浅浅脚印，全部送回故乡的。将来，我的灵魂检阅脚印的一瞥，该不会无动于衷吧！

真该感谢时代，感谢今人，我终归不必再讳言故乡，大可以正大光明地言说故乡了……

3

写到这里，我觉得该认真追问追问乡愁”生的生物学原理了，这是迄今为止，乡愁文字尚未涉足的领域。的确，这乡愁”生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呢？

生物学家马广智博士对此有独到的见解。马教授认为，只要考察大马哈鱼千里洄游返乡的现象，就可以找到乡愁”生的冬条。

与水相依为命的大马哈鱼，主要分布在近北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海域。中国的大马哈鱼，多分布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大马哈鱼只能在内

陆江河出生，成长在海里。

夏天般的童年，
你和成群的兄弟姐妹们结伴旅行，
顺流而下。闯荡海洋。

——林志山：《大马哈鱼》

“白露”时节，曾经四年沧海、自己成熟的大马哈鱼，思乡心切，遂以同河流出生者集结，八千里水路云和月，直外海而近海，再游进江河，魂归出生地！

这是鳞片闪烁岁月的莹泪与无说，是生命的传承与宿命，是慰藉乡愁、魂归故里、高扬生命尊严的洄游！

这是充满渴望、充满理想、充满自由也充满艰辛的洄游，是寄身水的社会，却不吃水中的任何东西，仅仅靠体能搏击日月搏击生命，一切为了完成卵的发育的洄游！

终于游抵出生地了，眼前这“水乡”，水天平稳，水质澄清，水温 $15\sim 17^{\circ}\text{C}$ ，河床满是青礁，无疑就是这里，大马哈鱼经过鉴定——终于确认故乡就在这里了，这就是童年生长的地方！

于是，在这水的故乡，鱼夫鱼妇以尾鳍、以腹鳍、以胸鳍清除淤泥，推动石砾，拔净水草，筑造了一个农家大铁锅锅支的圆形窝窝。卵，透明的卵、红色的卵，全在这里……鱼夫妇，一天天守护，透支体力于大半月后，仍坚守在这故乡，最后悄然死去，完成了生命的最终宿愿——吐落归巢。

融冰化雪时节，仔鱼终于破卵壳而出，初期在石砾暗处潜伏，似是为了享受一两个月童年时光，待身长一毫米，这水生的精灵，就以排队形式，集结出游，游过长辈游过的石砾，再游入大母……然后，周而复始地游走父母之路，回归故乡！

或许你会问，在这风波不断的水社会，这些大马哈鱼，怎么就知道这洄游的水路呢？

是本能的吗？应该有点。但马教授认为，更多的，还是来自大马哈鱼对故

乡不可磨灭的记忆，来自心中那难耐的乡愁！

什么是生物学记忆？这就是！动物与人都有在生物学记忆

许多小动物一出生就会爬入母亲怀抱，这是来自被母腹孕育的记忆；有的动物生下来就会游泳，这是来自遗传的记忆——记忆信息被储入基因，通过遗传而传递。

显然，洄游是物种生理变化适应外界刺激的一种周期性反应，是大马哈鱼主动、定期、定向的行为，是基于记忆的行为。

显然，作为人类，乡愁的溯源一样是生物学记忆——故乡、出生地的一切，深深地储入了记忆。孙犁先生说，一个人，童年时喜欢吃什么，长大后也会喜欢吃什么。我想，这是源自童年的记忆，哪怕当时对吃的东西并不在意。童年嵌入大脑的记忆，恰似玻璃上的盲道划痕，难于遮蔽，无论你划多少划痕。

显然，你的童年在哪里，故乡就在那里；你不在中国出生，在国外度过童年，就绝无中国式乡愁。中国式乡愁的根据地和起跑线，只能在中国。

任何文化，都由群体习惯性思想和行为构成；中国式乡愁文化，无疑只能来自群体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来自中国人久远的、依生命体代代传承的生命深处潜在的对故乡的记忆——来自中国人群体的“无意识”（潜意识）。

只要想一想，年年岁岁，中国年还在望中，我们中华民族凭集体乡愁记忆（集体无意识），就开始了举国惊讶的群体大迁徙——春运，并无任何行政指令。

然而，如此的中华民族的集体乡愁，只是形成于当代人的有生之年吗？当然不是！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 Jung）认为，最早的乡愁种子，在远古的“神话”中就已播下。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中也认为：“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很多‘大神话’，还会引发很多‘小神话’，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梦’。这神话和梦，都以‘原型’（archetype）、‘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反复出现在集体心理活动中。”显然，中国年的神话及习俗，无疑就是中华民族已成恒久记忆的“集体心理活动”，是延续万代的中国乡愁“神话”。

基于“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personality）”，而且还是“集体人格”，我有理由说，中华民族的“乡愁文化”，不但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人格”，同

叶，在促进重故土、重家川、重乡国、重精神与情感品格之上，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1

在宇宙空间上，宇宙飞船固然能够看清的最靠近地球的物质是什么，我想，必定是故乡的云。

童年的我，在绿茵场上看到的最靠近大地万类万物，也是云——故乡的云。

“云，是附着大气层上的水珠或冰晶粒体的集合体。云是地球上庞大的水循环的有形的结果。太阳照在地球的表面，水蒸发形成水蒸气，一旦水汽过饱和，水分子就会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凝结核周围，由此产生的水滴或冰晶将阳光反射到各个方向，反射产生了云的光辉。”

云的家族无论多庞大，何等异彩纷呈，都由“地面上的水吸热变成水蒸气遇冷的形成”。王稼人说“云是从土地里升腾起来的”。的确，伏于大地一雾，轻摇而升空，身份就变成云了。

云游于天，不留羁绊，但云的故乡，却永远是在大地上——云才是天子。

云兮，时而飘忽、舒动，时而驯静、柔软，时而轻盈、快乐，时而凝重、愤怒、飘忽等等，皆为散聚，聚来合会，有生有灭。

王稼人从易经感叹云是“永恒而流浪者”，然而，无论你怎么流浪，心仍然向着地球，身体也永远被故土所牵。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歌曲：《故乡的云》

中国文化认为水是器，是堪有大用之物，是物质，也是精神，是情感，也是哲学，更是道和德。云的重量，基本上就是水的重量，所以，云是有重量的水之书，更似精神之书。

游子与故乡的情感，难道不也像土地与云若即若离、似离实联吗？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华民族最大才子游于李白，这位背井离乡后一次也未回故乡而乡愁一直绵绵不绝的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游子，可以秀口一张，就能吟出“云”与故乡的千古之缘了——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如此大唐神授的诗句，等于在说游子与云的感应宿命，已然漂泊，却难以会似故乡的落日般凝重。

事实上，游子心有不自的漂泊，被故乡慰藉的漂泊，甚至又是比不了雁的（雁是有灵魂的云）。

天空必有母亲般温柔的胸脯。

那样广延，可以感到鲜血的温暖，随时保持着慰抚的姿态

——白荻：《天空》

雁啊，年年秋天，你都会被乡情牵引，往南飞……

回家，难道有御风的翅膀；人成为故乡的云，拥有乡愁，不已同样需要条件吗？

忘不了那年金秋，国家启动了高考改革，我携带并不配套的课本，到了数人梅县大湖田，修葺祖屋，变卖旱田，托运家私……我当初其实仍是懵懂的，不大相信仅凭高考成绩就能入大学。高考前填政审表，出于种种想法，我换了姓名……因为形势，也因贵人相助，还因为幸运（尽管仍颇多曲折），我还是考进了南京气象学院（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被录取为农业气象学专业1978级的新生。

那是一个秋晨，人应该飘有白云，我与熟稔的故乡挥了挥手，算是告别，

兴许还带有一些告别、困境和无奈的含义。从此，一朵故乡的云，飘向了远方。

我本是辽东梅斯客家人。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居他乡的民系，是千年未名大南山的民系。客家人，不就是优秀民在这个世界上最漂泊的云系吗？想那千年前，祖先的迁徙之途上，定然是飘动过故乡的云影的，这些烙入了血脉之灵韵云影，必定也融入了我们血脉，储理了我的基因，构成了我生命的密码。

5

时代在变，故乡的内涵也在变；故乡在异化，正在沦落成精神符号。事业，作为你的情感和精神的领地，是否才是你永恒故乡，是你的精神家园。你是否想一直安其居哉，以乡愁为动力去寻觅和建设精神家园。

我承认渴望精神家园是人类看的第一要素，更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

我得以环球游历，诗人凄楚多愁，一致认为乡愁是精神家园。诗人说他写诗，写的多地球万物的精神无机的漂泊，烟喊，夜物又被物役的灵魂，写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和精神慰藉。

有个说法是“人于人的差异永远在于思想，在于生命欲罢不能的那个东西”这个“思想”或者“东西”，其根只能是精神家园。你事业和感情所在地。

而现在我首先要提出的是，这精神家园的起点究竟在哪里。难道不就是源自童年对远方的向往吗？

大姐记得青远方的诱惑有多大，但我认为，只要是人，在心灵深处，都必然存在走向远方的渴望和渴望，无论事的童年，都会有诱惑、诱惑的远方。即使今天，每当听到一毛项目丁、橄榄树，听到后发在难舍的旋律，看到那远方云遮下橄榄树的树影，我心中，都生以吾相识之慕，就像复习童年的课文，要生会意与共鸣。

童年时我，就常常站在老河口乡小那口响岭背塘的大池塘边，久久眺望远方，小就装当时便充荷的司，那水牛般静卧的山舍一角，那蓬勃影傲的林子

背后，那云像帆飘荡下的朦胧所在，会有些什么呢

我想，假如没有童年对远方的憧憬，你大概就不可能成为飘离故乡的云，故乡，也无法变成你的精神家园。

曾翻读一本诗集《出生地》。这本书竟把出生地等同于故乡的，但我今人已经更坚定地认为，故乡，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的精神出生地，精神的恩养、灵性的维系之地，是精神的水井。

你回到精神出生地（精神故乡），就等于回到了大地与诚实、责任与正义、自由的呼吸、从容的精朴、事中功动力——这才是抵达精神家园的含义。

所以，这人生最奢侈的建筑是曾立在神那里；我想，就等于在精神家园，曾立在成功的事业里，甚至可化作迁乡的“衣冠”。想当年王元龙的对那荣归故乡后，所唱唱、至今飘荡在华夏风里的一曲风歌，是何等的得意和荣耀精神啊——这难道还不是刘皇宗“根绝卓绝”的精神建构和追求吗？

精神家园，成了人安身立命的平台。

想起一段往事——是在“文革”飘离飘扬的年月，在华全县中小学教书，在统要回乡“闹革命”（第一天一点，母亲飞要带我和姐妹，前往入池家里，她要在池家里多小教书，我当时并不明白池溪里对我们的意义，迎接我们的，将是陌生的生活——就是当天中午，副妻搭一汽车，已与我们告别，她还是因色因悔县人斗斗，副妻回去后来信，说总梦见孙儿孙女，七个月后才足未到了池溪里，最后，也终老在池溪里）——那夜，典回乡不仅留下我残缺的家（妈妈、新娘、姐妹和我，挤在一米床上，屏住气息，整夜口呆，惊恐地机提一梭的神秘声响，那像有了跌落木棚板的声音，奇怪而大，已恐怖大于夜了……

成年叔父辞世，我兄弟俩匆匆回池溪里查丧。在叔父的葬礼上，哀伤中的我对弟弟说：“在那个灾难的年月，幸好池溪里接纳了我们！”故乡池溪里，在当时，除寄寓我的身，也一并慰安我的精神——池溪里丁我一家，难道不也是精神家园吗？

的确，精神源于现实，现实影响精神，也支撑精神，地理故乡无法排除精神故乡，故乡成了精神的守护神；假如你丧失了地理故乡，精神故乡不是坍塌，也会似如今的乡愁，宛若无根之萍。

海盐故乡大园庄，“文革”期间副妻带我回去过——我让生在那个公园

龙丘，窗外苍苍的瓦，青青的，绵延的小巷，起伏的稻市，工作后我也回去过两次，来去匆匆。

在不平静的岁月，人对精神家园的念想，是异样的，也不属于精神家园的有无。昔日的政治，是以打的精神空白为证明。

好在政治生态，已今是而昨非。我终于能够正大光明地说出自己有几个故乡，可以正大光明地说起大湖风、武昌鱼和池子里的一切了，可以不必讳言水乡鱼米和菜蔬的记忆了。我至今记得，在可可多小，在灾难重重的重子，我向往在武汉寻找玩伴的国殇时刻，经常是以投影水国鸟身影的形状，来预测一天之境遇的……

我去了艰苦难捱日子，那考中人家叫我故乡的日子，我对故乡脆弱且甜的日子，已然远去。

现象学认为，当有在观照、意念对象的同时，该对象，在事实上也会进入你的内心，进入你的意识，成为你的一部分，化作你的精神。推而言之，今天，敞开了心的我们，故乡的许许多多物质与文化，必然常在念中，更会进入你的心灵，融入你的精神家园。

正可谓——

地理乡愁与精神乡愁水乳交融，地理故乡和精神家园珠联璧合。

故乡，还不正是你骨子里的精神故乡吗？情系我的故乡！

6

我愈来愈认为，在今天，在中国，乡愁成了，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人生，没有乡愁不行，乡愁感得人重也不行；没有乡愁也是一种病。任何人都无权消灭乡愁。

乡愁也入去医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如何不忘乡愁、善待乡愁、慰藉乡愁。让乡愁成为精神原动力！

前几年，为慰藉乡愁，我回过蕲河乡多次，每次都不想惊扰任何人，但我未曾想到，现实却一次比一次让情感受挫、精神失落。我生活了十多年的乡野，如今已被连根偷换，面目全非！

客家民宅式的校舍早变成了现代建筑，足球场又窄又不平，云岭背驮的田禾杂草丛生，那么宽阔的池塘，只剩下篮球场大小的水域，井水浅无鱼。我和祖母种菜浇园的岭丘旱地，基本已只长楼房，不再长蔬菜。田野荒芜凌乱，杂乱拥挤。

当年，黑幕的政治之风，尽管吹刮得故乡执同风中的马粪，但那时，田园至少还算宁静，温馨和规整，池塘水也清静，还能养水，井水甘甜。稻谷黄熟时节，你一锄头下去，那翻开的泥块间，可立见几条丑陋的泥鳅……

如今，泥鳅不见了，中国土鱼不见了，土地已刀良失了。故乡变异了，沦落如此的故乡，在春夜，还有蛙鼓吗？

现实使我痛苦地明白，故乡，我的节奏缓慢、纯朴、真诚的故乡，在现实生活的物质性和功利至上的洪水猛兽面前，在土地被市场化、城市化，在精神道义与金钱没有烟烟的较量中，已被整修、破非礼、破结礼、破物奴、假篡改、被失重、被血戮……现已被异化！今天的故乡，节气在退休、农事已模糊、农历被遗忘、农业已淡出，连节气也褪下了温馨的纯粹……罹患了异化之疾，执同良家女子被奸淫……正走向没落，再入精神荒漠……

我的故乡大园田和池溪里，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谁的故乡不在承受如此的“礼遇”呢？

用不着背负青天俯视神州，你只要站在大地上，就足以明证，整个中国，目睹其上的是农业社会的诗意，格式化的是乡村的耕读情怀。采菊东篱悠然见南山，的悠游诗篇已荡然无存，把酒话桑麻邻翁相对饮的京情亦被完全消解，乡邻亲善和睦的日影票肉也无去台上现实的各散。

该去明，甲子竟，可耐折柳的送别，渭水，萧萧的风，长江两岸的猿声，汉阳琴台凄清的芳草……

的确，在今天，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安祥、静谧、原生态的故乡，已走向灭亡！甚至在今大的中国，有故乡，你只要客观地说出大地上，的真相，哪怕不作沉痛地说明，也是足以证明被异化和被消亡的，还有植根故乡的精神、情感和梦。

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把《集结号》主题曲唱的“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总是幻听成“还有什么比故乡的消失更容易”。

是啊，你返回日夜思念的故乡，可故乡，已到头回尾不再是记忆中
的故乡，你的故乡，既似又不似大千下的“城市”。你人已进村，但你的心，却
无法真正回到故乡。

你，不是有几个“故乡”吗？我们不是也有一类“故乡”吗？一是被异化
的“故乡”，当前现实，一是记忆里的故乡，记忆现实，一是辛年生活的
故乡，过去现实，这恰恰似哈哈镜的一面，增增生新，无怪大地……

其实，这些“故乡”你都无去可去了，却便能回去，如此的“故乡”，也不是
你在情感上记忆回去的故乡，并不能慰藉你的魂里。

我想，这真等同于你朝思暮想一个人，好不容易见了面，却发现他
（她）根本就不是你心中的那个他（她），这也等同于陶令夫人去了南山东篱，苏
轼论断了黄州、东坡，主王表了个精神的荒土。

这亦等同于已将我的写作与头异化。写作，被我一直当作精神家园（事
业的自筑营，我的写作与头无去不是想，故乡。我的系列“自然笔记”——以
精神和生命营建的精神家园，维系自然物候、自然风情、自然生态、自然精
神、自然哲学，无不与故乡——自然气息相通，诚如莫言先生所说，作家是用文
学的方式拓展故乡，这是对故乡的一种超越。我想，任何作家、艺术家，如果
丢失了精神故乡，精神家园业已沉沦，其艺术创造，还能不等同于井枯水、树
断根吗？

我们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了，也没有民间了。或许，你也用不着
再寻找故乡了。你，已陷入悖谬：你不知，已是重一。没有了故乡的你就不
就是没有来处的你？来处既然没有，你还可能面对自己是重吗？你又将何
在？如此个体身认同的悖论，显然不是什么个案，而是当今中国人的普遍
现象、普遍之病、精神之病！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认为：人的需求由
低到高，依次可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亦称为社交需求）、尊
重和自我实现（含自我超越需求）五个层次。我发现，层次越后者，其精神的
因素就越重，当然，就越扎入精神家园的幽深之处。

可如今，家园的异化，又怎么“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
念”，你漂泊的乡情乡思何处栖寄？又如何让人民“记得住乡愁”？精神家

园已无法圆满，又何以可问自己“从哪里来”？

如何才能：故乡、地理故乡、精神故乡、真一地科学发表？

其实，作为一个游子，我并不反对乡村的现代化，但绝不反对如此地让乡村的物质与精神大受现代化，反对丧失精神家园的现代化，反对破坏中国、传统文明及乡愁的现代化！

如果要问世间对游子最大的欺骗和伤害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对故乡的异化——对故乡的覆灭！

上世纪初，浪漫型诗人、短命天才诸几利·阿说冉·蒂家好：“哲学就是一种在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也有人说“哲学就是一种思考，乃一种寻根式的本质化的思考，源于一种不安。”

进都市进都市，我发现却有“身土不”的袋装大米，价格是最为昂贵的“身土不”——是呀，身土不——这无疑等于对田人说：田里长的稻米也不好，请去的人也好，社会也好，这乡愁，这精神家园，都是“身土不”的，是用的……乡土就是你的精神之根！与无法分离，更为无法选择！

然而，怎么办？苍茫尘世，何处寄乡愁？

我想起俄罗斯大诗人叶赛宁的那句名言：“我抵达故乡，我即胜利。”——进入精神家园，抵达精神故乡，就没有任何道路了呀！

作为华夏儿女，我推崇“中国梦”——这足以美好观念和行为建构中国人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大梦，是普立在精神家园的大梦，也是苍生悲于地球村的绿色梦，更是慰藉乡愁之梦。

无如在乐授中华文化发表期以来为精神理想和不易追求，这中国梦！

“日落乡关何处是”唐时，诗人在飘泊于落日残照的黄昏桥头，断鸿声里，面对萧瑟芳草，以伟大又悲吟出的这句千古绝唱，我想，在今天看来，除了是人生饱受精神失落而无奈之词，难道就不包含中国人，对构建精神家园、构筑伟大的“中国梦”万分的关注和执著吗？

2014.2.2—2015.3.8，广州 珠海

散文十特质略说

——我的散文观

(代后记)

1.“我在”性

作为散文特质的“我在”性，表现在散文通常以第一人称“我”行文（其实，无论以第三人称行文，都是被作者认同的文字，这在客观上已使人鲜明地感到“我在”）。若内容是非议的，自然直抒胸臆，本色地袒露心迹，成就散文为“最个性化的文体”。（接肇明：散文美学随笔·第十三位使徒）倘若以与的主客观题材，文字亦是经过作者“人气”灌注过的，完全符合作家很深的“因于”说：“小品文的可爱，就是那每篇所表示的个人的‘人格’。作者的人格，他的哲学，他的见解，他的对于一切事物的‘易者’的态度，不就很像肉汁么！如果这个好，随便什么在这里渗透过的材料，出来没有不是‘美品珍品’”。（引自郑鸣鹤，丘秀兰主编：文艺天地任遨游·其一，散文以“我”的口吻说话，多“系日常交关已见器具”，最家常化、最亲切，自然“不隔”，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理交流距离无疑比其他任何文类更近。其二，散文一般不使用象征、暗示、隐喻等回援、曲折表达思想的手法，这又使读者能更直接地理解“我”意，所产生的阅读效应乃至共鸣同时可，会缩短最多，读者更易感到“我”的在场。对作人、由人的书、日子，全文皆是“我”的口吻，自由言谈，语带幽默，其内心的“气闷”已完全裸露并直陈与你，就似与作者面对面地谈话。

2.求真性

散文如果没有求真性，就会被小说取代。

不说散文的特质是“真”，而说“求真”，是因为所谓“真”，委实是一个相

对的概念。散文不可能呈绝对之真。表现物事时,作家尽量求内心真实是必须的,然而要达到绝对之真,又是断断不可能的。

散文家笔下的客观物事之真,不可能也无法成为自然主义式的照像实录。

一篇散文表现的“真”,只能是散文家自己眼中的真、心中的真。

即使散文家内省视式地表现自我,是否就能全真呢?亦非也。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认为散文家与作品的叙述者“我”能完全彻底地重合,同样是没有理由的。何况还有心到能查笔到的问题。写作表达是心灵外化的形式,既然是一种形式的转换,表达真度自然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到位。

而且,散文写作所求之真,对作家来说,还存在如何由“客观之真”到“主观之真”,进而创造出“艺术之真”的问题。

3. 离 散 性

离散性是被“拿来”的高等数学概念。散文的离散性主要决定于四个存在因素:其一,诚如楼肇明先生在《散文美学随笔·第十一位使徒》所云,是“因这题材的广阔和无所不包的矛盾,使它不得不采取随机和散漫”即题材的杂而多,使散文的结构形态呈现出散漫的特点。其二,是由于淡情节甚至无情节,致使篇章缺乏严格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其三,是散文家的行文笔法本身之繁杂且存在诸多矛盾:既叙述,又抒情,亦议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散点透视”或“多回透视”,而无法仅作单指回的直线式表达;从思想到内容皆“东翻西找”地凑篇聚章。其四,便是散文写作过程不可能一直受连贯意识的驱动。写作意识既然无法连贯,文字相叩也就难于逻辑缜密,无法形成严格的秩序,因为所谓秩序,在本质上是反离散的。而没有严格秩序的散文文体,呈现离散性是再自然不过了。

从理论上讲,散文的神形关系存在的类型不外乎四种:形神俱散;形聚神散;形散神不散;形神俱不散。杨文丰《散文形神论》“形神俱不散”只是相对而言较为不散而已。绝对形神俱不散的文体断断是不存在的。形与

神两者只要其中之一是散的，散文就必然存在离散性的特质。散文虽然具有离散性，但并不等于是“一盘散沙”。

4. 诗性与智性

诗性与智性兼备是散文语言的基本质地。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论写作》中说过，“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像苹果饱含果汁一样。”散文语言的诗性，首先，表现在能心实地和露作者的理得，可“真度”最高地展示作者的心灵，向来自精神幽深处里、体现作者人性的最本原的语言，如此的语言必然是事人的、诗性的。其次，表现出“艺术含蓄性”，提供了让读者认识“这一个”作者的机会，同时给读者预留出诸多审美想象空间和感同辄应的回味空间。

散文语言诗性也有两个表现，其一，表现为“语言的陌生化”。散文“在语言层面上，陌生化的两种途径，一是求‘奇观’，求‘艰涩’，一是求‘俚俗’，求‘平易’”。（李学红：《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语言的陌生化，是作家的智性使然。陌生化的语言，是感觉和意思的新鲜，是对“语言惰性”的斗争，是“语言定势”和“语言惯性”的逆反，是对“熟语”的反动。如果散文语言疏离陌生化，必落入平庸，又怎能表现文学对生活的艺术升华、超越呢？其二，表现为语言之趣。趣即散文语言的趣味。趣，可分为美趣、情趣、智趣、理趣等诸多类型。趣是避免沉闷无味、令人昏睡的良方，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调神剂，是思想盘餐中的姜蒜葱花。

5. 抒情性

散文是抒情的文学形式。“散文所表现的，主要是作者的感受——或感物之情，或感之物，都离不开‘感受’二字。感受，即情也……从广义上讲：触景生情，借景抒情，乃是散文创作之基本规律。”（余树森：《散文创作艺术》）抒情本是难得的修辞手段。离开了情绪为波动，就无法产生灵感，也缺乏想象、联想的内聚力，散文写作活动将难于发生或难于为继，即便硬写，

也仅是凭理智硬写,产生的必然是“夹生饭”,读起来“齁”。散文与抒情还是叙事、议论过程的有效调剂,还能作为作者思想贫弱的填充物。本对而言,抒情性较强的散文往往思想性或思辨性都较弱。

散文写作之抒情,表现出一种独特方式:其一是感兴式抒情。孙犁先生云:“什么叫感兴。就是在记述真人、真事、真情之时,作者出于真实的感动,所发出的真诚的感叹。感叹的基础是真情,真情的基础是真事。”(孙犁:《悲巷集》)感兴式抒情是人事沧桑后的深长体悟,与化而含蕴。孙犁是极善于感兴抒情的作家,他的代表作《荷花淀》《老家》等,就颇多感兴抒情。其二是感觉领悟式抒情,张然的感性性语识,情境和感觉、感悟在平实叙述中和谐相融,融情于词,明白直白,直抒胸臆。显然,感觉领悟式抒情比传统的托物言志、状物写意要复杂得多,也感人得多。比如,元元在散文《幻大的雨中》,就反反复复地写出这样的句子:“雨在下”,“雨在下”,“雨,在下,在下,在下”,“这下了一年多好大的雨啊……”如此内蕴感兴领悟的语句,融化了“我”对无垠爱情的感觉和领悟,表现出直接而强烈的抒情性。其三是低语式抒情。这是来自于静内心的抒情,无就是大杂于众识流的行为,体现了内心的静观、冥想、感叹和诉求,是情感化的低语言流。

6. 解析式描述性

解析式描述,即指解析式讲述或议论式状写,其必然略于作者对物言鲜明的独家看法。这种特质的强弱,与作家自觉力和艺术感受力之强弱呈正比关系。

解析式描述的表现形式,一是叠加观念的解析式描述。现代散文家中,孙福熙最擅长此道。在他的散文《扣人心弦深处》中,“日轮”是“曲折起伏的”,并被视作是“火”在岩壁间,并“从十分静寂中表示肃肃”。“阳光”能使古石等“融成‘气’”。这自然是集画家作家于一身的孙先生的解析式描述。朱自清先生就认为孙福熙散文:“他的分析的描写含有论理的美。”(朱自清:《你我》)二是选择提纯的解析式描述。这种写法,物事的特点被选择提纯化、简单化了,部分物事还被独立化了、意象化了,散文家的情感、艺术感应

力和观点浑然一体，“主客合一”，艺术感染力独特而强烈。在《怀念黄昏》中，散文家唐敏为抒写怀念黄昏的情结，便只选写了为数不多的经过提纯化、特征化、独立化的黄昏事象及心理，读来颇为感人：“黄昏愈深，如笛声一样的回鸣愈缈。同伴们坐在大门口，一动不动地休息。霞光暗成浓浓的暮色。牛啼声在土路上踢踢地拖响……远处有人在拉二胡，悠闲自在。我们呼吸到彼此身上阳光的香气。天边只有最后一丝晚霞了。那时候，我们想不到几年后会分离，会走得一个也不剩。”

解析式描述在结构形式上，最特殊的莫过于全文观点离散并列的解析式描述。梁实秋最擅长此道，其代表作《男人》，便以男人脏、懒、馋等离散而并列的观点分别作段旨，解析描摹，结构篇章。梁实秋多卷本《雅舍小品》，普遍以这种结构形式建构篇章。

7. 议 论 性

散文里的议论，或是作者陈述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看法，或是直陈己见，或是自我论辩，或是外向驳诘。散文的议论，既是文类特质，也是表现手段。“议论——启智启美的议论，使散文因深度而得于升华。”（杨文丰：《阳光·月光——散文笔记》）

散文的议论主要表现五种形式：一、夹叙夹议式。“夹叙夹议式的‘议’是散文表达思想的名正言顺的特权。”（楼肇明：《散文美学随笔·第十三位使徒》）散文中的叙，倘若含情，便成为一种抒写。“抒写成为了议论的基础，就不至空疏。议论为抒写的延续，可以获得高远的境界。”（杨文丰：《阳光·月光——散文笔记》）驳诘一般离不开叙述他方观点，所以，驳诘可视为是特殊的夹叙夹议形式。二、内心独白式议论。这是一种因内审视而感发的、以自言自语为特征的议论。内心独白式议论无疑包括自我论辩。创作主体的第一人称为内心独白提供了平台。三、直白纯议式议论。这种表现形式，不依赖身外之物，也非内审视，而是独立思考后的直接明白表意。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自语》，即以此类议论作篇章之主干。四、哲理格言式议论。作家的思想倘若是精深、概括而凝练的，就有可能升华为哲理格言式议论。

如果视前面四种议论为显性议论,那么,第五种象征式议论则为隐性议论。象征是喻义大于本义的艺术。散文的象征式议论又有两类:一类为整篇散文基本上只表现一个大的象征物事,可谓整体象征式议论,比如茅盾散文《雷雨前》;另一类为局部象征式议论,散文中仅以一物事或几个物事作为象征物,余光中散文《鬼雨》中的“雨”便是。

8. 淡 情 节 性

淡情节性即便不完全由散文的特质离散性左右,也至少与之相关。

散文倘若太注重写情节,即使情节十分简单,也多少会淡化、甚至排斥散文的“我在”性、抒情性和议论性,而推散文朝小说之身靠拢。何况故事本多虚构,即使非虚构,故事一旦进入散文,就势必占领“版面”,有限的“版面”被故事强占的多了,相应就缩减了散文表现“我”之内心真实的地盘,与散文要着力表现的自我相悖,从而疏离、弱化了作者与读者的近距离交心。

尽管散文在总体上是排斥故事情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散文就不能写故事。冰心散文《笑》就写了故事,而且是三个故事,然而,这些关于笑的故事却是相互独立的,自然亦是离散的。

9. 开 放 包 容 性

散文的开放包容性与“我在”性、离散性等特质存在关联性。散文的“我在”性,决定了“我”对题材和表现手法大可以自主地“拿来”。离散性,则客观上已驱使散文题材失却情节之线的束缚,开放包容的天地了无边界。

散文对思想、素材和表现手法的开放包容性,来自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散文对物事的开放包容,其实体现的还是文化的亲和性。“文化上的亲和性是指散文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历史的、思想的、日常的种种观感均可成为散文写作的材料。”(陈慧:《新散文:写作中的散文》)董桥认为“散文须学、须识、须情。”(《董桥文录》)这学、识、情三字,委实已是包罗万象了。

散文的开放包容性体现出对题材的选择空间和处理空间是可以无界的。思想、感情,即使细微如丝,在散文里,都可以自主、灵活地得以表达。甚至行文节奏的快慢流变,也可以由作者机智而适当地处理,更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切入主题或点化主题,行文如苏轼所云如流水般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随物赋形,姿态横生。

散文的开放包容性也表现在散文的主体内容流变上。

考察中国散文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为哲学散文,《左传》《史记》中的散文为历史散文,至魏晋,方出现文学散文。散文还分化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乡土散文、抒情散文、艺术散文和当今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科学散文、生态散文。同一时代,可以有主体内容相异的各种散文并存;不同时期,也可以创作出主体内容相似的散文。

散文之所以呈现如此的主体内容流变,这除了是由散文文类的秉性所决定外,还与时代、与作家的审美观、与散文理论家的导向等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散文开放包容性的强弱,与作家的审美取向、思考能力、洞察力、想象力、直觉力、知识背景和情商等因素的情状也有干系。

散文的自主开放包容性并不等于自由化。我已不太认同散文可随意而写的说法。即便散文写作无法,但我以为这无法之法实乃大法。其实,散文写作就无法脱离“蝴蝶效应”的制约。蝴蝶效应乃混沌学概念,指“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意思是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拍动一下空气,就足以使下个月纽约的一场暴风雨为之改观。”([美]詹姆斯·格莱克著:《混沌学·序言》)对成熟作家来说,散文开篇首句的文字,或高雅或粗犷,影响所及,已足以使整篇文字的风格走向亦或高雅或粗犷。

10. 文类之母性

中国文学的文类发展流向,彰显着散文的文类之母性。诚如宝岛台湾省作家郑明嫻所云:“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类型,它居于‘文类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诗歌、戏剧、小说,都是以散行文字叙写下

来。后来多种文类个别的结构和形式要求逐渐生长成熟且逐渐定型，便脱离散文的范畴，而独立成一种文类，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在她的羽翼之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如游记文学、报道文学、传记文学等别具特色的散文体裁若一旦发展成熟，就又会逐渐从散文的统辖下跳脱出来，自成一个文类。”（郑明娳、丘秀芷主编：《文艺天地任遨游》）

即便散文的内在“功能”，也同样体现出文类之母性。散文的功能——“议论”“抒情”“叙事”，便相应孕育分化出了“议论散文”“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而散文的“议论”功能，又孕育分化出杂文小品、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等，“抒情”功能，也孕育分化出了抒情散文和散文诗等，至于“叙事”功能，则孕育分化出了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

2001年暮春初稿，2011年深秋定稿

（本文曾被《散文选刊》2012年第4期转载）